

1984年5月19日，斯拉夫科·巴巴里奇神父在梅久戈耶为尤利安娜·埃伯特施洗。



(J) 2014年，尤利安娜站在黑森林的家中门前。



# 尤利安娜·埃伯

## 特的日记



Heiliges Kreuz und das Blutzzeichen von Rodalben; Ein Geschenk von Pater Gebhard Maria Heyder OCD - Regensburg

## 说明

根据教宗保禄六世于1966年10月14日颁布的信理部法令，教会法典第1399条和第2318条已被废除。

信徒在遵守普遍基督教道德的前提下，即使没有教会明确的印刷许可，也可以阅读和传播宗教著作。

### 评注：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圣体中也是活着的上帝。即使在最微小的碎片中，圣神也临在其中（可见于罗达尔本的圣迹：在圣血印记左下角可见一个小红点）。

因此，在分发圣体时必须使用圣盘。

遵照全能圣三一上帝——  
† 圣父、圣子、圣灵，我，朱莉安娜·埃伯特  
撰写了这本日记。

(免费)

您可以在此免费下载日记、所有祷文、奇迹记录及CD：

[www.gnadenvolle-gebete.de](http://www.gnadenvolle-gebete.de)

[www.vater-unser.net](http://www.vater-unser.net)

[www.wertvolle-gebete-und-erlebte-wunder.de](http://www.wertvolle-gebete-und-erlebte-wunder.de)

德国福尔巴赫、埃尔伯斯布龙——代德斯海姆——尼德基兴——美国

印刷完成：2026年3月 作者：全能的圣三一上帝、朱莉安娜·埃伯特 根据原始日记转录：伯恩哈德·科本哈根 由基督里的弟兄塞缪尔校对错别字



Deinen Tod, o Herr, verkünden wir  
und deine Auferstehung preisen wir  
bis du kommst in Herrlichkeit.

Aus unserer Pfarrgemeinde verstarb

*Julijana Ebert*

*Trauerfeier mit Beerdigung*

*Donnerstag 18.12.2025*

*Friedhof Forbach*

**Der Herr schenke der Verstorbenen ewigen Frieden.**

**Unsere Anteilnahme gilt den Angehörigen.**

**尤利雅娜·埃伯特 科尔平街19号**

**68789 - 圣莱昂-罗特** (当时的地址)

### **1991年4月：**

大约七年来，我一直犹豫着是否要把自

(1984年5月19日)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我曾有过异象，现在还能听到声音——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天使的声音，或是污秽之灵的声音，我也能感受到魔鬼的攻击。

我之所以一再犹豫，是因为我不确定这样做是否有意义。市面上已有太多关于这个主题类似资料，比如录音带和书籍。此外，我以前还以为，每个天主教徒都能听到这种声音，并在圣体圣事中与主耶稣基督结合时感受到这种深沉的平安。圣体圣事中与主耶稣基督结合时，都能听到这种声音并感受到这种深沉的平安。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恩赐，是天主的恩宠。我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德语水平很差。最重要的是，我当时认为，那些不祈祷、不斋戒、不忏悔、也不遵守十诫的人，根本不可能相信天主，除非是那些蒙天主恩宠而信主的人。我也获得了这份巨大的恩典，不是因为我行善，而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仁慈的天主将恩典赐予他所愿的人，在祂所愿的时间、地点，并按祂所愿的程度。因为祂比全世界的所有枢机、主教和神父都更了解我的灵魂。

我已领悟到，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我的至善之父，圣母

是我最亲爱的母亲，最重要的是“真爱”，除了祂们之外，没有人能给予这种爱。因为世上还有伪爱（虚假的爱），它用美德的外表掩盖其邪恶。

我一生都在寻找一个不仅爱我，而且我也爱的人。经过漫长的寻找，我终于找到了。但我找到的

找到“某个人”，而是找到了真正的、活着的上帝，我每天多次在灵性上与祂结合，并且每天一次在圣体圣事中领受祂。

我尤其在领受圣体圣事时与祂——至圣圣体——结合，那时祂作为真神与真人的化身，以血肉之躯临在于其中。

通过天上的母亲玛利亚——她在梅久戈耶自称和平之后——我得以迈出走向天主的第一步。

受洗前，我曾是盲聋之人。那时我尚不了解真正的和平。内心的不安不断侵扰着我，无数个夜晚我辗转难眠。如今，我已成为真正和平的见证者——唯有三位一体的上帝能赐予这种和平，世上没有任何人能给予。

因此，每当我在圣体圣事中与祂结合时，我总想说：“祂是我的和平之王。”和平并非由我们人类创造，而是我们必须向天主祈求和平，并将祂作为天主的恩赐与恩宠来接受。

### **1991年4月24日**

我于12:05至12:40在小堂里祈祷。在此我必须说明，我不喜欢这间小堂的外观。小堂前摆放着丑陋的雕像，而小堂内的圣体龕看起来像个烤箱。因此，它的布置非常现代。起初，每当我在小堂里祈祷时，我常常哭泣，因为我将此视为对天主的冒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断被吸引到那里去祈祷，因为我感觉到，活生生的天主也临在于这座小堂中。

然而，每天仍有如此多的人——医生、护士和病人——从这座小教堂前走过，却未曾向我们的主致敬。

像每天午休时一样，我正全神贯注地与救主祈祷。我第一次听见：“我是你的灵魂导师。”

我有些吃惊，其实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惊讶。过了一会儿，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随后，我问救主，如果祂是我的灵魂导师，我首先该做什么。救主对我说：“首先，你必须将自己奉献给我。”

我第一反应是：又是这样一个我难以理解的词。

虽然我以前听过“奉献”这个词，但还不了解它的内在含义。我对耶稣说，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他——我的心、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的身体。但救主对我说：“我要你的未来。”

我回答说，这些他也都都可以拥有。

随后我问耶稣，是否该将此事告知神父们，心中想着多哈特神父、约翰神父、福格特神父以及格布哈德·海德尔神父——他们目前都是我的灵修导师。救主说：“是的。”

这一整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救主赐予我的恩典如此之多，以至于我无法用言语描述，也无法充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受到这种内心的喜乐，简直难以言表。我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

傍晚，我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我在那里做了忏悔。

虽然神父说这不算罪过，但我还是想让自己完全纯洁。领完圣体后，我获得了更多的恩宠。我几乎难以承受。我的心因爱而燃烧。当我走出小教堂时，因蒙受如此丰厚的恩宠而泣不成声。这时，我遇到了祷告小组的两位朋友希尔德和海德薇格，便向她们讲述了我的经历。她们为我感到高兴。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位由一位妇女搀扶着的盲人黑人。

我送给那位盲人一串玫瑰经，又送给那位妇女一张经过祝圣的圣母像，并祈求救主也将我蒙受的恩典赐予这些人。那位盲人非常高兴，随后我便驱车回家。到家后，因为有客人来访，我没能吃上饭。我们一起诵念了一串玫瑰经，随后我将这串玫瑰经献给了圣母。

晚上大约23点30分，诱惑随即而来。我躺在床上，突然感觉有人跳到我身上摇晃我。我只说了句“耶稣”，一切就消失了。然后我继续睡了。

#### **1991年4月25日 - 星期四**

傍晚在罗特，在圣体弥撒前，我在教堂里诵念了痛苦玫瑰经。领完圣体后，我与耶稣合而为一。耶稣对我说：“静默。”几分钟的静默后，我问救主我该做什么，因为我已将我的意志交给了祂。我得到了救主的回答：“你要永远忠于我。”随后又是一片寂静，直到我听到：“你不可离开我而去。”我思考救主的话意，暗自思忖，离开前应当先在灵性上与救主结合。但我决定事后向告解神父请教。回家后，

，约翰内斯·奥尔丁斯基神父给我打来了电话。他通过电话为我赐予了祝福。几分钟后，我丈夫又把电话递给了我。这次，接电话的是来自雷根斯堡的格布哈德·海德尔神父。我们约定，我将在下周日11点去拜访他。他也通过电话为我赐福。这次的祝福与约翰内斯神父的不同。在格布哈德·海德神父的祝福中，我感受到了如此多的爱与力量，以至于通话结束后，我立刻为他诵念了三遍《天主经》。

自从受洗以来，我便开始向病患们传道——并非对所有人，而是仅向那些经由圣灵引导而推荐给我的病患。今天也是如此，一位女病患告诉我，她脸颊疼痛已持续三天，且未见好转。我脱口而出：“信德薄弱的人必须多受苦难。”（这是圣神赐予我的话。）她微笑着说，这很好。

## **1991年4月26日 - 星期五**

在工作场所，一位患者在我给他拍X光片时向我抱怨。14天前他做过手术，但毫无效果，现在必须再次手术。起初我想：“我什么也不说。”但拍完片后，我突然问他：“你现在祷告多了还是少了？”他满怀自豪地说，他是个自由的人，他不信上帝，而且根本没有上帝。

我回答说：“如果你相信自己有大脑，那你也相信上帝的存在。”他满心欢喜地回应道：“这话真妙，我以前还没听过呢。”傍晚在罗特镇的教堂里，圣体圣事前，我看到了那位修女。

我发自内心地不愿去领圣体，于是我问

耶稣：“我已将我的意志交给你。”耶稣说：“去见神父吧。”而那位修女从我身边走过，却没有将基督圣体递给我领受。

我从神父那里领受了基督圣体。

## **1991年4月27日 - 星期六**

那天早上，我起得很艰难。但我有强烈的意愿要去参加圣体弥撒。在瓦格豪塞尔的朝圣教堂，弥撒于7点15分开始。在前往瓦格豪塞尔的路上，以及在教堂参加圣体弥撒之前，我就为将主持这台弥撒的神父祈祷。一位年长的神父——阿兰努斯神父——主持了弥撒，我不仅感觉到，也看到阿兰努斯神父在主持弥撒时遇到了困难。他的虔诚受到了干扰。在变体之前，我有了一个异象。我看到阿兰努斯神父站在祭台前的一片黑暗中，正在主持弥撒。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并思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分发圣体时，我感觉到他不太愿意让我跪着领受圣体。由于教堂里没有领圣体台，我只能跪在地上。我只能跪着领受圣体，因为我对三位一体的天主怀有极大的敬畏。

他犹豫了一下，将圣体悬停在我嘴边约十厘米处。我张开嘴，圣体竟从那个距离自行飞入我的口中。这并非我第一次在此经历此事，其他神父分发圣体时，基督圣体也曾自行来到我口中。

大约10点30分，我前往施派尔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我打算去那里取印有罗达尔本“宝血”标志的蜡烛。

随后，我前往斯派尔的养老院——位于恩格尔巷4号，探望了布鲁诺·蒂贝斯主教。那时正值午间，因为我得等他，便在小教堂里为他诵了一串玫瑰经。大约一年前，我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结识了蒂贝斯主教。当时我和来自圣奥古斯丁的斯泰勒传教士齐特勒神父

奥古斯丁修会的泽特勒神父，我们当时谈到了罗达尔本，也谈到了罗达尔本的“血迹奇迹”。当时蒂贝斯主教先生并不相信此事，并明确表示反对。

这一年来，我一直为他祈祷，恳求耶稣不要让他离世，除非他能对罗达尔本的事件有所领悟。布鲁诺·蒂贝斯主教在我到访时立刻认出了我。我送给他一束红玫瑰和一支印有

，以及盖布哈德·海德神父所著的关于罗达尔本事件的书。他对此非常高兴，并委托我向盖布哈德·海德神父问好，并转告他，自己已对罗达尔本的事件有了充分的了解。他也不再像一年前那样强烈反对了。在这次拜访之前，我去了施派尔的集市，却不知道该给这位主教买什么花。我向教主祈求，他回答我说：“你给神父的，就是给我的。”因此，我决定买一束红玫瑰。

能在每位神父身上看到耶稣，这真是太美好了。

## **1991年4月28日 — 星期日**

今天，我在雷根斯堡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参与了弥撒。在那里，我还与格布哈德·海德神父共度了约四个半小时。我感谢天主，让我们拥有这样的神父。在交谈中，我向他提出了二十多个问题，他都在平安、宁静与爱中为我作答。那感觉，仿佛我是在与耶稣共度这段时光。他今年86岁，尽管年事已高，听力却依然极佳，回答问题时也十分精准。盖布哈德神父对天主的这份忠诚，应当成为许多神父的榜样。交谈结束后，他为我祝圣了蜡烛、圣像和圣水。通过他，我获得了许多恩典，与他告别时我感到十分不舍。我将我们在祈祷小组为他筹集的款项交给了他，用于出版一本关于罗达尔本的新书。格布哈德·海德神父是1952年发生在罗达尔本的“血迹奇迹”的见证人。每当我有幸获得大恩典时，随后便会更强烈地感受到魔鬼的攻击。从雷根斯堡返回圣莱昂-罗特的归途中也是如此。当我丈夫开车时，我注意到他的状态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感到不适。但我内心深处却察觉到了邪灵的临近。我丈夫的脸变得通红，并且感到恶心。我请求他将车停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但他回答说这是不允许的。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污秽之灵的借口，于是立即用圣水洒向丈夫，并大声说道：“我奉天主之名命令你，立刻驶向路边并停车。”他随即照做了。我们交换了座位，我一手握着念珠，一手握着方向盘，平静地开回了家。我丈夫立刻睡着了，大约行驶了一百公里后他醒来，一切都结束了。在我丈夫睡觉的那段时间里，我虔诚地为他祈祷。这并非我第一次遭遇恶魔的此类袭击。

## **1991年4月29日 - 星期一**

虽然我早有耳闻，我们教区的神父找到了两位新的圣体分发员。在领完圣体后，我问耶稣，是否真的会有两位女性在不久的将来身着红色圣衣分发圣体。

耶稣说：“是的。情况会变得更糟。”

晚上约20:00，我们的祈祷小组又开始了。多查特神父也来了，他带来了圣体，准备在朝拜结束后分发给信徒。我们敬拜了救主，我跪在他一米开外的地方。在诵念玫瑰经时，我听到救主说：“只有生病且无法参加弥撒的人，才有资格领受圣体。”祷告结束后，我向多哈特神父告解，并告诉他耶稣是我的灵修导师。他说他早就知道了。那天，我感到内心受到了攻击，多哈特神父的在场也加剧了这种感觉。但我没有表现出来。我差点就对他失去了信任。由此我意识到，我必须为他多祈祷。那天晚上，我丈夫再次被污秽之灵侵扰。

祈祷小组中的一位成员玛尔加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当时恨不得把一切都砸个粉碎。但在我们小组的祈祷过程中，他却睡着了。

在祷告小组中，分发完圣体后，多哈特神父拿起那个在运送过程中用来盛放救主的小碗，将剩余的圣体——那些微小的碎屑——倒进了圣水里。这对我来说简直像是一记重击。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但随后我就去睡觉了。

## **1991年4月30日 — 星期二**

清晨醒来，我立刻跑向多哈特神父将圣体圣事碎屑倒入的圣水盆。我拿起盛圣水的盆，说道：“耶稣，我与你同饮这圣杯。”随后，我将圣水盆里的水一饮而尽，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就在其中。

傍晚领完圣体后，我问耶稣，多哈特神父所做的是否正确。耶稣说：“这不对。”我问救主，我是否该把这事告诉多哈特神父。救主说：“是的。”我心想，神父会对我说什么，他会不会责备我。耶稣说：“神父会接受的。”

此时，教堂里正唱着《真圣体，愿你受赞颂》这首歌。我流着泪，为所有不相信救主也临在于圣体最微小的碎片中的神父们，向救主求饶。

我必须再次提到**1991年4月29日**星期一：

中午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在《主之天使》祷文之后，我与救主结合，向他询问了阿兰努斯神父——我在前一个星期六的黑暗中见过他，但至今仍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耶稣对我说：

“这就是一个失去恩宠的神父的样子。救主允许我去见埃米利安神父，也是在瓦格豪塞尔，以便与他谈论此事。于是，我在1991年4月30日星期二

**1991年4月30日**星期二，我去了埃米利安神父那里。我的本堂神父福格特神父也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曾向他提起过。当我抵达瓦格豪塞尔的修道院时，阿洛伊斯修士向埃米利安神父报了到。在等待神父期间，布拉西苏斯修士来了，我和他一起诵了两串玫瑰经，直到埃米利安神父到来。与埃米利安神父交谈时，我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因为此前我曾祈求耶稣与我同在，以免说错话。我表现得坚定、客观且沉着，甚至谈到了口领圣体和跪领圣体，还向他提到了阿兰努斯神父，以及我周六早晨的经历。在交谈中，我请求他为阿兰神父祈祷，并承诺也会为阿兰神父以及他本人祈祷。埃米利安神父为我祝福，当我回家时，我为自己履行了天主的旨意而感到高兴。

### **1991年5月4日 - 周六**

我再次前往瓦格豪塞尔，参加7点15分的弥撒。阿兰努斯神父再次主持了弥撒，我在那片昏暗中又见到了他。

### **1991年5月6日 — 星期一**

傍晚在罗特镇的教堂里。随后是祈祷小组活动。之后我与多哈特神父交谈，请求他不要再将圣体剩余的碎片和碎屑倒入圣水中。我告诉他，救主告诉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并告诉他，上一周我把所有的圣水都喝光了，因为耶稣基督确实临在于其中，哪怕是最微小的部分。这就是我的信仰。

他向我承诺，今后会把圣体的碎屑带回家。

### **1991年5月7日 — 星期二**

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我对救主说，我一无所有。接着我对他说：“救主，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我的意志也属于你。我还能给你什么呢？”救主回答说：“我要你的行动。”我无法理解。

稍后在拍X光片时，一位自费患者问，为什么不给她穿上防辐射的铅围裙，尽管那件围裙就挂在她正坐着的椅子上，而且她已经有了足够的防护。我脱口而出地回答她：“你必须祈祷，这样你才能看见一切、听见一切。”她笑了，说这很好，然后走了。

### **1991年5月8日 — 星期三**

周三，我去了明戈尔斯海姆参加基督升天节前夕的弥撒，

## **1991年5月9日 — 星期四 — 基督升天节**

节假日那天，我身穿红色服装去教堂参加了弥撒，随后还参加了村里的游行。那场面非常美妙。

## **1991年5月10日 — 星期五**

晚上在罗特镇的教堂里，当我通过圣体圣事与救主结合时，耶稣对我说，我可以告诉约翰神父，他的书是不对的，并且我应该在周六去见他，告诉他这一点。

## **1991年5月11日 — 周六**

我睡过了早弥撒，但随即为此祈祷了一个小时。大约11点左右，来自泽特恩的德里斯先生来找我，告诉我罗兰带着约翰神父的书平安抵达了俄罗斯。这对我是沉重的一击，因为我知道这些书并不妥当。

大约下午3点30分，我前往罗特镇拜访我们的福格特神父，告诉他我打算去见约翰神父，并向他转述了救主关于约翰神父对我说的话。

最后，我请福格特神父为我祝福，然后回家了。回到家后，我为约翰神父诵了一串玫瑰经，才动身去见他。在内心深处祈祷中，我恳求耶稣与我同往约翰神父那里。当我抵达约翰神父家时，他以一个吻向我问候。起初我联想到犹太的亲吻，因此无法回应这个吻。刚进屋，他就对我说，今天的我与往常大不相同。他说：“您不像平时那样。”他显得非常不安。我说：“是的，我并非独自一人。”他惊讶地回答：“啊，原来如此。”而我确实并非独自一人，内心充满一种特殊的平安与力量，完全不必担心该对约翰神父说些什么。在交谈中，我向他转述了耶稣关于他著作的启示。

他立刻遭到了折磨。他流露出一不安，我感觉到他正被几个污秽的灵所折磨，但它们对我无能为力，因为他对我和我的同伴（耶稣）心存敬畏。我散发着爱与平静，并保持谦卑。他向我展示了几本书，试图为自己辩解。然后他说：“现在我又病了，必须死去。”他当时非常冲动。我回答道：“与永恒相比，这不过是沧海一粟。”我鼓励他，并继续说我是来帮助他的。他问现在该怎么办，我回答说应该停止出版这些书，并且不允许它们被分发出去。后来，约翰神父告诉我，**1991年5月7日**，他的主教戈尔尼利亚克·普拉顿主教曾致电给他，并告知他的书籍宣扬异端邪说。约翰神父称这位主教是精神病患者，认为他疯了。他根本不愿听从主教的意见。作为礼物，我给约翰神父带了一束红玫瑰和芹香，以此表示我喜欢他，并愿意帮助他。约翰神父禁止我与戈尔尼利亚克·普拉顿主教交谈，并打算找机会邀请我，与其他主教一起讨论他的书。他还告诉我，我现在让他感到非常不安，他不会相信我，但尽管如此，他仍会信任我。我对此的回答是：“怀着如此心神不宁的心，是无法信主的。”

我很高兴能与约翰神父进行这次谈话。起初，我曾问耶稣，我是否真的可以对他说这些，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病弱的人。但救主说：“真理高于疾病。”

## **1991年5月12日 - 星期日**

今天是我丈夫的50岁生日。我们没有庆祝，因为我们心系世界上那些饥饿的人们。

在罗特的圣体弥撒中：本周日的讲道由温内布什小姐主讲。我不喜欢这样，因为福格特神父也在场，我为此事诵念了一串玫瑰经。

晚上，我问救主，我是否应该去慕尼黑见戈尔尼利亚克主教？耶稣说：“尽早去。”我希望能周六出发。

晚上的圣母敬礼非常美好。沃格特神父主持得很好。

### **1991年5月13日 - 星期一**

约上午10点在医院：我问救主，如果我反对那些异端邪说，他会给我什么确凿的征兆。救主对我说：“我将赐予你我的智慧。”我说：“哦，这可太多了。”中午12点在医院小教堂：我感到去慕尼黑拜访主教是迫在眉睫的，事关紧要。我问救主我该什么时候去见主教，他回答说：“星期五。”我接着问，我到底为什么要拜访戈尔尼利亚克主教。救主说：“为了天主教会。”当我接着问主教是否会见我时，救主说：“会。”我接着担心：“耶稣，周五交通会很拥堵，因为是圣灵降临节！但耶稣回答说：“上午不会。”我满怀喜乐与平安地离开了小教堂。

下午4点30分至5点之间，我给在慕尼黑的戈尔尼利亚克·普拉顿主教打了电话。在与他通话前，我为他诵念了好几串玫瑰经。随后，我向主教说明了想要拜访他的原因。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时间，即周五下午3点。

我答应了。

在这次交谈中，我其实并没有觉得普拉顿·戈尔尼利亚克主教像约翰神父描述的那样是个精神病患者。相反，他处事客观、得体，且顺服于天主的旨意。我已经开始期待周五了，因为届时我将能更好地了解他。

晚上7点，我在罗特参加了圣母敬礼，晚上8点我们的祈祷小组开始了。据一位来自曼海姆的努尼亚女士所说，当天我本应见到圣母显现。但救主早已告诉我，不要相信这个女人。祈祷期间，恶魔开始作祟。我被推搡、撞击，祈祷时受到严重干扰。于是，我用圣水洒了洒自己的座位。我暗自想着，现在可以给他一巴掌了。但我不想让跪在我旁边的人挨一巴掌。想到这里，我突然笑了起来。祈祷结束时，我获得了如此多的恩宠，以至于那些干扰根本没让我感到困扰。

### **1991年5月14日 - 星期二**

我丈夫和我在夜里都被邪灵打扰了。我很少做梦，或者记不住梦的内容，但今天早上我却记住了这个梦。

这个梦很有意思，我想把它写下来：

我看到许多鸟，数不胜数的鸟，这些在现实中的地球上根本不存在。它们看起来像麻雀，却像被吹胀了一样，体型却有鸽子那么大。突然间，它们变成了人，看起来脏兮兮、肮脏不堪，令人心酸。他们恳求帮助，让人不由得立刻对他们产生怜悯。我为他们祝福，就在那一刻，我听到对面传来完全不同的人在喊：“离他们远点，他们得了艾滋病和麻风病。”我毫不畏惧，跪了下来，用尽全力喊道：“耶稣，救救这些人吧。”那些肮脏的人也跪了下来，求助。突然，其中一人打了我右手一巴掌。那一刻，我的手仿佛被火烧一般。我立刻知道，那是恶魔。随后我醒了，手上的灼痛感又持续了几分钟，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那天我们睡过头了，我上班迟到了。自从1984年受洗以来，我从未发生过这种事。

昨天，魔鬼本想伪装成圣母玛利亚。但凭借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忠诚以及我们对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爱，他未能得逞。

因为魔鬼只有在符合上帝的旨意，并得到上帝的许可时，才能做这种事。

上午10点至10点半，在医院的休息室里：

我向耶稣询问了昨天那些恶魔的事。耶稣说：“这样的情况还会更多。”他所说的“情况”指的是恶魔的攻击。我接着问：“亲爱的天主，如果人经常祈祷，是否会受到更多的攻击？”耶稣回答：“是的，因为你夺走了许多灵魂！”

我接着问：“约翰神父知道那些书是不对的吗？”耶稣回答：“是的！”然后我心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那些书查禁呢？我的意思是那些书应该消失。耶稣回答：

“撒旦对他有控制力。”

大约下午2点30分，我丈夫从医院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要请一天假，陪我一起去慕尼黑见普拉顿·戈尔尼利亚克主教，尽管他早上才告诉我，我必须独自前往。而今天早上，我曾祈祷说，如果去见主教是上帝的旨意，那一切都会顺利。下午4点30分左右，我和丈夫从工作地点开车回家。在路上，丈夫告诉我他昨晚如何被魔鬼折磨。他看到了地狱的景象，魔鬼对他说：“你看，圣母并没有向你妻子显现。那全是谎言和欺骗。而且在梅杜戈耶，她也没有见过圣母显现。”那是凌晨2点半左右。随后他起身，将手指浸入圣水中，不把手指从圣水中取出，连续诵念了30遍《圣母经》。之后一切平静下来，他又睡去了。

晚上7点，我参加了福格特神父主持的圣母敬礼。那场敬礼非常美好。他诵念了圣母连祷。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这种连祷很少有人诵念。在教堂门口，我遇见了一位来自立陶宛的老年妇女。她告诉我，她整夜被困扰，无法入睡，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她跟我一起回了家，我给了她圣水、圣盐和圣蜡。当她回家后，我又迎来了一位来自罗特（Rot）的女士（海德薇格·H.）。她哭着向我求助，因为她和丈夫之间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诵念了苦难玫瑰经。

### **1991年5月15日 星期三**

清晨，丈夫向我讲述了他的梦境，梦中他看到许多像鸽子一样大的黑鸟。

大约10点钟，我在医生的房间里问耶稣：“耶稣，如果我丈夫被恶魔如此折磨，我该怎么带他去波兰呢？”

耶稣回答说：“我与你同在！”

午休时，我走进小教堂，与耶稣合而为一并祈祷。随后我问耶稣，那些黑鸟意味着什么？我得到的回答是：“那是污秽之魔。”接着我问救主：“亲爱的耶稣，你是否愿意让我反对天主教会中的异端邪说？”耶稣回答我：“是的，这是我的旨意。”我问救主是否该把这一切都告诉沃格特神父，救主回答：“是的。”随后耶稣问我：“你现在也感受到平安了吗？”我回答“是的”，并听到耶稣说：“污秽之灵无法赐予真正的平安。”

下午2点15分，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病人来做X光检查（拍颈部片）。他讲述说是在法国战争中失去的。我与他交谈，告诉他失去手臂后他走了一段艰难的苦路。他随后表示，人会习惯一切。

我当即回答道：

“如果所有人都能习惯于上帝，那该多好啊。”

晚上7点30分，我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参加弥撒。神父以非常快的节奏主持了弥撒。仪式并不庄重，信众的唱诗也不够优美。随后我走向神父，进行了一场约20分钟的

的告解对话。神父内心显得相当不安。而我的心中却充满深沉的平安，我感觉到自己并不孤单，耶稣与我同在。

当神父停止说话时，我对他说：“那是世俗的智慧。”我想要得到赦罪，神父对我说：“你没有罪。”

随后我向他求了祝福，便离开了。外面，来自马尔亨贝格的尤尔琴已经在等我了。她告诉我，今天在克罗瑙将有一场关于勒菲弗尔蒙席的讲座。我很高兴，立刻和尤尔琴一起去了那里。明戈尔斯海姆的本堂神父在演讲。但他所言并非真相。他把勒菲弗尔贬得一文不值，以至于我不禁怀疑，他究竟想在天主教会中掩盖什么大罪。他只看到勒菲弗尔眼中的刺，却没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讲座结束时，我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1. “您提到勒菲弗尔的不服从，对此我想说：‘我虽不甚了解勒菲弗尔，但我的灵魂能分辨善恶。’现在我想问，这世上究竟有多少神父因将圣体台移出教堂而犯了不服从之罪？”

但仍有明智的教堂，里面还保留着领圣体长凳。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是站着还是跪着领圣体，是用嘴还是用手领受。但对于那些希望跪着领受口领圣体的人，必须给予他们这个机会，并必须提供圣体台。因为在圣体中，有血有肉的真神和真人真实临在，所以我跪着领受这位活着的上帝。”

我周围的人仿佛被污秽之灵附体一般。他们冲我咆哮

，说：“滚出去，到底是谁请你来的？如果你想跪，回家跪一整天也行。”

那一刻，我想起了圣经，想到耶稣当年也遭遇过同样的待遇。于是，我在心里问圣神，是否该提出第二个问题。我得到了回答：“是的”。我感谢上帝赐予我的深沉平安；并提出了第二个问题：“牧师先生，您不能把乌塔·兰克·海涅曼和勒菲弗尔相提并论！他回答时稍作迟疑，说道：“也许是因为不顺服。”

我陪着小朱尔琴回家，并获得了许多恩典。

晚上22点30分左右，我回到家走到圣母像前，为勒菲弗尔点燃了一支蜡烛，并为他祈祷，因为他受到了如此大的侮辱。

随后，我全心全意地向圣母问道：“为什么勒菲弗尔会被绝罚？”我得到了回答：“耶稣与他同在。”然后我便去睡觉了。

#### **1991年5月16日 星期四**

几乎每天早上起床时，我都会将当天所求的赦罪恩典赠予某人。今天，我将所有的赦罪恩典都赠予了勒菲弗尔。中午12点，我走进诊所的小教堂。起初，有两个人在高声交谈，随后有人大声弹奏管风琴。我想，既然是中午12点，那我来诵念《主之天使》祷文，这肯定也是天主的旨意。起初，我为那两位先生诵念了几遍《圣母经》和《大天使米迦勒祷文》。随后又来了一位先生加入交谈，我也为他祈祷。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因为他们全都走出了小堂。我感谢天主，得以安然继续祈祷。

大约15:30，我到了新堡修道院。我和约翰修士交谈了约半小时。之后，我在圣体龛前祈祷了约两小时。随后我前往罗特。由于那里没有举行圣弥撒，我便去了迈施，并为普拉顿·戈尔尼利亚克主教奉献了圣弥撒。

#### **1991年5月17日 一 星期五**

清晨，我和丈夫驱车前往慕尼黑拜访戈尔尼利亚克主教。一切正如耶稣所言。路上没有车辆，没有拥堵，一切都很顺利。

主教于下午3点接待了我们。戈尔尼利亚克主教身上散发出的爱与安宁令我惊讶。主教告诉我，约翰神父曾因撰写了大量关于耶稣教义的错误内容而被停职。他还提到，他曾多次以书面形式告诫许多神父，指出约翰神父的文章有误，但无人愿意听从他的劝告。

由此可见，约翰神父是不服从主教的。我在主教那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感谢天主让我有机会与他交谈。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顺道去了雷根斯堡看望格布哈德·海德神父。当我们换乘通往雷根斯堡的高速公路时，听到了美妙的歌声。大约20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听着天使合唱团的歌声，那绝非人间之音。我们心中充满敬畏，每个人都在心中虔诚地祈祷。我感谢天主，让我的丈夫也能听到这美妙的歌声，因为几年前我曾有幸体验过一次。直到回到家，我们已经诵念了七遍玫瑰经和其他祷文。——我们在格布哈德神父那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

### **1991年5月18日 — 星期六**

我参加了瓦格豪塞尔（Waghäusel）早上6点30分的早弥撒。这台弥撒是为我已故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举行的。这一天也是圣母向我显现的第七周年纪念日。

下午，我与救主合而为一，问祂：“耶稣，既然祢与勒菲弗尔主教同在，为何容许他被绝罚？”耶稣回答：“为了拯救许多灵魂。”我对这个回答有些不解，随后耶稣又说：“因着他的苦难，许多灵魂得救了。”

### **1991年5月19日 — 圣灵降临节主日**

上午10点——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弥撒。

大约13:00，曼海姆的布兰神父给我打来电话。他告诉我约翰神父一切安好，并且必须去法国见主教。布兰神父称赞了约翰，但我对此没有发表意见，因为我知道他所言非实。我感觉布兰神父之所以打电话，是因为约翰内斯神父良心不安，主动联系了他。

下午，我与来自罗特的赫德维格一起诵念了玫瑰经。晚上7点，我去了教堂参加圣母敬礼。

晚上8点左右，来自罗特的齐塔来探望我，我们一起诵念了

。齐塔告诉我，明戈尔斯海姆的本堂神父讲了一篇糟糕的讲道。他说人们不应该去朝圣地朝圣。（这位神父还曾发表过反对勒菲弗尔的演讲。这几天我已经为这位神父祈祷了很多。

今天是个非常美好的日子，因为七年前的今天我受了洗，并且一直忠于耶稣和玛利亚。我感谢天主赐予我的这份大恩。与耶稣和玛利亚在一起是多么美好啊。我已经无法想象没有天主的生活了。那将是可怕的，因为没有什么比与天主分离更大的罪恶了。

### **1991年5月20日 — 圣灵降临节星期一**

早上7点，我前往瓦格豪塞尔参加了弥撒，这场弥撒是为我已故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举行的。那场弥撒非常美好。我与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合而为一。耶稣说：“我的女儿，继续这样祈祷吧。”

随后，我们前往维森塔尔的汉布施家，在那里吃了早餐。她送给我一束漂亮的红玫瑰献给圣母。这是她丈夫在结婚纪念日送给她的那束花。

回到家后，我立刻为这个家庭诵念了一串玫瑰经。

下午，我遭遇了试探。我感到恶心，并呕吐了。

我躺下休息了一会儿，却被这样的声音折磨着：“别去教堂，你生病了，今天你已经去过一次教堂了，等等”。

我凝视着耶稣的画像，听见声音说：“祈祷！”我立刻起身，先诵念了悲伤玫瑰经，随后又诵念了慈悲玫瑰经。

随后，那些折磨突然消失了。

我去了教堂参加圣母敬礼。一位年轻的神父主持了敬礼。我刚回家不到五分钟，房间里就已经挤满了人。此前我还以为，在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没人会来参加祈祷小组。但我为我们的祈祷小组祈祷了很多。这一天，我们特别为神父们祈祷。

### **1991年5月21日 - 星期二**

上午9点到10点，我去了牙医那里。我将疼痛奉献给天主，为祂赢得更大的光荣。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都在心中祈祷。因为我知道，

本内布什小姐当晚将主持圣言礼，随后分发圣体，我便问耶稣：若换作祂，会怎么做？救主说：“不要去那里。”我在家祈祷了约一小时，并进行了精神领圣体。

### **1991年5月22日 - 星期三**

我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参加了弥撒。我将这台弥撒和圣体奉献给那位来自东德的年轻女子。我给了她祈祷单、祝圣过的圣牌以及一张祝圣过的圣母像。她是在共产主义教育下长大的，却对这些祝圣过的物品感到非常高兴。我几乎没想起，26年前的今天，我和丈夫在瓦格豪塞尔举行了天主教婚礼，而当时我尚未受洗。由于当时只会说几句德语，我完全听不懂神父的讲道。如今我视此为一种罪过，对此我已多次深感懊悔。

### **1991年5月23日 - 星期四**

我在医院的圣堂里，问救主我是否该去参加本内布什小姐主持的圣言礼？救主说：“不。”然后我又问救主，克罗瑙的卡卢杰罗和温迪是否该成为神父？救主对两人都回答：“是”。

晚上，我先去了马尔施的教堂。因为那里没有举行弥撒，我就去了米尔豪森，参加了那里的圣母敬礼。

### **1991年5月24日 - 星期五**

由于罗特没有举行弥撒，我便去了马尔施。但那里也没有。于是我对救主说：“如果你希望我与你结合，那就请帮助我及时赶到穆尔豪森，因为现在离七点只有两分钟了。”在天主的帮助下，我最终准时赶到了穆尔豪森参加弥撒。这简直像个奇迹。那场弥撒非常美好，我获得了许多恩宠，并与救主深深地结合在一起。我感谢您，我的主，我的天主。

### **1991年5月25日 - 星期六**

早上7点15分，我去了瓦格豪塞尔参加圣体弥撒。下午，来自维森塔尔的贝亚特和玛丽昂·汉布施带来了蛋糕。随后，迪特尔·埃尔本先生也来了。我陪他一起为他的祈求诵念了三串玫瑰经。

### **1991年5月26日 - 星期日**

上午10点，我前往罗特镇的教堂参加了隆重弥撒。当天我头痛剧烈，因此从13:30到15:00躺下休息。随后，来自罗特的赫德维格来了。我们三人一起诵念了悲伤玫瑰经，我的丈夫也一同参与了祈祷。从15:00开始，我的头痛便消失了。

我将这些苦难奉献给罪人的皈依。晚上，我去了罗特参加圣母敬礼。

### **1991年5月27日 - 星期一**

这是艰难的一天。我感觉到好几位患者身上有污秽之灵。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我遇到了一位罗马尼亚女子，她为祷告向我表示感谢。

晚上，我前往罗特参加圣体弥撒。20:00，我们的祈祷小组开始了。现场人很多，还有许多孩子。我们敬拜了救主，也有很多人向多查特神父告解。那场面非常美好，我获得了许多恩宠。

### **1991年5月28日 — 星期二**

丰收的一天！

一位约30岁的天主教妇女作为患者来找我，我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她被恶灵附身。

恶魔彻底改变了她的鼻子和嘴巴。鼻子变得完全歪了。她对上帝充满仇恨，内心非常不安。

随后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患者前来，她像奴隶一样完全受制于丈夫。他58岁，她32岁。我给了她一幅圣母像、圣牌和祈祷文。这很有意思，因为她不会说德语，但我跟她谈论上帝时，她却听懂了。

接着来了一位犹太人，我也送给他一张圣母像。

下一位患者是位波兰人，我也和她谈了关于上帝的话题。我在小教堂里为所有人祈祷。下午3点到3点半，维罗妮卡、一位同事和我一起诵念了“悲伤玫瑰经”。

当我独自在小教堂祈祷时，我与救主合而为一，在灵里与祂交谈，并问祂我是否也该去东德和波兰？回答是：“拯救灵魂”。我说，没有耶稣，我确实无法拯救灵魂。救主说：“我永远与你同在。”我问救主该如何帮助这些病人，他回答：“

为他们祈祷。”接着我又问，我是否该为他们斋戒？耶稣回答：“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随后，我为那位罗马尼亚女病人祈祷——上午我给她拍了X光片，并用圣水为她祝福、为她祈祷。我为她祈祷，求她的丈夫不要拿走她的祈祷单，因为她的丈夫性情暴戾，对她百般禁锢。她瘦弱多病，如同奴隶一般，且深受魔鬼折磨。我恳求圣母玛利亚庇佑她。

我再次恳求耶稣，让她的丈夫无法拿走那些祈祷单，这时耶稣对我说：“你的信心如此薄弱吗？”我立刻恳求耶稣赐予我更多的信心。

在小教堂祈祷后，我感到非常幸福，甚至一点也不觉得累，尽管我直到凌晨1点才上床睡觉。救主赐予了我丰厚的恩典和力量。

一位名叫韦尼格的医生走进了X光室。在与我交谈时，他亵渎了救主。我问维罗妮卡，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她说，他是在咒骂上帝。随后，他笑着离开了。紧接着，我听到一个声音：“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

我立刻在心里回应道：“救主，我不知道他是一头猪。”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震惊。半小时后医生回来时，我告诉他救主对我说的话，以及我脑海中突然浮现的那个念头。他脸红了，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回答说，我们不该拿上帝开玩笑，而且我们俩都必须去告解。

大约下午4点15分，我离开诊所，准备去丈夫的工作单位接他。我开车经过火车站。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朝罗默环岛方向行驶时，我停了下来，因为必须让另一辆车先行。就在我停车的瞬间，一辆黑色轿车猛地撞上了我的车。我的保险杠被撞凹了。我立刻感觉到，那人的灵魂里住着撒旦。

他不想报警。我对他说：“你很久没告解了。”他说他绝不会告解。我告诉他，损失至少有500马克。他说他给我200马克。我说，这样也好。

他打开钱包，却只带了130马克。我收下那130马克，对他说：“剩下的钱，我献给您的悔改。”他抗拒道，说他不需要上帝，自己过得很好。他反驳道：“您其实很害怕吧！”

我随即告诉他，在永恒之中他会感到恐惧。

他回答说，人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不，还有”，并向他展示了我手中仍握着的玫瑰经，告诉他我会为他祈祷。他抗拒并愤怒地反驳说，我无需为他祈祷。我叫来了我的丈夫，一路上直到回到家，都为这位男子诵念了悲伤玫瑰经。

18点20分，我去了罗特镇的教堂，在那里诵念了玫瑰经，并将圣体圣事奉献给今天我给他们拍过X光片的那些病人。

正如今天渔获丰盛一样，魔鬼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我相信，耶稣通过这场事故特别关注了这个灵魂，因为我将继续为这位男子祈祷。

### **1991年5月29日 — 星期三**

我没有去教堂，也没有参加弥撒。我在小教堂里祈祷，为没能参加弥撒感到遗憾。

### **1991年5月30日 — 星期四 — 圣体节**

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游行。那场面非常美。游行开始前，我遭到了恶魔的攻击。游行结束后，我获得了许多恩典。天气晴朗，天空中没有任何云彩，游行期间人们可以虔诚地祈祷。沃格特神父把活动安排得非常精彩。

### **1991年6月1日 — 星期六**

早上我去了瓦格豪塞尔的教堂。弥撒由雷因霍尔德神父主持，他刚来瓦格豪塞尔不久。在变体之前，雷因霍尔德神父深情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也同样注视着他，因为我祈祷他能让我跪着领圣体，因为我坐在第一排，有些神父会把圣体圣体给坐在第一排的长者，让他们能跪着领受救主。据晨间去教堂的人告诉我，前几天他并没有走到第一排。我一直跪在长椅上，莱因霍尔德神父走过来，给我和其他信徒送上了圣体。其他人对此感到惊讶。

### **1991年6月2日 星期日**

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以及下午的敬礼，敬礼前大家诵念了玫瑰经。

傍晚诵完《主之天使》祷文后，我进行了精神上的领圣体。随后我对救主说：“如果不能弄清手领圣体的问题，我将永无宁日。”在与救主结合时，我感到一种深沉的平安。突然，我听到了声音。“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会相信我吗？”我说：“救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相信你。”他说：“那些伸手领圣体的人，我会收回赐予他们的恩典。”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我立刻想到我们罗特镇那些虽然跪着领圣体，却用手领圣体的人。救主对我说：“我会把这算在他们头上。”随后，我又诵念了光荣经和慈悲经。

### **1991年6月3日 - 星期一**

我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诵念了《主之天使》。随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内心充满了深沉的平安。我问救主：“我该告诉多尔特神父

多查特神父和福格特神父，说你们用手领圣体的话，你会收回恩宠吗？”我听见：“是的，我的女儿，告诉他们，这很重要。”

我问救主：如果他们说他们听从主教的话，那该怎么办？“救主回答说：‘那么你就问他们，是否听从主教所说的一切。’”

下午3点30分，我与同事维罗妮卡一起为神父们和罪人的皈依诵念了痛苦玫瑰经。

大约下午2点，我与救主合而为一，进行了灵性交流。我向救主询问了与多查特神父的一段经历。当他赐福时，我看到他身后站着一个人，与他身高体型相仿的人，也像多查特神父一样伸出手来赐福，那人站在明亮的光芒中。我这是第二次问了，因为第一次没听明白。救主告诉我：“那是污秽之灵。”我原以为那是耶稣。救主对我说：“我是在神父们的心中，而不是在他们外面。”

这让我很难理解，因为多查特神父是一位有恩赐的人。但我暗自想，也许他必须按照教会的规定给予祝福。

随后，一位因注射而身体极度不适的患者来了。

我取了圣水，洒在她身上，随即与她一同诵念了一遍《圣母经》。她立刻感觉好多了。这位病人上午曾来过我们的放射科。我当时告诉她，她必须去告解，因为她诅咒了上帝。

晚上7点，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我将圣体奉献给韦尔穆特先生，他遭遇了事故，病得很重。

晚上8点，我们的祈祷小组开始了。多查特神父也来了，带来了圣体——救主。我们进行了朝拜。我感到有些吃力，因为

膝盖很痛，我已经连续跪了大约两个小时。

随后，我是最后一个向多查特神父告解的。他不清楚地对我说了几句话，但我决心去问救主，看看是否属实。

### **1991年6月4日 — 星期二**

下午，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病人莫妮卡·戈尔切亚来找我。她已经做过好几次X光检查了。我给了她一些受过祝圣的盐。其实我给她是让她祈祷时撒出去的，因为她曾说自己在祈祷时感到很不安。这盐是由盖布哈德·海德神父祝圣的，他还为这盐诵念了治愈祷文并进行了驱魔。她告诉我，她经常使用这种盐。她将几粒圣盐放在舌头上，持续了几天，结果一种慢性病很快就痊愈了。EBO诊所的马兰医生对此感到很惊讶，不明白她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康复。

戈尔切亚女士告诉我，她不敢向马兰医生提起这圣盐的事，因为他是穆斯林，而非天主教徒。我又给了她几张祈祷单，她便离开了。莫妮卡·戈尔切亚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在罗马尼亚克卢日-纳波卡市的一所大学担任德语和英语讲师。她因病来到德国。告别时她显得很快乐。她还告诉我，现在她会比以前更多地祈祷，我们一同感谢天主赐予她的痊愈。晚上，我参加了罗特圣体弥撒。

### **1991年6月5日 - 星期三**

我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祈祷。救主让我对“手领圣体”有了更深的领悟。这其中涉及多个因素。我们确实应该用嘴领圣体，并且跪着领受。我们应该自问：为什么它被称为“至圣圣体”？或者，神职圣品的意义何在？我们对耶稣的爱有多深？敬畏天主是多么重要，其次才是纯洁与服从。

耶稣会收回那些在圣体圣事中伸手领圣体之人的恩宠，但耶稣因此而受苦，因为他无法将恩宠赐予这些人。

当耶稣告诉我，祂在手领圣体时会受苦时，我的心也沉重起来。我问自己，该如何把这件事告诉神父们。我觉得，我必须为此多祈祷。

傍晚，我去了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一位来自科隆的传教士——他

在巴拉圭传教，主持了圣体弥撒并做了讲道。讲道时他说话非常快。我立刻向救主祈求：“亲爱的耶稣，请赐予他爱与平安，赐予他力量，让他能宣讲我们应当知道的内容。求祂让他讲得非常慢。”

他立刻放慢了讲道速度，语气中充满了爱。他瞬间就转变了。领完圣体后，我得以与救主深深地结合在一起。

今天我问救主：“我会成为圣人吗？”回答是：“是的，我的女儿，你会成为圣人。”我说：“请随你心意塑造我，因为我将一切交托于你，或者告诉我该做什么。”救主说：“传播我的话语。”我说：“是的，我会照做的。因为你将永远与我同在。”我问耶稣，是否该把罗达尔本的书和那支罗达尔本的祝圣蜡烛交给那位传教士。救主说：“是的。”圣体弥撒结束后，我去了圣器室找那位传教士，和他交谈了约20分钟。他非常高兴。

他提到当天曾去拜访过若望神父。我从他那里得知，若望神父曾给许多主教写信，因为他需要资金出版书籍。我告诉那位传教士，耶稣曾告诉我，若望神父的书并不正确。最后，那位传教士为我祝福，并亲吻了我的手。我希望将来能再见到他。

#### **1991年6月6日 — 星期四**

我希望能再次聆听来自巴拉圭的传教士约瑟夫神父的讲道。因此，今天我又去了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参加圣体弥撒。这是一场很好的讲道。

#### **1991年6月7日 — 圣心星期五**

我问救主，当那些身陷重罪的人去领圣体时，祂能否再多告诉我些什么，因为有人告诉我，救主无法留在这些人心中。我想从救主那里了解更多。耶稣回答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傍晚，我身着红衣参加了圣体弥撒。随后我们驱车前往辛斯海姆附近的格罗姆巴赫。那里是多查特神父的堂区，他在圣心星期五会在自己的教堂里举行赎罪之夜。

在等候告解时，我诵念了“喜乐”玫瑰经。祈祷期间，圣母赐予我一股玫瑰香气。几分钟后，我祈祷小组的成员丽塔·克诺赫女士也闻到了这股香气。距离我们约两米远的地方，有一座供奉圣母的卢尔德圣洞。

#### **1991年6月8日 - 星期六**

来自巴拉圭的约瑟夫神父希望与我见面。当时他还在明戈尔斯海姆疗养。我们约定他周六晚上8点来拜访我。我们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都感到获得了许多恩宠。我们的相遇是天主的引导。我给了他一本格布哈德·海德神父的《圣经》，那是他想要的。

#### **1991年6月9日 - 星期日**

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随后，我驱车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在那里再次见到了约瑟夫神父。耶稣在圣体圣事中的结合时刻曾对我说，让我去找约瑟夫神父，并告诉他应该与普拉顿主教交谈。约瑟夫神父答应我会给他打电话。随后，约瑟夫神父还送给我一幅圣母与圣婴的圣像。

### **1991年6月10日 — 星期一**

晚上19点左右，我和丈夫出发去度假。行驶了大约20公里后，丈夫突然感到非常不适，无法继续驾驶房车。我拿起玫瑰经念祷，随后自己接手驾驶。他随后睡着了。当我开始念第二遍玫瑰经时，他的身体状况便恢复了。我们在房车里过夜，但这一夜睡得很不安稳。我丈夫受尽折磨，难以入眠，甚至在睡梦中喃喃自语。恶魔想阻止我们去拜访格布哈德·海德神父。

### **1991年6月11日 — 星期二**

大约10点左右，我们未经预约就去了格布哈德·海德神父那里。我必须去那里。他给了我一些好书，让我分发，并请我为他的事代祷。他想出版一本关于罗达尔本的书，但因为安妮莉丝·瓦夫齐克的修女们反对，所以没能出版。

下午，我们去了梅滕布赫，那里是一个供奉“悲恸之母”的朝圣地。那里非常美。这是我第三次去梅滕布赫，在那里遇到了负责管理该朝圣地的安妮玛丽。大约17:30，我们已经到了奥地利。我感谢天主，因为我们在路上祈祷了很多。我们感受到梅滕布赫散发着许多恩宠。

### **1991年6月12日 — 星期三**

我们抵达了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辛塔瓦。在那里，我拜访了马库斯科娃一家，1985年我在图尔佐夫卡朝圣地结识了他们。1958年，圣母曾在图尔佐夫卡显现。

### **1991年6月13日 — 星期四**

今天，我在梅杜戈耶用斯洛伐克语发表了一场关于我皈依天主教的演讲。

### **1991年6月14日 — 星期五**

上午，我前往辛塔瓦拜访了丹尼尔神父。我送给他几本格布哈德·海德神父的著作。我们交谈了约一小时。我向他讲述了我皈依天主教的经历，以及我现在如何在信仰中生活。

傍晚，我们抵达了利特马诺瓦，那里是圣母目前向两名儿童显现的地方。一到那里，我立刻走进教堂，并当即见到了那两个孩子。圣体圣事结束后，我们去了扬神父那里，我和丈夫也在他那里过夜。早在第一天，我就意识到这些显现是真实的，孩子们也没有说谎。孩子们和神父都散发着巨大的爱，你能感觉到他们正被圣灵引导。

晚上我遭受了折磨，恶魔想让我不再相信这些显现。我梦见了其中一位女神视者。我看见她长着巨大的獠牙站在我面前，让我对她感到恐惧。

但我深知魔鬼的作为及其狡诈。他故意向我展示某些景象，企图让我对神视者产生反感。但他并未得逞。

### **1991年6月15日 — 星期六**

在扬神父那里，我感到像在家一样。仿佛我们已经相识了一百年。如此善良的灵魂实属罕见。这是上帝赐予的真正礼物。

早上，我们大家一起用拉丁语诵念了玫瑰经。

11点，主教派来的调查委员会本应前来核查相关事件。当扬神父的妹妹准备午餐时，我为已经待在隔壁房间的委员会诵念了圣神玫瑰经。

接着，我又诵念了苦难玫瑰经、圣母连祷、耶稣连祷，并为尊崇宝血而诵念了五遍《天主经》。

此时已近13:00，孩子们仍在调查组那里。有两位神父比其他调查员早得多就到了利特马诺瓦。我和他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讲述了我的皈依经历和人生。我还向他们讲述了我在梅杜戈耶有幸亲历的圣母显现。其中一位神父流下了眼泪。委员会中还有一位精神科医生。下午我与他进行了交谈。他非常和蔼，对《圣经》也很熟悉。后来我遇见了两位神视儿童卡特琳娜和伊维塔，我教她们背诵《天主经》、《圣母经》和《光荣颂》。她们俩很快就把这些拉丁文祷文记住了。

### **1991年6月16日 - 星期日**

今天我在扬·扎瓦茨基神父家做饭。我们7点30分参加了弥撒。扬神父的讲道非常精彩。下午，我们前往名为“迈丹”（Maidan）的显现地。那里聚集了数千名朝圣者，两位神视儿童带领大家诵念了玫瑰经。晚上，一位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女士为我们放映了一部关于利特马诺瓦（Litmanova）神视事件的影片。随后，我们去探望了扬神父的母亲，她住在约40公里外的地方。

### **1991年6月17日 - 星期一**

我们与扬神父一同前往塔特拉山脉（Hohen Tatre）游览。

晚上的弥撒结束后，许多人聚集在扬神父家，我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皈依信仰。圣神在我讲话时赐予我启示，扬神父在次日的讲道中引用了其中许多内容。

天主赐予我们一个美好而欢快的夜晚。

### **1991年6月18日 - 周二**

晚上7点，我们前往利特马诺瓦参加弥撒。领圣体后，我问救主是否该对扬神父说些什么？

耶稣用斯洛伐克语回答：“Povedz mu, že ho ľúbim.” 翻译成德语就是：“告诉他，我爱他。” 圣体弥撒结束后，我把这话转告了扬神父。扬神父笑了。下午约16:00，我来到克拉科夫，造访了福斯蒂娜修女曾居住过的修道院。那里悬挂的《耶稣，我信赖你》圣像如此美丽生动，以至于我在那里哭了半小时，并在圣像前祈祷。大约16:45，我结识了来自德国的玛利亚·露丝修女。她告诉我，梅滕布赫小教堂里悬挂的那幅画像就是她画的。她送给我一串慈悲玫瑰经念珠。我对玛利亚·露丝修女有了更深的了解，她身上有一种伪装的谦卑。在我进行内心祈祷时，她多次打断了我。

### **1991年6月19日 — 星期三**

今天我们去奥斯维辛。同一天，我们还去了切斯托霍瓦，拜访了波兰的圣母。

### **1991年6月20日 — 星期四**

傍晚，我们参加了圣体弥撒。此前，下午约15:30，长号合唱团奏响乐曲，切斯托霍瓦“黑圣母”圣像前的帷幕徐徐拉开。

晚上约22:30，我们在散步时遇到了一位来自华沙的老妇人，她既无栖身之所，也身无分文。我们为她在朝圣者之家支付了住宿费，随后继续前行。

### **1991年6月21日 — 星期五**

傍晚，我们抵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图尔佐夫卡。我们立刻走进了教堂。圣体弥撒结束后，神视者拉图斯·马图斯在邻居的院子里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过夜的地方。

### **1991年6月22日 — 星期六**

我们在图尔佐夫卡的一个小村庄维西亚参加了清晨弥撒。从那里有一条通往显现地点的上坡路。一位名叫巴拉兹的年轻神父主持了弥撒。他的讲道非常动人。由于参加弥撒的人太多，小教堂已无容身之处，弥撒便在露天举行。领完圣体后，我问救主，图尔佐夫卡的哪儿应该建一座教堂。因为利特马诺瓦的孩子们曾说，圣母希望如此。救主回答我：“Tu”。

救主再次用斯洛伐克语说道，“做”在这里的意思是。

随后我立刻将此事告诉了神父迈克尔·巴拉兹。他告诉我，那里已经建了两座教堂，但遗憾的是选址错误。

下午，我在显现地向许多人讲述了我的皈依经历以及利特马诺瓦的事。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被请去向三辆旅游大巴上的人讲述我的皈依经历以及利特马诺瓦的情况。其中一位乘客在山顶上就已经听过我讲话了。

当晚，我们回到利特马诺瓦，见到了扬神父。

### **1991年6月23日 — 星期日**

我们在利特马诺瓦参加了早间弥撒。下午，我们去了显现山祈祷。

### **1991年6月24日 — 星期一 — 圣若望节**

早上，我参加了弥撒。下午，我在显现山上向数百人发表演讲。我和扬神父、我的丈夫以及另外三位女士一起去郊游，并进行了烧烤。

随后我们拜访了一位牧羊人，从他那里买了羊奶酪。晚上又来了许多人，我讲述了我的皈依经历以及我现在在信仰中的生活。今天恰好也是圣母在南斯拉夫梅久戈耶显现十周年的日子。

### **1991年6月25日 — 星期二**

回到辛塔瓦后，我们去了教堂。晚上我做了一场演讲，又来了很多人。

### **1991年6月26日 — 星期三**

我们去了辛塔瓦的丹尼尔神父那里，给他送去了食品并给了些钱。清晨，弥撒在教堂外举行，因为教堂正在翻修。弥撒结束后，我立即受邀去拜访了约兹科，他即将举行首次弥撒。我和他交谈并一起祈祷了约两个小时。

下午，他陪同我们参观了一座小教堂。我们在那里再次祈祷。晚上，人们又聚集在一起，我再次分享了我的信仰。

### **1991年6月27日 — 星期四**

奥地利

### **1991年6月28日 — 星期五**

傍晚，我们回到罗特（Rot）的家中。

### **1991年6月30日 — 星期日**

我们在罗特参加了圣体弥撒。我邀请了一位波兰神父——斯坦尼斯拉夫神父——与我们一同前往罗达尔本。

### **1991年7月1日 — 星期一**

今天在罗达尔本举行了圣血敬礼。

上午，我去了罗特参加圣体弥撒。大约12点30分，多查特神父来吃午饭。来自巴拉圭的约瑟夫神父也来了，一起用餐。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有两位神父和另外20人跟我们一起去了罗达尔本。

### **1991年7月5日 — 圣心星期五**

我去了格罗姆巴赫参加忏悔之夜，并在那里做了忏悔。结束时我感到非常悲伤。当时有四位神父在场，尽管如此，多查特神父还是走到后面，向

分发圣体，尽管后面大概只有8到10个人。这对我来说就像一记耳光。领圣体时，我跪在了地上。但我想到那些没有支撑或帮助就无法跪在地上的人。我不禁自问，圣体台究竟有什么用。这并非信众的过错，而是神父缺乏耐心，只为让一切进行得更快。领完圣体后，我问耶稣这样做是否正确。

耶稣回答得相当严厉：“那是不对的”。

### **1991年7月8日 - 星期一**

下午，我向救主询问了安妮莉丝·瓦夫齐格的三位修女写给我的那封信。三位修女在信中反对出版那本关于罗达尔本的书。她们给出的理由是，安妮莉丝·瓦夫齐格最终染上了吗啡瘾。耶稣回答我说，我应该听听格布哈德神父要对我说什么。因此，我必须再次前往雷根斯堡找格布哈德神父。

### **1991年7月9日 — 星期二**

我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祈祷。我问耶稣，如果换作是他，是否会为我建一个祈祷室？耶稣说：“是的”。

我对耶稣说，我没有钱。耶稣对我说：“为此祈祷吧。”我获得了许多恩典，并为此感谢耶稣。

上午，我的同事维罗妮卡突然晕倒。目前她正在神经内科的急诊室接受治疗。

### **1991年7月10日 — 星期三**

我去了小教堂祈祷，但今天没去参加弥撒。

### **1991年7月11日 — 星期四**

我身穿红衣参加了弥撒。下午4点30分，我前往新堡修道院告解。一位年长的神父为我听告解。我对此并不满意。

他对那些接受口领圣体的人评价很差。

他认为这有伤体面，还补充说有些人嘴里有异味。我对他说，耶稣曾给门徒洗脚，他回答说，门徒们也会互相洗脚。随后我又说，耶稣并不嫌弃给门徒洗脚，但我决定不再去找这位神父了。

晚上11点，贝恩德和妻子从拉登堡来了。他给我带来了五本玛利亚·阿格雷达的书让我读。

### **1991年7月13日 — 星期六**

我和丈夫驱车前往雷根斯堡，拜访格布哈德·海德神父。

### **1991年7月14日 — 星期日**

10点，我们在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参加了圣弥撒。11点30分至17点，我与格布哈德神父共进午餐。这位神父于我而言就是活生生的耶稣。从他身上只能学到美好的东西。我感谢天主，让我能与他相伴。最后，他为我们祝福，为我们的房车以及我们带去要祝圣的物品——盐、水、玫瑰经念珠、圣像等——进行了祝圣。

他以拉丁语诵念古老的祝福祷文并施行驱魔仪式，将这些物品庄严地祝圣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依然不断祈祷。

### **1991年7月15日 星期一**

我和弗里多林一起去了迈施的教堂。领完圣体后，我向救主询问了关于罗达尔本和宝血的那本书。耶稣回答我说：“是的，我的女儿，这本书应该写出来。”这个问题仍然让我非常挂心，因为格布哈德神父也收到了安妮莉丝·瓦夫齐格的三位修女寄来的一封信。我立刻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弗里多林，毕竟他来自罗达尔本。

傍晚，救主再次来到我们的祈祷小组。许多人前来祈祷。多查特神父主持了告解。我们敬拜了救主。

那场面非常美好。我感谢天主赐予的这份大恩。我凌晨3点上床睡觉。

### **1991年7月16日 - 星期二**

我深切感受到自己蒙受的诸多恩典，因为尽管昨晚睡得很晚，我今天却精神饱满、心情愉悦。由于我的同事维罗妮卡还在生病，我不得不独自完成所有的X光检查工作。

### **1991年7月17日 - 星期三**

我参加了明戈尔斯海姆罗库斯小教堂的弥撒。在那里，我还做了忏悔。

### **1991年7月18日 — 星期四**

弗里多林给我打来电话，请我询问救主：既然南斯拉夫正在发生战争，他们是否应该去梅杜戈里耶，以及来自卢森堡的克劳德是否会同行。下午在小教堂里，我便向耶稣请教了此事。耶稣对我说：“你们应该去。来自卢森堡的克劳德不会同行。”

### **19.07.91 - 星期五**

弗里多林再次给我打电话，想知道救主说了什么。我告诉了他。

### **1991年7月20日 - 星期六**

我们去了海德堡，为正在这里做客的侄女找工作。她找到了一份厨房助理的工作。

### **1991年7月21日 - 星期日**

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下午1点在教堂参加了玫瑰经祈祷和敬礼。下午，我和丈夫去郊游，乘船在内卡河上兜风，还去散了步。非常惬意。我丈夫也很喜欢。

### **1991年7月22日 - 星期一**

我去了罗特的教堂。沃格特神父讲道时谈到了玛利亚·玛达肋纳。当他说玛利亚·玛达肋纳是个妓女时，我深受震惊，内心感到一阵刺痛。我立刻将这份痛苦奉献给罪人的皈依。这番话让我深受打击，因为我感到这并不正确。

领完圣体后，我问救主：“玛利亚·玛达肋纳是什么人？”耶稣回答：“她是个罪人。”我接着问救主，为什么沃格特神父会这么说？

耶稣回答：“因为他更喜欢这样说。”

晚上8点，祷告小组又聚会了。我为福格特神父做了很多祈祷。今天的祷告小组持续得稍长一些，非常美好。

### **1991年7月23日 - 星期二**

大约18:00，弗里多林打来电话，告知克劳德不会随行前往梅杜戈耶。弗里多林说，克劳德因为战争而害怕去南斯拉夫。在交谈中，我察觉到弗里多林自己也心存恐惧。他甚至对去梅杜戈耶一事也犹豫不决。我对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既然耶稣说你们应该去，你们怎么还能害怕呢？”

傍晚，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圣事。领完圣体后，我问救主，是否该和沃格特神父谈谈手领圣体以及玛利亚·玛达肋纳的事。救主对我说：“是的，就在周六。”

### **1991年7月24日 - 星期三**

当天我已经诵念了多遍玫瑰经，随后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与救主结合。我问他，如果我周六和他谈论手领圣体的事，福格特神父会不会改变态度。耶稣说，他不会改变。我对耶稣说，那我根本不需要和他谈。但耶稣回答：“不，你要照他所说的去做。”

我想，如果沃格特神父不遵从耶稣的指示，那么遵从他的指示就绝非易事。

但我对耶稣说：“我会照做的。”

后来，我问救主，我儿子是该当神父，还是该结婚？耶稣回答说：“是的，他应该当神父。”

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我知道我儿子并不想当神父。

随后，我问救主是否该告诉他，耶稣回答：“不，我会赐予他启示，他会自己领悟的。”

现在我知道，我必须为儿子多祈祷。我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让我知道儿子应当成为神父。

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是的，我的主，他是我唯一的儿子，却又不完全属于我，因为我们俩都属于你。

### **1991年7月25日 — 星期四**

我在罗特（Rot）的教堂参加了圣体圣事。领完圣体后，我问耶稣，我该什么时候去见沃格特神父。他说：“星期六”。

### **1991年7月26日 — 星期五**

在罗特参加完圣体弥撒后，我问沃格特神父周六能否与他谈谈。他答应了，我们约定周六下午4点见面。

### **1991年7月27日 — 周六**

早上7点15分，我和侄女在瓦格豪塞尔参加了圣体圣事。在变体礼期间，我看到神父和教堂笼罩在黑暗中，但并非完全漆黑。当我领受圣体时，我对耶稣说：“你与我同在”。

领圣体时，大家都站着。我跪在了地上。神父犹豫着是否要给我圣体。他浑身发抖，仿佛撒旦正拉着他的手不让他靠近。弥撒结束后，我跪在圣体龛前为这位神父祈祷。随后我问了别人神父的名字，得知他是弗洛林神父。

那里有我认识的祈祷小组里的几位女士，我请她们为我的祈求代祷，并告诉她们，今天我要和沃格特神父谈谈。

随后，我还请维特女士和我的侄女在16:00至

17:00之间为我的事祈祷。

下午4点我见到福格特神父时，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交谈了大约50分钟。我们谈到了口领圣体和手领圣体，还谈到了玛利亚·玛达肋纳。我告诉他，玛利亚·玛达肋纳并非妓女，而是一位罪人。

17:45至22:30，两位斯洛伐克女子尼科尔和阿德里安娜来访。

我向她们讲述了天主以及我的皈依经历。随后，我们一起阅读了圣母在利特马诺瓦（捷克斯洛伐克）的讯息。我教她们诵念玫瑰经。

随后，又有两位居住在德国的南斯拉夫妇女来了。

### **1991年7月28日 — 星期日**

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我和我的侄女雅克琳一起诵念了一串玫瑰经。在森林散步时，我们又诵念了两串玫瑰经。

### **1991年7月29日 — 星期一**

晚上8点举行了祈祷会。多查特神父也来了。

### **1991年8月12日 — 星期一**

最近几天，我几乎每天都在祈祷，求圣母今晚为我的祈祷小组多派遣一些祈祷者。圣母没有让我失望，从来没有。相反，在马尔申贝格的小教堂里，多查特神父同样在晚上20:00主持了弥撒，但到场的人很少。如果多查特神父能为此选择另一个时间，情况会更好。

当天，我们在祈祷小组中朗读了圣母在利特马诺瓦传达的信息。

### **1991年8月19日 — 星期一**

昨天多查特神父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今天他能否过来。两天前，我接待了来自曼海姆的布兰神父。他转达了约翰内斯神父的问候。我察觉到布兰神父并不诚实，于是变得谨慎起来。他有很多地方让我不满意，比如他更喜欢用手领圣体，这样就看不出他是神父了；他既不佩戴十字架，也不穿神父的礼服，更没有其他标志。在我看来，他好像是约翰神父派来的侦探。我还感觉到他很自负。他说：“在圣体变体时，没有人像神父那样拥有如此大的力量。”我回答他：“是的，您说得对，但也没有人像神父那样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当我说出这句话时，他似乎不太满意。

就在那个星期一晚上，多夏尔神父在祈祷小组中说，手领圣体与口领圣体一样谦卑。这对我来说，就像挨了一记耳光，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 **1991年8月20日 - 周二**

英格丽德·鲍尔在我们这里住了十一天。今天我丈夫送她回了皮尔曼森斯。她在这里免费住，想巩固自己的信仰。

### **1991年8月21日 — 周三**

我遭受了折磨。撒旦试图在我耳边低语，说与我对话的不是耶稣，而是魔鬼。尽管我在8月14日和8月19日都做了忏悔，但诱惑依然不断。

领完圣体后，我向耶稣祈求：“求祢赐我启示。如果撒旦对我说话，请告诉我。我会更加谨慎。”

话音未落，耶稣就对我说：“我已经对你说话了。”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沃格特神父认为几周前我误解了耶稣的话。我感谢天主，让我得到了这个确认：对我说话的是耶稣，而不是魔鬼。

### **1991年8月23日 - 星期五**

弥撒结束后，我和丈夫便动身出发了。我们打算去比利时的谢夫雷蒙。

### **1991年8月24日 - 周六**

我们去了巴诺，拜访了“穷人的母亲”。

### **1991年8月25日 - 星期日**

舍夫雷蒙每年都会举办“小灵魂国际聚会”。

在圣弥撒开始前不久，我去告了解。我想洗净我的小罪，让自己完全纯洁。在念玫瑰经时，我听到一个声音，要求我在所有朝圣者面前用克罗地亚语领诵。就像去年在卢尔德那样，领诵一串玫瑰经。我想，如果这是天主的旨意，圣母也愿意，那我就领诵。下午3点左右，轮到我了。我邀请圣母和耶稣与我一同祈祷，并恳求救主与我同在。

我全心全意、清晰地虔诚领诵，面对数千人并不感到害怕。相反，我在祈祷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我感谢天主和圣母，感谢他们给予我的信任。

### **1991年8月26日 - 星期一**

上午，我给一位名叫托马斯·亨泽的男子拍了X光片。他被人殴打，是无家可归者，身上带着伤。医生检查后，以他患病为由将他遣返。

我告诉他，在他康复之前，可以住在我家。在这个病人身上，我看到了耶稣，看到了他受苦和无助的样子。我给丈夫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带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回家。他相当生气。但因为我之前已经在小教堂里为此事祈祷过，所以我的丈夫不得不顺从天主的旨意。

我这样做是出于对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深切爱意，因为我相信，如果全心全意地爱耶稣，自然也会爱他人。

下午4点左右，病人托马斯来了。我把他带回了家。在车上，我诵念了痛苦玫瑰经。托马斯身上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他散发出可怕的臭味。到家后，我给他找了干净的衣服和鞋子，然后他去洗了个澡。晚上，我们吃了炖牛肉配米饭和沙拉。我们的客人吃了很多。

饭后，我请他去给花园浇水，我自己则去了教堂。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他。

晚上托马斯也参加了祈祷小组，并一同祈祷。

多查特神父今天带来了一张小圣体凳。我希望下次他也能把圣盘带过来，这样救世主就不会再掉到地上。这让我非常难过。多查特神父答应我，下次会把圣盘带过来。

### **1991年8月27日 - 星期二**

我又把病人托马斯送回了医院，他的鼻子被复位了。

### **1991年8月28日 - 星期三**

我和来自埃默茨格伦德的阿德里安去了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并在那里做了忏悔。

### **1991年8月29日 — 星期四**

我和我的侄子拉特科一起去了罗特的教堂。

### **1991年8月30日 — 星期五**

我帮拉特科找工作，并陪他再次去了罗特的教堂。他和我一起诵念了玫瑰经。

### **1991年8月31日 - 周六**

早上我和雅克琳娜去了瓦格豪塞尔的教堂。之后我们去Globus超市购物。下午，埃里希带来了一幅描绘第11处苦路站的画。

### **1991年9月1日 — 周日**

我们去罗特参加了弥撒。

### **1991年9月2日 - 星期一**

在诊所的小教堂里，我向救主询问了昨天与约翰神父的谈话。约翰神父想知道普拉顿主教说了什么。

但我并没有透露与普拉顿·戈尔尼利亚克主教谈话的任何内容。

约翰·奥尔廷斯基神父大概是因为自己的书而感到内疚。救主在小教堂里告诉我，我做得对。

**感谢天主。**

晚上的祈祷小组：多查特神父分发了圣体，这是第一次使用圣体凳和圣体盘。我注意到，所有人都特别高兴，并获得了恩典。

### **1991年9月6日 — 圣心星期五**

晚上，我参加了格罗姆巴赫的赎罪之夜。圣体弥撒结束后，

我们敬拜了救主。我凝视着圣体龕，痛哭流涕。拉青格主教曾说梅杜戈耶并非超自然现象，这是《图片邮报》上的报道。

我哭了大约15分钟。

随后，耶稣对我说话。那内心的声音清晰而响亮，前所未有的。

耶稣说：“看着我的十字架。”十字架悬挂在祭台和圣体龕上方。我注视着十字架，接着听到：“他们相信了我吗？”

听到这里，我立刻停止了哭泣。

我相信是耶稣止住了我的泪水。对我来说，这证实了梅杜戈耶是真实的，只是教会不愿相信罢了。

九月初，我曾因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特马诺瓦一事向救主求问，得到的回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显现是超自然的。”

于是我说，那孩子们就没说谎。随后我走进诊所的小教堂再次询问，因为我记得一位神视者伊维特卡那双呆滞的眼睛，那双眼睛让我陷入沉思。我问救主，魔鬼是否也能引发这种眼神。救主说：“是的。”

随后他再次强调：“这些显现是超自然的。”

当时我对此还不太理解。我只能引用圣保禄的话：凡事都要察验，善的就当持守。

### **1991年9月12日 — 星期四**

我在诺伊堡修道院做了告解。神父给我布置的补赎是：让救主注视我。此前还没有神父这样对我说过，我很高兴救主愿意注视我。

### **1991年9月13日 - 星期五**

在罗特参加了前夕弥撒。为了“圣胡伯特弥撒”，教堂里装饰了枞树。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像圣诞节，不太合适。

### **1991年9月14日 - 周六**

我参加了在马尔申贝格举行的圣体弥撒。我那通常放在卧室床边的十字架被抬进了教堂。

弥撒由青年们主持。但现场缺乏虔敬之情。必须保持传统，不要把教堂变成剧场。

### **1991年9月16日 - 星期一**

我去医院的小教堂了。晚上，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随后是祈祷小组活动，多查特神父也来了。

### **1991年10月**

经过一番寻找，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日记本。

在我们前任科斯特尔神父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还有许多神父。我感觉，当时人们对科斯特尔神父的敬意，似乎比对上帝的还要多。尽管有领圣体台，神父们却敦促信徒们站着领圣体。当我领受圣体时，我跪在了地上。我感受到许多污秽的邪灵，并察觉到，如果它们能如愿，最想把我撕成碎片。领完圣体与耶稣结合后，我对救主说：“如今我们有这么多神父，他们却仍让人们站着领圣体。”这时我听见：“继续跪着吧，我的女儿。”于是，许多事情都豁然开朗。

几天后，我将此事告知了沃格特牧师。沃格特牧师表示，这仅适用于我，而不适用于其他人。

### **1991年11月23日**

我去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参加了弥撒。在那里，我向一位传教士做了忏悔。

### **1991年11月25日 - 星期一 - 圣凯瑟琳日**

我去了罗特参加圣体弥撒。在领完圣体与耶稣结合时，耶稣对我说：“**祈祷吧，多祈祷，我的女儿，一场战争将从俄罗斯而来！**”

起初我非常惊恐，随后便哭了起来。我问是否该去找沃格特神父。耶稣说：“不，他不会相信你的。”接着我又问，是否该在祈祷小组里说出来。耶稣表示同意。

我感到很奇怪，因为祈祷小组里其实也有位神父在场。我怀着巨大的精神痛苦离开了教堂，痛哭流涕。

教堂外，丽塔和另外两位来自皮马森斯的妇女已经在等我，她们也想参加那个祷告小组。

在祈祷小组中提及此事之前，我请多查特神父为我祝福。多查特神父带来了圣像，我们向圣像祈祷。但我脑海中始终回响着救主的话语，忍不住哭泣抽泣。

### **1991年11月26日 - 星期二**

我满脑子都在想战争，便问救主那会是什么时候。救主说：“**很快。**”

### **1991年11月27日 - 星期三**

我问救主，这些话是否只对我重要。救主说：“**告诉大家！**”

### **1991年11月29日 - 星期五**

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为了确认，我再次询问了关于战争的事。我再次听到了：“俄罗斯将爆发一场战争。”

### **1991年12月2日 - 星期一**

上午11点15分，在医院的祈祷室里。我很高兴能再次跪在圣体龛前。我通过心灵交流询问救主，当他与我交谈时身在何处。耶稣回答：“**在心灵的深处。**”

接着我问他，我该如何向别人解释我能听到他的声音。耶稣说：“这是超自然的，否则就不是出于我。”我又问，会不会是我被催眠了。

耶稣说：“与我的心合一的人，是无法催眠自己的。”

我想到了南斯拉夫战争，以及先知伊万和雅科夫已前往国外。我问，鉴于即将到来的战争，我是否也该离开德国。但耶稣说：“我不喜欢懦夫。”

随后，我想到圣女贞德，她曾对抗英军并解放了法国。我还向耶稣提起我的儿子，说他无法想象战争会从俄罗斯而来。

耶稣对我说：“他应当尽快去告解。”

傍晚在祈祷小组中，念完玫瑰经第三端后，我们像往常一样保持了几分钟的静默，以便每个人都能用心祈祷并为他人代祷。我问救主，是否该为祈祷小组传达什么信息。

耶稣说：“告诉大家，我爱他们。”

这是我在祈祷小组中第一次听到救主的声音。

### **1991年12月3日 - 星期二**

在医院的祈祷室里，我听见了耶稣的声音：

“听我说，我的女儿，祈祷吧，多多祈祷。”

晚上在罗特镇的教堂里，圣体降福仪式期间播放着唱片音乐，我无法向救主敞开心扉，音乐打扰了我。

### **1991年12月4日 - 星期三**

大约10点45分，在医院的医生休息室里：我与救主合而为一，听到了声音：“你是我的仆人，照我吩咐的一切去做。对我要有极大的信心。

要坚定不移。你的人生所剩无几。我将接你到我身边。你的信仰就是明证。”

我刚把这些话记下来，就问救主我是否记对了。耶稣回答：“是的，我的女儿。”

傍晚：我每天都在为福格特神父及其得救而加倍祈祷，并恳求耶稣允许我与福格特神父交谈。耶稣说：“去吧。”

从18:00到18:45，我与福格特牧师交谈。谈话结束后，福格特牧师对我说，他很钦佩我，并让我继续这样做。

当我问他耶稣那句“你的信仰就是证明”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我：“你必须理解一切吗？”

### **1991年12月5日 - 星期四**

早上9点，我问救主，是否真的像福格特牧师所说的那样，我不必理解一切。救主说：“是的，你不必理解一切。万事皆有其时。你不理解的，就交给我吧。”

接着，我又问救主，是否应该将关于俄罗斯战争的警告发给《星期日图片报》的主编。

救主回答说，我今天就该把这事办了。

### **1991年12月6日 - 星期五**

大约8点25分，我走进诊所的小教堂，在那里祈祷这封信能被发表。祈祷期间，我问救主这封信写得好不好。回答是：“你的信写得很好”。我蒙受了恩典，因爱救主而喜极而泣。

救主对我说：“我非常爱你，平安地去吧。”

傍晚在罗特（Rot）的教堂里：我问救主，如何才能避免战争。救主回答：“唯有通过斋戒和祈祷。”

我还问救主，为什么偏偏对我说话，毕竟我是一个罪人。救主回答：“所有人都是罪人”。

尽管如此，我仍在自问他为何对我说话，这时我听见他的声音：“我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

### **1991年12月7日 — 星期六**

清晨，我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参加了圣体圣事。领圣体后，救主对我说：“去和传教士谈谈。”

我向那位传教士讲述了我的皈依经历以及战争。交谈时，他流下了眼泪。下午，我与兰特斯霍芬的神学系学生弗里多林·凯尔豪尔一同祈祷。

### **1991年12月8日 — 星期日**

上午，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12:00至13:00，我同样在教堂里祈祷，这是圣母无染原罪日的一小时恩宠时刻。之后还有灵修活动，持续到大约14:00。

下午与弗里多林交谈时，他问我：

“你有什么不是从天主那里领受的呢？”

我稍作思考后回答道：“我一无所有，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天主。”

### **1991年12月9日 - 星期一**

几天前，救主对我说：“把你的全部存在交给我。”

我不明白，便照他所说的把一切还给了耶稣。随后救主又说：“你必须求问一切。”

于是今天大约9点45分，我问他：“救主，我该把什么献给你？”耶稣回答：“把一切都献给我。”

随后我问，是否该向我们的祷告小组传达些什么。他说，他们应该加倍祷告并禁食。

晚上，我还在多查特神父那里做了忏悔。

### **1991年12月10日 — 星期二**

上午10点10分，医生室：我与救主合而为一，随后听见：“写下：我爱我的羊，我要把所有迷失的羊都找回来。去寻找它们。帮帮我。每找到一只羊，天上就有丰厚的赏赐。你的目标就是不断寻找。永远不要停止。恶者正在伺机而动。”

我说：“主啊，我实在太软弱了。”

救主回答：“但与我同在，你就有力量。”

傍晚在罗特市的教堂里：我不知道当天

读的是哪卷福音书。当读到《马太福音》中关于迷失的羊的段落时，我大为惊讶。我感到奇怪，因为救主早在早上就向我提到了这件事。今天我比往常更多地为福格特神父祈祷。我领了圣餐，刚与救主合而为一，就听见一个声音缓缓而清晰地传来：“你听见我了吗？”我说：“听见了。”周围一片深沉的寂静。接着我听见：“去见神父。”

又是一片寂静。“告诉他”——寂静——“我对这场战争是认真的。”这话像一记重击般击中了我。我默念了一遍，并询问自己是否理解正确，以及何时该去见神父。他说：“弥撒结束后。”

救主再次确认我听得没错。随后，我开始痛哭流涕。齐塔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接着，斯佩卡特夫人也过来询问。她们确认了此事，并说道：“这没什么稀奇的，我们在赎罪之夜就经历过。”（她们指的是来自俄罗斯战争）随后我立刻去找沃格特神父。沃格特神父听我讲完后说道：“除了祈祷，我们别无他法。”就在不到一周前，我按照救主嘱咐，第一次向他提到了来自俄罗斯战争。我向他求了祝福，然后回家了。

### **1991年12月11日 — 星期三**

10点刚过，在医生休息室：我与救主合而为一。随后，我周围弥漫着一种令人愉悦的宁静与安详。我感到一阵温暖，却什么也没听到。

12:30，在诊所的小教堂里：我诵念了《主之天使》，与救主合而为一，并感受到一种令人愉悦的温暖、宁静与安详。过了一会儿，我什么也没听到，突然听见：“我安息在你的心中”。那感觉太好了，我高兴得无法用语言形容。可惜我无法延长这段静默时光，因为我的同事仍然生病，我不得不独自处理所有事务。

知道救主安息在心中，是一种特别美好的感受，你会感受到一种唯有我们的主才能赐予的平安。

傍晚在罗库斯小堂：我问救主，领圣体前应该禁食多久，因为维尔茨堡的丽塔曾向我询问过此事。

救主说：“在领圣体前空腹数小时是正确的。”我说，如果我把这事告诉神父，他会怎么说呢。救主回答：“我会为你说话。你平安地去吧。”

### **1991年12月12日 — 星期四**

上午10点15分，在医生室：我问救主，我是不是一个假先知，因为我在《圣经》里读到了关于末世的内容。救主对我说：“你不是假先知，你是我的仆人。照我吩咐的去做。一场战争即将到来。我是你的主和上帝。你会不断受到考验。”

我问救主，我能否得到某种征兆。救主：“时机到了，我会给你一个征兆。”

我问这个征兆是否只针对我。救主说：“是给所有人的。”

中午12点15分，在医院的礼拜堂里：我诵念了《主之天使》。

我问救主，这个征兆会出现在空中，还是会显现在我身上？救主随即问我：“你同意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

但随后我对耶稣说：“请永远不要让我与你分离，因为我非常爱你。”我问救主，我们在祷告小组所做的祷告是否妥当，还是我应该做些调整？

救主说：“多多祈祷；把祷告加倍。所有的祷告都是好的。”

### **1991年12月13日 星期五**

医生办公室：我祷告后，与救主合而为一，听见他说：“听好了，我的女儿。去见神父们，告诉他们。

关于战争，我是认真的。”

我问救主该如何传达。救主回答：“我会为你代言。”

我接着对救主说，他们不会相信我，但救主回答我：“把这事交给我吧。”

救主：“你无法理解超自然之事。除了我，没有人能理解超自然之事。”

我感到内心充满温暖与平静，对耶稣说：“我相信你与我同在。”

耶稣：“你相信了！那么，也相信其他的事吧。”

傍晚在罗特（Rot）的教堂里。我问救主，我迄今为止写下的内容是否正确。

耶稣以“是”予以确认，并说：“去吧，平安地离开，我的女儿。”

### **1991年12月14日 - 星期六**

早上7点，我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里。我为和平祈祷，并流下了眼泪。随后我听见：“平安地去吧，我的女儿。”

### **1991年12月15日 - 星期日**

我们驱车前往雷根斯堡，于上午10点在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参加了圣体圣事。在与救主结合时，耶稣说：

“你愿意听从我的声音吗？”

我回答“愿意”，救主对我说：“那就相信吧。”

我说：“请赐我芥菜籽，否则我无法移山。”随后一片寂静。

随后救主说道：“我爱你。”

弥撒结束后，我与格布哈德·海德神父交谈。他审阅了我写在日记里的内心对话。我感谢天主，他依然健在，因为他已经86岁了。他并非世俗的智慧，而是神圣的智慧。

像他这样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为了与他交谈，我总共要驱车600多公里，但我一点也不介意。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最后，他向我证实，对于他来说，战争将从俄罗斯而来并非什么新鲜事。他提到了特蕾莎·诺伊曼（德国神秘主义者——圣痕者），她曾说过，在她去世30年后，俄罗斯人会践踏她的坟墓。

她于1962年去世。格布哈德神父还提到了赫罗尔茨巴赫、梅滕布赫以及其他预示这场战争的地方。

他还为我们带来的物品进行了祝圣，例如水、蜡烛、圣像等。格布哈德神父对这些物品进行了特别的祝圣。每位神父都应如此进行祝圣。

回到家后，我立刻下厨做饭，因为家里来了一位饥肠辘辘的客人。我什么也没吃，便去了瓦格豪塞尔的教堂。我将那场弥撒奉献给那些可怜的灵魂。那天我祈祷了很多。但在瓦格豪塞尔的教堂里，我感到地狱就在我周围。我受到了攻击。最糟糕的是当我跪着领圣体时。我感觉到神父拒绝让我跪着领圣体。

直到我诵念了第三遍《圣母经》后，他才将圣体赐予我。我感到灵魂遭受了极其强烈的攻击。这我不会很快忘记。但救主终将得胜。与耶稣结合之后，我内心获得了唯有天主才能赐予的平安。

救主：“我爱你，我的女儿。”随后，我为这位神父祈祷。

### **1991年12月16日 - 星期一**

因为我感到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被承认为独立国家并不妥当，所以我问救主，这样做是否正确。

救主对此说：“我不需要边界，我爱所有的人。”下午5点，我们诊所举行了圣诞庆祝活动。

我们诊所的主任魏道尔教授发表了讲话并分发了礼物。之后我立刻去了教堂，因为比起参加世界各地工作场所举办的各种圣诞庆祝活动，我更愿意领受圣体。愿天主宽恕他们，竟将此称为圣诞庆祝。于我而言，这些不过是法利赛式的“圣诞庆祝”。于是，我前往罗特镇的教堂。在前往罗特的路上，我为那些留在庆祝现场的同事们祈祷。

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临终者，以及炼狱中的可怜灵魂。领完圣体后，我问救主，我今晚所做的是否正确。

救主说：“是的，你说得对，我为此感谢你。”这是救主从未说过的话。

我对救主说，我必须为此表示感谢。

早上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我向救主询问了昨晚在瓦格豪塞尔教堂发生的事，因为维尔纳·埃贡神父起初拒绝让我跪着领圣体，我当时感到内心受到了巨大的攻击。那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我问救主，当时我周围有多少恶魔？

救主说：“如果你看见了它们，你就会死掉。”

这位神父没有活在天主的恩宠中。我问救主，我该告诉他吗？因为我曾为这位神父求过宽恕。救主说：“告诉他们吧。”我暗自决定，要去见埃米利安神父，和他谈谈这件事。

### **1991年12月18日 - 星期三**

我和侄女一起去了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当

分发圣体时，我跪在领圣体台前。其他人有的站着领受圣体，有的跪在神父面前的台阶上。我感谢天主赐予我如此大的勇气，让我独自跪在领圣体台前。

我一边等待，一边为神父祈祷，直到他走到我面前。分发完圣体后，神父转身向祭台走了大约两步。

一种力量将他拉了回来。他走到我面前，将圣体赐予了我。我问救主，这样做对吗。

救主说：“继续这样做吧，我的女儿。我感谢你这份勇气。”

我对救主说：“我感谢你，因为这份勇气来自你，而非我。”上午在医院的礼拜堂里：我问救主，突然离世的人是否有时间忏悔。我之所以问，是因为几天前大家曾就此讨论过。甚至有位神父说，那时已经没有时间了。

救主：“确实有一段时间可以忏悔罪过。这段时间取决于上帝。”

随后我问救主，一天内可以领圣体多少次。救主：“每天仅限一次，但在精神上可以随心所欲地领受。”

救主接着说：“如果一天领圣体多次，就说明对上帝的信心不足。因为若怀着不纯净的心领圣体，即使领了第十次圣体也不够。”

### **1991年12月19日 - 星期四**

昨天阿洛伊斯修士的电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他提到维尔纳·埃贡神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说我可能被怀疑了。当我告诉阿洛伊斯修士

阿洛伊斯说我本来就打算去瓦格豪塞尔找神父们，他吓了一跳，说我千万别这么做，否则他们会把他赶出修道院的。

我必须说明，我绝不会给任何人写匿名信。因为如果我感觉到某事违背了基督的真道，我会亲自去找那些神父。

因此，鉴于1991年12月15日我在瓦格豪塞尔的经历，我询问救主是否该去见那里的神父们。救主说：“去见神父们，告诉他们。”我打算若这是上帝的旨意，就前往那里。随后，救主又对我说：“每天多祈祷。”

### **1991年12月20日 - 星期五**

在诊所的小教堂里：救主对我说：“多祈祷吧，我的女儿，战争近了。”我问救主，通货膨胀何时会来。

救主：“在战争之前。”

接着我又问救主，领圣体前应该禁食多久。救主：“在领圣体前几小时不吃不喝，对非信徒来说是一种赎罪！”

我问是否需要传达什么信息？

救主：“沃格特神父应该带领信徒们在至圣圣体前祈祷，比现在多得多。”晚上我在罗特的教堂里。

### **1991年12月21日 - 星期六**

上午7点15分在瓦格豪塞尔参加圣体弥撒。

在圣体弥撒前，我为将主持弥撒的神父祈祷。是阿兰努斯神父。起初我看到教堂一片漆黑，虽然神父正在主持圣体弥撒，但我却没看到他。我虔诚地为神父祈祷。随后我也看到了神父，但他同样身处黑暗之中。变体之后，整个教堂变得稍微明亮了一些。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圣体圣事后，我去了汉布施家。

傍晚，赞克先生来找我，告诉我他给瓦格豪塞尔的一位神父寄了一封信。他说，他在信中写道觉得那位神父的讲道很愚蠢，并在信中提到了梅杜戈耶的事。我问赞克先生是否收到了那位神父的回信。他说，他并不指望会收到回信。我批评了他，并问他为何不去找那位神父当面谈谈。我感觉这个人并不诚实，而且在撒谎。在我看来，他就像个懦夫。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些事情，我想起了阿洛伊斯修士曾告诉我的那封寄给维尔纳·埃贡神父的匿名信。但我不会向瓦格豪塞尔的神父们出卖他。瓦格豪塞尔的神父们肯定会怀疑我，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的处境并不比耶稣好。罪责被推到了无辜者身上。

### **1991年12月22日——星期日**

在去罗特参加弥撒之前：

周日早晨，我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特别为福格特神父和

瓦格豪塞尔的修道士们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特别祈祷。我向救主询问了在教堂里拍手鼓掌一事。

救主说：“我的教堂不是剧院，人们应该更多地信赖‘愿天主报答’。”我为在教堂里的神父和信众们进行了长时间的祈祷。我问救主，他何时会接我回故乡（天堂）。

他说：“很快。”随后救主问我是否害怕。我回答道：“不，只要你与我同在。”

中午，我去了教堂参加念珠祈祷和敬礼。

下午，我和埃里希一起诵了两遍玫瑰经。我内心有种强烈的祈祷冲动，仿佛有人告诉我必须祈祷。晚上，我从广播里听到，就在我祈祷的那段时间，一架飞机在海德堡附近坠毁，造成26人死亡。晚上8点左右，我在与救主结合时问他：我的死会是殉道吗？一位来自曼海姆的女士告诉我，她在异象中看到了我的死，她描述了一场惨烈的殉道，涉及火刑。

因为我感觉到那是恶魔在作祟，所以我想要亲自向救主求证，看看这是否属实。  
针对我的提问，救主回答道：“是的，这将是一段短暂的殉道，我会与你同在。”

### **1991年12月23日 - 星期一**

我先在家中诵读了一本《诗篇》及其他祷文。随后我进行了灵性交流，与救主合一了约20分钟。当时一片特别的宁静，我内心充满了深沉的平安。

我只记录救主让我写下的重要内容。真相必须大白于天下，即使写下来很艰难。我问救主，这场战争会有多少人丧生。

救主说：“几乎所有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若能死去，反而会感到庆幸。罪孽是沉重的。”

我想到了原子弹。

救主：“核电站也会污染地球。”我对救主说，请为我说几句话。

救主说：“我非常爱你，你要忠于我，坚定不移，不要离弃我。”

随后，我恳求救主给我们的祷告小组一个征兆，好让我们在信仰中保持坚强。我说：“我知道我们不配得到这个征兆，但我将此事交托给我们的主——上帝。”

此后，我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沉宁静与平安之中。这只能说明，救主在我里面，而我在祂里面。

没有什么比与救主合而为一更美好的了。是的，唯有救主就足够了。中午11点过后，我带着侄女雅克琳娜走进森林。我们诵念了无玷圣母玫瑰经。随后，我们用拉丁语唱了《万福圣母》。当我们在森林深处歌唱时，突然有许多鸟儿飞来，与我们一同歌唱、鸣叫。此前风还很大，但突然间风停了，不再吹了。歌唱时，我们感到无比敬畏。当我们唱完《万福，女王》后，鸟儿们飞走了，风又吹了起来。这是我第三次经历这种鸟儿飞来的现象，也是第二次经历风停的奇观。

晚上：祈祷小组。我在多夏尔神父那里做了告解。今天祈祷小组里有很多人做了告解。我们敬拜了救主，并像往常一样诵念了玫瑰经和其他祷文。

### **24. 1991年12月 — 星期二 — 圣诞前夕**

我参加了圣诞弥撒，哭得很厉害。

### **25. 1991年12月 — 圣诞节**

在弥撒前，我诵读了《诗篇》，随后进行了精神上的领圣体。大约20分钟的时间里，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我永远与你同在。”

我向耶稣询问了之前与多查特神父谈论过的一些事情。救主：“我对你说的话，是为你、为神父们，也是为所有人。”

耶稣告诉我，当耶稣吩咐我去见神父时，我才该去，不是在我愿意的时候，而是在时机成熟之时。

### **26. 1992年12月 - 圣诞节次日**

音乐协会参与了弥撒的伴奏。我不喜欢这样。在音乐演奏期间，我诵念了至圣圣体连祷文和耶稣圣心连祷文。我与救主紧密结合，获得了许多恩宠。

## **27.1991年12月 - 星期五**

晚上，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弥撒。

## **28.1991年12月 — 周六**

我诵念了整本《诗篇》。

## **29.1991年12月 — 周日**

早上6:30至8:30，我在参加圣弥撒前诵读了《诗篇》。我在精神上与救主合而为一，并第一次为我的家人祈求。我询问家人的情况如何。救主说：“他们都在宽阔的道路上。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回头。”我为我的丈夫和雅克琳娜祈求。我没有得到回答。

当我询问家人时，我想到了仍在法国、南斯拉夫和德国的在世兄弟姐妹。随后，我又问起我的儿子。救主说：“他也是。”

## **30.1991年9月12日 - 星期一**

埃尔本先生请我询问救主，他目前所做的是否正确。救主：“他所走的道路并不好。”

我问救主，玛利亚·伊滕（拉森克鲁兹）的通函是否正确。

救主：“那封信是正确的。多复印几份。谁若不信，就交给我吧。”我在多查特神父那里做了忏悔。

## **31.1991年9月12日 — 周二**

在诊所：我问救主，我丈夫到底怎么了。救主：“我的女儿，为他多祈祷吧。这是污秽之灵的斗争。”但我告诉救主，他昨天已经告解了。

救主：“他又犯了罪。”

我告诉救主，我丈夫说神父没帮上他。救主：“他并没有真心悔改自己的罪。”

我问道，多查特神父在泽特恩的德里斯先生家中主持弥撒是否妥当。

救主：“多查特神父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他需要获得许可。

这意味着教会拒绝做不义之事。在我的教会里，随时都可以祈祷。”

我问救主，昨天的祈祷是否很好。救主：“很好，我很喜欢。”

中午12点在诊所的小教堂里：能与救世主相连的感觉格外美好。我对救世主说：“哦，救世主，我现在毫无疑问，这感觉太美好了，我全都相信。

救主对此说：“你的灵魂现在是纯净的。”我还说，我现在能更清楚地听到祂的声音了。

救主：“因为你向我敞开了心扉。”

我问救主，他想要在年底对我说什么。救主：“继续下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所做的一切。”我问是否该建造那间祈祷室。

救主：“建吧。”

然后我问，如果我丈夫不同意，我该怎么办。救主说：“他会同意的。”

## **除夕夜：**

那天晚上我很伤心，痛哭流涕，我不喜欢午夜12点的枪声，因为有那么多人正在挨饿。那时我正在祈祷。

### **1992年1月1日 - 星期三**

在罗特参加圣弥撒。离开教堂后，我与斯佩卡特夫人谈到了艾森贝格的抄本，该抄本曾在祈祷小组中被朗读过。当我们站在街上时，魔鬼散发出一种地狱般的恶臭，持续了大约5分钟，于是我洒了圣水。恶臭立刻消失了。

16:00至19:00，我与神学系学生阿图尔·瓦格纳进行了交谈。期间我们还用拉丁语进行了祈祷。

我向救主询问此事，因为齐格勒先生在他所著的

《梅杜戈耶——上帝给世界的和平提议》中篡改了名字。

救主说：“篡改名字是不对的。”

随后我又问起神视者伊万。伊万经常去德国，就在邻近的城镇。我问救主，为什么他不来探望我，因为我在梅杜戈耶时经常去他那里。

救世主对此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 **12:10:**

我向救主询问了《梅杜戈耶——最新动态》杂志第12页上，对马克斯·图尔考夫教授采访的标题。标题写道：“我们必须努力活出这样的生活，让人相信我们确实信奉信仰。”

救主对此说：“信仰是必须祈求的。”

随后我问，我是否必须阅读这本《梅杜戈耶——最新动态》。

救主：“你不需要读这本杂志，《小灵魂》一书比数百万本这样的杂志都要重要。”

随后，我问起我的丈夫，因为他经常受到攻击。我想到了那个恶魔。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恶魔很多。这是他的苦路。这是一种附身。你借此帮助我拯救灵魂。”

我告诉耶稣，很多人都相信我丈夫对我说的那些坏话。救世主：“人们更相信魔鬼所说的话。真理很少被接受。否则，我就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傍晚在罗特教堂：

领完圣体后，我问救主，我因被恶魔附身而在

17:20 因他被附身一事对他说的话是否正确。

救主：“那是对的。你不必害怕。我与你同在。”我满心喜乐，内心充满深沉的平安。

### **1992年1月3日 — 圣心星期五**

在罗特教堂参加了圣体弥撒。

### **1992年1月4日 — 周六**

我前往明戈尔斯海姆探望生病的穆勒神父。我与他交谈了约45分钟。后来我问救主，我说话是否得体。

救主：“不是你，而是我为你说话。”这次谈话是上帝的旨意。

谈话结束后，我在他那里做了告解。

### **1992年1月5日 — 星期日**

在圣体弥撒前，魔鬼烧毁了我手头玛利亚·伊滕（艾森贝格）的通讯副本。我的卧室差点着火。

## **1992年1月6日 — 星期一 主显节**

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和祈祷会。晚上：参加祷告小组，来了很多人。

## **1992年1月7日 - 星期二**

上午10点 医务室：由于前一天我渴望一天内第二次领受圣体，但最终没有这样做，于是我询问救主，一天只领受一次圣体是否正确。

救主：“一天一次是正确的。”

随后我问救主，是否该将此事告知神父们。救主：“我对你说的话，是针对你、针对神父，也针对其他人。”

接着我又问救主，如果我告诉祈祷小组，每天只能领一次圣体，会不会因此失去这个祈祷小组。

救主：“即使你失去了他们所有人，真理依然有效。”随后我问救主，是否存在例外情况。

救主：“只有一次。”

我问救主，我这样写对不对。

救主：“你写得没错，不要受他人影响。”

我突然想起，沃格特神父在除夕夜曾向分发圣体的平信徒们表示感谢。我问救主，沃格特神父为此表示感谢是否正确。

救主：“他这样做让我感到伤心。”

然后我问救主，我是否还能亲眼看到平信徒不再分发圣体。

救主：“是的，你会亲眼看到。为此祈祷吧。”

随后，我又问救主（大约在午夜12点左右，当时我在医院），周六晚上的弥撒是否算作周日弥撒，因为周六有那么多人去教堂。

弥撒是否属于周日弥撒，因为周六去教堂的人很多。

救主：“星期天是神圣的日子，不可亵渎。”

## **1992年1月8日 - 星期三**

晚上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

我跪在领圣体台前，尽管周围没人跪着。我问救主，圣餐和圣体是否是一回事，因为一位新教修女曾这样告诉我。

救主：“新教牧师没有变体的能力和权柄。彼得当时的情况，今天依然适用。”

## **1992年1月9日 — 星期四**

上午10点15分，在医生室：祷告时，我向救主承诺，我会信靠祂，也会遵行祂的吩咐；但我同时也恳求祂，在向我启示之前，先消除我心中的疑虑，用神性包裹我的人性，并赐予我纯洁与平安。随后，我问他，我该何时去见神父，即沃格特神父。

救主：“尽快！一场战争将从俄罗斯袭来。神父应当在至圣圣体前更多地祈祷，并在弥撒前与信徒们一同一起诵念玫瑰经。”

我问救主，如果我告诉他这件事，他是否会一同祈祷。救主：“是的，他会一同祈祷。这需要一段时间。”

我接着问救主，该在供奉的圣像前诵念玫瑰经，还是不在。

救主：“随神父的意愿。”

我接下来的问题是，他应该每周诵一次，还是每天诵。救主：“每天。”

当我问及若我去见神父，救主是否会与我同在时，他回答：“是的，我会与你同在。”

12.20 医院小教堂：我在小教堂里祈祷。当我与

与救主合而为一时，我问他该如何向沃格特神父说明。我指的是表达方式，或者说我不确定该

用“应该”还是“必须”

是该用“应该”还是“必须”。

救主：“听着，我的女儿。他应该每天和信徒们一起诵念玫瑰经。”下班后我又祈祷了。因为一心祈祷，我忘了去建筑学校接我丈夫。我迟到了30分钟。在去接丈夫的路上，我在车里诵念了第二串玫瑰经，然后和丈夫一起诵念了第三串。我特别为福格特神父祈祷。

回到家后，我走到圣母像前祈祷，求她帮助我遵行天主的旨意，并指引我何时该去见福格特神父。

一种强烈的冲动不断萦绕在我心头，让我无法安宁，不知是否该去见福格特神父。

随后，我跪在十字架前，向耶稣的五处圣伤祈祷，并询问他我该何时去见福格特神父。救主：“去参加完圣体圣事后去吧。”

我又问，神父是否有时间见我。救主：“有。”

我回应道：“若是天主的旨意，我便去见他。”

弥撒结束后，我请了几位还在教堂里的祈祷小组成员为我祈祷，因为我必须去见沃格特神父。我在神父住宅的门口遇见了神父，问他能否与他谈谈。

他说：“马上。”但语气不像往常那样友善，还补充道：“只有几分钟。”

到了会客室，我试着简要地向他讲述了一切。当我告诉他，他向分发圣体的平信徒表示感谢时，这伤害了救主，他说他不相信我。接着，我对沃格特神父说，救主已经告诉我，分发圣体是神父的职责。随后，我还告诉他，救主希望他在弥撒前与信徒们一起诵念玫瑰经。

他听后显得有些不安，说那救主就该给他派些神父来，因为光是处理辅祭的事就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了。

随后，福格特神父又说，圣体弥撒前本来就已经诵念玫瑰经了。我便告诉他，如果他也一起诵念，或许会有更多人加入。

我向他求了祝福，然后回家了。我在他那里待了大约30分钟。

回到家后，我立刻向救主祈祷，问他我是否对神父说错了什么，因为神父对领圣体助手感到痛苦。

救主：“你说得对，我的女儿，他明白我的痛苦。”我告诉救主，神父不会相信我。

救主：“这事交给我吧。”

随后，我又对救主说，他不想在弥撒前诵念玫瑰经。救主：“我的女儿，他诵念玫瑰经的时候终会到来。”

### **1992年1月10日 一 星期五**

上午10点15分，在医生室：我祈祷了很久，对救主说，沃格特神父希望有更多的神父。

救主：“如果他有了更多的神父，他还会继续分发手领圣体吗？”

我再次确认自己是否记对了。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记对了。”

14:15：我对救主说，如果这是天主的旨意，即神父在圣体前诵读玫瑰经不再分发手领圣体，只允许跪着口领圣体，从而使许多灵魂皈依，那么只要我忠于救主，永不背离他，并且能够将这种苦难坚持到底，如果这是天主的旨意，我愿意为此承受圣痕之苦。

救主：“我感谢你的这个提议。你去吧，平安。”我再次检查了一下，是否写对了。

救主：“是的，你写对了。”

附言：我深知那些敞开的伤痕会带来剧痛。但若这是上帝的旨意，且能借此与救主一同拯救灵魂，我愿与救主同受苦难。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 **1992年1月11日 - 星期六**

我参加了瓦格豪塞尔的早间弥撒。在变体礼时，我看见本笃神父站在黑暗中。他周围一片昏暗。我闭着眼睛看到了这一幕，便问救主这是什么意思。

救主说：“你看到了受苦的耶稣。”随后，我为那位神父做了许多祈祷。

上午11点，我和侄女雅克琳娜一起祈祷，祈求新纪元运动不要蔓延，也祈求它无法造成任何危害。

下午5点，我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做了告解。晚上约20:00，许多人来到这里，我们再次祈祷，祈求新纪元运动无法作恶，并反对撒旦弥撒。我们一直祈祷到约23:00。我讲述了救主对我说的话，并鼓舞了信徒们。

### **1992年1月12日 — 星期日**

在参加圣弥撒之前，我已经诵了两遍玫瑰经和耶稣连祷文。大约

11点40分左右，沃格特神父来到我家，向我的岳母祝贺她的

80岁生日。他很快就离开了，等他走后，我哭了，因为我已经为他祈祷了八年，但他甚至没有上来过哪怕一分钟。

这让我非常伤心，随后我拥抱着卧室里的大十字架哭泣。突然间，我停止了哭泣，仿佛泪水被抽走一般，接着我听见救主说道：

“不要哭，沃格特神父心中既有疑虑，也有敬畏。为他祈祷吧，他会好起来的。”

听后我感到欣慰，于是下午1点去了教堂，为沃格特神父诵念了玫瑰经，并留下来参加了敬礼。

下午5点，玛加·F和她的丈夫来找我。后来埃里希也来了。我和丈夫一起诵念了悲伤玫瑰经。

晚上7点，我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参加了圣弥撒，并在精神上领受了圣体。我问救主，我能否期待为我们的祈祷室获得一笔捐款。

救主：“穆勒先生会给你一些帮助。”

随后，救主在我们的内心对话中说道：

“我非常爱你。”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但恶魔很快便缠上了我的丈夫。

他再次被附身了。我立刻诵念了宝血连祷、圣心连祷、拉乌雷塔连祷以及其他祷文。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 1992年1月13日 - 星期一

和往常一样，在前往海德堡的路上，我和丈夫一起诵念了一串玫瑰经、主之天使、尊主颂、万福圣母、两遍圣神祷文、圣母连祷、法蒂玛祷文、大天使米迦勒祷文、守护天使祷文、耶稣圣心祷文、圣哉经、光荣颂，以及至圣耶稣圣心经。随后我将丈夫送到了包豪斯，自己则继续祈祷。在工作场所，我会一直祈祷，直到病人到来。大约10点左右，我会去医生室，把病人的信息登记在册。当其他人去抽烟休息时，我会在医生室继续祈祷，为可怜的灵魂洒圣水，并用本笃十字架为病人、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祝福。

随后，我与救主进行心灵交流。

今天大约10点10分，我来到医生休息室。我再次确认救主是否再次向我证实了他在1992年1月10日对我说过的话，因为福格特神父确实希望有更多的神父。我问救主，我当时记录的是否正确。

救主：“你听见了吗，我的女儿？”我：“是的，主。”

救主：“如果他拥有更多的神父，他还会继续分发手领圣体吗？”

这与三天前说的话一模一样。

救主：“你可以告诉他。你不必害怕，我会与你同在。”我问救主，如果他们因此将我逐出教会会怎样。

救主：“你爱我吗？”我说：“是的。”

”

救主：“要忠于我。”

我继续问道：“也就是说，他们会将我逐出教会。”救主：“你会被逐出教会。”

我又问了一遍，因为我以为在当今时代，已经没有人会被开除教籍了。

救主：“我的女儿，你会被开除教籍。”我：“那将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救主：“但你不会被我绝罚。我会与你同在。”我问救主，绝罚的原因是否是平信徒和手领圣体。

救主：“是的，是因为平信徒和手领圣体，这就是原因，你猜对了。”

我问救世主，我记的对不对，以及我是否应该去找沃格特神父。

救主：“你记对了。照我说的去做。去见他吧。”

在今天与救主交谈之前，我对他说，我会相信他告诉我的所有事情。我祈求道：“我会相信你所说的，但在那之前，请消除我的疑虑，净化我的灵魂，取走我的人性，并以你的神性来装扮我。”

救主对我说：“我要你的所有。”

但我没完全明白这话，便说：“我不是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吗？我一无所有，一切都属于你，因为我本身也是虚无。”

我问救主，如果我被逐出教会，人们还会来找我祈祷吗？

救主说：“是的，甚至会有很多人。”

我对救主说：“主啊，感谢你对我说的话。如果这样能拯救灵魂，而且我能永远与你同在，我也说‘是’。”

我问救主，他是否喜欢我写下的这些话。救主：“你知道的，我的女儿。”

随后，我询问是否可以在祷告小组中分享此事，并向多查特神父提及被逐出教会一事。

救主：“你可以把一切都说出来。我是你的主和上帝。我启示给你的，全是真理。去吧，平安。”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

12:10 医院小教堂内：在念《三钟经》、与救主结合时，我问道：“主啊，我该如何理解你想要我的财产？”

救主说：“在承担新任务之前，我必须总是先询问。财产——一切。你的灵魂，你的身体。”

我审视了自己的灵魂，察看它处于何种状态，并感到心中有种特殊的宁静、爱与平安，仿佛我的心中毫无瑕疵。

我感觉自己仿佛能飞起来。

傍晚在教堂里，我在圣体圣事期间问救主，我能否在祈祷小组中讲述他今天对我说的话。

救主：“你可以，我已经为此感到高兴了。”

傍晚在祈祷小组：起初我们祈祷、歌唱，随后我讲述了救主对我说的话。

尽管我下午早些时候已经和来自维尔茨堡的穆勒先生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穆勒先生把一切都录在了磁带上），但我晚上在祈祷小组里还是讲述了我与救主之间的对话。

### **1992年1月14日 - 星期二**

上午10点10分在医生室：我问救主，我是否应该去见教宗，因为这涉及我即将面临的重要事务，我该给圣父写信，还是亲自去见他更好。

救主说：“去见他吧，我的女儿，你去见他好的。我会陪着你。”

我：“我不明白你所说的‘陪伴’是什么意思。”救主：“我会与你同在。”

我接着说：“救主，和他交谈会很困难。”救主：“我的女儿，他会与你交谈。”

我说：“谢谢您，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做好准备，带着许多祈祷去见他。”

救主：“谢谢你，我的女儿。去吧，愿你平安。”

中午12点，在圣母经祷告后的圣堂里：我问是否该去见我的灵修导师格布哈德·海德神父。

救主：“现在还不是时候。你所做的一切都很对，继续这样做吧。也不要现在去找沃格特神父，先为他祈祷。”

傍晚在罗特镇的教堂里：福格特神父在圣体圣事中将圣体用力推向我的嘴唇和牙齿，力道之大，让我以为牙齿都要断了。福格特神父以前从未这样过。

这让我很痛，我哭了，因为那天我为他祈祷了很多。

### **1992年1月15日 - 星期三**

上午10点10分 医生办公室：我再次向救主提起沃格特神父的事，因为昨天他没有温柔地给我领圣体。

救主：“那污秽之灵没给他时间，他催促他赶紧分发圣体。”因为我也为担任圣体分发员的维内布什夫人祈祷，所以我问救主，维内布什夫人难道没感觉到，这样分发圣体是不对吗？

救主：“我的女儿，他们都知道这不对。”

我：“但是主啊，如果我知道分发圣体是不对的，那我不去做。”

救主：“我的女儿，你们是害怕撒旦。”

我没太明白，希望救主能说得更清楚些。

救主：“如果你们敬畏上帝，就不会分发圣体。”

我问救主，如果一位神父强迫信徒接受手领圣体，这意味着什么。

救主：“他并非在行上帝的事。”

接着我又问，如果信徒已经跪下，而神父却强迫他们站起来，这又意味着什么。救主：“他听从了魔鬼的命令，试图强迫他们站起来。”

下午2点30分，X光室：我祈祷，并进行了灵性交流。我问，如果我从平信徒手中领受圣体，这意味着什么。

救主：“如果你领了，就是在帮魔鬼的忙。”

如果我继续坐着不领圣体，因为那位平信徒正在我所在的那一侧分发圣体呢？

救主：“那你就太懦弱了，是在帮魔鬼的忙。”

我接着说：“那我可以去领圣体，当平信徒走到我面前时，我可以向救主鞠躬，但不领圣体，而是进行精神上的领受，然后回到我的座位上。”

救主：“是的，你可以这样做。”

我接着说，主教们已经批准了由平信徒分发圣体。救主：“他们承担着最大的责任。”

我问救主，如果把这些告诉信徒，会不会显得孤立。救主：“在世人面前是孤立的，但你并不孤单。我的女儿，我与你同在。”下午我犯了罪，为此感到懊悔。傍晚，我去了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在参加圣体圣事之前，我诵念了六端苦路经。

虽然我四天前才去过告解，但我又被吸引去告解了。告解后，我感谢了天主，我感到很幸福，并说没有什么比灵魂纯洁更美好的了。随后，我将圣体奉献给正在承受如此多苦难的圣父。

#### **1992年1月16日 - 星期四**

上午10点10分——医生办公室：这几天我一直按照救主所建议的，特别为福格特神父祈祷。

在祈祷并与救主结合时，我问何时该去见沃格特神父。

救主：“听着，我的女儿，今天就去见他吧。他会接见你的。”我问道：“主啊，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

救主：“你总是担心该说什么。我会为你说话。”

我问是否该带上日记本。救主：“你可以带上。”

随后是一片寂静，我有一阵子没听到救主的声音。

随后救主说道：“你必须时刻保持静默，因为恶者正伺机而动，他想要插手并与你交谈。”

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感谢你对我说的话。我必须像珍视一颗美丽的珍珠一样珍视它们，以免遗失。”

救主：“你说得真好。”

我问救主：“主啊，当污秽之灵介入时，会有什么特别的征兆吗？”

救主：“它会立刻带来怀疑。”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现在感到如此美好的宁静、平安与温暖。我心中毫无怀疑。”

救主：“在我女儿，只要你处于这种状态，我就永远与你同在。”“我想我的灵魂现在一定很美好、很纯净。”

我被叫进了X光室。穆勒公司的工程师普弗莱德勒先生想就设备事宜与我交谈。我几乎没谈X光机，却谈了很多关于上帝的事。因为普弗莱德勒先生是个极度怀疑论者，对教皇恶语相向。救主赐予了我恰当的话语，他满意地离开了。

12:00 念完《天使报喜经》后：祷告结束后，我向救主询问了识别污秽之灵的其他特征。我还告诉他，我害怕去见沃格特神父。

救主：“你看，我的女儿，那是恐惧，但你并没有害怕。”我说：“确实没有。”

救主：“正是如此。邪灵会耳语恐慌。”

我重复道：“那么，继怀疑之后，第二个特征就是恐惧吗？”救主：“是的，然后是焦躁。”

救主：“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有时无法控制自己。”我：“那在这种状态下就不能跟他们说话了。”救

主：“不要多说——一切都要谦卑。”

下午，我给福格特牧师打了电话，问他是否有时间，想和他谈谈。起初他拒绝了。但当我告诉他，我只想简短地和他聊几句，告诉他救世主为他传达的话时。

他便说我可以于17:30去。

回家路上，我为福格特神父诵念了痛苦玫瑰经；到家后，又进行了驱魔祷告、向圣母的祈祷，以及第7、8、9、10、11处苦路。

我还在心里为福格特神父祈祷。然后我走进教堂，在马槽前再次为福格特神父祈祷。

17:30整，我准时抵达福格特神父的住所。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内心感到一种对沃格特神父的平安与爱。

我知道我并不孤单，因为救主曾告诉我，他会与我同在，而我也深信这一点。

当我向神父讲述这些事情时，他说我只是在说自己喜欢听的话。也就是说，上帝通过我表达的，都是我喜欢听的内容。

神父：“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要被揭穿了。你们拥有心理学和神学知识，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编造了这些。”

我说：“我根本不懂神学。”神父：“不，不。”

我想到，我从未上过天主教课程。

我问神父：“我到目前为止告诉你们的这些话，到底哪些是错的或不正确的？”

他没有回答。

我提到12月12日他来我家探望我的岳母时，告诉他我当时痛哭流涕，因为他连一分钟都没上楼来我住的地方。我告诉他，我曾全心全意地拥抱耶稣的十字架，当时我哭了，我还问救主，为什么神父没有来见我，毕竟我一直在为他祈祷。突然间，我停止了哭泣，救主对我说：“不要哭，我的女儿，他心中有疑虑和敬畏。为他祈祷吧。”

当我把这件事也告诉神父时，他依然沉默。后来他说：“这些事情不可能全是她编造的，比如战争。”

我告诉他，他肯定不会走耶稣希望我走的苦路，而且我在祈祷小组里已经暗示过这一点了。

我接着说，既然他没时间理我，那我现在就不必多说了，也许改天再说吧，一切顺从天主的旨意。

我还请求了他赐予祝福。我跪在了地上。他为我赐了福。

虽然我原本只想和他谈两分钟，但我却在他那里待了大约25分钟。随后，我走进了教堂。我为神父献上了圣体，并为他诵念了喜乐经。

弥撒开始时，我听到一个声音：“你相信他吗？”我想到了那位神父，立刻回答：

“不。”

在与救主结合时，我问道：“救主，请告诉我，那位神父说得对吗？也许是我错了。”

救主：“你已经回答过了，你不相信他。”我：“但是救主，这对我来说还不够。”

救主此时语气稍显坚定——他平时总是温和地说话：“你说的都对，我的女儿。”

“可是牧师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说的，”我对救主说道。救主：“没有人能凭自己做任何事。”

我内心感到平安，但也感到内心的痛苦，因为我感觉到救主被沃格特牧师深深地冒犯了。我回到家后继续为沃格特牧师祈祷。距离我上次与沃格特牧师交谈，正好已经过去了七天。

### **1992年1月17日 - 星期五**

我的生日——但我必须工作：

一位患者，北约士兵马丁·沃尔夫冈·斯普（Martin Wolfgang Sp.）来做X光检查。我问他对德俄关系有何看法。他说，他们有自己的问题。然后我问他对俄罗斯的饥荒有何看法。

他显得非常焦躁，我感觉到他身上有污秽之灵，但我没有表现出来。随后，我向他展示我的日记，上面写着：“祈祷吧，我的女儿，一场战争将从俄罗斯而来。”

听到这儿，他变得更加焦躁，像个将军一样厉声质问是谁说的。我说：“是耶稣。”他用同样的语气继续说道：“根本没有耶稣。我是无神论者。”接着他问我，能否证明上帝的存在。

我回答他：“您不就在活着吗？”他说：“谁说我在活着？”但语气依然尖锐。

我对他说：“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是为了让你在上帝的审判席前不能说一无所知。”

他反驳道：“谁说有上帝的审判？根本没有上帝！是谁告诉你的？”我问他：“如果下一小时上帝召唤你呢？”

然后我不再跟他说话，让他去外面等拍X光片，因为我看出跟他说话毫无意义。

我内心感觉，仿佛有一整支魔鬼大军在他身边。当他离开时，我用圣水洒遍了所有地方。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在医生休息室，时间大约是10点10分：我祈祷并许愿，希望作为生日礼物，让这位北约士兵患者皈依。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人身上有恶魔，所以我问救世主，那是什么。

救主说：“我的女儿，想想看，谁否认上帝，谁就是路西法恶魔。这个灵魂已经死了。我无法满足你的这个愿望。”

于是我说，我还有第二个愿望：

“我愿永远忠于你，坚定不移，日益深爱你，并实现你的愿望；愿我直到最后一口气都对你说‘是’，愿你永远与我同在。”

救主：“我应允。”

因为我不明白，救主又说道：

“我会实现这个愿望。”

我说：“谢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这是我收到的最美好的礼物。”

救主：“我爱你，我的女儿。要相信这一点。”我：“感谢你送我

这束红玫瑰。”

傍晚，在红色的教堂里：一位修女分发圣体。此前我曾祈祷，希望不要由平信徒来领受圣体。轮到我时，修女从我身边走过。我感觉仿佛灵魂被撕裂一般。我的内心陷入了巨大的不安。随后神父走来，我从他手中领受了圣体。

圣体。

领圣体时，当我与救主合而为一之际，我问他，刚才那种强烈的不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救主：“那是撒旦，他想摧毁你的灵魂，但他做不到，因为我与你同在。”

回到家后，我意外地有访客，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还收到了一大束红玫瑰，这让我想起了救主，以及今早的那段对话。

### **1992年1月18日 - 星期六**

瓦格豪塞尔的早间弥撒：我看见艾米利安神父和另一位神父站在黑暗中。他在变体时出了点状况。变体仪式结束后，光线又变亮了，我只看到一位神父。然后我睁开眼睛，发现艾米利安神父没有头发。我又闭上眼睛，看到的是耶稣而不是艾米利安神父，虽然周围有些昏暗，但能认出那是耶稣。耶稣留着齐肩长发。

回到家后，我重新审视了当时的情景，便问救主我所见的是否属实。

救主：“是的，你看到的是受难的耶稣。”

### **1992年1月19日——星期日**

上午 红衣弥撒

在罗特诵念玫瑰经并进行敬礼。

我丈夫不相信我会被逐出教会。他说，如今这种事已经不会发生了。他说，现在只会受到停职处分。

因此，我问救主：

救主：“无论是停职还是绝罚，痛苦都是一样的。”我为神父们和修会神父们诵念了五串玫瑰经。

我遭遇了一场灾难，于是向救主求问。救主：“那里有许多污秽的灵。”

我：“那我当然会害怕。”

救主：“我已经驱除了你的恐惧。”

### **1992年1月20日 — 星期一**

医院——医生办公室：阿洛伊斯修士曾告诉我，我不应过多地传播我与救主之间的经历。因此我向救主请教。

他说：“把一切我启示给你的都讲出来。——时代需要如此。”他接着说：“不要听那些心怀恐惧之人的话。”

我问起多查特神父。

救主：“你也可以告诉他。你的遭遇会和沃格特神父一样。”我担心，如果我把事情告诉神父们，他们是否会采取行动。

救主说：“神父们听你说了之后会不会采取行动，就交给我吧。否则，你连我启示给你的三分之一都做不到。”

我说：“请把领圣体长凳赠予瓦格豪塞尔。”

救主：“如果我把领圣体长椅赠予他们，信徒们就会重新恢复手领圣体。”

晚上的祈祷小组：来了很多人。进行了告解，并敬拜了救主。祈祷小组结束后，我丈夫非常生气。他不相信救主会跟我说话。随后，多查特神父向我丈夫证实，手领圣体也是正确的。

## **1992年1月21日 星期二**

前一天晚上，我在罗特的一座教堂里。当我跪在领圣体台前时，一位圣体分发员安东先生走到我跟前，想给我圣体。我向救主鞠了一躬，但没有领受圣体，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进行了精神上的领圣体，救主来到我身边，在这精神上的结合中，我获得了非常特别的恩宠。

中午在医院的小教堂里，我问救主，我前一天的做法是否正确。

救主：“是的，做得很对——非常棒。”

傍晚在罗特镇的教堂里：在圣体圣事开始前，永恒之光再次没有点燃。

看到这一幕，我立刻跑了出去，看到一名辅祭，便告诉他去向神父报告。过了一会儿仍无人前来，我便不再念玫瑰经，而是不停地诵念《圣哉经》。随后，我呼唤我的守护天使、圣大天使米迦勒、拉斐尔、加布里埃尔、圣母玛利亚和圣若瑟，请他们去把神父叫来点燃永恒之光。

神父来了，走到圣诞树前，却没点燃永恒之光就又走了出去。我继续诵念《圣哉经》，整整一串玫瑰经的时间。随后，女司事来了，点燃了永恒之光。在此我必须提一下，如果永恒之光没有点燃，我内心就会感到不安。

## **1992年1月22日 - 星期三**

清晨，丈夫告诉我，我昨晚受了折磨，整夜都在大声呻吟。

10:10 医生室：我问救主，昨晚是否有污秽之灵靠近我。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有好几个。它们想摧毁你的灵魂，但做不到，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重复了一遍，确认自己是否记录正确。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就是这样。”

12:30 在小教堂里：祷告结束后，救主对我说：

“这是上帝的旨意，你要作见证。”

因为多查特神父曾告诉我，救主对我说的话只针对我个人，所以我又问了一遍。

救主：“这是给你的，也是给神父和所有人的。”

随后，我问救主，当污秽之灵在作祟时，还有哪些其他特征。

救主：“困惑、信仰薄弱以及对上帝之爱的缺失。”

几天前，救主曾告诉我，不洁之灵会带来怀疑、不安和恐惧。

下午4点30分至6点，我在诺伊堡修道院。我把日记本托付给了斯维德伯特神父。他非常和蔼。我向他做了忏悔，他为我进行了驱魔祷告。当我走出修道院时，已经有一位男士在等我，他想陪我一起回城里。我问他今天是否已经诵读了《诗篇》。他开心地回答：“是的。”接着我问他是否也诵念了“圣神，求祢降临于我”这篇祷文。他说：“是的。”

我便带他上了车。他一坐进车里，我就立刻察觉到他身上有污秽之灵。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知道你身上有污秽之灵吗？”

他说：“是的，我有很多。——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会去问教主。

整个车程中，这个男人一直怪怪地抽着鼻子。晚上，我去了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参加圣体圣事。

领完圣体后，我内心充满了宁静、温暖与平安。我向教主询问了那位我搭车载过的人。过了一会儿，我什么也没听到。然后我听见：“我祝圣你的灵魂。”

因为我已经与那污秽的灵斗争了好几天，我对教主说：“我的灵魂肯定像只被撕扯过的鸡。”说着我笑了。

回到家后，一位我家的亲戚正在等我。他目前正在办理离婚手续，但一生中只去过几次教堂。他不停地啃咬指甲，显得非常焦躁。他总把过错归咎于他人，唯独不承认自己的过错。看到这一幕，我走进另一间房，为他和我的丈夫进行了驱魔祈祷。

#### **1992年1月23日 - 星期四**

我再次向教主询问了那位我搭车载过的人，想知道他身上附着的是哪些恶魔，因为我感觉到了它们的存在。

教主：“首领是路西法。有几个。首领受的苦最多。当它们在你周围时，总是好几个。”

我问教主，我是否已经在与路西法战斗了。教主：“是的，我的女儿，你已经多次与他战斗过了。”但我表示，我根本无法与他战斗。

教主：“所以我告诉你，我永远与你同在。”

路西法无处不在，他自由自在，可以诱惑任何人。

随后我问教主，既然福格特神父周二就在教堂里，为什么他没有点燃永恒之光，而教堂管理员的妻子直到后来才来点燃了永恒之光。

教主：“你看，你还活着。”

我没完全明白，所以又问了一遍。救世主：“许多人已经死了。他们不再活着，也不再能看见。”

随后，我问到了电视的问题。

救世主：“凡是看电视的人，都是拜偶像者。”

我问是否该把它砸碎。救世主允许了我。

回到家后，我首先把电视机搬到楼下砸毁了，这样就没人能再看了。虽然它才买了两年，但我不想把它卖掉，因为我不希望别人因此被引诱。

傍晚：HI。红衣弥撒：

我向教主询问了关于电视机的事。

教主：“你做得很对。这是向我迈进的一步。”

随后，我向教主询问了圣盘的事。我问，如果他。是更愿意用圣盘领圣体，还是不用。

救主：“我的女儿，我并非无所谓。我会始终建议神父们使用圣盘。我问能否将此转告沃格特神父。”

救主：“是的，你可以满怀爱意地告诉他一切。”

昨天我为他祈祷驱魔的那位男士，今天来医院看望我，说他整夜没睡着，浑身是汗。我多次劝他去祈祷和告解，但他就是不听。

### **1992年1月24日 - 星期五**

Hi。在罗特举行的弥撒。

一对同居的年轻夫妇已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邀请我去看一部关于瑞士圣加仑附近一个显现地点的电影。他们还一直极力劝我前往那里。

救主曾对我说过：“你不需要看那部电影。”

### **1992年1月25日 - 星期六**

上午7点15分在瓦格豪塞尔参加弥撒：

我又看到神父在变体前站在黑暗中。那是维尔纳·埃贡神父。变体后，光线稍微亮了一些。我为他祈祷。我坐在第一排。但维尔纳·埃贡神父无法像其他神父那样直视我的眼睛，我非常惊讶他没有诵念代祷文。

中午12点15分，在家中诵完《主之天使》后，我进行了精神上的领圣体。我问救主，为什么维尔纳·埃贡神父没有诵念代祷文。

救主：“他做不到。”

我说：“我不明白，你能说得更清楚些吗？”救主：“撒旦不让他开口。”

这已经是我在黑暗中看到的第四位神父了。

虽然今天我本不想去瓦格豪塞尔，就是为了不看到这一幕。

我本想去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但儿子把车停得让我无法开出去。因此我迟到了，如果弥撒在7点开始，我根本赶不上7点到达明戈尔斯海姆。

看来去瓦格豪塞尔是上帝的旨意。

17:15：我痛哭流涕，心想这日记究竟该写给谁看，甚至怀疑是否会有人读它。我问救主，我该写还是不该写。

救主：“你要写，我的女儿，这会帮助到某个人。”

我为瓦格豪塞尔的玛丽昂请教，她用打字机写日记是否合适。救主：“是的，我也赐予了她这方面的恩典。”

### **1992年1月26日——星期日**

福格特神父周日生病了，无法主持弥撒。

清晨5点我起床，诵念了玫瑰经和其他祷文。

我为可怜的灵魂点燃了蜡烛，也为仍在炼狱中的神父和修会成员点燃了蜡烛，并为他们洒了圣水。祷告结束后，我与救主结合。我向救主询问了关于本内布什小姐的事，因为她今天要主持圣言礼，问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这是彻头彻尾的异端。”

我对救主说，那位神父明明同意了。救主：“他必须为此负责。”

我：“我可以在祷告小组里说这件事吗？”我想起了汉布施女士，她曾说过，不该对神父说三道四。

救主：“如果与我教导你的相悖，就不要听那些人的话。

我问，为什么平信徒会做这种事，指的是分发圣体。救主：“他们不敬畏我，不听从我的声音。人们也有责任。”

我：“为什么是世人？”

救主：“因为他们没有为他们（指平信徒）祈祷足够多。”

我：“但很多人对此很满意，比如我的岳母？”救主：“他们是瞎眼的。”

（我本不想写“盲目”这个词，但救主对我说：“写下来。”）随后，救主继续说道：“心硬的人很难教化。”我：“我的救主，我该怎么办呢？”

救主：“为这些事祈祷。”

我：“我的救主，那样你会被如此亵渎、如此蒙羞。”救主：“是的，我早已如此。”

我：“你为什么允许这样？”

救主：“因为我仍然爱世人。”我：“您还能再告诉我些什么吗？”

救主：“我依然是受苦的耶稣。”

傍晚，我在罗库斯小教堂参加了圣体弥撒。

今天我们开始用打字机写日记了。

### **1992年1月27日 - 星期一**

我向救主询问了关于圣言礼仪的事，并告诉他主教们对此表示支持。

救主：“那些赞成的主教，你绝不能听他们的。”救主：“听我的，我的女儿。”

我：“我将永远相信，你与我同在，在我身边。”救主：“是的，要相信；我的女儿。”

我：“如果有什么事临到我，我需要知道什么？”

救主：“撒旦会试炼你。你也会与主教交谈。我会为你说话。要忠于我，并保持坚定。撒旦会指责你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不是你的错误。这些是教会犯的错误。你会收到许多威胁。不要理会这些威胁。要忠于真理，因为最终真理会获胜。不要太急躁。要保持耐心。”

我：“感谢你这些亲切的话语。”

傍晚在罗特镇的教堂里举行了一场安魂弥撒。沃格特神父生病了，由维特神父主持了弥撒。

随后在晚上8点——祈祷小组。来了很多人。多查特神父主持了告解。霍尔格，那个中午经常和我一起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诵念《主之天使》的人，今天第一次和我一起参加了祈祷小组。他是和来自赫希霍恩的克里斯托夫一起来的。

我得了流感，正在休病假。

### **1992年1月28日 — 星期二**

我躺在床上祈祷。昨晚弗里多林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否请救主查问一下，克劳德在卢森堡的住处附近，过去是否曾有过圣母显现。我对弗里多林说，向救主询问这种事让我感到尴尬，而且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这么做，因为这在我看来像是出于好奇，而我不喜欢那样。但今天祷告之后，在通过精神圣体与救主结合时，我还是问了。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说得对。那里确实有过圣母显现。”我问是否只有一次。

救主：“有好几次。”

有人按了三次门铃，但当我准备开门时，却已无人踪影。我继续祈祷，再次与救主结合。我询问了关于维特神父的事——他正在代理福格特神父的职务。他分发圣体时动作太快，以至于圣体差点又从我嘴里掉出来。我问救主，这是否是我的问题。

救主：“那位神父分发圣体时缺乏敬畏之心。”

9点25分，我又被打断了。弗里多林再次来电，询问卢森堡的显现情况。我告诉了他救主所说的话。

随后，我第三次与救主结合，继续问道：

“救主，神父为何如此匆忙地分发圣体，明明他有时间。我接着问，是否因为人太多，而且没有圣体分发员在场。

救主：“是的，那是惧人。邪灵首先会试图让神父陷入惧人的心态。”

我说埃里希很欣赏维特神父的做法。

救主：“并非所有人都持相同看法。你所看到的总是比别人更多。”

当我领受圣体时，圣体一半悬在嘴边，我正想用手指把它推入嘴中。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不要用手指碰它。”于是我没有碰，就在那一瞬间，圣体滑进了我的嘴里。今天我问救主，昨天是谁对我说话的，因为当时我听到那个声音时，还没有与救主结合。

救主：“那是你的守护天使。他经常对你说话。”

我：“真好，我敬礼守护天使并向他祈祷。”昨晚在祈祷小组中：

当其他人领受圣体时，我与

救主，因为我之前在红教堂已经领过圣体。我内心有些不安，过了几分钟才得以与救主合一。我问救主那是什么。

救主：“那污秽之灵试图潜入并取代我的位置，但只要我在那里，它就会感受到我的临在而退避三舍。每个灵魂都必须留意，谁在自己的居所里。只有当居所纯净且空无一物时，我才会进入。”

之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甚至不想与他分离，但人们都在等着我继续与他们一起祈祷，尽管多查特神父就在我身旁。

我问救主，我中断与他的结合是否正确。救主说：“这由每个人自由决定，随心所欲，除了你自己的意愿，没有人能将你与我分开。”

昨天当我睁开眼睛时，所有人都看着我，因为我与救主合一的时间可能比其他人更长。唉，如果其他人知道这有多美妙，他们也会与祂更久地合一。随后，我与整个祈祷小组一起诵念了《基督圣魂——圣化我》的祷文

救主今天还告诉我，我是那污秽之灵眼中的刺，但我对此还不够明白。我记住了这样一句话：路加福音21章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祷告，好叫你们能逃过这一切将要发生的事，站在人子面前。”

下午3点，我在家向圣母祈祷，求她引领我走向救主。

我向救主求问了克劳德·冯·卢森堡的情况，虽然我尚未亲自认识他，但我已经为他祈祷了很多。

救主说：“他是被拣选的。他将成为一名神父。必须为他多祈祷。”我说：“他正遭受如此多的攻击。”

救主：“所有被选中的人都会面临强烈的诱惑。”我问为什么。

救主：“我的女儿，撒旦想要获胜。”我：“克劳德还有希望吗？”

救主：“撒旦很快就会被击败。”

我：“那我们还有希望。”救世主：“是的，你们可以抱有希望。”

我：“是的，救主，但他现在正在工作。”

救主：“他不会对这份工作感到满意。”

随后，我向救主求问了兰德斯霍芬的新生安德烈亚斯。弗里多林曾建议我为他祈祷。

救主：“这些是他必须经历的诱惑。”我：“是来自你，还是来自污秽之灵？”

救主：“来自污秽之灵。因为污秽之灵最乐于强迫神父们实行手领圣体。”

我问为什么。

救主：“因为缺乏敬畏之心。撒旦深知人的弱点。”我：“我可以把这话告诉弗里多林吗？”

救主：“我正是为此才告诉你的。”

我：“谢谢您，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告诉他的。”

我立刻给弗里多林打了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把这些记了下来。然后他说：“真奇怪。昨天我不敢问你能不能请救世主确认克劳德是否是被选中的人。”

我一直想知道，而你却去问了救世主。我对他说，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确认，说明我之前的想法是正确的。

### **1992年1月29日 一 星期三**

我在床上祷告。经过长时间的祷告，我对救主说，我是一个大

罪人。我越是接近救主，就越觉得自己是个更大的罪人。我哭了，起初甚至不敢向救主问什么。但随后，我为我的儿子祈求，问他是否还有机会成为神父。

救主：“交给我吧。”

接着我又问，我是否还应该继续拒绝担任圣体分送员。救主：“我的女儿，照我迄今所吩咐你的去做。”

我问是否像福斯蒂娜修女那样必须保持沉默。救主：“你不必保持沉默，时代需要你发声。”我：“我不明白，为什么时代需要我发声。”

救主：“我的女儿，我们时间非常紧迫。”

我对此仍不明白，便问这是否就像我去上班时那样，努力加快脚步以免迟到。

救主：“而且，我希望你们在我需要你们的地方。”我：“但时间是永恒的。”

救主：“对我来说。”

我：“那我们时间就非常有限了。”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那还有谁能得救呢？”救主：“极少。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但你在十字架上曾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救主：“他们都有足够的时间去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如此多的暴行与不敬。我看到世界深陷大罪之中。”救主：“而我已无法再拯救他们了。”

我：“主啊，你说你有永恒的时间来惩罚。救主：“哦，我的女儿，那永恒里充满了暴行。”

这对我来说太沉重了，以至于我无法再向救主提问或倾诉。我必须先消化这一切。

我：“哦，主啊，我到底该不该去找神父呢？”

救主：“你现在能去吗？”我说：“

不能。”

救主：“交给我吧。”

我与救主相通了约30分钟。但我没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写下太多内容。这并不容易，必须时刻保持高度专注和内心平静，才能继续聆听救主的声音。

今天早上，我从6点40分祈祷到9点50分。

11点，我去了罗特镇的教堂。在圣母祭台前，我点燃了两支蜡烛。我为全世界诵念了慈悲玫瑰经。痛苦玫瑰经我已经在家里诵过了。

下午，我到森林里散步，并为许多祈求诵念了多串玫瑰经。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随后我停下脚步，唱起了《卢尔德圣母经》，突然间又来了许多鸟儿，它们与我一同鸣叫歌唱。

那场景非常美。既然路过墓地，我就去了已故的科斯特尔神父的墓前祈祷。

晚上，我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参加了圣体圣事。在弥撒前的念玫瑰经时、弥撒期间以及结束后，我都在流泪。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仿佛有人正与我一同哭泣。

### **1992年1月30日 — 星期四**

我在床上祈祷了约一小时。随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又哭了起来。因此，我向救主询问了昨天在罗库斯小堂哭得如此伤心一事。

救主：“你的耶稣正与你一同为世上的状况而哭泣。”周围一片寂静，一种深沉的安宁笼罩着我。我对救主说：

“你对我说话太少了。”

救主：“一个充满爱心的上帝，话语不多。”我：“但我听不太清楚。”救主：“但你已经明白了。”我：“是的。”

昨天我独自跪在领圣体台前，因此为那些站着领圣体的人祈祷。

救主：“在圣体圣事中，站立或跪下，这取决于每个人如何尊崇我。”我：“如果信徒们站着，他们就是在尊崇你吗？”

救主：“不。那是傲慢。”

我：“但神父们互相领圣体时，他们是站着的。”

救主：“神父是第二个基督，必须向他致敬。一个蒙受天主恩宠的神父，绝不会强迫任何人在领圣体时站起来。”

救主：“污秽之灵无法强迫任何人，除非人将自己的意志交给了它。”

救主：“告诉人们，他们每天都要祈祷：‘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惧人。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已陷入其中。’”

我：“关于惧人，我必须知道什么？”救主：“惧人总是撒旦造成的。”

我：“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是撒旦的儿女。”

救主：“正因如此，人应当敬畏上帝，而非敬畏撒旦。”

救主：“人们很少祈祷说：‘主啊，赐给我们分辨诸灵的恩赐。’”

我：“所以，我们必须祈求一切。”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惧人是一种巨大的恶，会降临在人们身上。”

我：“惧人之心会把人引向地狱吗？”救主：“是的。”

我：“神父们会相信这一点吗？”救主：“只有极少数人。”

整个过程中，我内心始终充满温暖与宁静，有一种特殊的安详。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让人觉得自己已与世俗万物隔绝。“我感谢你，我的主。在这样的时刻，我的信仰尤为虔诚。在这合一的时刻，我毫无丝毫怀疑，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劲。为什么不能永远这样呢？为什么总会有这些诱惑来困扰我呢？”我对救主说道

救主：“只有到了天堂，你才会从这些诱惑中解脱出来。”我：

“你是说在乐园里吗？”

救主：“是的，是的，你猜对了。”

我：“我全心全意、用我的整个生命爱你，我的主，我的天主。救主：“我也爱你，我的女儿，去吧，平安。”

从9点到11点，我诵念了许多祷文和圣神玫瑰经。随后，我与救主结合了约30分钟。我还必须提到，今夜2:00至3:00之间，我诵念了悲伤玫瑰经、圣伤玫瑰经以及圣宝血连祷文。

下午在森林里，我又用拉丁语诵念了两串玫瑰经和其他祷文。第一串玫瑰经结束后，鸟儿们又和我一起美妙地唱起了《露德圣母经》。

这几天我一直在为莱施神父祈祷，我在罗库斯小堂认识了他。一种力量驱使我走向他并与他交谈。从森林回来后，我走到圣母像前祈祷，随后又走到耶稣十字架前简短地祈祷了一会儿。接着，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我当时有些不耐烦，没有仔细倾听内心的声音。

尽管我在内心找到了宁静，但发生了以下事情：

我问救主，我是否该去见莱施神父，这是否是救主的旨意，以及神父是否会与我交谈。

这时，那个声音响了起来：“你去找神父做什么？”

我犹豫着说：“去告解，并谈谈你最近几天告诉我的那些事。”

那个声音说：“你不需要去找他。今天待在家里。”

起初我感到惊讶，思考了一会儿，在心里反复念叨着“今天待在家里”这句话，心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救主明明希望我今天去教堂的。

我心中生出疑虑，便划了十字圣号。随后，我再次与救主合而为一。接着，我听见：

“你现在认得我的声音了吗？”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太确定。”

这时我听见：“去见神父吧。他会与你交谈。”

我对救主说：“我得小心，别是污秽之灵在跟我说话，然后我把这事记在了日记里。”

救主：“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是对的。如果是那样，我早就提醒你了。”

之后，我安心地去找了莱施神父。我大概从17:30聊到18:30。他告诉我我必须知道的事情，这些也确实帮到了我。莱施神父来自萨尔州，目前是驻非洲的传教士，现正在明戈尔斯海姆疗养。他认真地听我倾诉，并告诉我应该继续倾听那个声音，并且务必把一切都写下来，因为救主想重复某些事情。最后，我在他面前做了忏悔。我告诉他，即使只是小罪，它们也让我感到负担，我想要完全洁净。随后我走进小教堂，诵念了四端苦路经，接着与信众一起诵念了玫瑰经：莱施神父主持了圣体圣事。那场弥撒非常美好。

**1992年1月31日 — 星期五**

我在床上祈祷了一个多小时。当我诵完“悲伤玫瑰经”后，我进行了精神上的领圣体。我问救主：“昨天最初跟我说话的是恶魔吗？”

救主：“是的。”

我：“那是哪一个？”

救主：“路西法恶魔。我允许它来试探你。”救主：“它就这样欺骗了几乎所有人。”

我再次回想昨天，想起那个恶魔的声音。那声音里没有救主那种温柔，而是一种命令式的、尖锐的声音。

于是我对救世主说：“明明是在跟你说，他为什么能跟我说话呢？”

救世主：“是我允许的，否则他无权这样做。”

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正如救主所言，他几乎欺骗了所有人。

我：“昨天我和莱施神父聊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有意义吗？”救世主：“是的，这有意义，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目前，我的右手和右脚感到疼痛，正是救世主被钉子刺穿的地方。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有时轻些，有时重些。有时我痛得几乎要喊出来。

我问救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救主：“那是撒旦。但我会为你消除剧痛。”

当我因这些疼痛祈祷说“我将这痛苦奉献出来，为拯救许多灵魂”或“愿无数灵魂因此皈依”，疼痛往往就会消失。我的头痛也是如此，当我祈祷并将我的头痛与耶稣的苦难结合起来，为罪人的皈依祈求时，头痛便会消失。自从八年前受洗以来，我就再也没吃过药。取而代之的是，我现在大量使用经过严格祝圣的圣水、用于烹饪的圣盐以及圣蜡。所谓“严格祝圣”，是指按照古老的拉丁礼仪，为身体和灵魂的救赎而进行的祝圣。

在旧礼仪中，还会为这些受过祝圣的物品诵念驱魔祷文。这种祷告在当今时代尤为重要。而且在圣水中还要加入受过祝圣的盐，现代神父们已经不再这样做了。

格布哈德·海德神父按照应有的方式进行祝圣。他也会为祝圣仪式留出必要的时间。我感谢天主，让我还能亲眼目睹这一切。

经过一小时的祈祷，我与救主合而为一，并询问祂哪些灵魂身陷泥泞之中。因为我突然想起，救主曾对我说过，我应当为那些身陷泥泞的人祈祷。我曾向五位神父询问过这是什么意思，而每个人给出的解释却各不相同。

救主：“写下来。那些不配领圣体的人，就在泥泞之中。”（泥泞即罪。）

救主：“泥泞令我厌恶。”

我：“哪些灵魂是不配领圣体的？”救主：“那些蔑视天主尊严的人！”

救主：“那些每年只参加一两次忏悔弥撒、不做私下告解的人，就在泥泞之中。所有（仅）分发手领圣体的神父，都在泥泞之中。信徒们用手接圣体，他们也是同罪的，因为他们对天主缺乏敬畏。”

我：“那么格布哈德·海德神父说得对，他告诉我，那些不配领圣体的人身陷泥潭，而其他神父却说了别的话。我的本堂神父福格特先生并不相信格布哈德·海德神父所说的话。”救主：“他们相信了我吗？”

我必须写下：有趣的是，我询问过的另外四位神父，除了口领圣体外，也分发手领圣体。

盖布哈德·海德神父从未将圣体分发在手中，只按规矩分发口领圣体。我还认识更多只分发口领圣体的神父。感谢天主，还有这些不分发手领圣体的神父。

救主：“祈祷，让这污秽从教会中被清除。”我：“啊，救主，领口领圣体的人多么少啊

。

救主：“而且走在通往我的窄路上的人是多么少啊。

宽阔的道路却人满为患。此刻，教会里的罪人比外面还多。”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写不下去了。

这对我来说太沉重了，仿佛这罪孽正压在我身上。我哭了，这对我来说是如此痛苦。

我：“谁会相信我呢？”

救主：“别担心谁会相信你。那是我的问题。”

我说：“感谢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将遵照您的吩咐去做，并尽我所能。”

随后，我为所有领手领圣体的人祈祷，祈求天主宽恕他们，赐予他们深刻的悔意，并在他们心中唤起对天主的敬畏。我为世人祈祷，愿所有人都能获得光明，并认识到这是对天主的冒犯。

之后，我获得了许多恩宠。我感到心中有一股暖意，一种深沉的平安，而刚才还压在我心头的重担已经消失了。

我说：“我感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你赐予，你也收回。”随后我又虔诚地祈祷了一会儿，

救主说：“去吧，平安。”

随后，我满怀喜乐地又读了一个小时的好书。

11点50分：我去了医生那里。当我坐在候诊室时，听见内心的声音说：“祈祷吧。”起初，我感觉到一位女士身上有污秽之灵，随后又在两位男士身上察觉到了。我遭受了内心的攻击，于是为他们祈祷。随后我开始头痛，且痛感日益加剧。医护助理把我忘了，优先接待了其他患者。我将这份耐心奉献给那些能迅速分发圣体的神父。大约过了45分钟，医护助理才过来，并因忘记了我而致歉。

我对她说：“不，您并没有忘记我，这是天主的旨意。因为我为那些患者祈祷了，他们身上有恶魔。”

当我坐在医生面前时，我们开始谈论上帝。我的头痛加剧，感觉脑袋快要炸开了。我告诉医生，这是赎罪之苦，我将此奉献给罪人的皈依和灵魂的得救。

医生说他不会做这种事。他给我量了血压，然后说：“我实在不敢断言。”

我问：“是多少？”

我的血压是180/90。

我的脸涨得通红，头痛得厉害。

医生给我开了降压药。我回到家，躺在了床上。

回到家后，疼痛变得更加剧烈。我一边忍受着头痛，一边诵念了苦路经，随后又诵念了耶稣最后七言的祷文。

下午3点，疼痛消失了。但我并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之后我感到相当虚弱，直到下午3点半，我才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重新站了起来。疼痛已经完全消失了。

傍晚，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领完圣体后，我问救主：“求求您，救主，请告诉我，今天中午12点到

15:00之间，是你赐予我的赎罪之苦吗？”救主：“是的。”

我试探着问，这并非第一次了。救主：“不是。你还想要吗？”

我：“是的，如果这样能拯救灵魂的话。但救主，你知道我能承受多少

。

### **1992年2月1日 — 星期六**

上午7点15分，在瓦格豪塞尔参加圣弥撒。

下午，我与救主结合，询问了关于“永恒之光”的事，因为在罗特镇的教堂里，它熄灭了。当时我在罗特镇的教堂里，无法忍受永恒之光熄灭的事实。这让我内心备受煎熬，无法祈祷。我问救主，叫人来点燃它是否正确。

救主：“你做得很好。”

我接着问救主，我是否应该去找沃格特神父，和他谈谈耶稣的关切？

救主：“再等等。”

我：“也就是说，我应该为他祈祷。救主：“正是如此。”

17:10：我回到家，立刻为沃格特牧师祷告了约30分钟。紧接着，我的灵魂便遭受了攻击。随后我又连续祷告了一个小时。我丈夫就在我身边，但他内心感到不满、焦躁且愤怒。这一切都让他感到不安。

我知道那些污秽的灵又回来了，于是我更加虔诚地祈祷。

后来有位访客来了。这位访客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受过洗礼，因为他的父亲曾在塞尔维亚共产党军队的高层服役。

这让我非常难受，我常常感到受辱，并试图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内心深处，我觉得整个塞尔维亚军队都向我发难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无法与丈夫交谈，所以我继续祈祷，直到那些不洁之灵组成的“军队”离开，气氛才好转。

### **1992年2月2日 - 星期日 — 圣蜡节**

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告诉救主，我注意到，每当我为神父们祈祷时，自己就会受到特别的攻击。

救主：“拥有一位好神父，需要耗费大量力量与魔鬼抗争。你为你的神父祈祷了很多。不要忘记，一位好神父就是第二个耶稣。而为了第二个耶稣，必须进行大量的祈祷。”

我：“我感觉到那些污秽的灵也附在我丈夫身上，以此来诱惑我。”

救主：“他必须更多地祈祷。”

我：“但昨天我和丈夫的这场争斗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没停过。”救主：“撒旦很愤怒，因为你从他那里夺走了许多灵魂。”

我：“我不怕与他争战。”救主：“我已经把你的恐惧拿走了。”

我：“我不会停止战斗，因为我爱你，因为所有的灵魂都属于你。”救主：“没错。但撒旦也想要它们。”

我：“那这场战斗会永无休止吗？”救主：“是的，直到

最后一个罪孽得到赎清。”我：“我完全不明白。”

救主：“直到最后一个罪孽得到赎清。”

我：“唉，救主，我是不是不该再写了？”

救主：“不，写吧，人们应该不停地、非常虔诚地祈祷。罪恶压倒了善行。人们深陷泥潭之中。这泥潭正威胁着要扼杀全人类。”

我现在写不下去了，因为要把这一切写下来对我来说太难了。

我感谢你，我的主和天主，我爱你，也为你那些不爱你的人而爱你。我要永远为你那些不敬拜你、不赞美你的人来敬拜你、赞美你。

我的主，我将降临在我身上的所有事，都通过玛利亚无玷圣心交托在你的手中。

### **1992年2月3日 - 星期一**

我问救主，我的日记写得对不对。

救主：“放心吧，你写下的都是正确的。那污秽之灵总会试图让你偏离真理。”

我：“也请赐予其他人恩典。”救主：“如果他们愿意接受的话。”

（我想到我的丈夫以及那些受苦的人。）我：“你对我们的祈祷小组有什么不满？”

救主：“缺乏谦卑，那里还有太多骄傲。”我：“那我该告诉他们吗？”

救主：“你必须告诉他们。他们不要关闭自己的心，否则我无法赐予他们恩典。”

我：“这是为什么？”

救主：“必须虔诚地祈祷。祈祷必须发自内心，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

我：“关于告解，你能对我们说些什么？”

救主：“必须有更多的悔意。他们大多缺乏悔改的决心。要忠于我。救主：“要比以前更多地祈祷。”

我：“救主，肯定会有一些人不相信我对他们所说的话。”救主：“你已经说了，这就够了。”

我：“我该如何理解‘这就够了’这句话？”救主：“有耳可听的，就当听。”

我继续虔诚地祈祷，特别是为我的祈祷小组祈求他们早日康复。总共祈祷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晚上，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弥撒。

随后在晚上8点，我们举行了祷告小组聚会，我讲述了救主所说的话。当晚的祷告比往常更加美好、更加虔诚。

祷告会结束后，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多查特神父。但他对此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 **1992年2月4日 — 星期二**

清晨，我沉浸在祈祷中约两个小时。昨晚在祈祷小组中，我进行了灵性领圣体；此前，我在罗特的圣弥撒中领受了圣体。

我问救主，昨晚当我进行灵性领圣体时，祂是否不在我身边。

救主：“我就在你身边。”

我：“那为什么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主啊，你没有对我说话。”救主：“你的主在祂愿意的时候才会说话。”

救主沉默了。

我哭着说：“没有天主，万物如何存在？”

尽管如此，我内心却充满宁静与平安。我并不孤单，主与我同在，但他保持沉默。我通常无法想象上帝会沉睡。

随后，我体验到一种格外愉悦的宁静。我感到从一切束缚中解脱，可以就这样静坐数小时，因为我相信，主啊，你与我同在。

主驱散了我心中的疑虑。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我感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觉仿佛我的灵魂从昨天的痛苦中得到了治愈，因为我曾因教堂里的泥泞而受苦。我感觉自己像个被父亲抱在怀里、倚靠在他胸膛上的小孩子。孩子被父亲所爱，这份爱就足够了，于是他继续安息在父亲的怀抱中。

邪恶来得是多么快啊。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个声

音：

“你现在合而为一了吗？”

我回答“是”，但我认为那不是我主的声音，我主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而且，那声音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从我心底深处传来。也许又是那个多嘴鬼、那个污秽之灵在作祟，只想让我陷入困惑。

所以我又祈祷起来，想把它赶走，否则我无法摆脱它。

因为它只想让我感到不安、困惑和怀疑，那只是那个不洁的灵。晚上在罗特镇的教堂里诵念玫瑰经并参加了圣体圣事。

### **1992年2月5日 - 星期三**

我感到很恼火，因为一位神父在听我告解时，眼神里带着那种凝视。看着他的眼睛令人作呕。在格布哈德·海德神父那里，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我为此询问了救主。

救主：“那是污秽之灵，企图摧毁你坚定的信仰。”我：“那位神父知道他在用眼睛做什么吗？”

救主：“是的，他知道。这些是诱惑，你的灵魂能感觉到并正在抵御。”我已经三次经历过这种眼神的凝视。

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救主：“因为他缺乏超自然的信仰。拥有超自然信仰的神父寥寥无几。”

这位神父不相信关于绝罚的事。我丈夫也不信。我：“如果他们不信，我该怎么跟他们说？”

救世主：“最好保持沉默。”

我：“保持沉默能有什么用？”救世主：“谦卑。”

我又与救世主深情交谈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对救世主说：“我厌恶世俗。”

救主：“把这句话写下来。”

我：“我们准备迎接天国生活的时间是多么短暂啊。我多么庆幸自己把电视机从家里扔了出去。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

### **1992年2月7日 - 星期五**

这一天我待在家里。从早上7点到8点半，我一直在祈祷。我问救主，我是否还会经历赎罪之苦。

救主：“你还会再经历赎罪之苦。”

我：“我将把这些苦难奉献出来，祈求神父能在弥撒前与信众一起诵念玫瑰经，正如救主所愿。并祈求神父今后只分发口领圣体，不再让平信徒分发圣体。”

此外，我还将这些苦难奉献出来，祈求神父能摆脱对人的惧怕，并恳求你，亲爱的救主，赐予他谦卑之心。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为所有在你所在的地方冒犯我、并无敬畏之心领受圣体的人赎罪。”

我：“我恳求你，我的主，我的天主，赐予我丰厚的恩宠，使我能承受你所赐予我的苦难。我将接受这些苦难，这也是出于对你的深爱，我的主，我的天主，以及为了拯救那些走在宽阔道路上的灵魂。

我的主，我的天主，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救主：“我的女儿，照你所写的去做吧。”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预先感谢你将赐予我的苦难。我愿意与你一同受苦，因为你最清楚我能承受什么。

我告诉救主，我想继续留在祂的心中，并连续几分钟不停地恳求祂：“我的救主，求祂赐予我和整个世界宽恕、恩典与怜悯。

凭我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与你同在，我便能做一切。直到10点40分，我又读了一会儿好书。

### **1992年2月8日 — 星期六**

我去了瓦格豪塞尔参加弥撒。我完全不喜欢维尔纳·埃贡神父主持弥撒的方式，他甚至连代祷词都没念。

从16:20到17:50，我一直跪着，只为福格特神父诵念了四串玫瑰经，还做了其他祈祷。

我很乐意为他奉献这段时间，因为我也为此获得了恩宠。只要天主看到我为福格特神父祈祷了多少，这就足够了。我知道我无法像爱基督那样爱他，但我希望如此，因为他是第二个基督，而且我深知，他对天主引领到他面前的灵魂负有重大的责任。因此我说，为神父们的祈祷再多也不为过，因为一位活在天主恩宠中的神父，能够警告许多灵魂远离地狱的深渊，并引领他们进入天堂。

### **1992年2月9日 - 星期日**

上午6:30至8:00：我祈祷了约一小时，并与救主结合了约30分钟。

救主：“目前，撒旦统治着人心。”我：“但你是万心的王。”

救主：“几乎所有人都对我关闭了心扉。”我：“我这样记录下来对吗？”救主：“你是为我写的。”

我：“救主，他们为何关闭自己的心？”

救主：“出于骄傲，对我缺乏爱，出于仇恨，而且他们不愿从宽阔的道路上回转。”

我：“救主，刚才我哭着说‘Avertere, avertere’——那正是您

多纳·博斯科所说的，意思是改变生活，眼泪像珍珠一样从我眼中流淌，速度很快。那完全是超自然的，我感到无比敬畏。救主：“是的，那也是我的眼泪。”

我：“我需要一位好的灵修导师。是的，我有你，但我还需要一位神父。”

救主：“你现在还不能去找福格特神父。等时机成熟再说。”

我：“救主，昨天我为他（沃格特神父）念了四遍玫瑰经，这有效果吗？”

救主：“是的，对他起作用了。”

我：“救主，沃格特神父以为我在说自己。救主：‘你们都这么想，但你们若没有我，什么也做不了。’

救主：“你们还需要多少谦卑，才能认清自己的罪过。祈祷吧，我的女儿，多多祈祷。”

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

从下午1点开始，我为福格特神父诵念了玫瑰经。当我看到他跪在至圣圣体前诵念耶稣圣心祷文时，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祈求他能成为周边各村镇所有神父的榜样。我渴望这样的神父，让我能在他们身上只看到耶稣，而这样的神父必须通过祈求才能获得。因为只要我们祈求，我们的天主便会赐予丰沛的恩宠。我相信，只要福格特神父遵行天主的旨意，他就会成为一位深受爱戴的神父。

将来会有这样一天，他会比现在更理解我。我永远不会停止为他祈祷。

下午2点30分。一位名叫帕瓦尔的先生从瑞士打来电话。他时不时会打来电话。我们彼此在信仰中互相扶持。我在耶路撒冷认识了他。他是朝圣团中唯一一个愿意听我说话的人。其他克罗地亚人和神父们都嘲笑我、讥讽我，我感到孤立无援，仿佛被所有人抛弃了。

当我们在耶路撒冷徒步前往马萨达时，我为那群朝圣者和神父们诵念了好几串玫瑰经。他们全都头痛欲裂，而我却感到如此轻松，甚至觉得自己还能再爬一次山。因此，我获得了许多恩宠。来自瑞士的帕瓦尔先生是那群人中唯一相信我在梅久戈耶皈依的人。

17:00 - 18:00 我先读了一本圣女法斯蒂娜的书。一小时后，我渴望与救主结合。我虔诚地向主祈祷。但诱惑也随之而来。我痛哭流涕，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然而之后，我获得了平安。我恳求救主再次向我说明关于口领圣体的教导，并承诺会相信祂。

救主：“我希望口领圣体是在跪着且怀着虔敬之心，通过神父那受过祝圣的手。”

随后，我为辅祭们祈求，我以为因为他们担任辅祭，所以在天主面前享有特权。救主：“这对辅祭们也一样。”

我：“也就是说，沃格特神父的做法是不对的？”救主：“是的。”

我：“救主，我该告诉他吗？”

救主：“我一直在等这一刻。”

我：“如果我告诉他，他会听从其他神父的话并照做吗？”救主：“他不会像其他神父那样做，但主教们要求他这样做。”

救主：“最高的主教是圣父，他必须听从圣父。”

我：“哦，救主，我会尽一切努力，不让你受到冒犯和羞辱。请赐予我恩典，对我说任何一句话，我都会听从。”

救主：“继续这样下去吧，我的女儿。”

大约19点，奥格斯堡的玛利亚打来了电话。我对她说，她应该回到丈夫身边

并遵行天主的旨意。以前，《镜中女性》杂志曾刊登过一篇关于我的报道。奥格斯堡的玛利亚读了那篇文章，随后给我写信并来拜访了我。她成为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时，在领过圣体后，救主曾对我说，她应该回到丈夫身边。直到今天，她还没有这么做。

今天领完圣体后，我问救主和平主义是否正确，因为弗里多林打来电话说约瑟夫是个和平主义者，但他不确定这是否正确。救主说：“我的女儿，和平主义是正确的——每个人也有权自卫。”

我没完全听懂，因为我不清楚“和平主义”的确切含义。

## **1992年2月10日 - 星期一**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救主：“问我，你能承受什么。”我：“我太无能了。”

救主：“你有我，你只需将我赠予他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生命，而你将这话语赐予的人，这生命便活在他们里面。”

我：“哦，我的天，那么谈论你有多么重要。现在我更明白，当我在《天使报喜》中祈祷时：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这又是一个人无法理解的奥秘。

我：“现在我明白了，当你告诉我，我只该问那些我能承受的问题时。

我曾向两位病人提起信仰，并劝他们去告解。我问救主，这样做是否正确。

救主：“做得很对，继续这样做。”救主：“我的女儿，要深爱我。”

我：“但我只能凭你的爱来爱你，我该如何理解这一点？”救主：“爱别人，就像你爱我一样。”

我：“所以，你希望在其他人的灵魂中被爱。救主，我恳求你赐予我恩典，让我像爱你一样去爱他人。”

我对救主说，当别人拒绝他时，我会感到痛苦。

救主：“你所感受到的这种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请给予病人们更多的爱。”

中午12点45分，在诊所的小教堂里：在与救主合一时，我问他，新教徒是否也必须去告解。

救主：“是的。”

我：“但他们不爱圣父。”救主：“那他们就不爱我。”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我告诉许多人应该去告解时，他们回答说自己是新教徒，因此不必去告解。

晚上在罗特参加圣弥撒。

20:00 —— 祈祷小组。到场的人太多，以至于有些人不得不离开了。我花了半小时讲述救主对我说的话。我并没有做准备。但当圣灵赐予言语时，就必须说出来。祈祷小组中的一位女士向我提问，她说教宗也会把圣体放在信徒的手上。

我回答她说：“教宗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人们拥有自由意志，而且主教们也批准了，此外，共济会成员也存在于梵蒂冈。”

## **2002年2月11日 — 星期二**

我问救主，我昨天关于手领圣体和教宗的回答是否正确。

救主：“你回答得对。”

中午12点20分，在教堂的小礼拜堂里。救主：“你只需听我的。”

我：“我丈夫说，我昨天在祈祷小组里讲得太久了。”救主：“当我说话时，有人能阻止我吗？”

上午10点40分，我还曾问过救主，我对和平主义的理解是否正确。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和平主义是正确的。每个人都有权自卫。”我：“你还能再多说几句吗？”

救主：“你们有《圣经》。”

我：“救主，如果你是我是，也会问这个问题吗？”救主：“你可以问我，这是对的，我的女儿。”

## **1992年2月12日 - 星期三**

我参加了在罗库斯小堂举行的圣体弥撒。像往常一样，我在弥撒前诵念了玫瑰经。我也为将主持圣体弥撒的神父祈祷。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这位神父。第一次他主持弥撒时我就不太满意，而今天第二次，他在变体时动作太快，而且在弥撒结束时，他俯身的是祭台，而不是圣体龕。我问救主：“现在哪种做法才是正确的？”

救主：“朝圣体龕。”

我：“救主，我该告诉他吗？”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先为那位神父祈祷，然后去找他。我在门前敲门，问能否与他谈谈。在交谈中，当我指出他的错误后，他立刻开始辩解，并声称自己是教授。

我对他说，这样我就都明白了。

起初我告诉他，他念圣体变体经的速度太快了，他说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于是我反驳道，我们应当更听从救主，而不是听从人。我向他解释说，我想帮助他，并且我在圣体圣事后曾问过救主，为什么他鞠躬告别时是面向祭台，而不是面向圣体龕。

随后，神父对过去的做法稍作了一番批评。他当时显得相当焦躁且自负。我告诉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救主始终是同一位救主。

神父向我承诺，今后会放慢弥撒的节奏。随后我请求了祝福便离开了。这次我依然不是独自一人。我知道救主与我同在。

回到家后，我立刻接起了电话，是弗里多林打来的。他告诉我，那位名叫安德烈亚斯的年轻学生现在不再领口领圣体了，因为他们的

副院长说，如果他领手领圣体，对他来说会更好。

**早在1992年1月28日**，救主就已经为安德烈亚斯说过话了。

安德烈亚斯对弗里多林撒了谎。他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的嘴唇裂开了，所以不能用嘴领圣体。

但他并没有说出真相，即这是副院长告诉他的。

下午1点30分左右，在诊所的小教堂里，我向救主询问了祈祷室的事。救主：“你可以开始了。时机已经到了。”

我：“但我钱还不够。”救主：“这事交给我吧。”

#### **1992年2月13日 — 星期四**

我问救主，我们这次谈话对那位主持圣体变容仪式如此匆忙的神父是否会有影响。

救主：“祂心中有这话。”

随后，我为弗里多林的同学安德烈亚斯请教，为何救主允许安德烈亚斯现在用手领圣体。

救主：“他拥有自由意志，而这种意志是病态的。”

我：“我无法想象，有些教授竟然会做这种事，还怂恿神学系的学生用手领圣体。”

救主：“那些就是将我钉上十字架的经师和法利赛人。为了安德烈亚斯，周三必须斋戒——这是背叛。”

我：“如果意志病了，该怎么做？”救主：“斋戒并诵读诗篇。”

#### **1992年2月14日 — 星期五**

10:30 在医生室：我再次询问是否还应该继续写下去。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写你的日记吧，这很重要。”

我：“昨天是你跟我说话的吗？”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请让我现在知道该做什么，因为你是我的灵魂导师，但主啊，只有当这仍是你的旨意时。”

救主：“多祷告吧，我的女儿。祷告是非常必要的。”

### **1992年2月15日 星期六**

艾米利安神父主持了非常美好的圣体弥撒。这是一场对圣母的敬礼。我再次看到神父站在黑暗中，但在变体之后，我看到他头顶周围有一道亮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然后它又消失了。

我为福格特神父祈祷了很多，读了一整本《诗篇》。

今天我领悟到一件事：若想要一位好神父，就必须向天主祈求。我非常喜欢这位神父，尽管我知道他并非事事都遵从救主的心意。但我怀有希望，相信他终将成为一位堪称楷模的神父。

我满心欢喜地离开了告解室，我的祈祷得到了应允。

我的主，我的天主，感谢你赐予这位神父和我这份恩典。

### **1992年2月16日 星期日**

在主日弥撒前，我在家祈祷了两个小时。每逢主日，我都会特别为参加弥撒做准备。开始祈祷前，我会把十字架和圣母像摆在桌上，并备好圣水供奉给亡者。随后，我诵念《忏悔经》、驱魔祷文以及许多其他祷文，如连祷和玫瑰经。最后，我进行精神上的领圣体。这也为圣体圣事做了准备。这样，弥撒就更加虔诚，人会获得更多的启示，也知道什么是错的，更能辨识不洁的灵，因为它们也在教堂里。

因为我昨天在沃格特神父那里做了告解，所以我问救主：“为什么我没有提到手领圣体呢？”

救主：“时机尚未成熟。”

我：“现在那位神父相信我能听到你的声音了吗？”救主：“是的，他相信，

我的女儿。”

我：“他还有那么多的疑虑，还是已经没那么多了？”救主：“继续为他祈祷吧。”

我：“主啊，但他昨天在教会通讯上写道，如果神父不在，任何受过洗礼的人都可以主持圣言礼，并在之后分发圣体。

救主：“如果他知道是我在圣体中，他就不会在教区通讯上这么写了。他心中仍有许多不明之处。”

我：“可是主啊，他明明主持了变体礼，他难道不知道，你确实、实质地、以血肉之躯、以身与灵、以人性与神性，真实地临在于圣体——即圣体圣事——之中吗！

救主：“每个人的信仰都不尽相同。”

我：“为什么信仰会有所不同？”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这取决于第一和第二条诫命，即对我和邻人的爱不够。”

我：“所以，信仰取决于爱，而爱必须祈求并活出来。这是来自天主的大恩典。

救主：“爱流进纯洁的心中。”我：“主啊，我该如何理解‘流进’这个词？”

救主：“爱是一股泉源，来到泉源旁，它会使得你们焕发活力。”我：“教授们的信仰是怎样的？”

救主：“女儿啊，那是世俗的信仰，不会结出果实。”我：“可是救主，他们不是在培养未来的司铎吗？”

救主：“正因如此，你们必须为他们祈祷。”

我：“救主，难道一切都要靠祈求吗？”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感谢你，我的主，我的天主，感谢你赐予我的爱与恩宠。我赶早去了教堂。圣体圣事于10:00开始在圣弥撒开始前，我为当时在教堂里的所有人诵念了圣神连祷。沃格特神父主持了圣弥撒。福音讲的是《山上宝训》（路加福音）。在分发圣体时，有两位平信徒和一位神学系学生阿图尔·瓦格纳先生协助分发圣体。

以前我曾领过他分发的圣体。现在我觉得，主告诉我，教堂里满是泥泞。既然如此，我怎么能领瓦格纳先生分发的圣体呢？他的双手尚未像神父那样接受过祝圣。

我向救主祈祷：主啊，若祢的旨意是要我从瓦格纳执事手中领受圣体，那我便照做。但仅限于这是祢的旨意。若非如此，就请别让他来我这里。我将全部的信赖都交托在你的手中。瓦格纳先生在我身旁分发圣体。但他并没有走到我面前，我清楚地感觉到，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不会给我圣体。我是最后一个领受圣体的，由福格特神父给我。领圣体后，我对救主说，如果祂愿意，我会去跟瓦格纳先生谈谈，但我同时也说，救主必须赐予他启示，让他明白自己不该分发圣体。

我问救主是否该把这些写下来。救主说：“写下来吧。”

之后，我又祈祷了十五分钟。

当我走出教堂时，外面有个男孩在等我，他叫克里斯蒂安·费尔豪尔，是个可爱的天主之子。在他领了第一次圣体后，他走到我跟前，问我该怎么做才能像其他人一样用嘴领圣体？

我告诉他，每天都要为这个愿望向圣母诵念一串玫瑰经。一周后的那个星期天，他满心欢喜地来到我面前，高兴地告诉我：“朱莉安娜，我已经领了口领圣体了。”

从那以后，他经常在弥撒后向我问候，就像今天这样。我用随身携带的圣水给他降福，他问我这水是否经过了良好的祝圣。我回答说“是的”，并告诉他，这水是由雷根斯堡的格布哈德·海德神父祝圣的。

我的主，我的天主，如果有什么不对，请告诉我，好让我把它划掉。我已将一切交托于你，一切皆来自你。

救主：“那么一切都是对的，包括你写下的内容。”

### **1992年2月17日 - 星期一**

10:00 医生室：我向救主询问，关于执事是否可以分发圣体。

救主：“我的女儿，执事不得分发圣体，因为他缺乏完整的祝圣。”

我：“但教会允许这样做。”

救主：“那是异端。执事不是神父。只有神父才可分发圣体。”

我此前曾祈祷，求天主告诉我，为什么瓦格纳神父不该给我圣体。我向救主承诺，无论祂要告诉我什么，我都会相信。愿救主因此赐予我坚定的信仰，并以神性包裹我的人性。即使其他人并不清楚执事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我已如救主所言写下了这一切。阿门。

**中午12点15分**，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今天我在小教堂里的祈祷时间比平时更长。我为天主教会中盛行的异端邪说而痛哭。

我还在思虑我们祈祷小组中的一位女士，她曾私下告诉我，她曾告诉在祈祷小组中听告解的神父，她在念玫瑰经时会受到干扰。神父当时回答她，既然如此，那她为什么还要念玫瑰经呢。

我问救主，说出这种话的是什么灵。救主说：“那是污秽之灵。”

之后我祈祷道：救主，求祢保护我的祈祷小组免受异端蛊惑，不要让披着羊皮的狼混入其中。

后来在工作场所，我的同事维罗妮卡和我一起诵念了玫瑰经。只有在还没有病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这样做。

我感谢天主赐予这份恩典，因为其他人通常会去抽根烟。

13:50：我给一位非常胖的患者拍了X光片。当他看到我挂在我胸前、系着链子的十字架以及上面悬挂的各种圣牌时，他问我：“你这上面有什么好东西啊？”

我告诉他并指给他看：“这是十四处苦路十字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十四处。只有走完全部十四处，我们才能上天堂，走十三处是不行的。”

（十字架背面刻有14处苦路站。）那位病人好奇地问，这十字架是不是金的。

我对他说：“我不喜欢金银。我在天上已经有了。”

他回答说：“等您到了上面，请从那里给我寄点东西下来。”

我说：“如果您与天主和好，并好好忏悔，您自己也能得到这些。”他笑了，然后走了。”

## **1992年2月18日 星期二**

10:00 晨祷：像往常一样，我进行了祈祷。在灵性结合时，我问救主，为什么昨晚我们祈祷了那么久，我却一直受折磨直到凌晨2点半左右。

救主：“今夜折磨你的是路西法手下的恶魔。我允许此事发生，是为了让你知道，你从他手中夺走了许多灵魂，而他现在又不得不重新奋战。”

我：“但我今晚根本无法祷告。”

救主：“他试图束缚你，但他做不到，因为我与你同在。它们的数量多得数不胜数。我只允许你所能承受的程度。”

我：“那污秽之灵想向我耳语，不断说今天是星期天，说我在参加圣弥撒前不需要祈祷，说我已经祈祷得够多了，应该去睡觉休息。我差点就睡过头了。”

虽然我通常自己就能醒来，但这次是我丈夫叫醒的。当丈夫问我今天不想去上班吗，我回答他：“今天是星期天嘛，让我睡会儿吧。”

当他说“昨天不是星期一吗”时，我才恍然大悟。

昨天我向达查特神父讲述了救主关于执事的事——说他们不能分发圣体——达查特神父告诉我，这只适用于我。

我问救主，这话是否属实。

救主：“你告诉多查特神父的话是正确的。”我：“那他为什么说得不一样？”

救主：“这事交给我吧。”

随后我又问救主：那位现在想成为执事并为此正在学习的神学老师，等他学成后，是否可以分发圣体？

救主：“只有受过祝圣、拥有圣手的神父才能这样做。”

我头痛，便问救主，这是否是赎罪之苦。救主：“是的，我的女儿，这是赎罪之苦。”

我突然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死去。救主：“那样的话，你就会来见我。”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哥哥曾因高血压突然离世。后来我让修女们帮我量了血压，结果却很正常。

我的头痛得厉害，于是我将这份痛苦奉献给罪人的皈依。下午来就诊的病人很少。我和同事维罗妮卡一起读《圣经》。我最喜欢读盖布哈德·海德神父的《圣经》。之后，我背诵了《哦，耶稣，你是我的一生》这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大多数拉丁文祷文，我都是在工作场所或开车时背下来的。只有天主知道，我在车里、森林里和教堂里已经念了多少遍玫瑰经。

下班后本想去游泳，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去教堂。念玫瑰经时，我又感到有些干扰。我多次注意到，当我为神父们、神学系学生以及培养他们的教授们祈祷时，我会受到特别强烈的攻击。

因此，我特别为弗里多林、安德烈亚斯以及兰德斯霍芬的副院长祈祷。

副院长说服神学学生像在安德烈亚斯那里那样，用手领圣体。

我也为福格特神父和多查特神父祈祷。几天前我就开始在祈祷中记挂福格特神父，希望他能更好地辨别圣灵，并更理解我。

在罗特（Rot）的教堂里，在集体念玫瑰经开始前，我感受到了污秽之灵的攻击。我也立刻察觉到了它们来自何处。

在我斜对面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留着满脸胡须的男人。他进来后坐下，双手捂住脸，以致于无法看到圣体龕。突然，他猛烈地摇了摇头，那样子比发冷时还要厉害。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福格特神父特别讲到天主的荣耀时，比如在读经或福音时，当天主圣言被宣讲的时候。

随后他还会发出极其难听的笑声。辅祭们也跟着笑，其中一人甚至不得不走出教堂。

在圣体变容时，他变得格外愤怒。那人站起身，走向神父和祭台，举起双手和拳头威胁神父，并破口大骂。弥撒期间，我一直在为这个人祈祷。因为我早已熟悉恶魔带来的内心侵扰。

当那个陌生人声音越来越大时，我命令道：“闭嘴。”

就在那一刻，他转过身，从我身边走过，用极其恶毒的目光瞪着我。我只说了一句：“离我远点。”他咒骂着走出了教堂。

领完圣体后，我问救主那是什么恶魔。救主说：“那是路西法恶魔，还有许多恶魔随行。”

我告诉救主，那个恶魔今晚曾出现在我身边。救主说：“它无处不在。”

救主啊，我感谢你让教会经历这场试炼，因为许多人并不相信魔鬼的存在。

无论如何，许多信徒在圣体圣事后都感到恐惧，双腿都在发抖。

沃格特神父终于也唱了一遍《玛利亚，展开你的斗篷》这首歌的第三段。

我在教堂里已经多次遇到过这种被污秽之灵附身的情况。

在其他教堂也是如此，比如卢尔德、耶路撒冷、梅杜戈耶、瓦格豪塞尔，还有工作场所的诊所、罗特市市政厅（当时有8位来自罗特的人在场），以及在罗马前往梵蒂冈拜访一位主教的途中，还有我之前做过的演讲等等。

对我来说，这也是上帝的恩典，这会让信徒们更加虔诚，更多地祈祷，并最终相信魔鬼和地狱确实存在。

离开教堂后，我遇到了几位信徒，他们也察觉到那是魔鬼，并为那人祈祷。有一位女士没有察觉，她说那人只是生病了。她还说那些可怜的灵魂会来找她。我不禁自问：如果她没有分辨诸灵的恩赐，又怎么能知道那是否真的是那些可怜的灵魂呢？但我什么也没说。

这位女士和那个陌生人坐在同一排长椅上。

### **1992年2月19日 - 星期三**

上午10点 医生办公室：我向救主询问了昨天发生的那次诱惑。

救主：“我的女儿，这次诱惑只是开始。还会有更多的。撒旦正在为他失去的灵魂而战。”

我：“我该为我们的教会做些什么吗？”救主：“祈祷，祈祷，多多祈祷。”

随后，我内心感到一阵温暖与平安，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晚上，我去了罗库斯小堂，先参加了玫瑰经祈祷，随后参加了圣弥撒。

### **1992年2月20日 — 星期四**

10:10 医生室：我向救主询问了关于良心的问题。

救主：“良知中难以理解之处在于，我本身就是良知。”我：“你是谁，这个‘我’？”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是你的主和上帝。”我：“为什么不直接教导我们，上帝就是良心呢？”救主：“那是世俗的。那不可理解之处源于我。”

我：“为什么有些神父不明白，我听到的内心的声音来自你？”救主：“因为他们不懂分辨圣灵。他们的信仰薄弱，虽然宣讲圣经，却没有活出圣经。”

傍晚，我前往罗特参加圣弥撒。我诵念了玫瑰经。领圣体时，修女从我身边走过，甚至没试图给我圣体，因为她知道我不会从她那里领受。我随即回到座位上，进行了精神上的领圣体。我获得了如此多的恩宠，随后我听到了那个声音：

“你不愿为那位修女奉献圣体吗？”

我立刻回答：“是的。”但我补充道：“我为那位修女奉献圣体，愿她获得启迪，明白她不该分发圣体。”

当弥撒结束时，我仍沉浸在祈祷中，那位修女走到我跟前问道：“我刚才那样做不对吗？”

她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她以为我会等候并从沃格特神父那里领受圣体。

我对她说：“不，修女，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应该分发圣体，因为你之前已经问过我一次，而救世主说：‘告诉她，我们有神父。’”

她极力抗辩，说她自己也受过祝圣，而且主教们也批准了。

我说，她必须听从最高主教的指示。

她很激动，还有点生气，而且她打扰我时正值不方便。她说我必须换个位置。（即去神父分发圣体的那一边）

我说：“上帝让我待在哪里，我就待在哪里。”我为她祈祷。

随后，我与海德薇格和希尔德一同前往罗库斯小堂。那里刚好又开始了一台弥撒。在那里，我得以领受救主的圣体。我为那些可怜的灵魂献上了圣体。

献给那些可怜的灵魂。

## **1992年2月21日 - 星期五**

上午10:30 医生室：

救主：“关于修女的事，你做得对——甚至做得最好。”

我还问，是否像修女说的那样，在教堂里需要换个位置。救主：“你不需要那样做，因为你是对的。”

昨晚我回到家时，我丈夫却为那位修女辩护。他非常激动，说我必须换到另一边等等。

我拿了圣水，洒在他身上和周围，因为我感觉到有污秽之灵。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救世主。

救主：“你丈夫身上附着的是犹大恶魔。”

我说我曾告诉丈夫他应该去告解。但丈夫却说那不算罪。

救主：“他没有认出那是罪，因为他封闭了自己的心。”我：“封闭了心是什么意思？”

救主：“那我就进不去。”我：“这意味着那个恶魔

已经进去了。”救主：“这次确实如此。”

下午，我为那位修女和沃格特神父做了很多祈祷。

祷告时，我总在眼前看到一个灵体。我认得这个人，因为他以前也多次出现在我面前。我知道他曾分发过圣体，而我并没有从他那里领受救世主。夏天时，一位圣体分发员突然去世了，是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车祸，但我不知道现在总是这样灵性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他。这个人显得如此迫切，以至于我为他诵念了一遍《天主经》、一遍《圣母经》和一遍《光荣颂》。但我觉得这对这个人来说还不够。

我前往罗特拜访玛加·费尔豪尔，问她是否有教堂唱诗班成员的照片，因为我知道那个一直以灵体形式站在我面前的男人，也曾是唱诗班的一员。她给我看了照片，我认出了他。今年夏天，当这个名叫维尔纳·海因茨曼的男人遭遇致命车祸时，我正在斯洛伐克朝圣。

当晚，我在教堂为这位名叫维尔纳·海因茨曼的男子诵念了玫瑰经，并为他奉献了圣体圣事。我恳求他也为我祈祷，好让我能在夜里醒来，继续为他的灵魂祈祷。我为自己曾说过他那咄咄逼人的态度让我感到厌烦而感到抱歉。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夜里大约一点半，我醒来，为他诵念了玫瑰经，并诵念了《宝血连祷》。我为他点燃了一支祝圣过的蜡烛，并给他洒了圣水。

随后，我又向救主祈求，如果那些平信徒再次来给我领圣体，我该怎么做。

救主：“照样做。”

## **1992年2月22日 — 星期六**

我前往瓦格豪塞尔参加弥撒。维尔纳·埃贡神父与一位陌生神父共同主持了弥撒。在领圣体时，维尔纳·埃贡神父犹豫着是否要把基督圣体递给我，因为我跪在他面前。他也没有像往常那样说“基督圣体”，而是保持沉默。我丈夫紧随我之后领圣体，还看到神父摇了摇头。

这位神父真是狡猾。正是因为他，才形成了这样的惯例：第一排的信徒可以跪着领圣体。但只有第一排的信徒可以。是啊，那其他人呢？难道他们不该在我们的救主面前跪下吗？这样可不行。每个人都该在我们的天主面前跪下。当弥撒结束时，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女士开始唱《玛利亚，求你降福》这首歌。神父对此也不满意，因为他又摇了摇头。他离开教堂后，我又和信众一起诵念了《拉乌雷塔纳连祷文》。

之后，我们又唱了《万福圣母》。我将这些祈祷献给了神父们。

随后，我走到圣体龛前，跪倒在地。在那里，我为在教堂里的神父们和信徒们虔诚地祈祷。当我离开教堂时，一位男士（来自霍肯海姆的瓦尔特）走过来对我说：“你做得很好。”

“请为我的妻子祈祷，她得了癌症。”

我答应他会为她祈祷。我相信，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那为在教堂里的信徒们的祈祷，否则这位陌生人也不会来找我。

下午4点30分：我在教堂里与罗特区的信徒们一起诵念了玫瑰经。

之后，我又诵念了三串玫瑰经，并将它们全部奉献给福格特神父。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牺牲，因为我一直跪着。

### **1992年2月23日 - 星期日**

早上7点30分，我开始祈祷，大约在去教堂前1小时。我向救主抱怨了维尔纳·埃贡神父。

救主：“你不必听他的。听我的。”我：“你的意思是，我应该继续跪在基督

圣体前吗？”救主：“是的。”

我：“如果我跪着，而他犹豫不决不给我领圣体，我也可以离开吗？”救主：“你可以离开，尽管你没有通过圣事领受我，但我仍会来到你身边。”

我：“救主，如果我半夜醒来，会怎样呢？是谁唤醒我，让我醒着祈祷？是你，还是那些可怜的灵魂？”

救主：“是我。我希望你与我一同守夜。”我：“是的，但我那时会为那

些可怜的灵魂祈祷。”救主：“那时我会特别高兴。”

我：“主啊，但我开始祈祷前总要经历一番挣扎。”

救主：“你必须认识到，靠自己你什么也做不了。为此你需要我的恩典，因为魔鬼不喜欢你祷告。”

我：“那恶者离我这么近吗？”救主：“是的。我在哪

里，他就在那里。”

我：“亲爱的救主，我已将一切献给你，我完全属于你，为什么那污秽之灵不放过我？”

救主：“如果他拥有我的智慧，那倒也罢了。但我的智慧并非他的智慧。”我：“但他很聪明啊。”

救主：“聪明不等于智慧。”

我：“那我除了保持警醒别无选择了吗？对，现在我想起圣经里的话：所以，你们要时时警醒祷告，好叫你们能逃过这一切将要发生的事，并在人子面前站立得住。

我：“亲爱的救主，你想对我说什么吗？今天是我结婚27周年。”救主：“保持这样，继续祷告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亲爱的耶稣，我会为了对你的爱、对世人的爱、为了邻人的永生，以及为了拯救我的生命而祈祷。”

之后，我又等了一会儿，看救主是否还有话要说。然后我听见救主说：“去吧，平安。”

我：“感谢你伟大的爱。我比什么都爱你。

我身着红色礼服参加了圣弥撒，并在那里参加了13:00至14:00的敬礼和念玫瑰经。

13:00 — 14:00。

### **1992年2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10:00在医务室：我祈祷并与救主合而为一。

我：“为什么维尔纳·埃贡神父犹豫着不愿让我跪着领圣体

，为什么他没有说‘基督圣体’，为什么他摇了摇头？”

救主：“我的女儿，你领受了我。你相信我就在圣体中。他却不相信。”

我：“可是如果他不信，他就不能诵念变体经。”救主：“不，我对他有权柄。”

晚上，我先参加了玫瑰经祈祷，随后在罗特参加了弥撒。20:00时，祈祷小组开始聚会。多查特神父也在场。

我不喜欢与多查特神父的讨论。莉奥巴曾说，魔鬼也曾出现在瓦格豪塞尔，神父们把他赶出了教堂。

这可能就是几天前出现在罗特教堂里的那个男人。多查特神父不同意神父们应该多谈论魔鬼，以告知和警告信徒。

他说：“人们会怎么说呢。”

我说：“关于魔鬼的存在，人们保持沉默太多了。”

我说，神父们应该多讲讲这个。如今有多少人正身陷撒旦的网罗之中却浑然不觉，仅仅是因为人们总是谈论福音，并宣称：

‘上帝是仁慈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不会惩罚人。’

这些话固然没错，但上帝拥有永恒的惩罚权。

不久之后，多查特神父站起身来，用那双瞪得圆圆的眼睛盯着我，仿佛我扇了他一巴掌似的，这让我很不舒服。我不是第一次见到那双瞪得圆圆的眼睛了。

## **1992年2月25日 — 星期二**

一大早，我就为神父们诵念了玫瑰经。

10:30 医生室：我向救主询问了多查特神父的事。当我告诉祂，如果魔鬼侵入教堂并吓唬人们，神父们就必须警告信徒，而神父们对此保持沉默是一种过错时，我看到祂那双眼睛又变得呆滞。这令人反感。

救主：“那是污秽之灵，当你谈论真道时。”我：“污秽之灵能通过神父攻击我吗？”

救主：“是的，如果你捍卫真道，它就能。”

其实我本该去布雷滕找多查特牧师祈祷的。我应该总是问救主该去哪里。

我向救主询问了周四的事，因为我不想只依靠自己（周四是在布雷滕的祷告之夜。）

我：“救主，你知道我想问什么，在我开口之前，你就知道了。”答案立刻来了，甚至在我还没把问题说清楚之前。

救主：“别去，我的女儿。”我：“谢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

今晚，当我从圣体弥撒回家时，一位名叫奥斯特林格的女士向我搭话。她的声音颤抖，听起来很害怕。

她对我说：“你不该在众人面前说话。其他人都是默默地做这些事的。”我对她说，我已经问过救主，该在何时何地说话，而且是他赐予我该说的话。”

救主后来对此说：“讲吧，我的女儿，不要听信别人的话。要听我的。如果别人劝诫你，说你应该在暗中行事，那是出于嫉妒。我已赐予你讲道的恩赐。”

我：“主啊，你同意我去圣殿吗？”救主：“是的，你去那里吧。”

我：“我还要写点什么吗？你愿意吗？”救主：“继续这样吧，我的女儿。”

我感谢你，我亲爱的上帝。

下午1点，在诊所的小教堂里：

我先祈祷。心里沉重，以至于忍不住哭了。是的，这是一种痛苦，因为上帝被人类冒犯了。病人常常冒犯上帝，有些人甚至不知不觉。因为他们不再认得罪了。大多数人说他们没有罪。

今天有一位病患来找我，她说一年告解一次就够了。她当时非常焦躁且固执己见，声称自己没有罪。

她告诉我，她认识一位非常邪恶的女人，却每天去教堂。她说她已经告诉过那个女人，让她远离教堂，也远离告解。

我当面告诉这位病人：“是恶魔在你们口中说话。”她再也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了。

唉，这样的人成千上万。要帮助这些病人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的灵魂大多已经生锈了。我将这些病人纳入祈祷之中。有些人心怀感激，开心地离开；也有些人含泪告别，恳求我为他们祈祷。

但更让我痛心的是，当神父们传播或宣讲异端邪说时。我感到心中有一股钻心刺骨的灼痛，仿佛我患有心脏病一般。

是的，神父们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心痛。他们难道不明白，自己对灵魂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吗？

当我在圣体龛前哭泣时，我问救主，如果换作是他，此刻会问我什么？

救主：“我会问你：‘你爱我吗？’”

那一刻，我想起“上帝就是爱”，便回答：“我当然爱你。”救主：“你看，而我爱你，远比这多得多得多。”

那一刻，我与救主相视而笑，不再哭泣。我感到痛苦消失了，仿佛被谁抹去了。

亲爱的上帝，感谢您赐予我如此巨大的恩典，瞬间治愈了我的灵魂。神经科医生或精神科医生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最棒的灵魂医生就是我们亲爱的救主：

如果患者先去告解，然后再去看医生，那能省下多少人的X光片呢？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不去告解。但人们似乎想先去炼狱，然后才去天堂。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拒绝上帝。他们毫无悔意，甚至自己选择了他们的主——撒旦，撒旦将日夜折磨他们，直到永恒。

晚上，我参加了圣体弥撒和玫瑰经祈祷会。

### **1992年2月26日 — 星期三**

上午10:30 — 医生室：当与救主结合时，一种深沉的宁静、平安和温暖涌入我的内心。我知道，那时救主就在我身边。祂在我内安息，我也在祂内安息。

我：“亲爱的救主，你现在正在圣化我的灵魂。你希望我保持沉默。”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对于一个灵魂来说，与救主共度几分钟的宁静是多么必要啊。我以前并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爱的鸦片。世俗的一切都远在天边。有多少人错过了这一切？哦，主啊，请怜悯他们吧。如此与救主结合，便拥有一切。这是多么美好啊。这就像天国一样。现在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当我祈祷‘愿你的国降临时’

是的，这种灵性上的共融是如此珍贵，让人感觉离天堂越来越近。此刻，我感觉自己再也没有问题、没有忧虑、也没有疑问。我相信，一切都已从我身上被带走了。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赐予的这份恩典。

中午12点30分，在医院的礼拜堂里：

起初，恶魔在我耳边低语，说我不该去小教堂，因为我还想去吃点心。我差点就信了。但我的同事对我说：“你应该去小教堂！”

于是我立刻就去了。

我再次获得了许多恩典，并为所有在大学医院的人祈祷，对救主说，他应该像召唤我一样召唤他们，让他们来到这里。

救主说：“他们不听。”

我想起了圣经中救主的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想将这次圣灵圣体领受献给某人，便问救主，我该为谁献上？

救主：“献给那个我现在如此爱的人。”

随后我又祈祷了：《天主经》、《圣母经》、《光荣颂》和《至圣耶稣圣心经》。下午3点，我到了博克斯贝格的佐纳克尔。我做了告解。

我将圣体奉献给了沃格特神父。愿天主赐予他启示，使他能认清天主的旨意，不再允许徒手领圣体。

#### **1992年2月27日 — 星期四**

中午12点30分，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我像往常一样跪在圣龛前祈祷。我心如刀绞，又哭了起来，因为病人们如此冒犯天主。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在天主面前是多么渺小。

我对救主说：“我不配聆听你的声音，我对你的敬畏与日俱增。然而，我却微不足道。”

随后我听见：“继续做个孩子吧。”

我诵念了《赞美诗——愿上帝受赞美》，并进行了内心祈祷。今天是星期四，多查特神父在布雷滕又举办了祷告会。我再次问救主，我是否应该去那里。

救主：“不，不要去。”

我问，如果多查特神父问起，我能否这样告诉他。救主：“如果你告诉他，我会很高兴。”

后来，我又去湖边散了会儿步，就在小教堂后面。我还有点空闲时间，随身带了一块面包，想喂喂鸭子、海鸥和那只天鹅。天鹅游到我身边，想吃面包。我把面包扔到了水里更远一点的地方。那只天鹅最机灵。它从水里游出来，径直朝我游来，想要整块面包。我像对人一样对它说道：“你想要什么？”

它昂起骄傲的脖颈，咕啾着，神情变得凶狠，简直让人害怕。直到那时，我从未在天鹅身边

天鹅身边。我告诉它，让它回到水里去。那只天鹅听话地回到了水里，而我继续把剩下的面包分给它们，每只一小块。

我想，就连动物都比人更懂听话。

下班后我去游泳。之后我念了玫瑰经，参加了弥撒，并再次将弥撒奉献给沃格特神父。

#### **1992年2月28日 - 星期五**

我又能多做些祈祷了。10点钟，我走进医生的房间。首先，我给那个可怜的灵魂洒了圣水，然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开始祈祷。

我对救主说，如果祂先消除我的一切恐惧和疑虑，使我不被任何人迷惑，那么我将相信祂对我说的一切。我祈求祂取走我的人性，并以祂的神性来装扮我。我一直向救主祈求谦卑，祈求自己变得谦卑温和。

我们这里很少有人谈论南斯拉夫战争，尽管昨晚杜布罗夫尼克又遭到了轰炸。

我问救主，那即将降临德国的战争是否因祷告而有所缓和。

救主：“战争即将到来。”我：“来自俄罗斯吗？”

救主：“是的。”

我：“他们不相信。”

救主：“我的女儿，等到为时已晚，他们才会相信。”我：“我该告诉祷告小组吗？”

救主：“是的，告诉他们，让他们多祈祷。”

接着我又问，如果多查特神父和救主都在场，我们正在举行敬拜时，我也能告诉他们吗？

救主：“当然可以。”

我心想，如果我说出来，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救主：“交给我吧。重要的是你已经说了。”我：“我还应该告诉别人吗？”

救主：“你已经告诉你的神父了。”

我：“我们是否需要通过祈祷或其他方式为这场战争做准备？”救主：“你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下班后，我到森林里散步，为

沃格特神父诵念了四串玫瑰经。随后我走进教堂，继续为他祈祷。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他。只有天主知道，我为这位神父祈祷了多少。我只期待在天堂得到报酬。即使沃格特神父曾冒犯过我，我依然非常喜欢他，我愿永远在他身上看到耶稣。我的任务并不轻松，但沃格特神父的任务也不轻松。因此，对我们两人来说，都适用这句话：Per crucem ad lucem（经由十字架走向光明）

## **1992年2月29日 星期六**

我参加了瓦格豪塞尔的早间弥撒。在变体礼时，我听到了邪灵的咆哮。我在瑞士拜访鲁道夫神父时就听过这个声音。那时大约是凌晨一点半，我正在祈祷，因为魔鬼让我感到非常恐惧。

那声音不像人的声音。

今天在瓦格豪塞尔，弥撒由埃米利安神父主持。弥撒前，我特别为各位神父祈祷过。我现在也把我在大珠子上所祈祷的内容写下来：“永恒的天父，我将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和神性奉献给你，作为赎罪，为我们的罪过，以及瓦格豪塞尔的神父和修士们的罪过。”

在小珠上，我祈祷道：“因祂那痛苦的受难，求祢怜悯我们，以及瓦格豪塞尔的各位神父和修士。”

最后，我三次祈祷：“圣神、全能的圣神、永生的圣神，求祢怜悯我们，也怜悯瓦格豪塞尔的修父和修士们。”

随后，我又诵念了喜乐经、驱魔祷文及其他祷文。圣体圣事结束后，阿莉丝请我领祷。

我们诵念了圣母连祷。

随后，我跪在圣体龛前的地板上，为许多事项祈祷。

我刚走出教堂，就听到有位女士抱怨说，圣母连祷对她来说太冗长了。但我知道，这祷文是天主所愿的，因为魔鬼不喜欢圣母连祷，相反，他会因这祷文而发怒，我对此已有切身体会。

因为我已经多次经历过这种恶魔的狂怒，在梅久戈耶有一次尤其严重，当时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年轻学生，在圣母连祷的祈祷中大声喊道：“停下来，着火了。”但我还是继续祈祷。那时我以为，当我祈祷时，魔鬼会撕碎我的灵魂。

中午买完东西、把公寓收拾好后，我于16:15再次身着红色服装前往教堂，一直待到18:15。我刚开始祈祷就不得不停下来，因为那盏永恒之灯又没点着。神父住宅里的那位女士给了我火柴，我便点燃了那盏灯。

我为福格特神父诵念了好几串玫瑰经。祈祷时我感到无比沉重，真想放声大哭。

我想和沃格特神父进行一次告解谈话，但我希望他也愿意，并主动找我。我祈祷天主赐予他为此所需的恩宠，因为我有很多要告诉他——救主至今所说的一切。救主也告诉我，要为他祈祷。

回到家后，那个污秽之灵——那个多嘴的家伙——开始折磨我。它想说服我：“你看，这没用。没意义了，别再为他祈祷了。”

但我没有听从那污秽之灵的话，而是继续祷告。

### **1992年3月1日 - 星期日**

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小时，随后与救主合而为一约30分钟。我意识到自己再次变得微不足道，我所需的一切都必须向救主祈求。我痛哭流涕，恳求救主施予帮助。没有祂，我一无所所有；但有了祂，我便能成就许多事。

目前最让我感到沉重的是手领圣体，因为这一做法并未被废除，相反，它仍在继续，因为我知道救主不希望信徒用手领受圣体。我诵念了《天主慈悲经》、慈悲玫瑰经、圣特蕾莎·德·利斯ieux的祷文、圣方济各·亚西西的祷文、急求祷文以及许多其他祷文。

我当时还没完全明白救主曾对我说过的话，即祂会因用手领圣体而收回恩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不得不再次向救主请教。救主：“这是对我的冒犯，也是对我的一种漠视。”

我：“你在他们领圣体时赐予他们恩宠吗？”救主：“不。我收回了恩宠。”

我：“什么是‘收回’？”

救主：“**一棵树必须结果，但通过手领圣体，他们将不会结果。**”

我：“手领圣体最糟糕的地方是什么？”救主：“那就是所有人都会陷入泥潭。”

我：“但救主，这难道不是人的过错吗？毕竟神父们也进行口领圣体。”

救主：“是谁教给人的？”我：“主啊，这是撒旦的作为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这显然是撒旦的作为。他不要好果子，只想要坏果子。那些坏果子全都归他所有。”

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神父们不相信呢？”救主：“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仰。”

我：“该如何将这些污秽从教会中清除？”救主：“祈祷和斋戒。”

我：“斋戒太难了。”

救主：“富人进入天堂也是如此艰难。”我：“你能再跟我说说手领圣体的事吗？”

救主：“不停地祈祷，祈求废除这种做法。”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做的。”

我：“我现在会有多少敌人？”

救主：“比你能想象的还要多。我与你同在，你无需害怕。”我：“救主，我理解得对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理解得没错。”

此刻，我内心充满宁静、平安与清明，没有怀疑，也没有恐惧。

这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是的，救主与我同在。我感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继续问救主：

“主啊，昨天我在教堂里为你祈祷了两个小时，但你却没对我说什么。难道我的祈祷不够虔诚吗？”

救主：“我与你同受苦难，因为那位神父没有听从我的声音。”我：“主啊，如果我为他斋戒，情况会有所改变吗？”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灵魂导师，我将为我的神父沃格特先生斋戒。”

我的耶稣，我比一切都更爱你。感谢你与我这次的对话。我比平时早一点去了圣体弥撒，并为我的敌人祈祷。

我看到了年轻的学生瓦格纳，他是执事。然后我问救主：

“如果由瓦格纳先生给我领圣体是不对的，那么我恳求你，请让神父给我领圣体。”

我从神父那里领受了圣体。

回到家后，我把烤肉放进烤箱，自己做了斯帕茨勒面，还切了沙拉。

中午12点，我们诵念了《主之天使》。12点15分，我们开

始用餐。

12点45分，我又回到了教堂。当时正在举行朝拜圣体，至圣圣体被供奉出来。我一直待在教堂里祈祷，直到14点45分。

下午3点30分，一位名叫芭芭拉的女士来了。她向我倾诉了她对儿子的心事。她走后，玛丽昂来了，一直待到下午5点30分。

我们写下了日记笔记。

18:15，我在教堂内圣体前为福格特神父诵了两串玫瑰经，因为“永恒之光”又没点亮。

可惜他没看到。我当时心情不太好。沃格特神父在圣体龛正前方架起一盏聚光灯，这让我感到难过。我相信，活着的上帝就临在于至圣圣体之中。

通常不会在距离人半米左右的地方放置聚光灯。只是圣体龛被照得通亮，从远处看既耀眼又迷人。我心想，救主在这里还得受苦吗？同时感觉那光芒刺痛了我的双眼。有些时候，我根本无法直视。

最后，我一直没能离开教堂，直到看到司事，才告诉她那盏永恒之光已经熄灭了。

她嘟囔着抱怨道：“又熄灭了。”

睡前，我又为那些可怜的灵魂诵念了痛苦玫瑰经。这一天转瞬即逝，如此之快。

我很庆幸家里没有电视，并感谢上帝赐予我今日的力量与爱。

### **1992年3月2日 - 星期一**

上午10点 医生办公室：我用圣水洒遍了整个房间，并用本笃十字架为医院里的所有人祝福。我与救主合而为一，说道：“你知道我想问你什么，你无所不知，我会写下并相信你对我说的话。”我想起昨天亮着的那盏聚光灯，也许今天它在至圣圣体前依然亮着。

在狂欢节的三天里，我们总会在至圣圣体前举行朝拜。在寂静中，我听见：

“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把灯放在我面前是不对的。让他试着把灯放在自己面前3分钟。”

我：“主啊，知道那盏灯还在离你这么近的地方燃烧，我心里就不得安宁。因为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种痛苦。”

救主：“如果你愿意，就给他打电话吧。”

我：“主啊，这难道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吗？”救主：“你与我紧密相连。”

我：“我该把写的内容读给沃格特牧师听吗？”救主：“你害怕吗？”

我：“其实没有。”救主：“那就去做吧。”

我：“是的，救主，我会联系他，因为我相信，你——那位活着的上帝，以血肉之躯、身体与灵魂、人性与神性，真实且实质地存于圣体之中。”

12:30 我给一个名叫马库斯的十五岁男孩做了X光检查。

一位护士陪他来了。她告诉我，当他在病房里突然不适、双眼变得呆滞时，病房里的所有人都吓坏了。

我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这才意识到，那正是我为医院里的所有人祈祷驱魔的时候，甚至祈祷了好几次。

当我看着这个男孩，问他是否想要一点圣水时，他立刻说：“不，我家里有，那是给动物用的。”

随后，我用圣水在他额头上画了个十字，他的眼睛立刻又变得呆滞了。

在护士面前，我问他能否念《万福玛利亚》。他说“可以”，便开始祈祷，但念到第三个词时就再也说不出来了，于是我独自继续念完。

我又给了他一张“宝血”的祈祷单，并告诉他我会为他祈祷。

中午12点45分在小教堂里：我为马库斯祈祷，并问救主那污秽之灵是否在他身上。

我心里其实已经知道，但还是想得到救主的确认。救主说：“是的，他身上有，而且必须留在他体内。”

我恳求救主，请他把病人马库斯再送回来。

14:10时，他果然来了，这次和他母亲一起。那个男孩躺在床上。

据说他无法下床。一见到我，他就立刻向我索要圣水，我便给了他。随后他对母亲说，让她看看圣母像。母亲看到画像后，对他说：“你非得把这一切都再看一遍吗？”

她满脸自豪地说：“希望你能早点回家。”

当母亲稍微往旁边挪了挪时，我对马库斯说：“你玩过玻璃杯。”他立刻明白我的意思，说道：“是的。在柏林和这里，那都是无伤大雅的小事。”我看着他问道：“你说什么？”

他回答道：“我妈妈也是。”

此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恶魔必须留在他的体内。我把一枚圣母勋章塞进他手里，他接过了。这个男孩必须接受驱魔祈祷，他不能留在神经内科。我在这里无能为力，因为无论是母亲还是医生都不会相信我。我为他祈祷了。

傍晚在罗特教堂，我为马库斯诵念了玫瑰经，随后将弥撒奉献给他。

#### **20:00——祈祷小组：**

今天来了许多男士，包括德里斯先生、阿图尔·瓦格纳先生、神学系学生弗里多林、多查特神父等。

很美好。我们也为病人马库斯祈祷。多查特神父和德里斯先生有些不安。我获得了许多恩典。

## **1992年3月3日 - 星期二**

上午10点 医生办公室：我向救主询问了德里斯先生的情况。

救主：“德里斯不该成为执事，他没被选中。他想当执事，那只是骄傲。多查特神父身上又出现了污秽之灵。”

我：“我们该诵读哪一版《忏悔经》，旧版还是新版？”救主：“旧版，我的女儿。”

我：“救主，昨天你赐予了我们许多恩典，比平时更多。”救主：“我喜欢你们所做的祈祷。”

我：“我能告诉祈祷小组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什么对我们很重要？”

救主：“用心祈祷。”我：“怎么做，救主？”

救主：“让你们的心说话，而不是嘴巴。祈求大量的爱。”我：“所以我们要更多地呼求圣灵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当圣灵用爱点燃你们的心时，你们就能用心祈祷。净化你们的心，让圣灵也能降临在你们身上。

不要再积攒你们的罪过，它们会形成巨大的伤口，而大伤口比小伤口愈合得更慢。巨大的伤口会带来巨大的痛苦，那样你们就不再那么乐意祈祷了。”

“写下这些吧，我的女儿，只用嘴巴祈祷，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发挥作用。要这样祈祷，让爱在祈祷中产生。”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求祢赐予我们恩宠，使我们能用心祈祷。救主，你说过我丈夫身上还有污秽的邪灵。但他昨天领了圣体。”

救主：“你丈夫应该去告解。”

我：“他肯定会告诉我，他已经告解过了。”救主：“女儿，告诉他，他应该好好地告解。”

下午4点到5点，我被安排在教堂的至圣圣体前领祷并进行朝拜。我丈夫、弗里多林和我一起参与并领祷。虽然我为他祈祷过，但我丈夫还是有些不安。

尽管我已经告诉过他，但沃格特神父还没有把那个投掷器拿走。

18:30举行了圣弥撒，我将圣体奉献给了沃格特神父。

## **1992年3月4日 — 星期三 — 圣灰星期三**

我只吃面包喝水斋戒，整整24小时都头痛不止。有些时候简直难以忍受。这是赎罪之苦，我将它们奉献给福格特神父，并祈求罪人皈依。

我为福格特神父和安德烈亚斯（神学系学生）斋戒。

我问救主，为什么那位修女昨晚明知不该那样做，却仍然继续分发圣体。随后，我为她献上了圣体。

救主说：“对一颗刚硬的心，是无法施予恩典的。为她祈祷，为她斋戒。”

傍晚在教堂里。有三位平信徒和沃格特神父协助画圣灰十字。我恳求救主，让我能通过受过祝圣的手领受圣灰十字。

沃格特神父走到了我身边，尽管他通常是在另一侧。领圣体时，我再次恳求救主，愿我能通过受过祝圣的手领受圣体，于是我从沃格特神父手中领受了圣体。

我将圣体奉献给沃格特神父。

我之所以问，是因为我看到有平信徒在画圣灰十字。这些平信徒中还有一位神学学生（辅祭）。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圣灰只能由受过祝圣的手来分发。只有神父，只有神父。这也算作教会中的污秽。”

### **1992年3月5日 — 星期四**

清晨，我诵念了慈悲玫瑰经、天主慈悲连祷及其他祷文。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无法赐予这份恩典，因为是平信徒分发了圣灰十字。我是在神父通过受过祝圣的手分发圣灰时赐予恩典的。”

下午我祈祷了一个小时，当时没有病人，之后我又诵念了玫瑰经。

晚上在罗特（Rot）的教堂里，我先与信众一起诵念玫瑰经，随后参加了圣弥撒。我再次将圣体圣事奉献给福格特神父。教堂里还有一位来自波兰的神父，斯坦尼斯劳神父。

### **1992年3月6日 圣心星期五**

下午13:00，我前往小堂。然而小堂却紧闭着。这让我感到难过，但我还是去寻找钥匙。我找来了医院大楼的门卫，他帮我打开了小堂。在领了精神圣体后，我问救主，波兰的斯坦尼斯劳神父的做法是否正确，并提到他也是将圣体分发给信徒的手上。

起初我与这位神父相处得非常融洽，如今他却让我感到如此陌生。我继续询问救主，他以前是否也曾这样分发圣体。救主说：“不，他是为了钱才这么做的。他因此背叛了我。”

我：“我能把这个写进日记里吗？”

救主：“是的，写下来吧，他因此失去了许多恩宠。”我：“是谁影响了他，使他开始分发手领圣体？”

救主：“这是路西法的作为。只要他们实行手领圣体，就是在侍奉撒旦。”我：“主啊，我能把这话告诉斯坦尼斯劳神父吗？”

救主：“我的女儿，他不会来找你的。”我：“他知道这样做不对吗？”

他能感觉到吗？”

救主：“我的女儿，当你犯下罪过时，你知道自己是在犯罪吗？”我：“可是主啊，也许他认为这是对的？”

救主：“我的女儿，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罪，那他就处境不妙。”我：“‘处境不妙’是什么意思？”

救主：“人就不在神的恩典之中。”

我有些吓了一跳，呼吸也停顿了一下，便问救主能否再说一遍，也许是我没听明白。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人就不在神的恩典之中。”

上午，我曾请求救主告诉我一些关于大学医院里那些灵魂的事情。

救主：“你能承受我告诉你的吗？”我：“救主，你比我自己更了解我。”

傍晚在罗特（Rot）的教堂里，我没再见到斯坦尼斯劳神父。

弥撒结束时，因为我提醒她永恒之光没点着，被司仪大声呵斥了一顿。她愤怒地在整个教堂里高声喊道：

“你回家去，这不关你的事。”我为这位女士祈祷。来自罗特的埃里希还在外面和她说话。

我将圣体奉献给了玛丽昂。晚上8点，我诵念了驱魔祷文和圣神玫瑰经，祈求不再由平信徒分发圣体，因为当时圣体分发员正在开会。

埃里希陪在我身边，与我一同祈祷。我也将我的丈夫纳入了祈祷中。但他非常紧张，情绪激动，以至于埃里希便回家了。我相信驱魔祷文对我的丈夫产生了影响。那天晚上，我丈夫对一切都感到烦躁。睡前，我又诵念了两串玫瑰经。

### **1992年3月7日——圣母赎罪星期六**

清晨，我和科杜拉女士一起去了瓦格豪塞尔的教堂。

从16:15到18:15，我为福格特神父祈祷。我走进教堂时，永恒之光并未点燃。我祈求有人能来点燃它。随后我对救主说：“我将此奉献给你，祈求若到

17:00 仍无人前来点燃永恒之光。”

17:05时，圣器管理员赶来点燃了永恒之光，她显得非常匆忙。我在那里跪了两个小时，诵念了四串玫瑰经以及许多其他祷文。

### **1992年3月8日 - 星期日**

清晨5点45分我起床，祈祷了约一小时，先向圣神祈祷，接着诵念古老的《认罪经》、驱魔祷文、向圣米迦勒大天使和守护天使的祈祷、奉献给圣母的祈祷、耶稣圣心祷文以及喜乐玫瑰经，随后我进行了精神领圣体。

我又开始发自内心地哭泣，因为有太多苦难降临在我身上。最糟糕的是那些降临在我丈夫身上的苦难。我真想放弃一切，不再做这么多祈祷。

我向救主求助，向他倾诉苦楚。我也向圣母祈祷，说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沉重了。我说：“（……）我四面受困，而且连我的神父也让我失望。”

突然间，我停止了哭泣。随后，我内心感到一种深沉的平安与宁静。我恳求救主赐予一个神迹，让神父和教堂里的所有人都能看见。

我对救主说，我是一个罪人，不配得到这个征兆，并补充道：“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是的，你会得到一个所有人都能看见的征兆。”

我：“我还想知道，神父届时是否也能看见。”救主：“是的。”

我：“这会是一个让人悔改的好征兆，还是你会让我们感到恐惧？”

救主：“上帝不会吓唬任何人。”

我：“这个征兆何时出现，是在复活节前还是之后？”救主：“复活节前。”

我：“神父会因这个征兆而改变吗？”救世主：“不会，他不会因此改变。”

我：“为什么，救世主？我现在完全绝望了。我原以为他终有一天会改变的？”救世主：“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我：“可是为什么，救主？”救主：“他还有太多骄傲。”

我：“主啊，我恳求你，那就给我找一位别的神父，让我可以把日记托付给他。”

救主：“这事交给我吧。”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这样称呼你，比如我的主、我的救主、亲爱的耶稣、我至爱的、我圣洁、强大且永恒上帝、万王之王、我的和平之王、全能且仁慈的上帝等等，这样对吗？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救主：“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为这次对话表示感谢，并将圣体奉献给全世界的人，以及炼狱中的可怜灵魂，就像我每天为那些可怜的灵魂奉献赦罪祷文一样。

当时大约是8点30分。我丈夫起身前往瓦格豪塞尔告解。我的祈祷得到了应允，因为我在念玫瑰经时曾祈求天主赐予他恩宠，使他能做好告解。

9点45分至11点10分，我在罗特（Rot）的教堂里。在圣体圣事开始前，我为所有来教堂的人诵念了《天主慈悲经》。我再次将圣体奉献给炼狱中的可怜灵魂。

当我回到家时，我丈夫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像个新生的人一样，也跟着我参加了敬礼。一整天都充满平安，他温柔又体贴。感谢天主赐予这份恩宠。

深夜2点半，我被唤醒，并蒙受了祈祷的恩典。

我诵念了耶稣七句遗言，每句都配以一首《天主经》和一首《圣母经》，“并荣耀归于父”，随后诵念了慈悲玫瑰经。然后，我给那些可怜的灵魂洒了圣水，之后便睡得格外安稳。

### **1992年3月9日 – 星期一**

上午10点 医生办公室：

我向救主询问了医院里的人，以及在那里工作的人。

上周五，救主问我能否承受他要告诉我的话，所以我现在对他说，如果他非要说，至少也该告诉我最温和的那部分。

救主：“他们都应当悔改。几乎所有人都走在宽阔的道路上。”我：“救主，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救主：“为他们祈祷。”

我：“但我的祈祷无法拯救许多人。”救主：“不，因为有我，你可以拯救许多人。”

当时有一位医生来到我们的X光科，他是来自土耳其的客人，一位穆斯林，想了解X光和影像检查的相关知识。

我告诉他的天主教信仰，比X光技术还要多。特别是，我告诉他圣灵是多么重要。

我问救主这样做是否妥当，毕竟那位医生是穆斯林。救主：“你们都需要同样的信仰。”

我：“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吗？”救主：“保持本色就好。”

下午1点，在医院的礼拜堂里。

我对救主说，周日教堂里人很多，工作日却很少。我问道：“神父不能独自分发圣体吗？他需要平信徒吗？”

我想，其他人必须耐心等待，如果他们等不及，那就应该为年轻的神职人员祈祷，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神父。

救主：“大多数只在星期天领圣体的人，领得并不配。”我：“必须告诉神父。神父难道看不出来吗？”

救主：“如果他不分发手领圣体，他就会看到了。”我：“我能把这个写在日记里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写下来吧。”

我：“许多人说，他们用嘴犯的罪比用手犯的更多。”

救主：“我不相信他们。但问题在于他们的冷漠，他们已无法区分圣体中的三位一体天主与普通面包。神父们本应向他们宣讲这种区别，但既然他们实行手领圣体，就无法再就此宣讲了。”

我：“他们说，用手领也一样虔诚。”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用手领圣体是不配的，而如果有人不配地领受，那也同样是不敬虔的。”

我：“手领圣体是否导致了許多褻瀆行為？”救主：“比你想象的還要多。”

傍晚在罗特镇的教堂里，当神父正在诵读福音时，一位妇女横穿整个教堂，径直冲到了神父面前。她鞋底发出的响声和那坚定的步伐如此响亮，以至于所有信徒都注意到了她。据称，教堂里有人用车挡住了她的出口。但她的焦躁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她向司事挥了挥手，司事走过来，打断了神父的讲道，向他转述了这一切。当神父问这辆车是谁的时，却无人应声。领完圣体后，我向救主询问了约翰神父的情况，因为罗兰德在电话里告诉我，普拉顿主教已经皈依了，现在接受约翰神父的著作。

救主：“约翰神父的书是不对的。”

随后，我询问了定于1992年3月13日举行的关于

加拉班达的讲座。我对救主说：“我相信加拉班达的显现，但这次电影放映及随后的讨论，还有大肆的宣传，让我感到不安。难道这不是恶魔在作祟，企图摧毁善吗？”

救主：“你猜得没错。”

晚上8点，祈祷小组聚会。来了很多人。

### **1992年3月10日 — 星期二**

我向救主询问了昨天来教堂的那位女士。

救主：“那是污秽之灵。我允许了。还会来更多。我身穿红色礼服在教堂里，为福格特神父献上了圣体圣事。”

### **1992年3月11日 — 星期三**

上午10点10分 医生办公室：

我再次向救主询问那个征兆。救主：“你会在教堂里得到一个

征兆。”我：“那会是什么？”

救主：“交给我吧。”

我：“我能分辨哪些来自你，哪些来自我自己吗？”救主：“是的，你能。”

救主赐予我丰厚的恩典。我感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告诉我些什么吧，我也想听听你的声音。”

救主：“我爱你，我的女儿。”我：“听到这句话真让人感到温暖。”

下午4点30分：我去了博克斯贝格的佐纳克尔，听了一场讲座。因为我来晚了，所以没能参加那里的圣弥撒。

晚上7点，我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参加了弥撒。

我再次独自跪在领圣体台前。一位新来的神父直到最后才给我分发圣体。等待期间，我为这位神父诵念了多遍《圣母经》。

我将这次领圣体献给玛丽昂。

晚上8点30分，玛丽昂来了，我们一起写了日记。

### **1992年3月12日 — 星期四**

这已经是我在诊所独自工作的第二天了。来了很多病人。尽管如此，我还是祈祷了很多。

12:30 在诊所的小教堂里：

我想知道，昨天我在罗库斯小堂独自跪在领圣体台前是否正确。许多我认识的人在领圣体时都站着，或者直接跪在神父面前的台阶上，尽管那里有领圣体台。

我心想，也许我做错了。救主：“继续像以前那样跪着。”

我：“为什么其他人不跪在领圣体台前呢？”救主：“虚假的谦卑、惧人、害怕神父。”

我想到了祈祷小组里的几个人，便问救主：我该告诉他们吗？

救主：“是的，但要带着爱。”

这让我觉得有些奇怪。如果想为救主做点好事，却只能独自一人。毕竟，我们都有责任荣耀上帝。

回家路上，我像往常一样念了玫瑰经。

下午4点，我去了明戈尔斯海姆的盐水浴场游泳，大约一个半小时。

晚上，我去了罗特镇的教堂，在那里也一起诵念了玫瑰经。领圣体时，修女从我身边走过。

我站起身，没有领受圣体，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从领圣体台走到座位途中，我感觉魔鬼似乎要将我撕碎。但救主在灵里来到我身边，我获得了许多恩宠，一种特别的恩宠。我将这次领圣体奉献给我在医院工作的那些人。

随后我便驱车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

那里19:30还有一场弥撒，我在那里领受了圣体圣事，并将这份恩典奉献给仍在炼狱中的神父和修会成员，以及那位分发圣体的修女，并为炼狱中的所有其他灵魂祈祷。

### **1992年3月13日 - 星期五**

今天早上，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小时，为整个医院、我的家人、多查特神父和福格特神父至少念了10遍驱魔祷文。

虽然我工作繁忙，但我依然抽出了时间来祈求救主。放射科目前缺了两个人，一个生病了，另一个要到五月才来。我恳求救主赐予我恩典，让我能独自承担三人的工作量。

祂赐予了我这份恩典，在上帝的力量加持下，我工作得十分顺利。

上午10点10分，我走进医生休息室。在那里，我进行了灵性交流，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我问救主，昨天发生了什么——当时修女带着圣体从我身边走过，我站起来回到座位上，却没领受圣体，内心感到强烈的攻击。

救主：“我的女儿，那是许多污秽的灵。”

我：“它们是否以为，如果我不通过圣事领受你，你就不会光临我？”救主：“是的，它们总是这么认为。”

我：“我当时感觉它们想把我撕成碎片。难道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吗？”

救主：“我的女儿，如果它们有能力的话，早就把你撕成碎片了。”

我：“主啊，当你以灵性形式来到我身边，我与你结合时，所领受的恩宠比领圣体时还要多。这是为什么呢？”救主：“因为我希望通过神父那受过祝圣的手，将自己赐予信徒。”

我：“我该如何对待神父？”

救主：“你应当始终听从神父，但若他冒犯了我，则不必听从。”我想知道，我未领圣体就逃离修女身边是否正确，我以为救主或许不悦。

救主：“不，我的女儿，恰恰相反，你做了一件好事。”

我：“可是我的主、我的上帝，如果神父说我不该那样做呢？”救主：“那就照他说的做，由他负责。”

我：“我什么时候能和沃格特神父谈谈？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去和他谈谈吧。”我：“什么时候？”

救主：“越快越好。”

我：“我离开，或者那些留下并从平信徒手中领圣体的人，是否冒犯了上帝的尊严？”

救主：“我的女儿，请仔细听。所有接受手领圣体的人，以及那些由平信徒分发圣体的人，都在冒犯上帝的尊严。

我：“亲爱的救主，我还想问你，我该把这一切都读给沃格特神父听，还是只在某些日子读？”

救主：“全部，我的女儿，全部。”

我：“主啊，当我去见他时，你会与我同在吗？”救主：“是的，我会与你同在。”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此刻心中感受到如此多的爱与温暖，如此多的恩宠。这是在确认我应该去见福格特神父吗？你为我去见他而高兴吗？”

救主：“我对此特别高兴。”

我：“我已经为他斋戒、祈祷了这么久，也多次将圣体圣事奉献给他。如果我与他交谈，他现在会有所改变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他确实在改变，但他会明白我对他有什么要求。”晚上我在罗特的教堂里，将圣体奉献给了那些可怜的灵魂。

### **1992年3月14日 - 星期六**

清晨，我前往瓦格豪塞尔参加弥撒。由阿兰努斯神父主祭。弥撒结束后，我在教堂里诵念了圣母劳雷塔诺连祷文。随后，我与玛丽昂一起写日记。

从16:30开始，我为沃格特神父祈祷。16:45，我前往向他告解。我感到非常失望，甚至哭了。随后，我继续为沃格特神父祈祷。

### **1992年3月15日 - 星期日**

凌晨3点45分，我开始为所有人祈祷。我也将福格特神父纳入了祈祷之中。我对救主说：“所有的灵魂都属于你，所有人都应当得救。”

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与主合而为一。我哭了。昨天与沃格特神父的告解谈话后，我感到非常痛苦。于是，我又开始怀疑救主是否在对说话。因为如果我照福格特神父所说的去做，我就根本不需要再去教堂了。我恳求救主给予回答。

我说：“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我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你在对我说话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是你的主和上帝，你的耶稣，你的灵魂导师。”

我：“告解结束后，我该怎么去见沃格特神父，并给他朗读日记里的内容呢？”

救主：“再等等。”

随后，我再次询问关于征兆的事。

救主：“教堂里会有一个征兆。你要信靠我。”我：“这样会使灵魂皈依吗？”

救主：“是的。”

我：“什么时候？”

救主：“会在复活节之前。”

我：“我感到心中有一股灼痛。这是什么？”救主：“那是我的伤口。我在你里面受苦。”

我：“你是通过那位神父对我说话的吗？”救主：“不，他不让我进入他的内心。”

我问自己在福格特神父的告解室里是否做对了。

救主：“你在告解室里的做法是对的。我的女儿，继续忠于我吧。”我：“是的，主，我会这么做的，因为我爱你。”

大约6点左右，我又上床睡了两个半小时。从10点15分到11点15分，我为罗特（Rot）的教会祈祷，特别是为沃格特神父、辅祭、平信徒、教堂唱诗班，以及所有在教会中不配领圣体的人祈祷。下午，我参加了敬礼。

晚上，我参加了明戈尔斯海姆罗库斯小堂的圣弥撒。神父的讲道非常精彩，我得以体验到与救主非常美好的结合。这已经是患流感后的第三天了，我感谢天主让我能去教堂。

### 1992年3月16日 — 星期一

我深受严重感冒的折磨。几乎整夜无法入睡，头痛、喉咙痛和胸痛都很剧烈。

我的咳嗽几乎无法平息，这让我非常痛苦。胸椎也痛得厉害。

我留在家里，并于11点30分预约了看医生。

今天早上起床后，我祷告了一个半小时。随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的生命在我手中。你完全在我里面，与我同在。”

我：“但我还无法理解这一切。我非常想念天堂。”救主：“因为你完全属于我。”

我：“你说过，我在世上的生命很短暂。这是什么意思？”救主：“我已经把你接到我身边了。但时间由我主宰。”

我：“我在世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吗？”救主：“哦，我的女儿，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救主：“不要把你的烦恼背在身上。把它们交到我手中。你完全属于我。”我：“我的主，我如此软弱。我将我的软弱交托在你手中。”

我：“耶稣，与你同在真美好。我不想与你分离。”救主：“我的女儿，再也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

我：“我愿这一切永远如此。我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地爱你，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们在地上已经拥有了天国。

我相信，拥有你，就拥有了一切。唯有与你同在，我的主、我的上帝，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

我问起沃格特神父的事，因为上次告解后我感到非常失望。救主起初说沃格特神父是个懦夫。我本不想把这句话记下来。但救主又重复了一遍。

我：“别说懦夫了，跟我说点别的吧。”

救主：“他将没有多少时间去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我：“我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救主：“但他会明白的。”

我：“我还有机会和他谈谈吗？”救主：“是的，你会有的。”

我：“但他不会相信我对他说的话，他是中立的。”救主：“没有中立。要么他信，要么他不信。”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将这个问题交托在你手中。”

傍晚在罗特镇的教堂里，我为沃格特神父诵念了玫瑰经，并将圣体圣事奉献给他。

20:00 祈祷小组：

那场聚会非常美好。我们诵念了苦路经，大家都在灵性上进行了交流。

我在祈祷小组中提到，如果附近没有神父，当发生什么事时，我们就应该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并在精神上与救主结合，这是必须学习和实践的，最好每天多次进行。

这样，人就会越来越接近耶稣，学会越来越爱他，并为灵性生活获得许多力量和恩典。我们大家都获得了许多恩典。多查特神父当时不在场。

## **1992年3月17日 - 星期二**

昨天我蒙受了恩典，今天早上我流下了眼泪。诱惑向我袭来。那污秽的灵想说服我，那不是救主的声音，而且神父不可能是懦夫。

它说：“你看，这就是你自己。”我开始哭泣，随即立刻祈祷。怀疑来得是多么快啊。

我对救主说：“主啊，在得到你应许给我的征兆之前，我不会向你求问。一个神父能看见的征兆，让人们悔改，让我的神父获得启示。我不能没有神父。我不想带着罪孽死去。只有受过祝圣的神父才能赦免罪过。是你赋予了他这个权柄。我爱你，我的主、我的上帝，但我必须有一个神父，让我能将你对我说的一切都托付给他。

主啊，我愿意为你所称的那个懦弱的司铎受苦。但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在我说完这一切之后，周围一片寂静与安宁，我不再想向救主提问了。这时，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耶稣说：“是的，我的女儿，事情将会如此。”

听到这话，我感到惊讶。随后，我虔诚地祈祷了约一小时，那虔诚程度前所未有的。我因椎间盘问题去做了约40分钟的体操，

当时正让我感到疼痛。

等我回来时，消防队和警察已经到了邻居家。车库和汽车都烧了。车库里有一瓶爆炸物，差点把周围好几栋房子都炸飞了。

我想，恶魔今早不仅折磨了我，还给邻居带来了灾祸。幸好我做了很多祈祷，否则后果可能更严重。

下午我走进森林，又诵念了三串玫瑰经。我努力为福格特神父多祈祷。在教堂里，我再次诵念玫瑰经，并将圣体奉献给福格特神父。

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教堂里连续第二天没有平信徒分发圣体，尽管当时正在举行追思弥撒，而且参加弥撒的人很多。所以，如果由神父独自分发圣体，一切都会很顺利。我们只需为他多祈祷，也为那些平信徒祈祷，让他们不要分发圣体。

## **1992年3月18日 - 星期三**

清晨，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在与主结合时，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救主与我同在，只是他没有对我说话。

我感到内心充满平安与宁静，对于他没有对我说话，我并没有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其中的缘由。

中午，我诵念了玫瑰经，并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参加了弥撒。今天我为福格特神父斋戒，并将弥撒奉献给他。

## **1992年3月19日 — 星期四**

凌晨3点30分，我起床并满怀爱意地向圣若瑟致意。我祈祷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才回去睡觉。两个小时后，我又去祈祷。我为

福格特神父，只为他诵念了喜乐经。随后，我代替念玫瑰经，诵念了50遍致大天使米迦勒的祷文，并在结尾处加上“圣母玛利亚，教会的母亲，诸位天使与圣人，请为我们祈祷”，随后在主祷文的大珠上诵念《天主经》，以及《光荣归于父》、《尊主颂》、三遍《圣哉经》，以及《求圣母玛利亚对抗叛逆天使的祷文》。在这套“驱魔玫瑰经”中，我将所有仇敌都纳入其中，包括沃格特神父、瓦格豪塞尔和诺伊堡修道院、施派尔及弗赖堡的各位神父，以及周边地区的所有司铎。还有我的祈祷小组、多查特神父，以及那些分发圣体分发圣体，也都包括在内。

随后，我进行了精神上的圣体领受。当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时，我听到了声音：“谢谢你，我的女儿。”

我有些惊讶，天主竟向我道谢，因为只有祂知道我是如何祈祷的。随后，我也为祂赐予我祈祷的力量而致谢。我感谢你，我的主和天主，感谢你赐予我侍奉你的恩宠。”

傍晚在罗特市的教堂里，那位负责分发圣体的平信徒走近我。我向救主鞠了一躬，在未领圣体的情况下回到了座位上。我以精神的方式领受了圣体，救主来到我身边。我将这次精神上的领圣体奉献给了圣若瑟。

### **1992年3月20日 - 星期五**

祈祷结束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我再次询问，不从那位平信徒手中领受圣体是否正确。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这是对的。只要有可能，就继续这样做。”我问起多查特神父，因为我听说他在别处主张手领圣体。

救主：“他随他去吧。”

我：“面对这样的神父，如果他也谈论手领圣体并认为这是正确的，我该如何应对？”

救主：“告诉他我告诉过你的，正确的领圣体方式是口领。”我向救主询问了“绿星期四”的事。阿洛伊斯修士曾告诉赫德维格，这一天会发生些什么。

救主：“你不必相信这种事。”

我：“耶稣，你有话想对我说吗？”救主：“是的。永远忠于我。”

我：“我最慈爱的父亲，我愿永远忠于你。为此，我祈求恩宠，即使你赐予我的十字架变得更加沉重，我也能始终忠于你。”

傍晚，我在罗特镇的教堂里，将玫瑰经的祈祷和圣体圣事奉献给沃格特神父献上玫瑰经和圣体。

### **1992年3月21日 - 星期六**

我参加了瓦格豪塞尔的早间弥撒，并特别为维尔纳·埃贡神父祈祷。我不喜欢他要求我们在读福音时保持坐姿。我跪了下来，心想，我现在是代表所有坐着的人跪下的。就在这一

瞬间，我内心受到了一阵冲击。随后，我发自内心地为维尔纳·埃贡神父祈祷。这次，当我跪在地上时，他毫不迟疑地给了我圣体。我感谢天主、圣母、圣大天使米迦勒、加布里埃尔和拉斐尔，以及所有受圣痕者，如皮奥神父，因为当我跪在救主面前时，我曾邀请他们所有人与我同在。

下午16:15至18:15，我不仅为沃格特神父祈祷，还为教堂里的泥泞祈祷，祈求圣体分发员不再分发圣体，祈求信徒不再以不敬的方式用手领圣体，并祈求天主不再因用手领圣体而受到如此多的冒犯。我去向沃格特神父告解。我有一项罪过，这让我很不安。沃格特神父给了我赦罪，却没对我讲一句话，仿佛我是在异国他乡告解一般。我走出告解室，继续祈祷，又念了一串玫瑰经。晚上，我又读了一个小时的圣经。

### **1992年3月22日——星期日**

早上7点，我开始祈祷。我祈祷了一个小时，然后与救主合而为一。我为沃格特神父流泪，并感谢上帝赐予赦免。随后，我问救主，为什么那位神父对我只字未提。

救主：“女儿，为他祈祷吧。他自己现在也有麻烦。”我：“我以为你会通过他说话呢？”

救主：“我本想通过他说话，但现在还不行。”我：“我感觉好像被神父抛弃了。”

救主：“我也是这样。”

我经常在想，我到底是不是被选中了，还是只是我自己的幻想。我对救世主说：“如果你愿意，就告诉我吧。”

救主：“仔细想想吧，我的女儿。”

我首先想到了耶稣的话：“我是你的灵魂导师等等。”

救主：“我的女儿，把它写下来。你是被拣选的，也是被预定的。”我：“但我犯了这么多年的罪。”

救主：“但你已经来到我这里了。”我：“我迷失了这么久吗？”

救主：“是的。就像现在这数百万的人一样。”我：“能把这数百万的人召回来吗？”救主：“为他们祈祷吧。”

我向救主和圣母表达了感谢。

我在圣体弥撒开始前稍早些去了教堂。在那里，我为所有将要参加弥撒的人诵念了圣神连祷。我虔诚地祈求，愿无人不配领受圣体。

我相信我的祈祷得到了应允，因为领圣体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我想，我不再需要救主给什么征兆了。必须祈祷，让人们去告解。

当我在长椅上跪着领圣体时，我对救主说：

“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无论我现在是从神父还是平信徒手中领受圣体。”

当那位平信徒走近我并看到我时，他像被吓了一跳，瞬间转身走开了。于是，沃格特神父走过来，给我领了圣体。

中午，我去了教堂参加念玫瑰经和敬礼。下午，玛丽昂来找我，我们一起写了日记。

### **1992年3月23日 - 星期一**

一大早就开始祈祷。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虔诚地祈祷。

随后，我问救主，周日领圣体的人如此之少，是否是给我的一个征兆。

救主：“复活节前还会出现一个征兆，我的女儿，相信我，不要怀疑。”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希望你永远忠于我。”

我：“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我会引导你走上通往我的道路。”我：“我害怕迷路。”

救主：“永远紧握我的手。”

我：“主啊，既然我已被拣选，我该做什么？”救主：“祈祷，祈求异端被铲除。

写下来，我的女儿，必须废除手领圣体。”我：“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必须这样做。”救主：“去吧，平安。”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感谢您与我这次谈话。我将尽我所能。”

我的灵魂沉浸在深深的平安与宁静之中。我相信，我必须比以往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一切。

在圣体圣事之前，我诵念了玫瑰经。我将所有祈求都托付给了这串玫瑰经。我将这台圣体圣事奉献给那些可怜的灵魂。

20:00 祈祷小组：来了很多人。我们祈祷了大约两个小时，特别是为神父们祈祷，祈求他们不再分发手领圣体。

## **1992年3月24日 - 星期二**

起初我祈祷了一个小时，随后进行了精神上的领圣体。

一位克罗地亚教授兼神父于1992年3月21日在施派尔做了一场演讲。我已经听过那盘录音带了。

我向救主询问了那位来自克罗地亚的教授神父。我问，这是否是旷野的声音。

救主：“但你并没有去那里。”我：“你也没有召唤我。”

救主：“在神父身上，你总能找到一些不好的地方。也要在他身上寻找一些好的地方。”

我：“主啊，我爱这些神父，为什么他们不爱我？”救主：“因为你认出了他们的恶行。”

我：“主啊，但他们的恶行无法在你面前隐藏。”救主：“是的，他们无法在你面前隐藏，但在世人面前却可以。”我：“这让我感觉就像是瞎子领瞎子。”

救主：“是的，你猜对了。”

我：“主啊，我们身处这样的黑暗之中吗？”救主：“祈祷吧，让光明降临。”

我：“主啊，你是光。求你用你永恒的光穿透这黑暗。”

救主：“几乎所有人都身处这黑暗之中。他们都想要两个父亲，却无法在其中一个之间做出抉择。”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所有人必须悔改。”

我：“那么，正如你对唐·博斯科所说的那样：‘Avertere, avertere!’我问起彼得的钥匙，想知道是否所有的使徒都拥有通往天堂之门的钥匙。

救主：“我的家不是地上的家。这里只有一把钥匙，而彼得拥有它。所有人都必须听从他。”

我：“但他有那么多敌人。”

救主：“但这恰恰是他在我的圣灵引导下的标志。”

记住，我的女儿，凡违背耶稣基督公认教义的人，就是得罪圣灵。这是最严重的罪。

“这样的人已无法得救。”

我：“主啊，我写不下去了，写这些对我来说太难了。感谢你赐予我的这份恩典。”

下午13:00至14:00我去游泳了。无论身在何处，我在水中也照常做简短的祷告。我在心里对救主说：“亲爱的上帝，我爱你，就像游泳池里有无数水滴一样。”

我立刻得到了救主的回应：“我也爱你，就像世上所有游泳池里的所有水滴一样。”

我听了不禁微笑。

傍晚在罗特（Rot）的教堂里。我将念玫瑰经和领圣体献给我的丈夫，他今天做了腿部手术，正在住院。

## **1992年3月25日 — 星期三**

既然我已将救主置于生命的首位，我必须先祈祷。我祈祷了约一小时，之后便能从内心深处以真挚之心祈祷。

我对救主说：“今天我不向你提问，也许你有话要对我说，或者想嘱咐我做些什么。”

主啊，我的上帝，请说吧，你的仆人正在聆听。但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沃格特牧师必须听听你写的内容。”

我：“我什么时候去见他？”救主：“去见他，再问他

一次。”我：“那时你会与我同在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会与你同在。”我：“你现在要通过他说话吗？”

救主：“交给我吧。”

我：“我什么时候去见他？复活节前还是复活节后？”救主：“现在就去，就在这几天。”

我：“他不想照我转达你的话去做。”救主：“只要他听进去，我就满足了。”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本不想写，因为救主已经吩咐过。但救主又重复了两遍。

我：“我还要给沃格特神父转达什么吗？”救主：“告诉他，我非常爱他。”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照你所说的去做。感谢你与我这次交谈。”

在与救主合一时，我感到一种特别深沉的平安与宁静。我无法用言语描述当时我有多么自由，以及我如何感受到救主的爱。我也获得了许多恩典。

我心想，祈祷的方式和祈祷的内容是多么重要啊，必须发自内心，用真心去祈祷。以前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感谢天主赐予我这份恩典。

下午3点45分，我去了沃格特神父那里。随后我走进教堂，为沃格特神父诵念了两串玫瑰经。

16:30：我从玛加·F那里得知，今天是“主显节”。

玛加和我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救世主偏偏在今天告诉我，我应该去见福格特神父，而且福格特神父必须听一听我写的内容。

我回到家，又为福格特神父祈祷了约30分钟。

18:00，我按了牧师住宅的门铃一次，但没人给我开门。随后我走进教堂，与信徒们一同祈祷。念完玫瑰经后，我去了沃格特神父那里。

这次我被接见了。我让沃格特神父读了救主今天

25.03.92所说的话。

沃格特神父对此未作评论。我请求了祝福，跪倒在地，随后便离开了。

晚上7点，我已抵达明戈尔斯海姆的教堂。在那里，我参加了弥撒，并将圣体奉献给了圣母。

那场弥撒非常美妙，有很多拉丁文的祷文。我感到十分惊讶，心想莱费布尔主教一定在为这位神父祈祷，因为这位神父曾发表过反对莱费布尔的演讲。最后，我走到神父面前，感谢他主持了这场美好的弥撒。在我们这一带，我从未听过如此接近拉丁文的弥撒。

感谢天主。

### **1992年3月26日 — 星期四**

凌晨4点至5点，我为所有亡灵诵念了两串玫瑰经以及许多其他祷文。

9点30分，我又开始祈祷，但起初我哭了。我哭得如此伤心，以至于不得不啜泣。我想到了沃格特神父，以及他对我的冷淡。他甚至没有像往常那样与我握手。他无法掩饰面具下的真实面目。我甚至告诉他，我不喜欢去见他，因为我知道他不愿接待我。

我告诉他，我这么做是因为救主如此旨意。

当我的哭声越来越大时，我听见救主说：“这难道不比被世人所爱更值得我来爱吗？”  
我立刻停止了哭泣。

我对耶稣说：“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你的爱比世上所有人的爱加起来都要强烈。”

我：“主啊，你止住了我的泪水。你的痛苦远比我的更深。”救主：“是的，我的女儿，确实如此。”

我：“我以为我在神父那里做错了什么，因为离开他时我内心感到如此空虚。”

救主：“你和神父那件事做得对，其他的事还会有。交给我吧。要信靠我。”

我：“还有玛尔加昨天告诉我的，说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救主：“你不可理会世人的闲言碎语。”

我：“今天凌晨4点到5点我一直在祈祷，之后无法入睡。那种折磨我的不安究竟是什么？”

救主：“我的女儿，你从魔鬼手中夺回了许多灵魂。我允许那些小小的诱惑发生，是为了让你知道夜间祈祷是多么重要。”与救主的这种结合是如此美妙。我内心充满了深沉的平安、宁静与温暖。人们可能会以为我只属于耶稣，但事实并非如此。

耶稣爱所有灵魂，否则祂就不是爱的天主。我受伤的灵魂在短短几分钟内便得到了治愈。这确实是超自然的。世上的医生无法做到这一点，唯有天上的医生——我们的救主才能做到。

我将永远这样认为，即使他们全都抛弃我、离我而去，救主的爱也比所有神父和世人加起来更强大。我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没有离弃你的仆人。

我问救主，我写得对不对。

救主：“若非受启示，你本不会写下这些。”

我：“主啊，请将我这易怒的性子从我身上拿走，好让我更平静，好让我能继续做你的仆人。”

救主：“我现在喜欢你这样，我的女儿。”

我：“主啊，我能将一切献给你，这真美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我，因为我完全属于你。我本可以与你畅谈许久，但现在我必须离开了。”

救主：“平安地去吧。”

我看了看表，已经10点40分了。我10点30分有个体操课的预约。我赶紧跑了过去。路上我祈祷着，希望还能被接纳。

体操教练对我说我来晚了，但给了我一个11点30分的预约，那是当天最后一个空位。我很高兴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因为世上没有巧合。我感谢你，我的救主，让我还能预约到，因为这种脊柱体操的预约通常提前几周就排满了。

晚上，我去了罗特镇的教堂参加念珠祈祷。随后举行的圣弥撒，我将其奉献给那些可怜的灵魂。

海德薇格和希尔德来我这儿待了一会儿。随后玛丽昂来了，我们一起写了日记。

### 1992年3月27日 - 星期五。

祈祷约一秒钟后，我进行了灵性交流。随后，我向救主请教，因为我仍不明白救主昨天所说的话：“我现在喜欢你这一点……”

我问：“我是否应该改变我这冲动的脾气？”救主：“保持本色，我的女儿。”

我再次问起H.沃格特神父，因为他在

告解室，也没有在他自己的牧师住宅里。救主：“这

让你感到难受吗？”

我：“不。”

救主：“万事皆有其时。”

我：“主啊，请告诉我，是否有我必须留意并小心应对的事情即将发生。”

救主：“是的，会有许多诱惑降临在你身上。通过祈祷，你可以将其化解。”我：“而你会让这些情况降临在我身上吗？”

救主：“没有人能免于此。”

我：“对抗诱惑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救主：“你知道的，我的女儿，是爱。”

我：“那么，我恳求你，请永远不要让我与这份爱分离。”

救主：“一个没有爱的人已不再是人，而是撒旦的奴隶。从他们身上只能收获地狱般的果实。祈祷他们被铲除吧。”

“感谢您，我的主和上帝，今天的教训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救主：“平安地去吧，我的女儿。”

下午去了理发店。我在那里祈祷了很多。但最后魔鬼还是得逞了。一位理发师说了一位信徒的坏话，而我却附和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个罪过，因为我无权评判他人。后来我试图为那个人辩护，但我相信，既成事实无法改变。

晚上，我深深悔改了这个罪过，去念了玫瑰经。我领了圣体，但感觉与往常不同。

### **1992年3月28日 — 星期六**

凌晨1:45至2:50，我虔诚地为所有灵魂祈祷。

这时我听见救主说：“我感谢你，我的女儿。”除此之外，别无他言。

上午我又祈祷了约一小时，全神贯注，但没听到任何声音。

15:45 — 17:15：我诵了两遍玫瑰经，但心神不宁。随后我又去告解。我想洗净闲言碎语的罪过。

告解时，沃格特神父除了赦罪之外，一言未发。我感谢救主，因祂通过神父赦免了我的罪。随后，我又为沃格特神父诵念了一串玫瑰经。

19:00时，我已抵达巴德·舍恩博恩的教堂。我在这里也虔诚地祈祷，愿信徒们不要因习惯或背负重罪而不配领受圣体，因为救主已经遭受了足够的冒犯。

两名平信徒和神父共同分发圣体。我坐在教堂后排。那位平信徒来到后方分发圣体，去他那里领圣体的人比去教堂前排神父那里的人还要多。神父已经分发完毕，而那位平信徒挡住了我的去路。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他身旁走过，径直走向祭台。神父已经回到祭台前，但我跪在台阶上，等待神父过来给我领圣体。我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天主对我的要求，而不是人的眼光。弥撒结束后，教堂瞬间空无一人。在领受了宝贵的圣体之后，竟无人能再多祷告片刻。简直让人以为他们领受的不过是普通的面包，而非化作面包形体的三位一体的上帝。

### **1992年3月29日 — 星期日**

祈祷了45分钟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我再次询问了那位神父的情况，因为他至今仍未对我讲过一句话。

救主：“必须继续这样下去。”

随后我询问，我在巴德·舍恩博恩所做的是否正确——尽管这让我费了很大劲，但我没有去找平信徒，而是去找了神父。

救主：“我的女儿，你履行了我的旨意。”

我：“之前我内心如此不安。我的心仿佛被撕裂了一样。”救主：“那些污秽的灵正在竭力阻止你这样做。”

我：“直到你来到我身边，我才感到深深的平安，并感觉到心中的不安和攻击突然消失了，仿佛一场战争结束了一样。

救主：“我的女儿，我愿如此，继续下去吧。”

我：“最慈爱的父亲，人们用那种仿佛我做错了事般的眼神看我，我并不介意，但内心的挣扎要痛苦得多。若非你降临于我，我根本无法承受。但既然我知道你会来——不仅是在圣体圣事中，也在精神上的领圣体中——我对你有极大的信赖，我将继续按照你的意愿去做。”

我：“是谁引导这位平信徒走到后面去分发圣体？这是神父的意愿吗？”

救主：“我的女儿，这是撒旦的作为。”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所有从平信徒那里领受圣体的人，都是不配领受的。”

我：“主啊，我在我们的教会刊物上读到，范内布什小姐把圣体带给病人。这符合基督的真道吗？”救主：“这是异端。”

我又问了一遍，是否听错了。”救主：“这属于异端。”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人们深陷泥潭，已不知何为正确。”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为此事祈祷。”我又虔诚地祈祷了一会儿。

随后救主说：“去吧，平安。”

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弥撒。领圣体时，那位平信徒就站在我旁边。他不敢把圣体递给我。我又感觉到了攻击。那感觉太可怕了。神父走过来，将圣体递给了我。

直到与主结合时，我才感到深深的平安。我将圣体奉献给耳鼻喉科诊所的工作人员。

13:00，我参加了玫瑰经祈祷，随后在教堂内进行了静修。14:30，我去医院探望了丈夫。

### **1992年3月30日 - 星期一**

我独自一人在工作岗位上。我的同事还在病假中。在病人到来之前，我有时间做了很多祈祷。

随后，主治医生来了，当我告诉他我独自一人、还缺了两名工作人员时，他便来照顾我。

他说会派人来帮我一个半小时。一名来自急诊科的民役人员来了，虽然我独自一人工作，但我还是成功地让患者皈依了。

大约10点30分，我走进医生休息室。我问我的守护天使，后面是否有患者在等我。

我听到“去吧”，但心里立刻有些怀疑。当我走到后面的X光室时，那里并没有病人。

大约13:00，我在小教堂里。我问救主，那是不是我的守护天使，因为我觉得有点奇怪。

救主：“我的女儿，那是污秽之灵在掺和。你要仔细辨别那个声音。你太心急了。必须认出那温柔的声音。”

我：“请告诉我什么，让我分辨出哪些是来自你的。”救主：“我爱你，我的女儿。”

我：“我听得不太清楚。”救主：“但你确实听到了。”

我：“这发自内心深处。”

救主：“与我交谈时，要保持平静与安宁。”我：“你说过守护天使也会对我说话。”

救主：“是的，但不是在你愿意的时候。”

晚上，我去了罗特镇的教堂。我为那些可怜的灵魂献上了玫瑰经和圣体圣事。

晚上8点，祈祷小组聚会。

多查特神父也来了，我们一同敬拜了救主。人们还进行了告解。

我通过讲述从救主那里获得的恩典，试图给信徒们带来力量。祈祷了两个小时，我们像往常一样和神父聊了一会儿。

神父所说的话并非全都令我满意。今天我又向多查特神父告了罪。

## **1992年3月31日 - 星期二**

上午11点30分，在医生室：

由于我不喜欢多查特神父昨晚关于教宗的言论，今天我向救主请教。

救主：“圣父是无误的。他是由我的圣灵引导的基督真正的教会。所有人都必须服从这教会。”

我问，我在祈祷小组里说的话是否正确。救主：“是你所说的，是我启示给你的。”

我问是否该去布雷滕，毕竟救主是我的灵魂导师。救主：“我的女儿，你不必去那里。”

## **1992年4月1日 — 星期三 — 尊崇宝血 — 罗达尔本。**

在病人到来之前，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晚上，我去了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

在那里，我诵念了玫瑰经，并参加了弥撒。

## **1992年4月2日 - 星期四**

我去了罗特（Rot）的教堂，诵念玫瑰经并参加了弥撒。

## **1992年4月3日 - 圣心星期五**

11:00 医生室：

祈祷结束后，在与救主结合时：

救主：“去见神父，告诉他你写的内容。作为神父，他有义务倾听你。”

我：“主啊，如果他把我赶出去呢？”救主：“那他也是把我赶出去。”

我：“我什么时候去？”救主：“今天就去，问问他。”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会去，我会遵照您的旨意。我最慈爱的父亲，我去见神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救主：“为了让他与信徒们多做祈祷，并使他们远离异端邪说。”我：“那我该对他说什么？”

救主：“你必须告诉他。”

我：“如果他问我，什么是异端？”救主：“你知道的，我的女儿。”

我：“我定会照办，我的主，我的天主。”

傍晚，我为

沃格特神父献上了玫瑰经和圣体。与救主结合之后，我向救主询问，因为我想确定何时该去见沃格特神父。

救主：“今天就去吧。”

我开始哭泣。去见福格特神父让我耗费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屈辱。我哭得泣不成声，无法走出教堂

。

我恳求救主赐予我力量。

当我站在牧师住宅的门前时，因为哭得太厉害，我连门铃都按不下去。这时，一个辅祭过来了，叫来了神父。

神父来了，看到我在哭，便说：“来，进来吧。”

我对他说：“您作为神父，有义务倾听我，并聆听救世主的旨意。”

他东拉西扯，却始终没说中要害。

他认为我应该找另一位来自其他地方的神父。因为如果他把这件事上报，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这让我感到无比痛苦，我对他说：

“救主不会陷入恶性循环。您说的话很不妥当，这种话不该说。”

随后，我还告诉他，我会为他祈祷，因为他在教会刊物上发表了那些愚蠢的玩笑。接着，我不得不提到，晚上在教堂里，领完圣体后必须赶紧离开，因为灯光马上就要熄灭了。

（有一次我甚至被锁在教堂里了）

他随即表示，教堂管理员的妻子必须马上回家。

我告诉他，教堂的钥匙也可以交给别人保管。我意识到这毫无意义，便沉着重心的回了家。

回到家后，我哭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厉害。

然后我去了汉布施夫人那里，本想写日记，但没写成。回到家后，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小时。

### **1993年4月4日 - 星期六**

清晨，我在瓦格豪塞尔的教堂里。领完圣体后，我在圣龛前的地板上虔诚地祈祷。

我心想，也许我对福格特神父说错了什么。救主：“你对他说得没错。”

我：“那我该继续写日记，还是停笔？”救主：“继续写吧，我的女儿。”

随后，我去了汉布施家。在那里吃了早餐，之后和玛丽昂一起写了日记。

16:15至18:15，我在罗特的教堂里跪着祈祷，为福格特神父、为救主的旨意以及为所有灵魂祈祷。

### **1992年4月5日 - 星期日**

在圣弥撒开始前，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与救主合而为一，虔诚地祈祷。对于福格特神父周五所说的话，即如果他那样做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我感到很失望。这些话让我无法安宁。

其实，这句话意味着我正身处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救主：“我的女儿，把它写下来。如果他们不改变我要求他们改变的，所有人都会陷入恶性循环。”

我：“你要求他们做什么？”

救主：“对三位一体的上帝怀有深切的敬畏。必须尽快废除手领圣体。除了受过祝圣的手，任何人都不允许分发圣体。这一点早已得到历代教宗的确认，今天也必须保持不变。”

我：“沃格特神父希望我去见另一位神父，一位不是本地人，他说那位神父对我更好。”

随后是一段长达半分钟的沉寂。救主：“我的女儿，

事情还没完。”我：“什么，还有什么？”救主：“真正

的神父。”

我：“那么，这位新神父会读我的日记吗？”救主：“他会照我吩咐的去做

。”

我：“那我现在可以为那位新神父祈祷了吗？”救主：“是的，去祈祷吧。

”

这让我内心感到痛苦，因为我认识沃格特神父已经七年了，甚至为他祈祷了八年，因为他当时还没穿上红袍，而我之所以为新神父祈祷，是因为老神父科斯特尔神父已经退休了，而且还生病了。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我会照你所说的去做。”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今天显得有些严厉。他说：“今天就到此为止

吧。”

我拿起摆在我面前桌子上的十字架，将它紧贴在心口，以此安慰救主。然后，我像往常一样亲吻了十字架。我向救主恳求宽恕，为那些因冷漠而用手领受圣体的人。

我对救主说：“请将你的面容铭刻在我心中，让人们看到你赐予我的恩典，因为我是你的仆人，只要你愿意，我将永远是你的仆人，我的主、我的天主、我灵魂的引导者。

我：“我亲爱的耶稣，随你对我做任何事，我完全属于你。我主、我天主，万有都在你的爱中。若没有你的爱，我曾一无所有，如今也一无所有。我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你，我将这一切献给你那受创的心，那慈悲的源泉。

我的灵魂随即沉浸于一种特别的宁静与温暖之中。救主的爱比往常更强烈地触动着我。然而，祂更是那位充满生命力、威严、公义与仁慈的天父。

上午10点：我参加了在红衣主教主持下的弥撒。

下午6点是忏悔祈祷会，我内心感到不安。难怪去告解的人这么少。

晚上8点，玛丽昂来了，我们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日记。之后，我又念了一遍玫瑰经。

我还得写一下，今天下午大约13:30时，我经历了一次试探。

我当时躺在祈祷室的沙发上。起初我在读玛格丽特的一本书。随后，一股强烈的困意突然袭来。我想起身，因为还想在日记里写点什么。但我做不到。那感觉几乎就像有人给我打了麻醉剂。于是我向耶稣恳求：“求你帮帮我，我想站起来，但我没有力气。”

这样持续了一会儿，我说道：“我的肉体软弱，但我的灵却愿意。”突然间，我听见：“起来去写吧。”

刹那间，疲惫感消失了。我精神焕发，继续在日记本上写了起来。

### **1992年4月6日 — 星期一**

祷告之后，我想再次确认一下，关于那位新神父的事，我是否听清楚了。

救主：“会有一位新神父来。”我：“这是他的意

愿还是你的意愿？”救主：“这是我的意愿。”

我：“昨天在忏悔祈祷会上，我感觉不太舒服，好像缺了点什么。”救主：“那场忏悔祈祷会取悦了魔鬼，却不取悦我。”

我：“那会有许多不配的人领受圣体。”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猜对了。”

救主：“为这件事祈祷吧。

写下来吧，我的女儿，私下告解仍然有效。在忏悔祈祷中，信徒们仍充满骄傲，且缺乏悔意。”

一些想法浮现在我脑海中，仿佛这一切真的都源于我自身。救主：“我的女儿，这是我启示给你的。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救主：“去吧，平安。”

中午12点，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首先，我恳求救主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再次与沃格特神父交谈。我祷告了一会儿，然后听见：

“要谦卑。”

随后又是一片寂静，直到我听到：

“牧师还会再与你交谈。”我问是否该主动找他。

救主：“他会主动找你说话的。”

于是我问救主：“救主，你所说的‘谦卑’是什么意思？”救主：“要谦卑。”

傍晚，我在教堂为福格特神父诵念了玫瑰经，随后参加了圣弥撒。

20:00 祈祷小组：

我们祈祷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在这里，我也为福格特神父祈祷，因为我很喜欢他，不想失去他，也不希望他离开。

## **1992年4月7日 - 星期二**

我问救主，那个祈祷小组持续了很久吗。

救主：“不，我的女儿，时间并不长。你们还必须更多地祈祷。”

我问救主，我在祷告小组里说的话，他是否喜欢。

救主：“你所说的都是真理。”

我们在祈祷小组中诵念的赎罪玫瑰经，作为世界的救命索，非常费力。许多人感到疲惫不堪。

救主：“这是赎罪玫瑰经。”

我：“当涉及基督的真道时，我该如何应对？我需要为自己辩护吗？”

救主：“你只需告诉他们就够了。其余的由我来做。”

下午1点，在诊所的小教堂里：

祷告结束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不要让我失望，要忠于我。”

我：“亲爱的救主，我怎么会让你失望呢？”救主：“就是你写下的那些。”

我：“如果神父告诉我，我必须按他的意愿去做呢？”救主：“那就照他说的做，由他负责。”

在X光检查时，我常会安排许多患者去告解。今天也是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我问她是否感到头晕。

她说：“是的。”

我接着问她是否出冷汗，是否感到恶心。她再次回答“是”。

我问：“你很久没告解了吧？”她回答：“是的。”

随后她开始哭泣。我拥抱了她，静静地望着X光室里悬挂的耶稣十字架和圣母像，在心中祈祷：

“亲爱的救主，亲爱的圣母，我将这灵魂献给你们。”

我还给了这位年轻女子一些祈祷单。她很高兴，开心地离开了。像这样有这些症状和诊断结果的患者，我已经给成千上万的人拍过X光片了。而在X光片上却什么也看不出来。这表明这些病痛并非器质性的。（作为证据，所有X光片都会被保存十年，之后才会销毁。）

如果患者能在就诊前去告解，那就更好了，这样就能省去许多X光检查，因为这些辐射是有害的。

这些病痛并非源于身体，而是源于心灵，而告解圣事的祝福将极大改善灵魂的健康状态。

傍晚在罗特教堂：

我按照自己的计划，为福格特神父献上了玫瑰经和圣体圣事。

当神父把盛有圣体的盘子递给领圣体员时，我知道她会走到我面前，把圣体递给我。

事实确实如此。但我没有领圣体，而是向救主鞠了一躬，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没有领受圣体圣事。

救主在灵里来到我身边。但在祂来之前，我曾与污秽之灵搏斗。但之后我获得了巨大的恩宠，因为我不愿通过平信徒未受祝圣的手领受圣体，也不愿冒犯救主。

## **1992年4月8日 - 星期三**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我询问了关于拒绝领圣体一事。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你所做的是对的。”

我说：“因为我拒绝领圣体，那污秽之灵带来了如此大的骚动。”

但当你以灵性形式来到我身边时，便完全平静了。你明明对它们（污秽之灵）是隐形的，这怎么可能呢？我原以为，虽然污秽之灵看到救主没有以圣体圣事的形式来到我这里，但它们无法察觉到你是以灵性形式降临在我身边。

救主：“我将继续向它们隐藏，但只要我在那里，它们就必须退避。”我：“让我在平信徒手中领受圣体，是福格特神父的意愿吗？”

救主：“是的，这是他的意愿。”

我：“既然他知道我不接受平信徒分发的圣体，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救主：“因为他没有你那样的信仰。”

我：“但我会为他祈祷。（主啊，请赐予他活泼的信心，那如芥菜籽般的信心，足以移山）

救主：“这种信仰也是需要接受的。”

我：“当圣体分发员来找我时，我是否应该继续这样对待某些人？”救主：“是的，你要这样做。”

我：“是的，我的主和天主，我会照做的。求祢赐予我为此所需的恩宠、力量和爱，但请消除我的恐惧和对人的畏惧。感谢祢，我最慈爱的天父。”

我在海德堡附近的博克斯贝格的佐纳克尔参加了圣弥撒、朝拜圣体，还听了一场讲座。

之后，我又去布鲁赫萨尔医院探望了一位病人。晚上9点，我和玛丽昂一起写了日记。

晚上10点，法兰克福的H.齐格勒打来电话，说梅杜戈耶的显现山遭到了轰炸。

22:45，我们通过电话向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发了一封电报：

致联邦总理府 5300 波恩

尊敬的联邦总理先生，我们恳请您在国际上对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的玛利亚朝圣地梅久戈耶所遭受的军事袭击提出抗议

朱莉安娜·埃伯特祈祷小组

6837 圣莱昂-罗特 — (电报编号 H 261)

#### **1992年4月9日 — 星期四**

上午10:30在医生室：

我祈祷并同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坚持你迄今为止所写的内容。”我再次询问关于征兆的事。

救主：“会有一个征兆。”

我：“关于‘不要让我失望’这句话，我没听懂。”救主：“意思是你要坚持你向我许下的承诺。”

我：“我告诉迈尔神父我会被逐出教会后，他在佐纳克尔对我说，如果与教宗分离，那么在天堂也会分离。”

救主：“我的女儿，你与我同在，你会一直与我同在。”我问起南斯拉夫战争。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战争仍在继续。祈祷吧，我的女儿。”

下午4点45分，我到了罗特镇的教堂。在至圣圣体前的朝拜中，我带领大家祈祷。随后是15分钟的静默。朝拜。

18:00开始诵念玫瑰经。

18:30举行了圣弥撒。领圣体后，我因梅久戈耶而落泪。随后，我又想起了福格特神父在变体后所说的话，大意是：“保护她免受虚假的安全感之害。”我心想，也许我正陷入了这种虚假的安全感之中。

于是我向救主祈求：“如果我确实抱有虚假的安全感，请告诉我，我会立刻停止写日记。”

救主说：“你并没有那种虚假的安全感。我爱你，我的女儿。”

那声音比平时清晰得多。我立刻停止了哭泣。那是一种只有上帝才能给予的感觉。我向救主微笑，然后从教堂走回家。

## 1992年4月10日 — 星期五

上午9点，在X光室：

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小时，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我的女儿，去见神父，问他是否已经改变主意，愿意与你交谈。”

我：“你之前告诉我他会主动找我，这自相矛盾。”救主：“我必须缩短时间。巨大的危险正临到你们面前。”

我：“我什么时候去见沃格特神父？”救主：“去吧，我的女儿，就在今天。”大约30分钟后：

我：“我该给他打电话还是直接去找他？”

救世主：“给他打电话，等你见到他时，我会告诉你该对他说什么。”

20分钟后：

我问救主，他所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我说：“时间不就是永恒的吗？”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时间只属于我。”

我：“我不明白。我写下来，既然你说如此，那便是如此。”我问是否还应写下些什么。

救主：“去见他吧，去（见神父）。”

我：“<sup>0</sup> 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去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12:15 医院小教堂：

祷告之后：

我又问：“神父会跟我说话吗？”救主：“你想要什么，我的女儿？”

我：“随你的意愿。”救主：“那就去跟他说话吧。”

大约15:40：

我给沃格特神父打了电话，告诉他救主今天所说的话。

他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应该去找另一位神父。把那本书放下，否则我们会陷入麻烦的。”

沃格特神父在电话里态度很不友好。

我祈祷道：“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内心有一道巨大的伤口。这让我非常痛苦。我真想什么都不做了。但为了你，我的救主，我会继续做你希望我做的事。”

我越是为那位神父祈祷，他的反应就越是恶劣。

今天罗特没有圣体弥撒。弗里多林和我先在罗特的教堂里一起诵念了玫瑰经，随后便驱车前往巴特·舍恩博恩。

在巴特·舍恩博恩-明戈尔斯海姆的教堂里，一位来自扎伊尔的神父主持了弥撒。他的讲道非常精彩，让人感觉他是受圣灵的引导。

可惜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讲道。我感谢天主赐予这篇讲道。我将圣体奉献给了沃格特神父。

## **1992年4月11日 - 星期六**

上午7点15分：我在瓦格豪塞尔的教堂参加了弥撒。领圣体后，我虔诚地祈祷。弥撒结束后，我领诵了圣母劳雷塔祷文。随后，我们又唱了《万福圣母》，并诵念了“圣母，我的母亲！”祷文。

随后，我在信众面前大声说道：“让我们再为梅杜戈耶诵一遍《天主经》，因为在这个已有数百万人造访的显现地，炸弹已经落下。”之后，我走到圣体龛前，跪在地上祈祷。

我问救主：“如果这本书会带来困难，我该放弃它吗？”

救主：“这会带来改善，但不会带来困难。”

因为我没完全听懂，我又问了一遍救主。救主又重复了一遍，我便把它记了下来。

早在周五，在巴特舍恩博恩的教堂里，福格特牧师说这本书会给我们带来麻烦，这让我非常在意。

昨天救主也说过：“这会给教会带来改善，我的女儿。”

昨天，当我问救主是否在我身边时，他也对我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离开教堂后，我去了玛丽昂家，我们一起写了日记。

16:20至18:20，我在罗特的教堂里跪着，为福格特神父、所有灵魂以及救主的祈求诵念了多串玫瑰经。

回到家后，我从20:30到21:30为福格特神父多次诵念了驱魔经、伤痕玫瑰经、圣神玫瑰经及其他祷文

## **1992年4月12日 — 棕枝主日**

我祈祷了约半小时，随后进行了灵性领圣体。救主：“有一位神父要来了。”

我：“那他不是我的真神父。”救主：“不是。”

我：“那你为什么把我派去见他，我不明白。”救主：“我试着看每个人能做到什么。”

我：“但你早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救主：“我也是借此考验你。”

我：“那我这次考验就没通过。”

救主：“我的女儿，到目前为止，你做得非常棒。”

我问起复活节前的那个征兆：“你会改变你的承诺吗？”救主：“不，我不会改变我的承诺。”

随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接着，我

听见救主说：

“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希望，”随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我心想接下来会是什么——“从H.沃格特牧师那里得到答复，是他本人亲自给的，不用通过任何人。”救主继续说道：

“如果他身处困境，他会先问别人，还是问我？”

救主继续说道：

“你不必期待什么答复，这是为我而做的。你可以写信给他，或者去见他，随你便。”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决定给他写信。”救主：“就这么做吧。”

我：“我的主，永生上帝之子，最后我该写些什么？”救主：“我爱你们，我的孩子们。”

我身着红色礼服参加了弥撒。我将这台弥撒奉献给玛丽昂。愿天主赐予她恩宠，继续写下主对我所期望的内容。

13:00至14:00之间，我在教堂诵念了玫瑰经，并留下来进行静修。15:00过后，我给福格特神父写了信。

晚上20:15，我和玛丽昂一起将信投进了神父住宅的信箱。

在信中，我写下了救主在棕枝主日早晨对我说的话。

### 1992年4月13日 — 星期一

早上8点左右，我和同事维罗妮卡在工作场所一起诵念了痛苦玫瑰经。

10点，我在医生休息室祈祷。

我一边祈祷，一边与救主合而为一。

1984年，圣母显现后几周的一个清晨，我曾有过约20分钟的地震幻象。我周围的整个大地剧烈震动。

一切都是绿色的，就像春天一样。当时我对丈夫说，让他看一看，让他知道我并没有睡着。因为我是清醒着看到这一切的。

但我的丈夫正在睡觉，怎么也叫不醒。

今晚我才意识到，那便是地震。（后来广播报道说，当晚确实发生了一场地震。）

救主：“不，我的女儿，那还在后头。”

正如救主所说，我1984年在那个异象中看到的强烈地震，很可能还在后头。

随后，我问起H.沃格特牧师的事。

救主：“沃格特牧师不会在你们那里待太久。”我：“那之后会来另一位神父吗？”

救主：“正是如此。来的人将成为你的灵性导师。”我：“那么他会相信你对我说的话吗？”

救主：“起初不会。”

我：“沃格特神父的离开我并非无动于衷，但既然你这么说，那便只能如此。那么我必须重新开始为新神父祈祷。这并不容易。这将再次让我付出许多牺牲。”

我：“沃格特神父大概什么时候会离开？能告诉我吗？”救主：“可能很快。”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会遭到嘲弄、否认和讥笑，把这一切都扛在肩上。”

我：“主啊，但我不明白‘嘲弄’是什么意思。我会去字典里查一查。”

救主：“你的敌人，在教会里比在教会外更多。”我：“但他们都是信徒啊。”

救主：“信徒之中有许多伪善者。”

我：“请告诉我‘伪善者’的另一个词，我不太明白这个词。”救世主：“假信徒。”

我：“还有别的说法吗？”

救世主：“就是那些捍卫手领圣餐的冷漠信徒。”我：“我这样记对了吗？”

救世主：“是的，就是这样。”

我：“救世主，如果我说那些接受手领圣体的人是伪善者，那我就是在侮辱他们。”

救主：“那些人也是这样不断冒犯我的。”

昨晚大约20点15分，当我把信投进神父住宅的信箱时，我心里多次感到一阵钝痛，就像我在领圣体时站在平信徒面前时受到攻击一样。

救主：“那里也有污秽的灵。它们像守卫一样站在神父住宅前。”

中午12点25分在医院的礼拜堂：霍尔格也在那里。后来霍尔格来到X光室，我们讨论了给福格特神父的信。霍尔格跟我说了些有趣的事。我得静观其变。

傍晚在罗特镇的教堂里。我将念珠祈祷和圣体圣事奉献给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灵魂。

晚上8点，祈祷小组：

来的人非常多。我必须把祈祷室建起来。

我不喜欢多查特神父开始祈祷的方式。他今天没有在开始时划十字圣号，而是直接开始诵念一首圣歌，却没有事先说明是哪一页。

因此，有些人无法跟读和一同祈祷。

最后，我们一起坐在厨房里聊天。当时包括

道查特神父在内，一共有七个人。当道查特神父说，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不必相信私人启示时，我感到内心一阵剧痛。

我提到了法蒂玛和卢尔德，并说如果没有这些朝圣地，信徒们就会变得冷淡。

多夏尔神父再次强调，人们不必相信这些。于是我对他说，要凭果子认出树来。

我说，如果大家都相信梅杜戈耶的显现，战争就不会爆发。

圣母在显现之初曾说：“诵念玫瑰经，这样你们就能阻止战争。”

## **1992年4月14日 - 星期二**

上午8:30至10:30在家中：

祈祷结束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我向祂倾诉，因为多查特神父昨天说，不必相信私人启示。

救主：“那位神父是错的。”我：“那我为什么会感到

这种痛苦？”

救主：“因为当我受到冒犯时，你被允许体会我的痛苦。”我：“这种冒犯算是一种罪吗？”

救主：“写下来吧。是的，我的女儿。”

我：“如果我没有这些私人启示，多查特神父还会来找我吗？”

救主：“不，我的女儿。他不会来的。”

我：“他（多年来）之所以来（参加祈祷小组），原因是什么？”

救主：“撒旦想通过他摧毁我为了教会改革而启示给你的东西。”

我：“我现在该怎么办？”救主：“你会与我一同战

胜他。”

我：“布兰神父说过，魔鬼不会附在神父身上。”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几乎所有人都能听到

魔鬼对他们说的话。”

我之所以问起玛利亚·伊滕，是因为瓦格纳神父对她的评价并不像祈祷小组的信徒们告诉我的那样好。我再次询问，她写的那个文件是否属实。

救主：“玛利亚·伊滕的那张纸条是真实的、正确的。撒旦很强大。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守我所说的话。我的女儿，她和你面临同样的问题。”我：“那是什么问题？”

救主：“要忠于我。”

我：“主啊，我想去拜访玛利亚·伊滕。”救主：“去吧。”

我询问了之前写给沃格特牧师的那封信，以及是否会有什么后续。

救主：“你会遇到一些小麻烦。”我：“我该怎么做？”

救主：“你无需作答，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不必期待任何回复。保持谦卑，我的女儿。”

我继续虔诚地祈祷。内心充满了如此深沉的平安与爱，以至于我不断地说：“我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地爱你，我的主、我的上帝。”

那时的我已非我，而是主在我里面。

随后我又听见：“去吧，平安地离开，我的女儿。”

我：“感谢你，我的主和天主，赐予我这份唯有你能赐予的恩宠。”

下午1点到3点，我在森林里诵念了三遍玫瑰经。

17:00时，我去了侄子拉特科那里。他告诉我，昨晚有人掐住他的脖子，他感觉到一只手，几乎喘不过气来。当他喊出“耶稣”时，那手就消失了。他还没受洗。他虽然在祈祷，但还不够虔诚。

他想受洗，但还不确定具体时间。

18:00 在罗特镇的教堂：永恒之光又没点着，但这次司事立刻过来点燃了，没像往常那样等那么久。

晚上8点半，玛丽昂来了，我们一起写日记。

### **1992年4月15日 — 星期三**

我给一位老妇人拍了X光片，她进来时犹豫不决，甚至不敢进来接受检查。我察觉到了污秽之灵，便为她祝福并给了她圣水。

她自言自语地咒骂着。随后我诵念了《圣母经》，她开始亵渎神明，语速极快，让人无法听清：“呜呜呜呜”。

我的同事看到这一幕，对那位病人说：“这样可不好，不该这么做。”

那位病人对她说：“我迟早会揍你一顿的。”

上午10点30分，在医生休息室：

我向救主求问，为这位病人。

救主：“里面有好几个污秽之灵。它们会留在里面。这是她自己的意愿。”我：“哪个污秽之灵在《圣母经》诵念时出言嘲弄？”

救主：“它们都在嘲笑。”

我：“当征兆来临时，我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吗？”

救主：“不，我的女儿，你不需要做准备。会有一个征兆降临。”

我：“你也会告诉我这个征兆何时出现吗？因为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征兆。”

救主：“是的，我会告诉你的。”

我：“救主，我是否需要做些什么？如果我必须做些什么，请带走我的恐惧、疑虑以及一切可能阻碍我信从你所言、遵行你旨意的事物，因为我完全属于你。”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近期必须去见教宗，并告诉他你写下的内容。”

我：“我是不是得先找一位神父谈谈？”救主：“你可以，但你必须去见他

。”救主：“亲自写信告诉他你要去。”

我：“如果神父们禁止我去见教皇，我该怎么办？”救主：“我的女儿，照我说的去做。”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照做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救主：“教皇会为你到来做好准备的。”

我：“主啊，这对我来说难以理解，但既然您这么说，那便是如此，我相信会是这样。

救主：“写下来，你会与我同在。”我：“主啊，我没有问题了。”

救主：“去吧，平安地去吧，我的女儿。”

我：“谢谢你，我亲爱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我会紧紧抓住你的手，以免迷失方向。主啊，请保护我，引领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因为我只是你的仆人。”

今天我没去参加弥撒。罗特这里没有，罗库斯小教堂也没有，但我跟来自扎伊尔的约瑟夫神父聊了会儿天。

回家后，玛丽昂正在等我，准备写日记。

今晚我祈祷了大约45分钟。那时已是凌晨3点过后，我无法入睡。复活节前夕，我备受煎熬。

中午在工作地点的小教堂里，念完《天使报喜》祷文后，我问救主，我该如何向教宗表达我的心意。

救主对我说，我应该给教宗寄一封挂号信，而不是电报。”

#### **1992年4月16日 — 星期四**

上午10点10分，在医务室：

玛丽昂请我询问，我们迄今为止写的内容是否正确。救主：“写吧，我的女儿，玛丽昂迄今为止写的内容很好。”

我：“救主，也许你有话要对我说。”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我喜欢你的为人处世。”我：“我向你献上了我的行动。”

救主：“你献上了你的行动，我喜欢。”我：“‘行动’是什么意思？”

救主：“始终遵行我的旨意。”

我：“昨天我和来自扎伊尔的约瑟夫神父交谈了半个多小时，谈到了异端邪说，这也是你的旨意吗？”

救主：“是的，那是我的旨意，我的女儿。”

我：“主啊，我还告诉他，我必须和许多神父交谈。他对此没有发表意见。”

救主：“但他明白为什么。”

我：“那位神父说，不可能让所有人放弃手领圣体，转而改用口领圣体。我以为在天主那里万事皆有可能，救主，你对此怎么看？”

救世主：“在审判之后，所有人都会领口领圣体。”我：“什么是审判？”

救主：“那是灵魂的净化。”我：“我对此不太明白。”

救主：“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去吧，平安地离开，我的女儿。”

我向救主承诺，我会相信并记录下他告诉我的所有事情。

18:00 - 19:15 圣体圣事及红衣玫瑰经。

凌晨3:00—4:00，我在教堂里进行了朝拜。通常是我丈夫负责在这段时间主持朝拜，但他因腿部不适无法前来。我邀请圣母与我一同祈祷。

是的，我感觉自己并非独自祈祷，我唱得比平时更好，祈祷时心意十分清晰，发自内心。

但我无法向任何人解释或描述当时的感觉，那就像1984年5月18日圣母显现并与我一同祈祷时的那种感觉。

当我和罗丝维塔及她的母亲一起回家时，罗丝维塔的母亲对我说，我领祷得很棒，唱得也很美。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其实唱得并不好。

我整夜都在祈祷，先是在家里直到凌晨3点，然后去了教堂，在那里待了三个小时，直到早上6点左右。

#### **1992年4月17日 — 耶稣受难日**

我大概睡了三个半小时，然后就得起床了。下午2点30分，我又去了教堂。

在圣体圣事中，一位圣体辅祭安东站在教堂中央。我从他身旁走过，但向救世主鞠了一躬。因为我们身穿红色

看到圣体台，我便希望能像应有的礼仪那样，跪在那里领受救主。我发自内心地祈祷，希望能从沃格特神父手中领受圣体。

维内布什夫人本有机会走到我面前给我圣体。她确实尝试了。她朝我迈了一步，但随即又退了一步，看着我，又朝我迈了一步，然后又退了回去。很明显，我们的天主不允许范内布什夫人给我领圣体。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征兆了，因为有那么多人看到了发生的一切。

随后，我从沃格特神父那里领受了圣体。

当我与救主深切地结合在一起时，我什么也没问，救主却说：“这是最大的征兆。”

于是，我望向祭台前的十字架——那是我先前在心中亲吻过的。在梅杜戈耶，圣周五时所有信徒都会亲吻十字架。

在这里，只有神父和辅祭们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鞠躬。信徒们则留在长椅上。我问丈夫有没有圆珠笔，好让我把救主对我说的话记下来。他没有。

我恳求救主再重复一遍。

救主：“你可以写下来，但要永远记住：

“这是世上最大的征兆。”

我望向供奉在祭台前供人朝拜的耶稣十字架。随后我听见：“去吧，平安。”

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了那些可怜的灵魂。

### **1992年4月18日——圣周六**

清晨，我祈祷了一个多小时。我与救主合而为一，虔诚地祈祷，等了一会儿，却没听到任何声音。我心想，也许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再也听不到声音了……

今天我特别为伪善者、神父和圣体分发员祈祷，多次诵念驱魔祷文，尤其是为我的敌人。

下午16:30至18:45，我在教堂里跪着为我们的神父以及即将到来的新神父祈祷。祈祷过程很辛苦，因为布兰克先生正在练习弹奏管风琴。我心想，当他在教堂里练习时，救主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他相信活着的上帝就在这里，就不会在教堂里把风琴弹得那么响了。

20:00 复活庆典

我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我们在《信经》中祈祷“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今天才只是第二天。我感到有些缺失，不像在梅杜戈耶那样快乐。在那里，复活节庆典是从午夜开始的。在那里，我的心在复活节庆典中欢欣雀跃。而在教堂里，我也没有听到救主的声音。

其实这里有太多关于辅祭的仪式了。期间我感到心痛，身体也不舒服。

回到家后，我哭了，感到有些困惑，仿佛我并没有与救主一同复活。

### **1992年4月19日 - 复活节主日**

我从早上6点祷告到8点10分。我的主、我的天主，参加完复活庆典仪式后，我感到很不舒服。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昨天我祷告了将近四个小时，可我的心依然感到受伤。原因是什么？我到底没明白什么？

我的主，求你驱散我的恐惧、困惑和疑虑，并赐予我唯有你能赐予的平安。求圣灵之光照亮我。

主啊，请说话，你的仆人正在聆听，因为我将相信你启示我写下的每一句话，但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本是虚无，而你却从虚无中造就了我，既然你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是我灵魂的引导者，我便向你敞开心扉。

请按你的意愿塑造我，随你心意将我塑造成你所愿的样子。

唯有你是我的主和天主，我慈爱的父亲，我亲爱的耶稣和救主。

起初，我曾询问：是否是在圣周五领圣体后听到的，当我凝视着供奉在祭台前、为供人敬拜而置于地上的十字架时，我是否理解正确。我在心中曾多次亲吻它。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听得没错。我为你们这些罪人受难，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标志。”

随后，我询问了关于复活庆典的事，因为我感到如此悲伤，甚至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救主：“我的女儿，复活节是在第三天。”

我：“如果早在第二天就庆祝，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和混乱。”

救主：“是的，你说得对。你要一直忠于我。”

我继续思考着教堂里那些繁琐的仪式。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撒旦到处设置仪式，就是为了把人的注意力从真理上转移开。”

我：“我看到辅祭们能深深鞠躬，但在领圣体时却做不到。”

救主：“他们不懂敬畏，也不对我怀有敬畏之心。”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你是否想在复活后告诉我，我该记录什么，以及现在什么才是重要的？”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人们必须迫切地悔改。”

我：“耶稣，永生的上帝，‘迫切’是什么意思？我很难下笔。主啊，你是真理，既然你这么说，那一定没错。‘迫切’到底指什么？”

我：“主啊，但只有当你认为我能够承受时，才告诉我。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许多灾难正临到你们。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必须多多祈祷。”

我：“我爱你，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比以往更加虔诚地祈祷。”我又为主所托付的事项虔诚地祈祷了一番。

我：“我写的内容对吗？”救主：“够了，我的女儿。”

救主：“去吧，平安地离开，我亲爱的女儿。”我：“但你以前从未叫过我‘亲爱的女儿’。”救主：“你可以这样写。”

我：“主啊，我是你亲爱的女儿吗？”救主：“是的，我爱你。”

我：“谢谢您，我的主和上帝。谢谢。”

上午10点，在红衣主教主持下举行圣弥撒。我不喜欢那篇讲道。领完圣体后，我感到很幸福，并获得了许多恩典。

12:30：神学系学生弗里多林来了。

13:30：我和弗里多林一起诵念玫瑰经并参加敬礼。

15:00-18:30 我向弗里多林朗读了救主对我说的话。我们在信仰上互相扶持。

### **1992年4月20日 复活节星期一**

大约凌晨3点，圣灵的声音唤醒了我。我内心平静安宁，这与某些夜晚截然不同——那些夜晚我因内心不安而惊醒。我听到的那些话清晰而响亮，前所未有的。

我听见：“多祷告吧，我的女儿，因为过一阵子，道必得胜。”随后静默了一会儿，接着我又听见：

“那话语是活的。”

大约半小时后，这声音再次响起。那声音如此悦耳，让人愿意一听再听。

我不是在做梦，我是清醒的。我起身，跪在十字架前说道：“是的，主啊，我会祈祷。求祢赐我圣灵的力量，好让我能祈祷。”

于是，我在凌晨3点30分左右开始祈祷。随后，我为仇敌祈祷，进行了驱魔祷告，诵念了伤痕玫瑰经、慈悲玫瑰经以及许多其他祷文，接着我进行了精神上的领圣体，并将这份精神上的圣体奉献给全世界。

如今，我对“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一直祷告到凌晨4点半，然后才去睡觉。

。

起床后，我打开收音机，当时是早上8点，从新闻中得知莫斯塔尔市昨晚遭到了轰炸。

莫斯塔尔市位于梅杜戈里耶附近，那里住着否认梅杜戈里耶事件的扎尼奇主教。他说那些孩子是在说谎。

1985年圣周四我去见他时，向他讲述了我的经历以及圣母显现的事，他当时眼中含着泪水。

他对我说：“你知道我的处境。”

我说：“是的”，我知道他害怕共产党，更确切地说，是害怕撒旦。扎尼奇主教虽然有信仰，却缺乏捍卫信仰的勇气。

但那些曾有那么多人去过梅久戈耶的其他主教们，又在哪里呢？

我已经把关于与扎尼奇主教谈话的报告给了克劳斯·齐格勒，以便他将其收录在他以彼得·齐默尔曼为名出版的书中。

他在书中写到了我，却未发表那份与主教的谈话记录，对此我深感遗憾。

耶稣为许多人而死，但扎尼奇主教却不愿为耶稣献出自己的生命。人的自由意志将引领他进入天堂、炼狱或地狱。

我说，当上帝通过玛利亚呼唤他的子民时，他是要拯救所有人，而不是把他们交给魔鬼。遗憾的是，世俗的神父们不再听见主的声音。他们既瞎又聋。如今教会教导人们不必相信私人启示。

也许等到为时已晚时，他们才会相信。

新闻结束后，我立刻继续祈祷。大约8点45分，我进入静心状态，进行了灵性交流。我问救主，是否是他今晚呼唤我来祈祷。

救主：“是的，等了很久。”

我：“主啊，请原谅我没有立刻起身祈祷。”

我非常后悔。主啊，我甚至无法告诉神父，许多灾难即将降临。

在新神父到来之前，我该怎么办？”救主：“祈祷吧，我的女儿，多多祈祷。”

我：“但如果他们不相信私人启示，那真是太可悲了。”救主：“他们必须为此负责。”

救主：“去吧，平安地去吧，我亲爱的女儿。”我：“谢谢你，我亲爱的救主。”

上午10点，在红衣主教主持下举行圣弥撒。

中午12点30分——午餐后，我在阳台上短暂祈祷。救主再次重复道：“圣言必胜，圣言永存。”

当时阳台上并没有纸。后来我查看时，发现这正是他昨晚对我说过的话。当我重读昨晚的内容时，我意识到自己就像那两位前往厄玛乌的门徒一样。我是在后来才在灵里认出了救主。（今天读的是关于厄玛乌门徒的福音。）

## **1992年4月21日 - 星期二**

上午10点10分，在医生室：

祷告结束后，在与救主合一之际，他说：“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俄罗斯的战斗正在逼近。”

我：“我该如何理解？只有俄罗斯会受到影响吗？”

救主：“所有人都将受到影响。”

我：“会像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那样吗？”救主：“这场战争无法与那场相提并论。”

我：“如果发生这种事，我该怎么建小教堂呢？”救主：“尽快把小教堂建起来。”

我：“我没有神父，无法向他转述你所说的一切。”救世主：“我的女儿，神父很快就会来。”

我：“他会留在我的村里吗？”救世主：“是的，他会留在你的村里。”我：“我们会拥有两位神父吗？”

救主：“不，沃格特神父会去别的地方。救主：“要有耐心，我的女儿，一切都会在恰当的时候发生。”我：“我还要记下些什么吗？”

救主：“多祈祷吧，我的女儿。我爱你，我亲爱的女儿。”我：“我不能这样写下来。”

救主：“就照这样写吧。”

我：“我最亲爱的救主，你的话语在我心中如火灼烧。这不仅是听到的内容，而是当你这样说时，心里感到无比温暖，而且立刻产生效果。这印证了你曾对我说过的‘道是活的’，这确实如此。

我的言语根本无法充分表达对你的感激。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比一切都更爱你。”

救主：“平安地去吧，我亲爱的女儿。”晚上诵念玫瑰经，并参加红衣主教主持的弥撒。

### **1992年4月22日 — 星期三**

我像往常一样祈祷，但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即使在小教堂里也没有，晚上领完圣体后也没有。但在与救主结合时，我感受到了他的临在。救主并没有离开我，他安息在我身边。

晚上玛丽昂来了，我们一起写日记。

今天在工作场所，我遇到了一些很难说服他们信教的病人，例如，我问一位先生是否做了复活节告解。他说他根本没有罪过。然后我问他，最近多久没去教堂了。

他回答：“是的，确实如此。”

下一位病人抱怨说自己已经生病10年了。我感觉到他身上有恶魔，便用圣水向他洒了洒。他躲开了，往后退了一步，说：“把那些化学品拿开。”他对圣水的厌恶感显而易见。

最近已有好几位吉普赛人来拍X光片。来我这里拍X光片的这些人，都属于同一个邪教。听了他们所说的一切，我只能说他们已经完全陷入了邪教的谬误之中。

那六七个人一拥而上，声音越来越大。我拿起圣水，向他们每个人洒了圣水。然后，我用本笃十字架为他们所有人祝福。突然间，他们全都消失了。

晚上诵念玫瑰经，并身着红袍主持弥撒。

### **1992年4月23日 — 星期四**

上午10点10分，在医生室：

祈祷结束后，我多次感觉到右手剧烈刺痛，痛处正是耶稣手上的圣痕所在。疼痛剧烈，仿佛被人刺了一刀，但看不出任何伤口。

因此，我向救主询问。

救主：“是的，那是邪灵。如果它们能的话，早就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了。你所做的祈祷，它们并不喜欢。”

我：“其他人也在祈祷啊。”

救主：“你夺走了他们许多灵魂。”我：“每个人都有守护天使。”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拥有的守护天使不止一个。”

我：“当我感觉到手被刺痛时，守护天使们难道不在吗？”

救世主：“当然在，但我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否则，你怎能相信那些不洁的灵就在你身边呢。”

我：“如果我停止祈祷，情况会很糟糕。”救世主：“我的女儿，继续像以前那样做吧。”

我：“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会建议我做什么？”救世主：“禁食。”

我：“好的，主啊，我会照做的。”

我：“主啊，这是只针对我，还是我也可以在祷告小组里说出来？”救主：“这是对所有人适用的。”

救主：“去吧，平安，我亲爱的女儿。”

傍晚，我在罗特镇的教堂里诵念了玫瑰经。由于罗特镇没有举行弥撒，我便驱车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并在那里参加了弥撒。

### **1992年4月24日 — 星期五 — 救主已向我说话一年了。**

上午10点10分，在医生办公室：

我在祈祷。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今年以及以后的岁月都属于我。”我：“是的，主啊，因为我微不足道。”

救主：“是的，你说得对。我的女儿，我喜欢你迄今为止的工作。”我：“我感觉自己没有进步。”

救主：“你真的没有进步吗？”

我：“我最近几乎每小时都在祈祷，所以自己也没太清楚做了些什么。这一年与你在一起，过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快。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你会继续做我的灵修导师吗？”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会继续做你的灵修导师。”

我：“我很伤心，因为所有被拣选的人都有一个可以倾诉一切的神父，而我却没有。”

救主：“必须如此，我的女儿，但不会太久了。”我向救主询问了即将到来的战争。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来自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将是一场大战。没有人能阻止这场战争。”

我：“主啊，但你可以阻止它。”

救主：“我的女儿，罪孽太重了。”

我：“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吗？因为今天是我听到你声音的一周年。”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要不断祈祷。”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做的。我会尽我所能，与你同在。”救主：“我非常爱你，我的女儿。去吧，平安。”晚上诵念玫瑰经并参加红衣主教主持的弥撒。

### **1992年4月25日 — 星期六**

早上，我去了瓦格豪塞尔参加弥撒。领完圣体后，我跪在圣龛前。我问救主，我们是否该给天父写信，还是还有时间。

救主：“时机已经到了。”

我：“救主，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别人说，你不会用神学术语跟我说话。你说话就像我一样，用我的风格。”

救主：“如果我按照所有人的喜好那样说话，你就不会理解我了。”

之后，我去了玛丽安那里，我们给至圣父写了一封信。

下午4点30分至6点30分，我在罗特的教堂里跪着祈祷。

## **1992年4月26日 - 星期日**

早上6点，我起床，特别为那些今天想不配地领圣体的人祈祷，尤其是为福格特神父。

与救主结合之后，我问是否应该对我们写给教宗的信再做些修改。

救主：“我的女儿，这封信很好。把它寄出去吧。”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昨天我心里非常沉重，因为初领圣体者Jyng告诉我，当我们在祭台前歌唱或祈祷时，他们不被允许在救主和圣体龛前鞠躬，因为福格特神父禁止了他们。当我询问她时，她是在继父和我的丈夫在场的情况下告诉我的。救主：“写吧，我的女儿，这位神父并不活在天主的恩宠中。”

起初我不愿相信救主对我说的话，但他却  
第三次。

我：“那他主持圣体变容时又如何？”

救主：“他拥有变体时的权柄。我无法剥夺这一点。”

我：“主啊，这太可怕了。我很快就无法承受了。主啊，没人会相信我的。”

救主：“世人正处于巨大的盲目之中。”

我：“我的主，你知道我一直在为福格特神父祈祷。我该怎么办呢？”救主：“把这位神父交给我吧。”

哦，这对我来说是多么艰难。我几乎写不下去，这像一记重击般击中了我。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要去见教宗了。

我的主，神父们有危险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他们几乎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没有遵行我的旨意。”我：“是他们不愿遵行，还是无法遵行你的旨意？”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当他们站在我面前时，他们漠不关心。他们必须悔改。”

我：“他们难道没有信仰吗？”

救主：“他们很少为这份信仰祈祷。”

我：“我以为信仰是天主的恩赐？”救主：“是的，但我可以赐予我愿意赐予的人。”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平安地去吧。”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感谢你的教导、你的仁慈、对我所怀的耐心以及你的温和。我也因神父们而爱你。请怜悯他们。我会为他们祈祷。”

其实，我在祷告小组里已经为他们祈祷好几年了。

上午10点，在红衣主教主持下举行弥撒。

我几乎难以忍受，不得不往自己身上洒圣水。我感觉仿佛地狱向我袭来。我不停地为信徒和神父祈祷，并将圣体圣事奉献给沃格特神父。

我不喜欢这场仪式。沃格特神父让维内布什小姐讲道，这很不妥。沃格特神父在施泰滕为初领圣体者举行首次圣体圣事，并且是手领，这一点他真的必须负起责任。

中午，我受“白色主日”儿童延格的邀请，在射击俱乐部共进午餐。

午餐后不久，一位来自卡尔斯鲁厄的修女陪我回家，我们一起祈祷。

随后玛丽昂来了，我们一起写日记。

随后，我的兄弟弗拉基米尔和侄子拉特科又来探望了我。

来自罗特的赫德维格也来看我了。随后，我把日记笔记誊写成文。

**1992年4月27日 - 星期一**

开车去上班的路上，我遇到了堵车。这让我比平时有更多时间祈祷。工作地点：

我立刻为那些已故的灵魂点燃了一支蜡烛，并给他们洒了圣水。在病人到来之前，我的同事维罗妮卡和我一起诵念了喜乐经，并向圣神祈祷。之后，我给几位病人拍了X光片，然后去了牙科诊所补了一颗牙。我在牙科椅上躺了大约两个小时。牙医问我是否需要打麻药。我拒绝了，并将这疼痛奉献给罪人的皈依和灵魂的得救。随后在整个检查过程中，我一直不停地为圣父、为圣父的敌人、为主教和神父，以及为医生、护士和其他灵魂祈祷。治疗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牙医出汗很多。最后，我对他说，他没有去告解。但他却把出汗归咎于那盏既暖和又明亮的灯。

我又给几位患者拍了X光片。

中午12点，在诊所的小教堂里：

我先诵念了《主之天使》，随后继续虔诚地祈祷。我对救主说，我不会向祂提问，因为我微不足道；如果祂想对我说什么，就请祂说吧。

当我与祂深度结合时，我进行了灵性交流。

救主对我说：“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必须去见沃格特神父。”我问：“是在给教宗寄信之前，还是寄出之后？”

救主说：“在你把信寄给教宗之后。”

我：“是的，主啊，你希望我跟他说什么？”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他会改变主意吗？’”我：“哦，我的主，我现在完全不明白。”

我：“伟大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永生的上帝，我该怎么告诉他，又该什么时候告诉他？”救主：“今天就去见他。”

我：“主啊，但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救主：“他心里清楚。”

我：“我去见他会有什么结果？”救主：“他的得救。”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但这却是我迄今为止必须做的最艰难的事。”救主：“去做吧，我的女儿，这很重要。”

我：“主啊，我写不下去了，如果我去见他，我会心脏病发作的。”

救主：“你害怕吗？”

我：“我并不害怕，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现在也相信他不会改变。但如果你再次赐予他那份大恩，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正是如此。”我：“我还要

写些什么吗？”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写我仍然非常爱他。”我：“我的主，我还要给他读

昨天的内容吗？”救主：“读今天的。”

我：“是的，主啊，上帝啊，我会照做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然后我又问救世主，他是否会陪我一起去见神父，还是我会独自前往。”

救主：“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一直与你同在。”

我向救主道谢，然后走出小教堂，回到工作岗位上。我在小教堂里待了大约40分钟。通常我只在小教堂里待15分钟左右。

下班后，我将这封信作为挂号信寄给了圣父。

当时大约是下午4点15分。在回家的路上，我为福格特神父诵念了玫瑰经。大约4点45分，我在教堂里短暂祈祷了一会儿，4点50分我到了福格特神父那里。神父听我说了这些。

他态度友善，说道：“那就走着瞧吧。”

我将寄给至圣父的那封信的复印件交给他阅读。

当他阅读信件时，我在内心向救主询问此刻该说些什么，我听见：“现在保持沉默。”

这是一次简短的谈话，前所未有的简短。我请求沃格特神父赐予祝福。他为我祝福，我便离开了。

晚上没有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20:00 祷

告小组：

我们敬拜了救主。像往常一样，我直接跪在救主面前。

我们诵念了三篇连祷文：《尊主颂》、圣三连祷、圣母圣心连祷和诸圣连祷。我感受到来自救主的强烈温暖与喜乐。我们祈祷了两个半小时。

许多人再次告解，最后我也去了。大家都满心欢喜地离开了。救主赐予了我们许多恩宠。

## **1992年4月28日 - 星期二**

上午9:45至10:45在医生室：

今天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多祈祷。我为福格特神父感到担忧，不知道今后该如何是好。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神父会考虑的。”我：“我现在要和教会当局的其他人谈谈吗？”救主：“你会和好几个人谈。”

我：“沃格特神父会向弗莱堡方面报告我的情况吗？”

救主：“是的，奥斯卡大主教已经从我这里得知了你的声音。”我：“是吗，他至今还没有兴趣与我交谈吗？”

救主：“时机未到。他终将与你交谈。”

救主：“即使别人嘲笑、否认和讥讽你，你也必须接受一切。你会与我一起坚持到底。”

我还问到了圣体分发员弗朗齐斯卡。救主：“她还会与你交谈的。”

我：“我该跟她提一下关于分发圣体的事吗？”救主：“把我说过的话告诉她。”

昨晚祷告小组结束后，当我讲述了与救主对话的一些内容后，有两位女士对我说，如果她们必须去见神父，她们不会问救主是否与她们同在，因为救主与她们同在是理所当然的。

救主：“注意。不要回应这种言论，她们会怎么做，我最清楚。”

我：“救主，如果你想告诉我什么，请告诉我。”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能想象我现在要对你说什么吗？”我：“不，主。我很好奇。”

救主：“你会收到教宗的一封信。你可以去见他。”

起初我不愿相信，后来以为自己写错了，便请求救主再重复一遍。

我说：“亲爱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请再重复一遍。”随后我听到了第二次。

救主：“你会收到一封信，你可以去见圣父。”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该何时去那里，这我交托给你，因为你知道我在这里的工作情况。如果我现在必须去，那我也

乘飞机过去。”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现在就已经很高兴能与至圣之父交谈。伟大的上帝，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你随心所欲地安排一切，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至爱的上帝。人绝不能与你分离。

我认为，如果有人以为自己可以离开你、没有你也能活下去，那这恐怕就是最大的祸患。

我全心全意感谢你的爱与温柔，我的主，我的上帝。”救主：“平安地去吧，我亲爱的女儿。”

我的灵魂充满了爱与平安，我感到无比幸福。我与救主交谈了30多分钟。

中午12点在医院的礼拜堂。之后我到户外散了会儿步，为圣母采了一小束花。

下午3点至3点45分，我写日记。起初我翻阅日记，读了前几天与救主交谈的内容。

我身着红色礼服参加了弥撒，并将圣体奉献给圣父和玛丽昂。

从教堂回来后，玛丽昂来了，我们一起写了日记。

### **1992年4月29日 - 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又多祷告了一会儿。

上午10点，我在医生室与救主结合。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必须去见恩茨教区长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为什么？”救主：“你必须把祂启示给你的最重要的事告诉他。”我：“祂所说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救主：“告诉他关于战争的事，因为教会必须紧急改革。”我：“改革是指什么？”

救主：“写下来吧，我最亲爱的女儿。必须立即废除手领圣体，而且圣体只能通过神父受过祝圣的手

。

我：“我该告诉他，我给神父写了一封信吗？”救主：“你可以给他看。”

我又问救主，他希望信徒们是站着还是跪着领受圣体。

救主：“我的女儿，请永远记住这一点。我是主，是天主，每个人在我面前都必须表现出最深切的敬意。”

我：“主啊，但最深的敬意，就是向你俯身跪拜，并以纯洁的心领受你。”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知道的。”

我：“主啊，我该直接去找教区长，还是该告诉沃格特神父，让他帮我安排个时间，毕竟他是我的本堂神父。”救世主：“去见沃格特神父，告诉他，让他安排个时间

恩茨教区长先生安排一次会面。”

我：“如果福格特神父说，这事应该由我自己去办呢？”救世主：“那就由他负责。”

我：“我什么时候去做？”

救主：“我的女儿，尽快去做吧。”我：“主啊，你今天有点严厉。”

救主：“我的女儿，这圣杯早已满溢了。”

我：“亲爱的救主，我不太明白。请原谅我，‘圣杯已满’是什么意思？”

救主：“我的女儿，罪孽如此沉重，我已无法再承受。”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请怜悯我们，拯救我们，我们毕竟是你的儿女。耶稣，永生上帝的儿子，我还需要再写些什么吗？”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这就够了。你去吧，平安。”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定当遵行。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全心感谢你所说的话。”

我与救主相通了约30分钟。

中午12点在小教堂里：我虔诚地祈祷，随后与救主合而为一。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写下了这些话，若换作是你，你会写些什么？”

救主：“记住，我的女儿，这是给神父们的一则讯息。”

我问，我是否应该现在，或者本周内去见盖布哈德·海德神父。救主：“下个周末。”

我接着又问，我该去见福格特神父，还是给他打电话，因为那样的话，下班后我就可以直接去见去见教区长。

救主：“给他打电话吧。”（指福格特神父）我：“我这样写对了吗？”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你写对了。”

我：“主啊，如果他们问我怎么听到你的声音，我根本无法解释清楚。”救主：“告诉他们，你是在内心深处听到我的，而我就在那里与你同在。”

我：“可是我在耳科诊所工作，经常接触外耳道，但我并不是通过耳朵听到你的。”

救主：“这是超自然的。”

我：“但他们会说，超自然现象也可能来自魔鬼。”救主：“你应当祈求分辨诸灵的恩赐。那样你就能分辨出，这种超自然现象是来自善灵还是恶灵。”

大约13点15分，我给福格特神父打了电话。我告诉他，救主告诉我应该去见恩茨教区长，并让他帮我预约教区长。他很惊讶，又问了一遍。

我第二次重复了这番话。

沃格特神父说，我应该自己安排会面时间。我向他道了谢。沃格特神父的态度有些冷淡。

下午2点，在工作地点的小教堂里：

我痛哭流涕，随后简短地祈祷了一会儿，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下班后亲自去找他（恩茨教区长），下班后，不要提前给他打电话。”

我：“我去的时候，他会在家吗？”救主：“会在。”

我：“我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如果他不愿听我说话呢？”救主：“他会听你的。”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将全部的信任交托在你手中。

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感谢你，我会照你所说的去做。”我在医院的礼拜堂里待了大约15分钟。

。

我获得了恩典，我的灵魂立刻再次得到了治愈，我感到幸福，并能重新工作了。

在前往维斯洛赫拜访恩茨教区长的路上，我为埃尔茨神父诵念了玫瑰经和其他祷文。17点刚过，我便已抵达维斯洛赫的圣劳伦蒂乌斯教堂。

我在里面简短地祈祷了一会儿，对救主说：“我现在到了这里，却连恩茨神父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恳求救主赐予我力量与平安，并指引我该对恩茨教区长说些什么。我相信救主与我同在。我走出教堂，向一位老妇人询问恩茨教区长的住处。她告诉我后，我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般，瞬间就站在了神父住宅前。

一位漂亮的女士为我开了门，我告诉她，我必须和恩茨院长谈谈，因为救主派我来这里。

她立刻回答说恩茨教区长不在家。

我问她是否确定，因为是救主派我来的。

她回答说，他正在阿德璠广场的教区办公室里，正忙着给领圣餐的孩子们做准备。

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她说我应该再在19点左右再试一次，我告诉她我会去找他。

我先去了阿登奥广场的教区办公室。那里有位男士告诉我，恩茨教区长先生早就走了。随后我又回到教堂，对救主说：“亲爱的救主，你曾告诉我，当我去找教区长先生时，他会在家。”

救主：“他在家。”

我：“那那位女士是在撒谎。”救主：“进屋去

。”

于是我离开了教堂，走到神父住宅的门前。我不想进去，便开始祈祷，因为内心深处我也感觉到恩茨神父恩茨先生就在屋里。我手持玫瑰经，用拉丁语多次诵念《圣母经》，诵念了大天使米迦勒祷文，还多次用拉丁语诵念《圣哉经》。随后，一位年轻先生走了过来，径直进了屋。他看到我在诵念玫瑰经。接着，一位年长的妇人走了过来，她是牧师住宅管家母亲。随后又来了一位工匠，我之前在教区长府和教堂里见过他。第四个进来的男人直接站在我面前，大声喊叫咆哮：“没人能帮帮我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充满绝望。

我立刻感觉到内心的魔鬼，但没有理会他。我继续虔诚地、轻声地一首接一首地诵念《圣母经》。

但他听到了我的祈祷。他勃然大怒，多次敲响门铃，变得焦躁不安，并威胁我停止祈祷。

他嘲笑玫瑰经，举起手要打我，说要揍我。我纹丝不动，继续祈祷。

随后他再次敲响门铃，对讲机里传来女管家说这里没人。那人便满怀愤怒地离开了。我继续祈祷，过了一会儿，我呼求圣母和天使们，恳求他们的帮助。我哀求道：“圣母啊，请将您的圣衣铺在这所房子之上。”

突然，门开了，那位女士对我说我可以进去，神父已经来了。她神色不安，我感觉她并不诚实。

我对她说：“我所在之处，魔鬼便紧随其后。”

当我走到教区长面前时，我手里还拿着玫瑰经，告诉他我之所以在门外祈祷，是因为救主告诉我神父就在屋里，所以我不想按门铃。他惊讶地看着我。

我告诉他，救主曾对我说过，院长先生必须知道这件事。

我们交谈了大约25分钟，我给他朗读了日记的最后三页，还把写给圣父的那封信交给他阅读。

他告诉我，他会和沃格特神父谈谈。

我向他求取祝福，并在他面前跪倒在地。他赐予了我非常美好的祝福，随后我离开了。

在停放我车的停车场，我遇见了神父家的管家，告诉她必须去告解。她回答说，那只是个权宜之计。我又对她说，上帝都看在眼里。然后她笑了，继续走开了。

18点25分，我已来到罗特（Rot）的教堂。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恩茨（Enz）教区长和沃格特（Vogt）神父。

领完圣体后，当我与救主合而为一的时候，我问他，关于教区长先生的事，我做的一切是否正确。

救主：“一切都对了。”

救主：“谢谢你……过了一会儿，救主继续说道：救主：“我爱你，我亲爱的女儿，去吧，

平安。”

离开教堂后，我与一位修女（施泰因豪泽）进行了交谈。我引导她远离了异端邪说，与她交谈了约20分钟。回到家，我刚准备些食物，又有人来访。我再次谈论了上帝，因为这位访客不知道自己是否受过洗礼。

我丈夫体内魔鬼在肆虐。愤怒与仇恨在他身上显露无遗，甚至连他那条生病的腿都扭伤了。之后露西亚也来了。

她向我承诺会为我祈祷，并告诉我她已经很期待周一的祈祷小组了。她很乐意来这里祈祷。

晚上10点45分，我上床睡觉了。

我已经有多个夜晚睡得这么少，只有天主知道。然而，救主赐予我力量，让我继续工作。

我相信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导。因为救主向我证实了我确实听到了他的声音，同时他也让我看到了撒旦对我有多么愤怒。若没有救主，我肯定无法战胜他。

我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今天赐予我的这份大恩。

对我而言，“寻求的人必寻见”；而对迪肯先生而言，“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 **1992年4月30日 — 星期四**

今天早上我祷告了很多。随后，我与同事一起诵念了玫瑰经。

10点，我到了医生休息室开始工作。工作时，我能够专心祈祷。后来，我向那些来拍X光片的病人传道，他们是迷失的羊，自以为没有罪，不愿忏悔。

一位患者来自匈牙利，另一位来自意大利，第三位来自罗马尼亚，还有一位来自毛尔的德国人。这是一次丰收的渔获。因此，直到12点30分，我才在医院的礼拜堂里收到了救主的信息。

我：“昨天当我在教区长的家门口祈祷，那个被污秽之灵附身的人站在我面前时，你就在我身边。”

救主：“是的，我与你同在。”

我：“所以他才无法攻击我。”

我：“那个男人身上附的是什么污秽之灵？我问你，因为你是我的灵魂导师，如果我必须知道，那就告诉我，如果你愿意的话。”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那是路西法。”我：“是路西法的恶魔，还是路西法本人？”

救主：“路西法本人。”

我：“他是一人独来，还是还有其他同伴？”救主：“有大批恶魔随行。”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我在教区长门前祈祷吗？偏偏在我要和教区长商讨重要事务的时候，他来了。我的主，如果这对神父们很重要，请告诉我。”

（撒旦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我正与教区长讨论废除手领圣体、改行口领圣体的事，因为手领圣体是撒旦的作为。）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神父们必须遵行我的旨意。”我：“但路西法的目的是什么？”

救主：“他想要得到他们所有人。”

我：“我的主，我写得对吗？”救主：“是的，没错。”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神父们现在陷入了混乱。”我：“为什么？”

救主：“因为他们身陷泥潭。我的女儿，你要忠于我，并保持坚定。”

我：“救主，有什么事要临到我身上吗？你可以告诉我，毕竟我与你同在，我会相信的。”

救主：“你会被筛选。”

我：“亲爱的上帝，‘被筛选’是什么意思？”

救主：“你会被许多人盘问。要仔细听我的声音。”我：“我的主、我的上帝，但这并不容易。”

救主：“我已经告诉过你，最终你会与我一同得胜。”我：“谢谢我的主和上帝，一切都会如你所说的那样发生。”

我身着红色礼服在教堂里。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玛丽昂。我特别为她祈祷。

建筑师沃尔夫冈来了，查看了我们要建造祈祷室的位置。罗丝维塔也在场。

傍晚，玛丽昂、她的母亲和埃里希来了。当我和玛丽昂写日记时，我的丈夫、伊尔玛和埃里希在诵念玫瑰经。感谢天主赐予这份恩典。

### **1992年5月1日 - 星期五**

家中，约7:00：

经过45分钟的祈祷，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仁慈的父亲和救主，你想让我写下什么？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的主，我微不足道。今天我甚至不敢再向你求问什么。也许是因为，我的主，我对神父们太失望了。因着他们，我的心在痛。是的，主啊，我为那些神父而哭泣。人们想把他们从泥潭中拯救出来，他们却充耳不闻。”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必须为我发声。你会受邀去见大主教。”

我：“见谁？萨耶尔大主教？”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我该跟他说什么？”救主：“就说我启示给你的那些话。”

我：“我什么时候去见他？是在去见至圣父之前，还是在和至圣父谈话之后？”

救主：“在你与至圣父交谈之前。”

我：“我那全能、永生、圣洁的上帝，我需要为此做准备吗？”

救主：“祈祷并禁食。”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做的。而您会与我同在。”救主：“是的，我会与你同在。”

我：“我还需要写点什么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再写点什么吧。我迄今为止启示给你的所有内容，都要坚定不移、忠实地遵守。”

过了一会儿，救主说：

“去吧，平安。”

我与救主亲密相连了约30分钟。之后我又祷告了一会儿，但并没有把所有内容都写下来。我得简短些，否则玛丽昂写不完。

傍晚，我去教堂参加了玫瑰经祈祷会。当时正举行“五月圣母敬礼”的开幕仪式。如果能有更多人参与祈祷，那该多好啊。

玛丽昂下午来了，我们一起写了日记。

希尔德和海德薇去完教堂后来看我，我鼓励她们坚定信仰。我为温内布什小姐祈祷，希望她不再分发圣体。

救主对我说：“必须为这件事祈祷。”

### **1992年5月2日 一 星期六**

早上7点15分，我被引导到瓦格豪塞尔参加圣体弥撒，坐在圣龛前的第一排长椅上。其他参与弥撒的信徒则坐在教堂后方较小的区域，位于祭台后面。从那里无法看到圣龛，也看不到瓦格豪塞尔的圣母——那位心地仁慈的母亲。

我无法形容，当我坐在圣体龛前的这个位置时，是如何立刻获得了恩典的。

弥撒由三位神父主持。我进行了精神上的领圣体，并感受到救主已来到我身边。

随后，我去了玛丽安那里，我们一起写了日记。

中午12点，我们诵念了《主之天使》。祈祷期间，我听到消息说我的婆婆本月就要被接走了。我对此不太清楚，便告诉了玛丽昂。回到家后，我在花园里修剪了最后一块草坪，然后播种了蔬菜。

下午4点25分，我穿着红衣去了教堂，一直待到大约晚上8点。

起初，我与几位女士一起诵念了玫瑰经。之后，我独自继续祈祷，直到大约17:25。随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我：“救主，今天早上在瓦格豪塞尔，我在圣体龛前参与弥撒，这样做对吗？”

救主：“继续这样做吧，我的女儿。”

我：“贝特霍尔德神父想给我圣体。但我当时跪在教堂的另一侧，也就是不在其他信徒中间，而是在圣体龛前，我与救主在灵性上结合得如此之深，我感觉到祂就在我身边。”

因此，尽管贝特霍尔德神父示意我可以领圣体，但我并没有领受圣体。救主，这样做对吗？”

救主：“如果他想给你圣体，你就去他那里。”

我：“可是当我与你在灵性上合一时，你明明就在我身边啊。”救主：“是的，我就在你身边。”

我不想再问了。随后是一片寂静。

接着我听到：“写下来吧，我的女儿。”随后又是一

片寂静。

我在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着我又听见：“这个月我还要接你的婆婆到我那里去。为她祈祷吧。”

我：“是的，主啊，我会为她祈祷。”

我说：“我的主，我已无话可问。您仁慈又怜悯。我比任何事物都更爱您。”

又是一片寂静。

突然，我右眼流下一大滴眼泪。我在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这时我听见：

“写下来，我的女儿：‘塞尔维亚也将爆发战争。’”我：“这太令人悲伤了，我的主。”

我问道：“我的家乡会被摧毁吗？”

我心中想着贝尔格莱德和潘切沃这两座大城市。救主：“会是这样的。”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该怎么办？”救主：“多祷告。”

我：“主啊，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为这一切祈祷了。有太多事情压在我身上。”我：“那会是什么时候，我的主和上帝？”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就在近期。”救主：“我的女儿，你要坚强。”

我：“是的，主啊，我会坚强，因为这是你的旨意。”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

在教堂跪了两个半小时祈祷后，我又留下来参加了圣体圣事。我将圣体圣事献给了我的婆婆。

回到家时，丈夫因为我离开太久而生气。我无法告诉他关于他母亲的事。我保持沉默，因为他不相信我，而且他通常都与我作对。

### **1992年5月3日 — 星期日**

早上7点30分，在家中：

我开始祈祷，随后与救主合而为一。

我对救主说：“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在家乡告诉大家即将发生的事，他们会相信我的。”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救主：“那些尚未与上帝和好的人必须立即悔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救。”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如果贝尔格莱德和潘切沃被毁，这算作审判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正是如此。”

我：“主啊，在这座城市里，大多数婴儿都被堕胎了。”救主：“你猜对了。”

我：“主啊，我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吗？”救主：“唯有禁食和祷告才能帮助他们。”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救主说：

“我的女儿，我爱你。要忠于我。平安地去吧。”

我：“我慈爱的天父，求祢赐予恩典、怜悯与宽恕给所有尚未与祢和好的人。我的主、我的天主，拯救他们，使他们不致迷失。我感谢祢，我亲爱的耶稣，我灵魂的引导者，感谢祢充满生命的话语，以及祢赐予我的诸多恩典。”

上午10点，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

我在弥撒中感到痛苦。孩子们和神父都没有表现出对上帝的敬畏。下午，我前往莱岑贝格朝圣。

我再次失望地回家了。主教座堂的执事在讲道，但讲的并非当今人们应当听到的内容。他总是绕着弯子说。

当我从莱岑贝格的“七苦圣母”小堂参加完祈祷会，沿着葡萄园下山时，在神父住宅前，我毫无预料地遇见了那位主教座堂教士。

我对他说，下次我会去讲道，讲梅杜戈耶的事。他惊讶地看着我。我说，我很快就要去见奥斯卡大主教了。他与我握手，我便离开了。我大概必须告诉他这件事。回到家后，我诵念了玫瑰经。随后玛丽昂来了，我们一起写日记。

就在我们写日记的时候，我的丈夫、伊尔玛和海德薇格·赫格正一起诵念玫瑰经。

今天，恶魔又不断用剧烈的刺痛折磨我的右手腕。每当我往那里洒圣水，并将这疼痛奉献给拯救灵魂时，疼痛便消失了。

### **1992年5月4日 - 星期一**

上午10点至11点，我在诊所的牙科椅上虔诚地祈祷。

12:00，在诊所的小教堂里：

祷告结束后，我虔诚地诵念了法蒂玛祷文和其他祷文。

我向救主请教，因为昨天在教堂里，当孩子们在祭台周围跳舞时，我受了很大的苦。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这在祭坛周围是不合宜的。那是献祭的祭坛。这样，神父会使孩子们失去敬畏之心。”

我：“昨天下午，莱岑贝格的讲道我也觉得不妥。”救主：“那篇讲道不符合当今时代。”

我：“我听到的就够了。”随后是一片深沉的宁静。

接着，我听到救主说：

“写下来，我的女儿——”沉默“你必须离开，”——沉默“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吧？”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静默——“伟大的上帝，圣洁的上帝，我该去哪里？但在你告诉我之前，请消除我的恐惧和对人的畏惧，赐予我恩典，使我能遵行并成就你的旨意。”

救主：“你必须去见联邦总理科尔。他必须号召人民祈祷。”我：“如果他问我为什么，我该怎么回答？”

救主：“告诉他，战争就要来了。”

我：“我还要告诉他贝尔格莱德和潘切沃将被摧毁吗？”救主：“是的，写下来，你必须告诉他。”

我：“主啊，但这可是件严肃的事。”救主：“去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主啊，我会照做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我什么时候必须出发？”

救主：“尽早出发吧。”

我：“主啊，如果我去找他，他会听我的吗？”救主：“是的，他会听你的。”

我：“我会去的，请赐予我恩典，以及我完成此事所需的一切。”

随后我听见救主说：“我爱你，谢谢你，我的女儿。去吧，愿你平安。”

霍尔格在我身旁的小教堂里祷告，看着我记录下来。

我告诉他救主交代给我的事，他给了我一个主意，让我知道如何去见联邦总理。

路德维希港有一座圣母修道院，他的儿子们也会去那里。我立刻想到了斯特凡神父，但他现在在科隆附近，我只知道弗里多林有他的电话号码。

随后，我问救主这条路是否正确。救主：“是的，我的女儿，这样可以。”

我：“我还需要写点什么，还是就这样按你的意愿来？”救主：“我的女儿，就这样吧。”

我的休息时间结束了。我没能去呼吸新鲜空气，便立刻继续工作。

18点15分，我在兰德斯霍芬的弗里多林给了我科隆的斯特凡神父的电话号码：0221—214535 - 圣科伦巴。

我试着拨打这个号码三次，但没人接听。

18:40，有六位来自皮尔马森斯及周边地区的人来到我这里。我们一起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在那里参加了弥撒，因为罗特镇没有弥撒。我告诉他们，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联邦总理科尔先生及其家人奉献这台弥撒。我们七个人都这样做了。

大约15分钟后，我回到家参加了祈祷小组。今天来祈祷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当时在罗库斯小教堂的神父索尔纳也来了。

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祈祷。最后，信徒们满心欢喜地离开了。神父起初拒绝赐予祝福。

随后他向我问了几个问题，直到问完之后，才为我们所有人赐下了一段美好的祝福。

一位名叫托尼的信徒——他几乎每次都会来参加祈祷小组——对此感到很生气，甚至有些受了委屈，因为当我们请求神父赐予祝福时，他起初拒绝了。

他说圣母已经赐予了我们祝福。我说：“是的，我相信，而且确实如此。”

尽管如此，在我再次请求后，神父还是不愿为我们祝福。

托尼便说：“那他也不是个真正的神父。”

神父问是谁在楼上说话，是不是一位圣人，因为托尼正坐在通往楼上的台阶上，因为已经没有座位了。托尼回答：“是的，是圣安东尼。”

## **1992年5月5日 - 星期二**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祷告结束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我问起那位昨晚来祷告小组做客的神父。

救主：“那是种诱惑。”

我：“你说的诱惑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说必须废除手领圣体，而那位神父却说他必须听从主教们的指示。”

救主：“你必须坚定地坚持我启示给你的内容。”我：“主啊，这太模糊了。”

救主：“我启示给你的话语，是活泼的话语。”我：“这是什么意思？”

救主：“这些话语将永存，无人能将其抹去。”我：“主教们肯定会将其废除。”

救主：“但那些活在天主恩宠中的主教不会。”我：“托尼做的是对的对的吗？”

救主：“我允许了他这样做。”

我：“我该如何理解，我的灵修导师？”

救主：“神父若有人求，就必须给予祝福。”

我告诉他，我没能通过电话联系上斯特凡神父。救世主：“写信吧，我的女儿，去修道院。”

我：“那是哪里，路德维希港还是奥格斯海姆？”救世主：“在奥格斯海姆。”

救世主：“在那里你会遇到一位神父，他能最快地把你引荐给联邦总理科尔先生。”

我：“难道我不该通过总理的儿子们去联系吗？”救世主：“好好听从那位神父的话。”

我：“那位神父会知道我要去吗？”救世主：“是的，他会知道的。”

我：“我什么时候去？”救世主：“今天就去。”

我：“我该告诉神父我为什么必须去见科尔联邦总理，还是应该保持沉默？”

救世主：“告诉他，你为什么必须和他谈话。”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照你所说的去做。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但我恳求你，我仁慈的上帝，请引导我，不要让我迷路。并请赐予我恩典，使我能履行你的旨意。”

随后我又补充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全交托给上帝。对此我并不担心。”

救世主：“不，我的女儿，你不必为此担心。”

我问起我的丈夫，因为昨天我又感觉到那污秽的灵在他身上。我问，我是不是搞错了，还是我可能只是在自作多情。

救世主：“围绕在你身边的不洁之灵，比你想象的要多。”我：“我时刻都面临着诱惑。”

救世主：“是的，你必须时刻保持警醒。”

我：“主啊，没有你，我就迷失了。”

救世主：“没错。但有我在，你绝不会迷失。”

我：“问了这么多，我还需要再写点什么吗？”

救世主：“我的女儿，感谢你向我提问。去吧，平安地离开，我亲爱的女儿。”

中午12点15分，在小教堂里：

走进小教堂之前，我曾感到困惑。我原以为自己记错了，以为修道院在路德维希港。我有些困惑，因为救世主曾告诉我，修道院在奥格斯海姆。

当我走进小教堂时，霍尔格也同时进来祈祷。

我告诉他，我必须再向救世主请教一下，有些地方我还不清楚。然后我问他，是否知道修道院的确切位置。

他说：“在奥格斯海姆。”

于是我说，那我就不用再去问救世主了。所以，这种困惑只是来自那个污秽之灵，它总是想在我耳边低语，让我听信与救世主所说完全相反的话。

我简短地祷告了一下，与救世主合而为一。

我向救世主请教，因为我右手背经常感到一阵刺痛，就像被锋利的刀子刺了一样。

救世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如果你允许，那污秽之灵会试图将伤痕烙印在你身上。但这并非我的旨意。”

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救世主：“为了让你更快地顺服我所启示给你的。”我：“但这是一种令人不适的疼痛，我该怎么办？”救世主：“到目前为止，你做得对，我的女儿。多祷告。”

我：“主啊，如果我多祷告，他就会更加攻击我。”救主：“但他会变得越来越弱。”

我：“感谢您，我的天主，我现在得去上班了。”救主：“我爱你，我的女儿，平安去吧。”

下午4点：下班后，我立刻驱车前往路德维希港。在开车途中，我便为即将见面的神父诵念了玫瑰经。我完全不熟悉那条路，却被引导到了奥格斯海姆的一座教堂。教堂里只有一位男子，正在圣体龕前祈祷。我简短地祈祷了一会儿，便问救主我现在该做什么。

救主：“去吧，我会指引你的。”

我走出教堂，刚才还在圣体龕前跪祷的那位男士已经跟在我身后。我问他这里有没有修道院？

那人指着面前的建筑说：“就在这里。”接着我又问是女修道院还是男修道院。那人只回答：“男的。”

我走进修道院，在前厅看到一幅圣方济各的画像。我当即向圣方济各祈祷了一遍《天主经》、《圣母经》和《光荣颂》，恳求他派一位合适的神父出来见我。

一位神父走了过来，我向他打招呼。我们走进了一间会客室。

起初我们俩都沉默着，我短暂地沉浸在祈祷中，确认这位神父是否就是我要找的人。我听到了救主的声音：“跟他说话。”

我能在他面前畅所欲言，因为他也十分谦卑，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平安。我留下来参加了圣体圣事。领完圣体后，我听见救主说：“你做对了，我的女儿。”

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这位神父、联邦总理科尔先生以及我的婆婆。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车里再次为那位神父的祈求诵念了玫瑰经。

除了请求这位神父帮我安排与联邦总理的会面时间外，我还谈到了来自俄罗斯战争，以及即将被废除的用手领圣体这一做法。

### **1992年5月6日 — 星期三**

从8:30到11:30，我一直躺在诊所的牙科椅上。

我的牙齿被补了。我在心里不停地祈祷，并用真心祈祷。我没有打麻药，而是将疼痛献给许多祈求，特别是献给H.埃伯特博士，他曾在该耳鼻喉科诊所工作，近日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为我治疗的两位牙医也逐渐皈依了。其中一位，我曾劝诫过他，让他去告解。

看完牙医后，我回到工作岗位，花了两个小时给患者拍X光片。

下午1点30分，我走进小教堂：我不再想向救主提问，但我渴望与救主合而为一。

我虔诚地祈祷，听见救主说：“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回答：“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我会写下来的。但请赐予我恩典与庇护，让我能照你所愿完成你对我的要求。”

救主：“你必须走”——静默——“我的女儿”——静默——”

我：“伟大的天主，圣洁的天主，去哪里？”（内心我非常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救主：“去见联邦总理科尔，越快越好。”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已经告诉约阿希姆神父，我必须和科尔先生谈谈。”

救世主：“他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那我得等他打电话给我吗？”救世主：“是的，等。”

我：“我还需要说些什么吗？”救世主：“就说我告诉你的那件事。”我：“就是战争要来了。”

救世主：“是的，战争很快就要来了。”

我：“而且你说过，他会呼吁人民祈祷。”救世主：“是的，他必须这样做。”

救世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们正面临巨大的危险。危险来自俄罗斯那边。”

我：“‘你们’指的是谁？”

救世主：“欧洲的人民。”

我：“我从你那里听说，这场战争只会让德国处于危险之中。”救世主：“所有人都在危险之中。”

我：“哦，我的主，我写不出来，这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的主，我的上帝，约阿希姆神父能给我安排个时间，让我去见联邦总理科尔先生吗？”

救世主：“写吧，我的女儿，神父会给你安排时间，让你去见联邦总理科尔。”

我：“是的，我的主，我明白了。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如此深爱您，我愿意遵行您的一切吩咐。”

救主：“我的女儿，今天就到此为止。你平安地回去吧。”

下午约15:00，我第一次读到了1992年4月25日来自梅杜戈耶的、和平之后的信息。我感到非常惊讶。这让我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我现在必须把最后一部分写下来：

“梅杜戈耶是给你们所有人的一个征兆，也是一个呼吁，呼吁你们祈祷，并活出天主赐予你们的恩宠之日。因此，亲爱的孩子们，请认真接受这个祈祷的呼吁。”

傍晚，我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我在那里做了告解。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几项祈求。

#### **1992年5月7日 - 星期四**

我不喜欢明戈尔斯海姆那位神父主持的弥撒。有些内容与真正的信仰相悖。因此，我向救主问道：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要小心‘那样的神父’。”我：“我亲爱的父亲，‘那样的神父’是什么意思？”救主：“那些歪曲圣父教义的人。”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神父必须服从圣父。”我：“我还会和索尔纳神父在罗库斯诊所交谈吗？”救主：“是的，你还会和他进行一次交谈。”

救主：“我的女儿，要忠于我。遵守我启示给你的话。”

我无法将向救主祈祷和恳求的一切都写下来。但我知道，我也常祈求救主赐予我那样的信仰，例如：当彼得在水面上行走时，救主正站在水面上面对着他。

我对救主说，当我陷入疑惑时，我不愿沉入水中。我渴望拥有这样的信心，能让我在水面上走向你。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赐给你活泼的信心。”我：“我该把这写下来吗？”

救主：“是的。”

救主继续说道：“这份信心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主啊，这真是我所能祈求的最美好的礼物。

对此，我怎么感谢都不够。但主啊，既然你赐予我这样的礼物，想必对我也有很高的要求吧？”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还会向你提出要求。”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也愿意做你要求我做的一切。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对救主说，我现在必须去上班了。救主：“稍后来找我，向我请教。”

12:15 - 13:00 医院小教堂内：

我祈祷，然后与救主合而为一。我：“什么是活的信仰？”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有我，而我就是你的信仰。”我：“这真美好。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你。”

我：“万王之王，我慈爱的父亲，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我知道你不会要求我做不可能的事，如果你愿意，我乐意写下来。”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要求你献上你的生命。”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耶稣，我把它献给你。”

我：“你为何要我的生命？我早已将它献给你了。”救主：“你确实献给了我，但我尚未向你索取。”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现在不想再问你什么了，这很难理解，如果我需要知道什么，请你告诉我。”

救主：“我是你的生命。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我的主，我的

上帝，我该写什么？”救主：“我来决定你的生命。”

我：“是的，主啊。愿照你的旨意成就。我不过是你的微不足道，你只能通过圣母玛利亚拥有我。”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喜欢这样。”救主：“我亲爱的女儿

，你平安地去吧。”

傍晚，我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参加了圣体弥撒。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了那些可怜的灵魂。

### **1992年5月8日 - 星期五**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祷告结束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问道：

“昨天你说过，‘我主宰你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能再跟我说说这事吗？”

救主：“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作为。”

13:00 医院小教堂内：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主，我会写下来的。主，愿你的旨意成就。”救主：“你必须去见神父，去奥格斯海姆。”

我：“也许是去见另一位神父？”救世主：“去奥格斯海姆，去见那位神父。”

我：“我原本想先去雷根斯堡，找格布哈德神父。”救主：“先去奥格斯海姆找那位神父。”

我：“你说过，他会打电话给我。”救主：“是的，他会打的

。”

我：“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了，什么时候？”救主：“这个周末

。”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去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我还需要写点什么吗？”

救主：“我的女儿，稍后再问我吧。”

当我抬头看挂在小教堂外大厅里的钟时，才发现我的午休时间已经超时半小时了。与救主同在时，时间过得真快。

15:30: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当我去找他们时，神父们会相信我吗？”救主：“不，我的女儿，他们心存疑虑。”

我：“既然他们心存疑虑，我为何还要去见他们？我不明白。”救主：“我的女儿，他们不像你这样拥有一颗敞开的心来聆听我。我的女儿，请仔细聆听我的声音。”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要对神父们说的话，我全交托在你手中。”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这样才对。”

我：“如果我跟神父们谈，能有什么结果？”

救主：“让你尽快与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交谈。”我：“亲爱的救主，我还需要写点什么，还是这样就够了？”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你要告诉神父们，我对这场战争是认真的。我的女儿，要忠于我。去吧，平安。”

### **1992年5月9日 — 星期六**

上午7点15分，在瓦格豪塞尔参加圣体弥撒。

之后，我去了玛丽安家，一直待到13:00，我们一起写日记。16:15至17:30，我在罗特的教堂里祈祷。

晚上，魔鬼通过我丈夫对我大肆攻击。我不得不再次长时间祈祷。之后便平静下来。

### **1992年5月10日 — 星期日**

在参加圣体圣事之前，我进行了祈祷。

上午10点，我在罗特参加了圣体弥撒。

大约14:30，我遭受了一次折磨。我本想祈祷约30分钟，却无法做到。我躺在沙发上。随后，我恳求救主施以援手。接着我听见：“去吧，我的女儿，照我说的去做。诵念痛苦玫瑰经。”

我突然获得了力量，随即诵念了两串玫瑰经和一串连祷文。大约16点50分，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我：“你说过他们会打电话来的。”救主：“我确实这么说过。”

我：“你是谁，‘我’？”

救主：“我是你的耶稣，我的女儿。撒旦掌控着修道院。等我告诉你后续该怎么做。若阿基姆神父会联系你。继续为她们祈祷，我的女儿。”

傍晚举行了圣母敬礼。

### **1992年5月11日 - 星期一**

中午12点在小教堂：

我想知道，关于塞尔维亚的战争，我是否听错了什么。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塞尔维亚的战争即将到

来，贝尔格莱德及其周边地区将被摧毁。”

随后，我想确认邪恶势力是否因我的婆婆而介入。我希望再次确认此事，因此向救主询问。救主：“我的女儿，你的婆婆将在本月离世。”

救主：“若阿基姆神父会给你打电话，做好准备。”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必须将惩罚降临于大地。”我问道：“我是谁？”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

我：“我的主和上帝，你这样做（降下惩罚）是为了什么？”救主：“为了那些忠于我的灵魂。”

我：“我还需要写些什么吗？”

救主：“我的女儿，够了。你平安地回去吧。”

参加祈祷会的人非常多。来自瓦格豪塞尔的贝特霍尔德神父为每个人逐一赐予了初祭祝福。包括祝福仪式在内，我们的祈祷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感谢天主赐予我们这份意想不到的恩典。

## **1992年5月12日 - 星期二**

医生室：

我再次向救主询问了关于管教的问题。

救主：“管教是必要的，这样人们才能认清自己属于哪位父亲，因为他们必须选择一位父亲。”

我工作繁忙，直到下午3点才来到小教堂。

我问救主，是否该去明戈尔斯海姆看望索尔纳神父，因为他突然病倒了。

救主：“去吧，我的女儿，去见他。”我：“我该说什么？”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他应当照我要求恩茨教区长那样去做。告诉他，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喜乐。”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转达给他。”

救主：“我爱你，我的女儿，平安地去吧。”

今天是我丈夫的生日。

我去了罗特的教堂参加圣体弥撒。

我儿子今天在斯图加特做了手术。情况很紧急。我们七个人一起为他祈祷。

。

## **1992年5月13日 - 星期三**

中午12点在小教堂里：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

我：“是的，主啊，我会写下来的。”救主：“你儿子会没事

的。”过了一会儿：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斯洛伐克正面临危险。危险近在咫尺。来自俄罗斯战争将席卷斯洛伐克。”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我：“是的，我

的主，我的上帝。”救主：“去吧。”

——周围一片寂静与安宁。我：“我

该去见谁？”救主：“去见若阿基姆神

父。”

我：“他没有召唤我。他为什么没有召唤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你知道原因吗？”

我：“可是，如果你是仁慈的上帝，那就告诉我‘耶稣和玛利亚万岁’。”救主：“写下‘耶稣和玛利亚万岁’。

”

我：“为什么若阿基姆神父没有召唤我？”救主：“因为他缺乏活泼的信仰。”

救主：“我的女儿，但你不知道明天你会变成什么样。”我：“好吧，我什么时候去见神父？”

救主：“今天就去吧。”

我：“我到的时候，若阿基姆神父会在那里吗？”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他会在那里。”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他还会跟我说话吗？”救主：“是的，他会跟你说话。”

我：“我该对他说什么？”

救主：“告诉他，我对这场战争是认真的，他必须尽快让你与联邦总理科尔先生取得联系，这样你才能交谈。”

我：“为什么这么急？”

救主：“罪恶的重量已压倒一切。”我：“如果他说他做不到呢？”

救主：“那么，我的女儿，你就尽了你的本分。”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灵魂导师，但你明明早就知道他会不会这么做。”

我：“而且你说过，战争已无法阻止。战争即将到来。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见他？”

救世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属于我的灵魂必须被拯救。”我：“亲爱的救世主，你能给我一个来自你的征兆，证明是你派我来的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会给你的。”我：“那会是什么？”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若阿基姆神父会给你一样东西，那会让你大吃一惊。”

我：“是好事还是坏事？”救主：“是好事。”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去见若阿基姆神父。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和维雷娜在奥格斯海姆。这就像我以前去维斯洛赫拜访恩茨教区长时一样。当我在修道院门前等候时，一个被污秽之灵附身的人站在我面前。他恨不得把我撕成碎片。

直到念完第三串玫瑰经，门才开了。

我说我想见若阿基姆神父。起初出来的是另一位神父，我也向他转达了救主的心愿。

若阿基姆神父来了，我们交谈了一会儿。最后，若阿基姆神父说，他想借助警方的力量，设法让我见到科尔先生。

我于18:40离开了修道院。

19点25分，我已抵达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因为奥格斯海姆没有弥撒了，我就在那里参加了圣体圣事。

晚上21:30，埃里希来找我，告诉我传教士索尔纳神父——他

当时参加我的祈祷小组时，曾两次问过自己究竟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他在祈祷小组的祈祷过程中睡着了。当晚，我们还诵念了圣母连祷文。

#### **1992年5月14日 - 星期四**

我问起昨天站在修道院外的那个人。救主：“是的，我的女儿，那是一个污秽的灵。”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神父们会照我给若阿基姆神父关于你的建议去做。”

我：“那我会和联邦总理科尔先生交谈吗？”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未来几天将发生一些灾难。”

我：“请告诉我些什么。”救主：“祈祷吧，我的女儿。”

我：“我会祈祷的。感谢您，我的主和上帝。”

我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参加了弥撒

## **2022年5月15日——星期五**

上午10:30，在医生办公室：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战争近在咫尺。去见神父，去见沃格特神父。再去见他一次。今天就去。神父们应当与信徒们一起诵念玫瑰经。”

约11:20，我再次询问。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在听。”

救主：“去见神父，去见福格特神父。他要在弥撒前诵念玫瑰经。”

我：“亲爱的天主，我已经告诉过他了。”

救主：“我知道，我的女儿。你必须再去找他一次。”我：“如果他问‘为什么’呢？”

救主：“告诉他，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我：“我的主和上帝，他不会相信我的。”救主：“即便如此，你还是必须去见他。”

我：“除了念玫瑰经这件事，我还该对他说些什么吗？”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这样他就能免去苦难。”

我：“但这话说得真难听。我能不能说点别的？不过，既然你愿意，那我就告诉他。”

救主：“我要你告诉他。”我：“是的，主啊，那是什么？”

救世主：“对我违抗，是神父可能遭遇的最大罪恶。”

中午12点30分，在小教堂里：

我对救主说：“亲爱的天主，但这更难了。而且我很难去见那位神父，因为我知道他不会相信我。”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之所以难以容忍这种罪过，是因为我爱你们所有人。”

救主：“去做吧，我的女儿，去吧。”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做的，因为这是你的旨意，但这对我来说非常艰难。”救主：“谢谢你，我的女儿，我爱你。带着平安去吧。”

14:30：我不知道他该如何诵念玫瑰经。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神父应当与信徒们一起诵念玫瑰经，并带领大家诵念。”

我：“你会和我一起去吗？”

救主：“是的，我会与你同去。”

我有些吃惊，问他怎么能走在我身边。我之所以吃惊，是因为我想，既然我看不见他，他怎么能走在我身边呢。”

救主：“我会与你同行，与你同在。”我：“我不明白。”

我：“主啊，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要去找那位神父，因为你说过，他不在天主的恩宠之中。”

救主：“我的女儿，把这记下来。对于每一位神父，我都在试图拯救他。”我：“亲爱的天主，我不再问你了。我会去见他。”

在罗特教堂领受圣体后：

救主：“去吧，我的女儿，去见他。”

大约19点45分，我到了福格特神父那里。我告诉他救主对我说的话。福格特神父问我，我是否必须把这些写下来。

我：“您必须主持弥撒吗？”

福格特神父：“这是我的职业。”我：“对我来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福格特神父问，救主是否说过我应该把这些写下来。

我对他说：“是的，日记里都写着，但祂不愿让我当面读给您听。”沃格特神父说：“祂也可以悄悄告诉我。”

然后他问我是否去见过教区长。我回答：“是的，他又撒谎了。”

沃格特牧师笑了。

接着，我向他讲述了去见恩茨教区长时发生的事情。沃格特牧师听完了我的讲述。

我觉得，这次去见沃格特牧师好像又是白跑一趟。我觉得，那笑声背后隐藏着某种严肃的意味。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其余的一切都交给上帝。

当我走出房间，站在牧师住宅的走廊上时，我看到那个女巫仍然作为装饰品悬挂在天花板上。

我突然想起，两年前我去科尔格鲁布疗养时，一位女医生的诊所里也挂着一个女巫。我向那位医生解释说这不太好，她随后就把那个女巫取了下来。她甚至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便向她讲述了我的归信经历。

我不禁想，如果我告诉沃格特神父这件事，他会不会也把那个女巫取下来呢。

### **1992年5月16日 — 星期六**

凌晨1:30至2:30，我在夜间祈祷。

7:15 上午 在瓦格豪塞尔的教堂参加弥撒。

16:00：我去斯图加特看望了儿子。

18:30，我在罗特（Rot）的教堂参加了圣体弥撒。

约18:40，我将自己和家人奉献给耶稣圣心和圣母圣心，为圣母的祈求祈祷。

### **1992年5月17日 — 星期日**

我从7:15至8:50祈祷，并与救主合而为一。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和天主。伟大的天主、圣洁的天主，我会写下来的。我为那些神父，以及战争中如此多的死者和伤者而哭泣。”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神父们感到失望。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我该写些什么呢？”过了一会儿：

我：“我还是不知道该写什么。”救主：“我会给你一个征兆。”

我：“何时何地？”救主：“在教堂里。”

我：“我没听错吧？”救主：“是的，在教堂里。”

我：“教堂里的信徒们会因此皈依吗？”救主：“是的，他们会皈依的。”

我：“但他们在教堂里不是已经皈依了吗？”

救主：“不，他们都必须悔改。”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最亲爱的耶稣。”

救主：“神父们目前被蒙蔽了双眼。我的女儿，必须为神父们多祈祷。”

我：“可是主啊，你知道我已经为他们祈祷了很多。”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这很重要。战争已经降临了。”我：“我的主，我现在不明白。你是说波斯尼亚的战争吗？”救主：“是发生在所有人心中的战争。”

我：“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难以理解。你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点？”救主：“祈求和平。”

我：“求求你，把关于战争的事再简单点告诉我。”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没有爱的地方，只剩下仇恨。我的孩子，战争首先始于内心。心里装什么，嘴里就说什么。祈祷吧，让你们的心变得纯洁。”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神父们已陷入巨大的苦难之中。”我：“我写得对吗？”

救主：“是的。”

他随即又重复了一遍。

我：“主啊，我根本不敢写这个。”救主：“但你已经写下了。”

我：“他们殉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救主：“他们的悖逆。”

我：“亲爱的上帝，我写不下去了，这对我来说太沉重了。”

救世主：“写吧，我的女儿。人类正面临巨大的危险。他们的罪孽已经到了极点。我再也无法坐视这巨大的泥潭了。”

我：“亲爱的上帝，求你拯救我们。”

救主：“我的女儿，要相信，不要怀疑。要忠于我。去吧，平安。”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我将忠于你。”

附言：当我把这一天记录在日记里时（我总是先把一切写在手稿上），我被一种沉睡感折磨了30分钟。我在心里不断向救主祈祷，然后就好了。恶魔不希望我写下这些。

上午10点，我参加了在罗特举行的圣体弥撒。

下午3点左右，玛丽昂来了，随后阿德里安也到了。我们一起诵念了玫瑰经。后来，来自卢森堡的弗里多林和克劳德也来了。

我向克劳德讲述了我的皈依经历。

之后，我们去教堂参加了圣母敬礼。克劳德曾与弗里多林同在神学院，但因对神父们感到失望，现已离开了神学院。

从教堂回来后，我又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感觉到克劳德身上有污秽之灵，但也察觉到我的讲述给了他力量。

克劳德告诉我，他以前经常祈祷，但神父们却告诉他祈祷太多了。于是他便停止了祈祷，但自那以后便感到内心干涸

，现在已退出了神学院。他和弗里多林在我们家过夜，周一上午便离开了。克劳德问我丈夫，他是否可以再来。

他满心欢喜地离开了，在这里获得了许多恩典。

### **1992年5月18日 - 星期一**

八年前的今天，圣母在梅杜戈耶向我显现。

上午8点45分，在工作场所：

因为我不明白救世主关于神父们所说的话，所以我再次询问了他。我问，神父们处于殉道状态是什么意思。

救主：“他们不听我的声音，而是听那污秽之灵的声音。”我：“他们受难的原因是什么？”

救主：“你们的不顺从！”我继续做

X光检查。

当我再次独处时，我试图在X光室里与救主合一。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你必须走了。”

我：“去哪里呢，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我内心感到一股温暖与平安。那一刻非常美好。你会相信自己并不孤单。爱就在那里。

我：“我还是不知道该去哪里。”

救主迟疑着没告诉我，我满心好奇该去哪里。

我：“当我听到‘你必须离开’时，难道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吗？我的心因爱而燃烧。我正耐心等待。恶魔也在那里。他毫无耐心，并显露了踪迹。”

而救主保持沉默。

救主让我看清了恶魔正潜伏在暗处。半小时后，大约10点15分：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你必须走了。”

——依然没有回应——

傍晚，我在罗特的教堂参加了圣弥撒。

## **1992年5月19日 — 星期二**

八年前的今天，我受了洗。

今天我没听到任何声音，无论是祈祷时还是在教堂里。

## **1992年5月20日 — 星期三**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耶稣，仁慈的爱，我该写些什么呢？我不想问你，因为你无所不知。只有若是你的旨意，我才会写下来，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觉得我无权问你，因为在你面前，我不过是尘土，别无其他。”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准备写下来，因为你说过：‘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但愿通过玛利亚，并在圣母玛利亚的庇护下。”

救主：“这样才对，我的女儿。”

救主：“我的女儿，昨天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攻击。”我：“但我的主和上帝，我知道。”

救主：“是我允许的。撒旦想要摧毁一切。就连帕特里斯，他也想要。”

我本不想问救主。救主：“再等等，我的女儿！”

我：“但你早已知晓一切。”

救主：“是的，我知道一切，但你正在接受爱的教导。”

我：“我的主，请告诉我，是什么污秽之灵附在我丈夫身上。这不可能。因为我已经在丈夫所在的地方撒了海德神父的圣盐。”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救主：“又是路西法和他的随从。”

我：“我一直在祈祷，祈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救主：“我的女儿，不要退缩，必须继续下去。”

我：“我的主，我必须去见联邦总理，这会让路西法感到不快吗？”救主：“我的女儿，你竟然还问这种问题？”

我：“是的，我的主，因为我一无所有。我已将一切献给你，而我却一无所有。”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爱你，我的女儿，就爱你本来的样子。”

我：“我原以为，因为路西法的攻击，我做的一切都是错的。”

救主：“我的女儿，你要忠于我。诱惑是必须降临在你身上的。”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想要一位神父。沃格特神父现在去静修，他怎么了？”

救主：“我的女儿，这次静修会并非我所期望的那样。”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将一切交托于你，请保护我、引导我，不要让我独自面对这些试探。我将全部的信任托付于你，我将始终忠于你，因为我爱你，即使你允许这些试探临到我身上。”

救主：“我的女儿，我会稍后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现在还不行。”我：“我的主，我感谢你，我爱你，请原谅我。”

救主：“去吧，平安地去吧，我亲爱的女儿。”

我在罗库斯小堂参加了弥撒。我没有领圣体。

神父坐了下來，让平信徒分发圣体。这是他的意愿。

#### **1992年5月21日 一 星期四**

上午9点20分，在医生室：

我问救主，他是否仍打算在这个月把婆婆接走。（这是一种诱惑，我稍后会再谈。）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将在本月接走婆婆。”

我：“纽堡修道院的神父说，与使徒们的私人启示已经结束了。”

救主：“只有世俗的神父才能结束私人启示。”我问起索尔纳神父，因为他没有亲自分发圣体，而是交给两名圣体辅祭来做。

救主：“明戈尔斯海姆的神父本不该让平信徒分发圣体。”

我：“他该怎么办？他当时身体不适。”

救主：“等待。他身体不适，并非我所致。”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仔细听。你将在教堂里经历一次显现。”我确认道：“我没听错吧？”

救主又重复了一遍。

我：“亲爱的救主，您是指罗特，圣莱昂-罗特吗？”救主：“是的，在罗特，在圣莱昂-罗特。”

我：“求你告诉我具体时间，可以知道吗？”救主：“很快。”

我：“我怎么知道那是圣母还是魔鬼？”救主：“你会认出来的。”

我：“教堂里的其他人也会看到她吗？”救主：“是的。”

我：“所有人吗？”救主

主：“只有少数人。”

我：“感谢您，我的主和上帝，主啊，愿您的旨意成就。”

之后，我给病人拍了X光片。做完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此时，其他人去抽烟，而我则寻求与上帝的亲近。

当我与祂合一时，我听见救主说：

“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这次显现。”我立刻问道：“哪次显现？”

救主：“你们天上的母亲显现，将是一个征兆，表明她始终都在，与你们同在。”

我：“仁慈的天主，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我现在已经非常高兴，但这意味着我必须更加勤于祈祷和斋戒。我的主、我的天主，关于红教堂的圣母显现，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还需要知道一些事情。”我：“那是什么？”

救主：“要永远忠于她。”（指圣母）

我：“是的，救主，你知道我们爱她。我向你保证，我会忠于天上的母亲。”

我：“但你说的是天上的母亲显现。我再问你一次，因为魔鬼无法说出玛利亚这个名字。你能再说一遍吗？”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会见到天上的母亲玛利亚显现。”

我：“请原谅我，我的主和上帝，我仔细辨认了那个声音。”救主：“没错，我的女儿。”

救主：“去吧，平安地离开，我亲爱的女儿。”

傍晚，我参加了在明戈尔斯海姆鲁库斯小堂举行的圣弥撒。

### **1992年5月22日 - 星期五**

中午12点10分至13点，在诊所的小教堂里。

我：“昨天在圣罗库斯小堂领圣体时，索尔纳神父有些犹豫，让我一直等到最后，我跪在领圣体台前。他给我领圣体时也显得有些困难。那感觉就像是有人把他的手往后拉。”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那是神父身上的污秽之灵。污秽之灵不愿让你跪着、用嘴领受圣体。”

我：“你说过，他会跟我说话的。”

救主：“如果撒旦没有控制他的力量，他早就和你说话了。”我：“我不能帮帮他吗？”

救主：“交给我吧，我的女儿。”救主：“战争仍在继续。”

我：“什么战争？”

救主：“南斯拉夫战争。马其顿和塞尔维亚也将爆发战争。”我：“我以为这已经结束了。”

救主：“战争仍在蔓延。”

我：“我想知道，我还需要写点什么吗？”救主：“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写下来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的耶稣，那是什么？”

救主：“你必须把昨天圣母显现的消息告诉神父。”

我：“什么时候？”

救主：“就在这几天。”

我：“亲爱的天主，他不会相信我的。”救主：“我的女儿，你照做吧。”

我：“我只能告诉神父，还是也可以告诉其他我认识的人？”（我指的是显现这件事）。

救主：“告诉他们吧，我的女儿，告诉他们。”

随后，我问起奥格斯海姆的那位神父，为何他没有给我打电话。救主：“如果他没有在我面前封闭自己的心，他就会打来的。”救主：“我的女儿，神父们正处于极大的困惑之中。”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会告诉神父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我应该先告诉谁？”（我指的是关于显现的事。）

救主：“我的女儿，你可以先告诉神父，也可以先告诉人们，随你便。事情会发生的。平安地去吧，我的女儿，我爱你。”

我：“我感谢你，我亲爱的天主，我亲爱的耶稣。”

我在教堂参加了玫瑰经祈祷和红衣主教主持的弥撒。

## **1992年5月23日 - 星期六**

上午7点15分——瓦格豪塞尔的弥撒。

领完圣体后，我留在圣体龛前祈祷。

先用拉丁语诵念了圣母连祷，接着念了玫瑰经，并进行了虔诚的祈祷。当我与救主短暂地合而为一时，我听见：“我的女儿，写下来，”

我：“是的，我的主和天主，但请先消除我的疑虑，以及一切阻碍我遵行您吩咐之事的心结。”

救主：“圣母显现即将发生。”

我立刻问道：“什么时候，我的主、我的天主、我的灵修导师、我亲爱的耶稣？您是指红教堂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我不知道具体时间，我的主、我的上帝。”救主：“就在这几天。”

我：“救主，请再告诉我一次，你刚才没说‘玛利亚’。”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天上的母亲玛利亚的显现，将在这些天里在红教堂发生。”

我：“我将把全部的信任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救主：“去吧，平安。”

随后我又听见：“我非常爱你，我的女儿。”

我：“是的，主啊，我会照你所说的去做。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

紧接着，诱惑便来了。我去Globus购物。通常我总是在车里祈祷，但这次我没有祈祷。结果，我的车立刻撞上了一辆购物车。

回到家后，我想点一支蜡烛，以更荣耀天主和圣母。点燃时，蜡烛迸出一道大火苗，直冲我的头顶，我的头发被烧焦了。恶魔想阻挠圣母显现。

下午我去了教堂，从16:30到18:15在那里祈祷。

期间，我做了告解，并问神父，他能否想象圣母会在这座红色的教堂里显现。神父表示不能，我便说：“我也是。”

我说，我不配见到圣母，即使在梅久戈耶，我也不曾渴望见到她。

天主考验了我们两人。

神父告诉我，他不相信救主曾吩咐他在弥撒前诵念玫瑰经。

我回到家后哭了。那一整夜我几乎没睡着。我不断被丈夫叫醒。他被邪灵折磨，简直难以忍受。

## **1992年5月24日 - 星期日**

在家，在圣体弥撒之前。

在与救主结合之前，我进行了祈祷。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圣母玛利亚的显现将在圣莱昂-罗特的红教堂发生。”

我：“是在罗特，还是在圣莱昂？我们那里有两座教堂。”救主：“在罗特，就是你经常去的那座。”

救主：“你会认出这次显现的。你不必害怕。这次显现之后，许多事情都会改变。”

我：“我的主和上帝，你说过，这将在这些日子里发生。”救主：“时间由我决定。”

我：“沃格特神父不认为他必须在圣体弥撒前一起诵念玫瑰经。他认为也可以在其他时间诵念。”

救主：“我的女儿，请记下来，那位神父，沃格特神父，是一个不顺从的神父。他必须回头，并承认圣父的教导。”

我：“沃格特神父说，我告诉他的关于你的事，那就是我的旨意。”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

我：“那么，福格特神父还证实了，纽堡修道院的神父所说的话——即私人启示在使徒时代就已结束——是正确的。”

救主：“这违背了至圣父的教导。”

我：“圣母玛利亚会在圣体圣事之前还是之后显现？”救主：“圣母玛利亚会在圣体圣事之后显现。”

我：“是在降福之前还是之后？那时所有人都已经出去了。”救主：“届时仍会有人在里面。”

我：“我还需要知道什么吗？”救主：“要忠于我，我的女儿。”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亲爱的耶稣，我会忠于你。”

救主：“多祈祷吧，我的女儿。平安地去吧，我的女儿，我亲爱的孩子。”我：“谢谢，我的主和天主。”

我身着红衣参加了圣体圣事。晚上是圣母敬礼。之前，我与信众一起诵念了玫瑰经。

### 1992年5月25日 - 星期一

今天我休假。

从早上7点到9点半，我祈祷并与救主结合。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把它写下来。”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会写下来的，因为这不是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因为我已经认识到，我一无所有，而这个一无所有，只有在你愿意的时候才能实现。”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圣母显现将于今晚在罗特的教堂里发生。”

我想知道：“主啊，在我写下来之前，请告诉我，与我说话的是谁？”我必须确认这一点。

救主：“我是你的主、你的上帝，你的耶稣，你的救主，你的灵魂导师。”我：“是的，我的主，既然你这么说，就照此而行吧。”

我：“请再重复一遍你刚才对我说的话。”

救主：“我的女儿，圣母显现将于今晚在罗特的教堂里发生。”

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救主：“今天是5月25日，这是我喜悦的日子。”

我：“但其他人看到她头戴冠冕和星辰。”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只看到圣母身上有圣光。

救主：“你会按照我的旨意看到她的。”

我：“但我配不上见到圣母。”救主：“迄今为止，没有人配得上见到她。”

我：“我该把您说的话写下来，还是把您说的话记在心里？”救主：“你要把您说的话记在心里。”

随后，我的眼中流出了不属于我的眼泪。我问道：“我的耶稣，你在哭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此刻我只是受苦的耶稣。那些暴行已超乎常理。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必须进行前所未有的祈祷

。我的女儿，你要忠于我，坚定不移。我必须缩短这段时间。”我：“这是什么意思？”

救主：“我必须将原定计划中的所有事项提前。”

我：“耶稣，你是救主。你是得胜者。你掌管着所有灵魂。”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写下来。这些人只是极少数。”

我：“但神父们讲道时说你很仁慈，好像所有人都能上天堂一样。”救主：“神父们并没有按照我的旨意讲道。我的女儿，今天就到这里。我非常爱你，去吧，平安。”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

在与主结合的时刻，我感到内心平静安宁。

我不想告诉任何人今晚发生的事，而且我感觉这也不是天主的旨意。怀疑的念头一直困扰着我。

我在圣弥撒前诵念了玫瑰经，并在跪祷之处洒了圣水。我恳求救主，当圣母显现时，请祢与我同在。今天我没有为他人奉献圣体，而是为我自己，好让我获得力量——哪怕面对魔鬼，也要更坚强，让魔鬼无法对我为所欲为。最后，我还为福格特神父和至圣圣体祈祷。我分别诵念了一遍《天主经》、一遍《圣母经》和《光荣颂》，以及《大天使米迦勒祷文》，随后又向圣母献上了三遍《圣母经》。之后，我诵念了《至圣耶稣圣心经》。

罗丝维塔坐在我旁边，我告诉她要留到最后。我没再说什么，因为当时正在举行圣弥撒。她留了下来，但不知道为什么。

圣母没有显现。

于是我走出了教堂。我并没有感到难过，这肯定是一种诱惑。晚上8点，在祈祷小组中：

我们敬拜了救主。

多查特神父正在听告解。我走到他面前，向他讲述了那次诱惑。我在他面前哭了，想要放弃一切，不是因为我没能见到圣母，而是因为魔鬼插了一脚，而我却没察觉。

因为对我来说，1984年5月18日曾见过圣母一次就足够了。我非常愤怒，因为魔鬼竟如此诱惑我。

现在我明白了。多查特神父很好。他安抚了我，并说圣特蕾莎·阿维拉也曾经经历过这些诱惑。他给了我力量，我又恢复了快乐，并重新回到祈祷小组中祈祷。

## **1992年5月26日 - 星期二**

早上我祈祷了一个小时。但我未能与救主合而为一。

下午4点30分左右，奥格斯海姆的约阿希姆神父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和我聊了大约25分钟。他建议我给科尔总理写信，请求面谈，就像向圣父那样。

我说：“我会遵从救主对我的指示。”

18:30：诵念玫瑰经，参加红衣弥撒。

修女再次分发圣体。我没有从她手中领受圣体，而是回到座位上，进行了精神上的领受。

## **1992年5月27日 - 星期三**

我祈祷了约2小时，与救主合而为一。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的耶稣，玛利亚之子。”

救主：“我让那污秽之灵对你说话，是为了让你知道，若不听从那声音，会有多危险。圣母显现的日子尚未到来。”

我：“什么时候？”

救主：“由我决定。”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那污秽之灵能模仿一切。”我：“你说过我会收到天父的一封信，还说我的婆婆会在一个月离世。”

救主：“这一切都会发生的。”

我：“还有，约阿希姆神父会帮我安排与科尔总理的会面。”

救世主：“关于那个约会，再等等，事情会水到渠成的。你不需要去争取那个约会。还有别的办法。”

我：“主啊，奥格斯海姆的那些神父让我很失望。没有一个神父愿意采取行动。他们难道都害怕吗？”

救主：“我的女儿，他们看着却看不见，听着却听不见。”我：“主啊，这三天——周六、周日和周一——让我深受震撼，我感觉仿佛撒旦对我撒了谎。我感觉好像是心中那污秽之灵在对我说话，而不是你。”

救主：“你必须经历这些诱惑。通往我的道路布满荆棘，它不同于几乎所有人所走的安逸之路。”

我：“而且昨晚那位修女又分发圣体了。我没有从她那里领受。”

救主：“你做得很对。”

我：“尽管她知道不该这样做，却仍在继续分发圣体。救主：“她总是听从那污秽之灵。”

我：“但圣体弥撒结束后，我在车里看见了她。她向我挥手，仿佛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救主：“那污秽之灵也能给她一种表面的喜乐，让她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这种表面的喜乐不会结出果实。”

我：“主啊，我不再问你了，如果你愿意，就告诉我吧。”救主：“我的女儿，你要信靠我。”

我：“我现在感觉如此糟糕，如此无能。我真想躲起来，只在静默中祈祷，甚至连祷告小组我都不想再参加了。”

救主：“我的女儿，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却很难。祈求你在一切事上都能有毅力。农夫会等到庄稼成熟。”

救主：“我的女儿，多祈祷吧。不要受他人影响。”去吧，平安。我爱你。”

我又虔诚地祈祷了一番。

我的主、我的天主，感谢您赐予我此番教导，这是我如此迫切需要的。我没有怀疑，但我的态度变得更加严肃了。

我在罗库斯小堂参加了圣体圣事。此前我祈祷了45分钟，却未听到任何声音。

### **1992年5月28日 — 星期四 — 基督升天节**

在罗特参加了弥撒和游行。

晚上——圣母敬礼。此前我诵念了玫瑰经。

### **1992年5月29日 — 星期五**

我待在家里，假期将持续到1992年6月10日星期三。

清晨，我先祈祷了一个小时，然后进行了精神上的圣体领受。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世界正在走向末日。它正在迷失。”

我：“我不能写这个，请告诉我，愿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受赞美。”我听到了：“愿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受赞美。”

我：“但你是全能且永生的上帝，你绝不会允许世界毁灭。”

救主：“污秽太深了。”

我：“亲爱的天主，如果神父们从我口中听到世界正在沉沦，他们会说我疯了。”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世人不愿悔改。他们忠于谎言之父。所有属于我的人，早就被宣判为疯子了。”

我：“那么，那些属于谎言之父的人，他们难道就不疯吗？”

救主：“只是直到那条宽阔的道路走到尽头为止。”

我之所以问起圣母显现的事，是因为邪恶之灵曾在1992年5月25日插手干预。

救主：“你会见到圣母显现，但不要问何时。”

我：“那我该对沃格特神父说什么？（我当时想到的是圣母显现的事）。救世主：“他跟信徒们一起祈祷的时间太少了。”

我：“主啊，难道那个污秽之灵现在就在我身边吗？因为我感觉到他在那里。”

救主：“是的，它一直围绕在你身边。要不断祈祷。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这世界的情况很糟糕，简直像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

救主：“这无法相提并论。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对世界的警示。但世人却不愿听。”

我：“我还要写点什么吗？”救主：“为灵魂的得救祈祷吧。”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请赐予我祈祷的力量与爱心，赐予我毅力、智慧和恩典，使我永不惧怕污秽之灵，并永远忠于你。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中午，我在森林里散步了大约两个半小时。我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去祈祷，并在森林里诵念了《诗篇》。

晚上，我参加了玫瑰经祈祷，并在罗特镇的教堂参加了圣体圣事。

### **1992年5月30日 - 星期六**

清晨我祈祷了约一个半小时。

我没有去瓦格豪塞尔。整晚我几乎没睡。我在玛丽安那里，我们一起写日记。

16:20至20:00，我在罗特的教堂里祈祷。

我诵念了《诗篇》、苦路经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圣言，随后留下来参加了圣体圣事。

### **1992年5月31日 - 星期日**

我在弥撒前祈祷。我去了罗特参加弥撒。

在热切的交谈中，我问救主：“是不是你对我说过，你会在这个月接走我的婆婆？”

救主：“不，不是我。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写下我启示给你的，你会认出哪些是来自我的。要警醒，要祈祷，恶魔正在伺机而动。你完全属于我，我爱你，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孩子。”

我问他能否对我说“赞美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我听到了三次。

随后我听见：“平安地去吧，我的女儿。”那时大约是早上8点30分。

晚上7点是敬礼，之前诵念了玫瑰经。敬礼非常庄严，因为今天是五月敬礼的最后一天。来了很多人。晚上9点左右，我又诵念了一遍玫瑰经。

### **1992年6月1日 星期一**

我还在休假，待在家里，我也没有外出，以便为祈祷室省钱。

夜间3点至4点，我诵念了玫瑰经和圣心耶稣连祷文。9点至10点期间我也进行了祈祷。

中午，我去了森林里散步，并诵念了两遍玫瑰经。晚上，我参加了玫瑰经祈祷会和参加玫瑰经和圣体弥撒。晚上8点是祈祷小组聚会。

今天我讲了些关于敬畏之心以及如何正确领受圣体的事。今天我想到，救主允许诱惑存在是多么好，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的岳母在经历了那些诱惑后，现在恐怕已经去世了。

那样的话，魔鬼就赢了。我的岳母是个好人，但她很固执。她总是在周六晚上去参加圣体弥撒，而不是周日。

在圣体节那天，她也不愿参加游行。她偏爱手领圣体，也确实这样领。无论是由平信徒还是神父分发圣体，她都感觉不到区别。她曾是希特勒的追随者。

直到今天，她依然对他崇拜不已。她不愿参加我的祈祷小组。而且，当她从教堂回家时，也不愿和我一起走。

我的婆婆宁愿受别人对我的议论影响，也不愿亲自来找我，亲自了解我的皈依和信仰。但我依然爱她，因为她是我的婆婆。我很感激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她会帮我们熨衣服之类的。

每逢周日全家团聚时，婆婆也和我们一起在餐桌上吃饭，一直都是这样。

如果我的婆婆真的在五月去世了，魔鬼就会毁掉我的一切。那样的话，我或许就会相信手领圣体也是对的。但人的死期，全由天主决定。

尽管如此，我仍会忠于救主，因为这并非我第一次面临诱惑，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 **1992年6月2日 — 星期二**

我参加了明戈尔斯海姆上午6点30分的晨间弥撒。

弥撒结束后，我与索尔纳神父交谈，他是一位曾去过非洲的施泰尔传教士，现在住在波恩附近的圣奥古斯丁。在这次谈话中，我并不孤单，救主与我同在。当我告诉他救主对我说的话时，神父非常高兴。

### **1992年6月3日 - 星期三**

上午8:00至9:45，我祈祷并与救主合而为一。我哭了很多，因为诱惑正向我袭来。

我说我必须辨别这声音，并请求救主这样向我问候：“赞美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

救主：“赞美耶稣基督和玛利亚。”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天父，我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照您所愿写下来。”救主：“圣母玛利亚将在你们的教堂显现。”

我：“圣母玛利亚是谁？”

救主：“她是我的新娘，我的女儿，我的母亲，也是你们的母亲。”救主：“我的女儿，不要怀疑。”

我：“亲爱的天主，请你告诉我关于这次显现的事，因为我不敢问，因为我不配。我是个罪人，主。”

救主：“你现在相信是我吗？”我：“我相信，但这并不

容易。‘你是谁？’”

救主：“我是你的耶稣。”

我：“为什么关于主教、教皇和联邦总理科尔的事没有实现？”

救主：“那事还会发生的。”

我还想了解一些关于圣母显现的事，便提醒救主说他还没告诉我任何事。”

救世主：“她会显现的。时机尚未成熟。”

我：“你说过，你会在教堂里显现一个征兆。”

救主：“这个征兆将在圣母显现之前出现。这个征兆也是给神父们的，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会收到教会当局的一封信。要小心，并忠于我，忠于至圣父。凡是违背至圣父教导的，你不必听从，也不必追随。”

救主：“我的女儿，多作牺牲吧。”

我：“亲爱的天主，我会尽力而为，但我无法向你保证。”

我：“亲爱的救主，昨天我和索尔纳神父交谈时，那不是我。”救主：“是我为你说话的。”

我：“我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给了我力量，而且神父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好像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那是什么？”

救主：“你看，我的女儿，我的作为能改变一个人。而我只能通过你们来行事。”

我又虔诚地祈求恩典了一会儿。

随后我听见：“去吧，平安地离开，我亲爱的女儿。”接着，我献上了一段感恩的祈祷。

当我向圣神献上几番祈祷时，我感到心中涌起一种特别的温暖和满满的爱。我感到宁静与平安，心中毫无疑问。

傍晚，我前往罗库斯小堂参加了弥撒。

#### **1992年6月4日 — 星期四**

夜间，我从凌晨4点至5点祈祷，随后又从8点10分至10点祈祷。祈祷一小时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亲爱的耶稣，你是活生生的圣言。”

救主：“你还要和那位神父——特伦克神父谈谈。”

救主：“我不喜欢他把圣体放在那位弟兄的手中。”我：“是的，主，我看到了。那位弟兄在神父说‘主，我不配……’之前就领了圣体。”

我：“主啊，请原谅我，因为那一刻我内心不禁发笑，尽管这无疑是一件悲伤的事。那位弟兄领圣体时，在我看来是如此贪婪。”

救主：“你们俩都因此冒犯了我。”

我：“可是主啊，如果神父没有把圣体递到那位弟兄的手中，我们就不会冒犯您了。”

救主：“说得对。为此祈祷吧，求主让神父不要将圣体交给未受祝圣的手。”

我：“亲爱的天主，我要去告解，因为我冒犯了你。”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天父，我会写下来的，因为是你。”你在我里面就是一切。你甚至也借我的手来书写。”

救主：“我喜欢这样，我的女儿。”

我：“我该写什么呢，亲爱的天主？我恳求祢的恩宠与慈悲，让我只写下正确的话。请赐予我坚定的信德。”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你被邀请了。”我：“去见谁？”

我没听到什么，便又问了一遍。我：“我的主、我的

上帝，去见谁？”救主：“去见一个委员会。”

我：“是我听错了嗎？”

救主：“你被邀请参加一个委员会。”我：“何时、何地、为何？”

救主：“时机未到，请耐心等待。”

我：“你在委员会上会陪着我吗？”救主：“是的，我会陪着你。”

我：“我的主，那我就不用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我将一切交托在你手中。”

救主：“会是这样的。”

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去吧，平安。”

我还没完全结束祷告，外面就已经有两位女士在等我了。一位是罗丝维塔的妯娌，另一位是费迪南德·托梅神父的妹妹，她住在黑森林。

当时是上午10点，我和她们谈了大约45分钟，讲述了我的皈依经历。

10点50分：我感到必须再次与救主结合。

这种“必须”的感觉有些奇怪。但当诱惑来临时，我们也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我认为1984年的神视要简单些，因为当时能分辨圣灵。圣母是看得见的，但声音只能听见，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辨别。

为了让我保持耐心去辨别那声音，救主让我感受到爱与恩典，同时也允许诱惑来临，以此考验我能否辨别那宁静。

因此，由于今早被那些妇女打扰，我于10点50分再次与救主结合。

救主：“我的女儿，把它写下来。大约四周后，你会见到圣母显现。”

我：“亲爱的天主，亲爱的耶稣，天上的父，请再重复一遍。”救主随即又重复了一遍。

我：“在哪里？”

救主：“在红色的教堂里。”我：“我还需要

知道什么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不必害怕，我与你同在。我的女儿，不要让我失望。”

我：“亲爱的上帝，我愿时刻与你合一，那样我就不会让你失望。”救主：“多祈祷，我的女儿，并要斋戒。”

我：“亲爱的天主，我会努力的。”

我想到卢森堡的克劳德，但没敢问，这时我听到：

“你可以替克劳德写信。他现在不能当神父了。你们要继续为他祈祷。”我：“谢谢你，我的主和上帝，谢谢你，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亲爱的圣灵。当我再次与你结合时，我是否履行了你的旨意？”

救主：“是的，你已遵行了我的旨意。去吧，平安地去吧，我亲爱的女儿。”傍晚，我在教堂参加了玫瑰经祈祷和红衣主教主持的弥撒。

### **1992年6月5日 - 星期五 - 圣心星期五**

我当时还在休假，上午9点至11点在家诵念了圣心连祷文、圣母连祷文、圣神祷文等。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教堂里的这个征兆将发生在你身上。”我：“我的主，我已将一切交托于你。但既然你这么讲，那便如此。我该如何辨明这是来自你的？”

救主：“我将与你同在。让这个即将降临的征兆在你内发挥作用。”我：“我该如何知道你与我同在？”

救主：“我的恩典必不离你。你要坚强勇敢，不要受他人影响。”

我：“可是主啊，你知道我是如此软弱。”救主：“有我在，你便刚强

。”

我：“那会是什么时候？”救主：“时间由我主宰。”

我：“亲爱的救主，我非常爱你，请让我永远与你同在。”

与救主合一，其美妙难以言表。言语无法表达这份感恩。必须日夜不停地赞美和颂扬主。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世人正走在迷途之上。他们不愿悔改。只有少数人意识到我依然在此。我的女儿，要忠于我，我是你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你不会迷失。我的女儿，我赐予你恩典，使你忠于我。”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接受这恩宠，忠于你，因为唯有你足以为我，你无所不能。我在尘世已认识到，你就是那至福，如今我期待这至福，直到永永远远。”

救主：“我的女儿，你所写的话让我感到喜悦。”我：“是的，亲爱的天主，这是我心里的声音，而非口中的言语。”

救主：“我的女儿，你还是一朵芬芳之花的蓓蕾，尚待绽放。”

随后，我听见救主说：“去吧，平安地去吧，我的女儿。”我身着红衣，在教堂里参加了玫瑰经祈祷和圣体弥撒。

### **1992年6月6日——星期六**

早上7点，我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圣罗库斯小堂参加弥撒。

弥撒结束后，我与一位在巴西担任传教士的德国神父交谈。

他告诉我，他曾在中国的监狱里受过囚禁。我与他谈了大约20分钟关于口领圣体的话题。他拄着两根拐杖走路。最后，他还给我降了福。

16:30 - 18:15：我在教堂里诵念《玫瑰经》。今天我还向福格特神父做了告解。

### **1992年6月7日 - 圣灵降临节星期一**

我从7:45祈祷到9:05。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若你愿意，请对我说话。你的仆人正在聆听。”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正在对你说话。你太急躁了。”

我：“我该写下来吗？”

救主：“是的，写下来吧。要信靠我。”

除了天主，没有人能知道我内心深处想知道什么。但我得到了回答。

救主：“圣母的显现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我：“但你说过是四周后。”

救主：“我的女儿，你知道，她会显现的。”

我：“为什么让圣母在红教堂显现？”救主：“为了让你们的教堂里多做祈祷。”

我：“可是，我们教堂的祈祷比周围其他教堂还要多。”救主：“我要从这座教堂中培养出许多勇敢的信徒。”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给你的这个征兆，就是我的征兆。我的女儿，这个征兆将在圣母显现之前出现。”

我：“面对这个征兆，我该如何应对？我必须保持沉默吗？这是只为我，还是也为他人？”

救主：“你不会缺乏恩宠。一切都会按我的心意而行。”我：“亲爱的天主，那么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圣灵会赐予你启示。你无需提前担忧。向我的母亲祈祷吧。她爱你。她会保护你、引导你。你是她心爱的孩子。”

我：“主啊，我写不出来。”

救主：“写下来吧。你的母亲从未抛弃过你。不要让她失望。我的女儿，要对我们忠贞不渝。”

我：“我会对你和圣母保持忠诚，因为我非常爱你们。”救主：“我的女儿，我现在为你祝福。”

我跪倒在地。

我听见：“圣父、圣子及圣灵的祝福降临于你。”我划了十字圣号，虔敬地说：“赞美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

这是救主第一次赐福于我。

随后，救主说：“去吧，平安，我的女儿。”我参加了红衣弥撒。

### **1992年6月8日——圣灵降临节星期一**

我于夜间2点20分至3点20分为和平和那些可怜的灵魂祈祷。8点10分至9点10分，我继续祈祷。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深爱的父亲，我感谢你责备我并允许我经历诱惑。这并没有让我少爱你，反而让我更爱你。

我现在没有怀疑，也没有恐惧。我知道你永远与我同在，你所允许的一切都是必须的，因为那是你的旨意。

请原谅我冒犯了你，也原谅我的不耐烦。我向你承诺，我会改过自新。我已明白万物皆有时，而你决定着这个时机，这正是正确的。我与慈爱的圣母玛利亚及亲爱的耶稣合而为一，并感谢全能仁慈的天父，让我们在亚当和夏娃之后，如今还拥有了一位天上的母亲和救主耶稣基督。”

我继续虔诚地祈祷，对救主说：“我无需向你询问，因为你无所不知。”（我的思绪正系于那个征兆）

救主：“是的，我无所不知。你所领受的这个征兆，是来自我，是为所有人而设的。你应当接受这个征兆。”

我：“是的，我的主，我明白了，当它来临时，我会接受它。”

救主：“世界正面临巨大的危险。我所有的孩子都处于危险之中。随时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时刻。”

我：“什么时刻？”

救主：“审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

我：“亲爱的上帝，我现在就必须如此恐惧审判吗？”救主：“爱啊！现在就必须。爱是你们所有人被审判的尺度。要不断祈求爱。我是爱，我的孩子。每个人都可以尽情汲取，随心所欲。”

我：“如果其他人不来汲取这份爱呢？”救主：“他们已经选定了他们的父亲。”

我：“亲爱的上帝，我将比以往汲取更多的爱。我现在就恳求你，赐予我大量的爱，好让我也能将爱赠予他人。”

救主：“我的女儿，要有信心。我爱你。平安地去吧。”

晚上在HI参加弥撒。20:00是祈祷小组。

### **1992年6月9日 - 星期二**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

昨晚4点到5点半，我为和平、为神父们以及梵蒂冈祈祷。

救主：“你昨天在祈祷小组里说得对。你不必害怕，继续这样说吧。我与你同在。你们的祈祷（在圣灵降临节星期一）让我很高兴。”我：“罗丝维塔昨晚受了折磨。她无法入睡。”（我给了她日记的复印件让她保存）

救主：“那些污秽的灵不希望她知道你写了什么。她不必害怕。她在我的保护之下。”

我：“我丈夫说，我昨天说话说得也太久了。”救主：“他以前也这么说过。别听他的。仇敌也在你的家里。”

我：“我的耶稣，我现在内心如此美好。我内心充满了宁静与平安。”

救主：“我们现在合而为一了。”

我：“哦，我的爱，谢谢你。你现在还想对我说些什么吗？”救主：“我的女儿，去休息吧。带着平安离开吧，我亲爱的女儿。”我：“谢谢你，我伟大而仁慈的上帝。我要继续睡觉了。”

上午10点40分，我再次祈祷。这是为期10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祈祷了很多，但对救主来说还远远不够。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我该写下来吗？”

救主：“写下来吧。注意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那污秽的灵会模仿你。他想摧毁你所做的一切。他会试图毁掉你写下的内容。”

我：“亲爱的上帝，你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吗？”

救主：“我会保护你。我的女儿，你已经认出了那个污秽之灵，你将永远认出他。你不会缺乏恩典。我亲爱的女儿，带着平安去吧。”

我：“亲爱的天主，我全心全意感谢你赐予的这些恩宠。”

傍晚，我身着红衣前往教堂参加玫瑰经祈祷和圣体圣事。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盖布哈德·海德神父。

### **1992年6月10日 — 星期三**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救主：“人类正面临巨大的危险。”我：“但我无能为力。”

救主：“不，你可以做些什么。去见神父，告诉他。战争正在逼近。”我：“亲爱的天主，我已经告诉过他了。”

救主：“他应该和信徒们一起多祈祷。”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我：“我该去找哪位神父？”

救世主：“去见沃格特神父。”

我：“可是你说过，他不听话。”

救主：“他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女儿，去见他吧。”我：“这场战争会波及德国吗？”

救主：“所有国家。”

我：“我能对他说些什么，让他知道这是来自你的？”救世主：“告诉他，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亲爱的上帝，我会告诉他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亲爱的耶稣，我的主和上帝，我感谢你。”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爱你。去吧，愿你平安。”

中午12点，我在工作场所的小教堂里诵念了《主之天使》。霍尔格给我带了些书来读。

下午4点：我在回家的路上，为福格特神父诵念了痛苦玫瑰经。

大约17:50，我到了罗特镇的教堂，短暂地祈祷了一会儿。

18:00至18:30，我去了福格特神父那里。我给他朗读了日记，内容分别是1992年5月24日、5月29日、6月3日、6月5日、6月7日、6月8日以及

今天，即1992年6月10日的日记。他听着听着笑了。

最后他说，只能多祈祷了。

我向他求了祝福，然后离开了。离开时，我还对他说，我对此已经受够了。

随后，沃格特神父说道：“去告诉救世主吧。”我回答道：“他早就听过了。”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不相信救主对我说的话。

晚上7点，我去了罗库斯小教堂念玫瑰经，并在那里参加了弥撒。随后，我与特伦克神父进行了交谈。

我问救主，我现在是否应该去和特伦克神父谈谈。救主表示同意。

我：“他会和我说话吗？”救主：“是的，他会和你说话。”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约30分钟。我向特伦克神父讲述了救主对我说的话。

### **1992年6月11日 一 星期四**

上午11点30分，在医生休息室：

我对救主说，沃格特神父昨天曾说，这些全都是威胁性的信息。

救主：“交给我吧，一切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生。”然后我问起特伦克牧师的情况。

救主：“你去见他是对的。”

我：“但他却说，奥斯卡·赛尔主教告诉他，必须实行手领圣体。”

救主：“他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

我：“亲爱的上帝，你说过，谁篡改了至圣父的教义，就不必听从他，也不必追随他。”

救主：“没错。”

我：“那现在该怎么说呢？如果主教告诉神父必须实行手领圣体，神父就必须听从主教吗？”

救主：“不。”

我：“请别只说‘不’。”

救主：“在我看来，这位神父是不顺从的。”

我：“他说教宗也是允许手领圣体的。”

救主：“圣父是被迫的。并非所有主教都听从圣父。”我：“他说他想去天使会，但主教不批准。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吗，还是这与我无关？”

救主：“不，这与你有关。那位名叫特伦克的神父应该去‘天使工程’。你要告诉他，他应该对我更有信心。”

我：“他说他必须服从主教。”救主：“但他对我却是不顺从的。”

我：“亲爱的上帝，他去‘天使工程’是他的意愿，还是您的意愿？”救主：“我的女儿，这是我的意愿，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他该把我的话转告主教吗？”

救主：“他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主教不相信私人启示。”

我：“我不明白，如果教宗被迫允许手领圣体，那么神父也可以说他也是被迫的。”

救主：“我的女儿，教宗是顺从我的。他受我的圣神引导。”我：“亲爱的天主，我再也不想问你了。”

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这样提问。去吧，平安地离开，我亲爱的女儿。”

12:05 — 13:00 在小教堂内：

救主：“我的女儿，请记住，我是爱、是谦卑、是温柔、是和平、是宁静、是耐心、是喜乐、是真理、是光明、是道路，我是你的生命。

凡与此相悖的，皆为污秽之灵。你要记住，在我说话之后，你要保持平静与爱。污秽之灵不会结出好果子。”

我：“亲爱的上帝，那污秽之灵又回来了。”救主：“我的女儿，我也在这里。”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今天写下的内容，要静静地珍藏。”

我：“那么玛丽昂，她必须写下来，而罗丝维塔必须保管好，是这样吗？”救主：“但除此之外，不能有别人。”

我：“但我需要一位神父。”

救主：“我会给你一位神父。再等等。”

我：“我该如何确认是你对我说话的？请再告诉我一句话。”

救世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对你说的话将充满你的心。”

我：“用什么？”救世主：“

用爱。”

我：“那就照此成就吧。愿我的心不仅此刻，而且永远充满爱。”

诵念玫瑰经，并参加红衣弥撒。

### **1992年6月12日 一 星期五**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的天父，耶稣，仁慈的上帝，我该写些什么呢？”

我等待着那声音，却一无所闻。我告诉自己，靠我自己是无法说出任何话的

。

我：“亲爱的上帝，请不要让恶者干涉。”救主：“你看，只有我允许，他才能干涉

。”

我：“我内心充满强烈的温暖、宁静与平安。我的心因爱而燃烧。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无法用言语描述。”

救主：“我的女儿，你会经历许多考验。”

我：“但没有你，我无法通过这些考验。”

救主：“是的，所以你需要我。考验来自当局。”

我：“可我考试总是考得那么差。（我想到的是学校里的考试）救主：“我会与你同在。”

我问起我的婆婆，因为她在五月份没有去世。救主：“这是我允许的。那污秽之灵借此证实，他认为手领圣体是正确的，也证实了平信徒分发圣体是可行的。如果她去世了，你就会认为手领圣体是正确的。”

我：“但当污秽之灵介入时，这很难分辨。”救主：“留意每一句话。我是温柔。”

我：“那贝尔格莱德的情况呢？他也在那里插手了吗？”救主：“不，那还在后头。”

我：“到目前为止，我注意到不洁之灵曾两次介入：一次是我岳母去世时，另一次是1992年3月25日宣布圣母显现以及宣布‘四周后’的那次。”

救主：“那只是他干涉过的几个地方。人必须经历这些。”

我：“什么是考验？”

救主：“捍卫我的教导，忠于我，不要预先担忧。我会为你说话。”

我：“谢谢您，我的主和上帝，现在我更明白了。”

我：“今天早上，我开车差点撞上一辆有轨电车。差一点我就出车祸了。开车时，我正在诵念圣母连祷文。就在我诵念‘至睿圣母——为我们祈祷’时，眼前突然一片刺眼，没看见那辆电车。在我用眼睛察觉到电车之前，我的脚已经踩在刹车上了。我相信那是守护天使。”

救主：“要不断祈祷。那污秽之灵想要毁灭你，但他做不到，我与你同在。”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斯洛伐克将会爆发战争。”我：“那黑山的情况又如何？”

救主：“黑山很快就会被摧毁。”

我：“亲爱的上帝，我宁愿什么都不想知道了。这太可怕了。请原谅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更多地祈祷。请赐予我恩典，让我能多做祈祷。”

Hi。我在罗特的教堂参加了弥撒和念了玫瑰经。

### **1992年6月13日 — 星期六**

清晨，我去了明戈尔舍尔姆的罗库斯小教堂参加早弥撒（7:00）。

随后，我为我的家人诵了两遍玫瑰经，他们都尚未受洗。下午2点，我受邀去拜访我的哥哥，他也住在罗特。

那天是我哥哥保罗的生日聚会。

我最小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也在场，还有我的妹妹索尼娅以及许多其他人，包括侄子和侄女等。

他们中没有人嘲笑我，大家都对我非常友好。

16:30 至 18:30，我去了教堂祈祷。在救主面前，比参加烧烤聚会更美好。

我向沃格特神父做了忏悔。在忏悔过程中，我也告诉了他他在教堂里做错的地方，例如，在诵念《信经》时，他没有面向圣龛，而是看着会众，因为他本应成为信奉圣龛中三位一体之神的榜样。

### **1992年6月14日 — 星期日**

我于上午7点10分至8点25分在家中祈祷。在与救

主结合时：

救主：“我的女儿，你在告解室里说得很好。我为你说了话。神父对你们所谈论的几乎所有事情都理解错了。”

我：“亲爱的天主，请宽恕他。难怪教堂里空无一人。”我：“亲爱的救主，我需要知道什么？”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战争仍在蔓延。波斯尼亚的战事将会更加恶化。为和平祈祷吧。”

我：“亲爱的天主，我忘了问你一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

我：“你在圣体的小碎片中临在吗？”救主：“是的，我也在那些小碎片中临在。”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当那里的战争结束时，它就会在别处开始。我的女儿，人们心怀不满，这并非源于我。”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

“我的女儿，我爱你。”

我问是否该把这句话写下来。救主：“是的，写下来

。”

我：“我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平安与温暖。我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刚刚赐予我的这份恩典。”

很抱歉我无法更优美地描述它。我觉得自己无法写出这样的文字。

我又不是诗人。”

救主：“我的女儿，要忠于我，带着平安离开吧。”

上午10:00 - 红衣弥撒。

13:00 诵念玫瑰经与敬礼。

下午玛丽昂来了，我们一起写了日记。随后我诵念了玫瑰经。

### **1992年6月15日 — 星期一**

在医生的房间里：

我虔诚地祈祷，并倾诉我的苦衷。救主：“我爱你，

我的女儿。”我：“我听得很清楚。”

救主：“你到目前为止都做得很好。不要为将来会发生的事担心。”

我：“主啊，他们继续实行手领圣体，这让我很痛心。”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手领圣体是一种亵渎。我的女儿，一切都会在不久的将来改变。你的任务是提醒神父们，他们只应给信徒口领圣体。”

我：“但大家都说，必须服从主教。”救主：“告诉他们，我不允许这样做。”

我：“那他们会说，他们不必相信私人启示。”

救主：“那些不相信被认可的私人启示的司铎，并不生活在天主的恩宠之中。”

我：“主啊，我写得对吗？”

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这样。你去吧，平安。”

18:3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在红厅举行。

20:00 祈祷小组：多查特神父和来自瓦格豪塞尔的贝特霍尔德神父出席了。来了很多人，已经没有空位了。

### **1992年6月16日 - 星期二**

10:00 医生室：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撒旦正在变强。你们必须更加虔诚地祈祷。战争将会愈演愈烈。”

我：“亲爱的天主，您是什么意思，会更严重吗？”救主：“战争已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我：“还有那么多的仇恨吗？”救主：“几乎只剩下仇恨了。”

我：“我还需要写点什么吗？”

救主：“你要写下来。小教堂将获准建造。会有捐赠。”

我：“亲爱的救主，我感谢你。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悦。因为你看到了，我们已经没有地方了，而且有这么多来祈祷的人。”

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带着平安去吧。”

在这次相遇中，我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和深沉的平安。

我：“亲爱的救主，你知道我的心，也知道我对你的爱。我无需向你表白。我将永远忠于你。”

晚上6点30分，我参加了玫瑰经祈祷会，并在红衣主教主持下参加了圣体圣事。

我将圣体圣事奉献给已故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领圣体后，我问救主，这样做是否正确，或者说我今早对小堂的理解是否正确。

救主：“你可以相信，这是对的。”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你已拥有了我的一切。我的救主，我比一切都更爱你。随你对我做任何事。

请让我时刻意识到，我属于你。

亲爱的上帝，你为何又要收回一切？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

救主：“你知道的，我的女儿。你将再次被赋予一项使命。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的女儿。你要忠于我，坚定不移。”

那时是8点45分。我完全忘了时间。丈夫叫了我，说去教堂已经太迟了。今天的弥撒9点就开始了。我站起来，动作快得惊人，结果在9点前3分钟就到了教堂。在教堂里，我全心全意地祈祷，愿信徒们不要不配地领受圣体。结果领圣体的人确实很少。教堂里还有一位被附身的人。在变体之前，他离开了教堂。我将圣体奉献给了我的儿子。

游行队伍中聚集了許多人。

下午1点，我前往教堂参加玫瑰经祈祷，随后留下来参加敬礼。

### **1992年6月19日 — 星期五**

没有声音。我身穿红色服装，在教堂参加了圣体弥撒和玫瑰经祈祷。

### **1992年6月20日 — 星期六**

我在家从7:00到8:45进行了祈祷，大约45分钟。

在与主结合时，我对救主说：“主啊，上帝，如果你愿意，我就写下来。”

救主：“是的，我愿意，我的女儿，写下来吧。”

我对电视上播出的天主教大会内容感到失望。我是在婆婆家看的。那些妇女们想要废除独身制，更糟糕的是，她们还想主持圣体圣事。

救主：“她们自称是天主教徒，但其实并非如此。只有极少数人像我的心一样。我并不愿意让女性主持圣体圣事。

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这是路西法的作为。”我：“那独身制呢？”

救主：“神父必须以我为榜样，忠于传统。做天主教徒也意味着要忠于圣父。”

我：“既然至圣圣体已供奉出来，为什么福格特神父在诵念《信经》时不面向圣龕或面向救主？为什么他面向信众？”

救主：“因为那里还有太多骄傲。”

我：“主啊，你总是谈论人们面临的危险。但我没有一位神父可以向他倾诉。”

救主：“我的女儿，会有神父来的。不用再等太久了。”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爱你，但你让我失望，因为你不相信我对你说的话。”

我：“因为那污秽的灵已经介入了。”救主：“这也是必须的。”

我：“亲爱的上帝，我想相信，但多查特神父、福格特神父和我的丈夫让我感到困惑。”

救主：“我知道。你必须向他们证明，那是我。”我：“怎么证明呢？”

救主：“你拥有我。”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照做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平安地去吧。”

大约9点，我来到维森塔尔找玛丽昂。她身边有几个年轻人。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皈依过程。讲述时，我感受到污秽之灵的强烈攻击。那污秽之灵相当强大，多次阻断了我的讲述。

我对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男孩说：“你还没有告解。”我用圣水洒了他。下午，这个男孩在卡尔斯鲁厄的天主教徒日上告解了，我今天也在那里。他上次告解是在五年前，当我下午再次见到他时，他仿佛重生了一般，看起来非常幸福。在这次天主教徒日活动中，我有幸进行了许多有趣的交谈。我不得不频繁地为教宗和口领圣体辩护。随后，我在三台电视摄像机前发表了讲话。

我还与弗莱堡辅理主教沃尔夫冈·基尔希盖斯纳进行了交谈。我问他如何看待梅杜戈耶的果实，以及为何他尚未去过那里。他说：“是的，上帝无处不在。”

我说：“是的，这里也是。”

他似乎并不热衷于与我交谈。但我还是请求他赐予祝福。玛丽昂当时也在场。

在辛苦的天主教徒日活动结束后，我最后还去告了解。我结识了一位谦逊的神父——恩格尔伯特·雷克滕瓦尔德神父。

我希望将来能再次见到他，他是一位很好的告解神父。

当我在电视镜头前讲话时，贝亚特·汉布施三次出现在画面中。我相信，贝亚特在卡尔斯鲁厄的这次天主教徒日活动中真正觉醒了，决心为救主效力。她体会到，当为拯救灵魂而工作时，就会从救主那里获得许多恩典。玛丽昂也很勤奋。她谈了很多关于天主教信仰的话题，因为这次活动来了许多迷途的儿子。感谢天主赐予我们这份恩典，让我们能够传播天主的话语。

### **1992年6月21日 — 星期日**

我从7点45分到9点一直在祈祷，为天主教日的事流泪。

我感到失望，心想昨天我整天跟大家讲的话，还有在三台摄像机前说的话，是不是做对了。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昨天所做的是好的。我通过你说话了。”

我：“那玛丽昂和贝亚特呢？”

救主：“她们是我的工具，我的女儿，你要继续忠于我。”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你说得对。看到天主教徒日上发生的一切，人很容易就放弃。甚至可以说，这些天主教徒已不再是天主教徒了。”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爱是需要祈求的。我的女儿，我将永远与你同在。”

我：“但我感觉到那污秽之灵现在也在这里。它在显露踪迹，我感到手上一阵抽搐。”

救主：“它也很愤怒，因为它找不到我。”

救主：“有我在，你总能战胜它。我在哪里，它就在哪里。”

我：“但内心却充满宁静与安详，我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好。”救主：“污秽之灵无法侵入那里，因为你已选择了我。”

我：“告诉我，你是谁？”

救主：“我的女儿，我是你的主和上帝，是你灵魂的引路人。”我：“亲爱的上帝，请原谅我再次提问。”

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去吧，愿你平安。”

13:00 — 在罗特镇的教堂里诵念玫瑰经。

### **1992年6月22日 — 星期一**

在医生办公室：

那一刻，我如此深爱救主，以至于热泪盈眶。我虔诚地祈祷。当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时，心中充满了爱。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你写下的所有内容都会被印成书。”

出版前会由一位神父审核。”

我：“主啊，您希望这样吗？还是说我应该保持沉默，隐而不露？”救主：“我希望这本书能传到人们手中。”

我：“有些内容必须删掉，有些写得太多了。”救主：“这由神父来处理。”

我：“亲爱的上帝，我没有神父。救世主：“我会给你一位神父。”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如果这本书出版了，他们就会把我逐出教会。”

救主：“我的女儿，你写下了真理。我与你同在。”救主：“写吧，我的女儿，这本书必须尽快印出来。”

我：“亲爱的上帝，请赐予我们恩典，让我们能更快地写完。”救主：“是的，你可以做到。”

我：“主啊，愿你的旨意在这本书上成就。”

我：“我必须把1992年6月11日的内容读给特伦克神父听吗？”救主：“是的，去做吧。”

我：“我还需要写些什么吗？”

救主：“我感谢你，我的女儿，感谢你遵行我的旨意。”我：“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最爱你，亲爱的上帝。”

救主：“去吧，平安地离开，我亲爱的女儿。”

18:30 念玫瑰经，在红厅举行圣弥

撒

20:00 祈祷小组

## **1992年6月23日 — 星期二**

上午10:00 在医生室：

今天早上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小时。

在与救主结合的过程中，我多次被医生打断。救主说：“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亲爱的耶稣，你想让我写下什么？”

救主：“我的女儿，欧洲将爆发一场新的战争。俄罗斯战争仍在不断蔓延。”

大约10点55分，我给一个12岁的男孩拍了X光片。他流鼻血，鼻子还骨折了。我对他说，早上起床时也必须祈祷。他说他没学过这个，而且他来自前东德。我给了他祷告单，他很高兴。随后，我还向他简要讲述了关于我成年受洗的事。

过了一会儿（拍完X光片后），我再次转向耶稣。这仿佛是一种指引，我应当与救主重新结

合。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这很重要。”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那是什么？”

我还问，我能否承受必须写下的内容。救主：“呼吁他们所有人来祷告。”

我：“我没听错吧？”

救主：“我的女儿，你没听错。”救主：“呼吁所有人祈祷。”

我：“我该怎么做？神父们不听。我不能去找科尔先生。我接触的许多人都在诋毁教宗。许多人已经脱离了教会，或者诋毁信仰。现在人们的情况真的很糟糕。”

我：“亲爱的天主，请给我一个建议。我该如何呼吁人们祈祷？”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自己去见联邦总理科尔先生。”

我：“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去见他？”救主：“越快越好。”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照做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恳求你，引导我，指引我，并常与我同在。”

救主：“我的女儿，事情将会如此。”

我：“亲爱的上帝，我比什么都爱你，我感谢你。”救主：“亲爱的女儿，快去吧。”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去见联邦总理。”

救主：“这场战争将带来更多的死亡和破坏。”

我：“我感觉到，尽管我撒了圣盐，但秃鹫（恶魔）又回来了。”

救世主：“我的女儿，这对它们来说是一种折磨，但鉴于你所写的内容，它们被迫与你同在。是最高者强迫它们的。”

我：“所以，那就是路西法。”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猜对了。”

我：“亲爱的救世主，祷告会结束后我无法入睡。那时已是凌晨1点。我感到一种不安，那种感觉很糟糕，仿佛皮肤下到处都有虫子在爬行蠕动。我立刻想到是恶魔，便立刻下了床。我用圣水洒了自己和床铺，并诵念了简短的驱魔祷文，一切便都消失了。我洒了那么多圣水，以至于我入睡时的床都湿透了。”

救主：“是的，它们数量很多，如果你看见了，你早就死了。”我：“亲爱的上帝，会有人相信我吗？”

救世主：“等到为时已晚，他们才会相信。”

我：“我想我不会这么快就忘记这件事。这让我感到恶心，地狱里会是怎样的景象啊。亲爱的上帝，请拯救人类吧。”

救世主：“我的女儿，安然离去吧。”念玫瑰经，并参加红色弥撒。

### **1992年6月24日 - 星期三**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我虔诚地祈祷，随后说道：“主啊，若你愿我记录下来，那么，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写下来吧。”

我：“能感受到救主的温暖、爱以及那份深沉的平安，真是太美好了。真想就这样度过几个小时。”

救主：“我要缩短我子民的时间。”

我：“亲爱的上帝，请再给我一句解释，我还不明白。”救主：“人们必须更早地死去。”

（比上帝的计划更早）

我又被打断了。维罗妮卡叫我，有客人来了。是一位年轻男子，10年前曾在我这里做民役，现在快要完成他的医学学业了。当时他想成为新教牧师，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他觉得那份工作收入不错。我提醒了他这一点，然后向他讲述了我今天的信仰。安德烈亚斯现在30岁了。他再次表示，等他学业结束后，他会去瑞士，因为那里的收入更高，薪水更丰厚。

中午12点在小教堂。我总是待在小教堂里。我只是不再在日记里提这件事了，以免内容太多。

晚上7点30分在罗库斯小教堂——HI。弥撒。

#### **1992年6月25日——星期四**

没有声音——我去了罗特镇的教堂参加玫瑰经和圣体弥撒。

#### **1992年6月26日——圣心节**

祈祷团契：

救主：“人们必须悔改，因为巨大的危险正等待着他们。你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亲爱的天主，我不敢问你。请帮帮我。你无所不知。你希望我做什么？”

救主：“要你对我保持忠贞。去吧，我的女儿，愿你平安。”在罗特参加玫瑰经和圣体弥撒。

#### **1992年6月27日 - 星期六**

早上7点15分，我在瓦格豪塞尔的教堂参加了圣体弥撒。随后，我和玛丽昂一

起写了日记，并给联邦总理科尔写了一封信。

下午4点30分至6点15分，我在因罗特（In Rot）的教堂里，在那里祈祷并做了告解。晚上，来自兰特斯霍芬（Lantershofen）的两位神学学生马蒂亚斯（Matthias）和弗里多林（Fridolin）来了。直到深夜，我都在给他们朗读日记。

#### **1992年6月28日 - 星期日**

在家里，我祈祷了大约一个小时。弗里多林在浴室里唱歌。我丈夫也打扰了我。很难与救主合而为一。

弗里多林、马蒂亚斯和我去了瓦格豪塞尔的教堂。领完圣体后，救主向我证实了那则讯息。我哭了。早上写在纸上的内容，我已经撕掉了，因为我不愿相信。而此刻，救主又重申了那讯息。我哭得如此伤心，但我们还是去见了艾米利安神父。

我和艾米利安神父交谈了大约20分钟。

弗里多林和马蒂亚斯一直在旁聆听。我感到自己并不孤单。救主与我同在。我说，口领圣体才是正确的途径。

埃米利安神父认为，救主会从圣体的小片中显现出来。谈话结束后，我还请求他赐予祝福。

随后，距离午餐只剩下一小时十五分钟。弗里多林在祈祷，马蒂亚斯则帮我做饭。

随后，我们于13:30前往教堂参加敬礼。

回到家后，我们用拉丁语诵念了为和平而求的苦难玫瑰经。

#### **1992年6月29日 - 星期一**

10:00 医生室：

昨天与艾米利安神父交谈后，我感到不满意。因此，我问救主，祂是否就在圣体的小片中。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也在那些微小的圣体碎片中。听好了，我的女儿，那位神父歪曲了至圣父的教导。为他祈祷吧。”

救主继续说道：“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战争正在迅速蔓延。所有人都会卷入其中。”

我：“所有人’是指谁？”

救主：“所有心中怀有仇恨的人。”我：“那心中有爱的人呢？”

救主：“他们无需参战。”

我：“但怀有仇恨的人占了上风，比怀有爱的人更多。”救主：“我与那少数人同在，他们必将得胜。”

我：“这让我联想到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救主：“正是如此，我的女儿。”

救主：“你属于那少数怀有爱的人。”我：“那其他人就必须害怕吗？”

救主：“如果他们爱我，就不会害怕。”我没有问出口，只是在心里想，他是否也是我的新郎。救主：“是的，我是你的新郎。”

我：“但我还不太明白。”救主：“我的女儿，你是我的新娘。”

我：“亲爱的耶稣基督，请更清楚地告诉我，新娘是什么？”救主：“新娘就是那个已经把一切都献给我的人。”

我：“亲爱的上帝，但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无法理解我竟是你的新娘。”

救主：“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能理解这一点。”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要忠于我。不要受他人影响。平安地去吧。”

我：“亲爱的天主，我爱你，感谢你，除了对你忠贞不渝，我别无他求。”

HI. 弥撒与玫瑰经（红色）。

一位来自印度的神父前来代班，沃格特神父正在疗养。

20:00 祈祷小组：多查特神父主持告解。

## **1992年6月30日 — 星期二**

上午10:00 在医生室：

我虔诚地祈祷，将许多人托付给救主，最后还为所有灵魂祈祷。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所说的话。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很疲惫，去休息一下吧。”

我：“但是明天我想去皮尔马森斯附近的罗达尔本。那里有一个向全世界展示的大征兆。”

救主：“是的，去那里吧，我的女儿，这个征兆就是我的征兆。”我：“这个征兆肯定应该在教堂里受到敬礼。

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救主：“因为那些神父没有活在天主的恩宠中。”

我：“但这已经过去40年了。总该发生点什么才对。”救主：“会发生些什么的。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救主：“把它写下来。我爱你，我的女儿。”过了一会儿：

救主：“那个征兆将会到来。”（就是救主先前向我许诺过的那个征兆。）

我：“我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吗？”救主：“永远留在我里面。”

我：“是的，我的主，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永远与你同在，因为世上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

救主：“这个征兆将在教堂里发生。”救主：“你想让这个征兆发生在你身上吗？”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天主、我的新郎，但我更希望不与你分离，并愿与众圣人一同赞美你、颂扬你，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没有什么比沉浸在你的爱中更美好的了。”

救主：“必将如此，我的女儿。”

救主：“我将赋予你一项使命，即协助我拯救其他灵魂。”我：“那些‘其他’指的是谁？”

救主：“那些心存怀疑的灵魂。”

我：“哦，我的主，那可真多啊。但我会照你所愿去做的，因为我比一切都更爱你。”

救主：“我的新娘，去吧，愿你平安。”

我：“亲爱的天主，我听清楚了吗？请再告诉我一遍。”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是我的新娘。”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新郎，我感谢你的一切。”念玫瑰经，并参加红色

圣体弥撒。

### **1992年7月1日 - 星期三**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经过约10分钟的虔诚祈祷后，有大约15分钟的静默，随后我听见救主说：“我的女儿，大战已经开始了。地球上所有人都负有责任。我希望大家多多祈祷。要忏悔并斋戒。我爱你，我的女儿，去吧，平安。”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天主，感谢我亲爱的耶稣。求你怜悯所有的人。主啊，拯救我们，不要让我们迷失，我们是你的儿女。”

下午，我在瓦夫齐格家主持了祈祷。有几位信徒在场，两个房间都坐满了人。随后，我们去参加了圣弥撒。

韦伯神父主持了弥撒。我想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他主持的弥撒了。韦伯神父很快就要退休了。

之后，我们去了布里吉特和弗朗茨家。弗里多林也在那里，还有三位学生：约瑟夫、马库斯和马蒂亚斯。

布里吉特和弗朗茨家还有许多其他人，我谈到了我的经历、体验以及我的信仰。

### **1992年7月2日 - 星期四**

上午10:00 工作地点——医生办公室：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你想让我写什么？”救主：“把你的未来交给我。”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耶稣，我把它交给你，因为我已将我的生命和未来交托在你手中，它们属于你。”

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这样说。”

我：“是的，我的主耶稣，因为我知道你如此良善，在你那里只有美好。

除了永远与你同在，我无法想象其他任何事。我是葡萄树上的枝子。”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未来由我决定。”我：“既然由你决定，我该如何辨别呢？”救主：“我要求你做的，你只需去做。”我：“我该如何知道那是来自你的呢？”

救主：“我会让你认出的。”

我：“亲爱的上帝，我现在就必须做些什么吗？”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什么，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新郎？”救主：“坚定地相信我对你说的话。”

我：“我的主，我亲爱的、仁慈的上帝，我会坚定地相信，因为你已经赐予了我活泼的信心。”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未来将如我所愿。”我：“你是指我的未来吗？”

救主：“是的，你的未来，它属于我。”

我：“就照你的意愿吧，我的主、我的上帝。我非常爱你，我的主、我的上帝。”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这样说。”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爱你，我的新娘，去吧，平安。”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

我突然想起救主曾对我说过，他要背负我。

救主：“我要把你带到我想要去的地方。届时，你将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我：“可是主啊，我只有一个。”救主：“我能使你倍增。”

我：“亲爱的上帝，我不明白，但我相信你能做到。”我：“主啊，你需要我在两个地方做什么？”

救主：“为了说服那些不信的人。我亲爱的女儿，你问得好。我的女儿，要忠于我。”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忠于你。谢谢你，我慈爱的父亲。”

#### **1992年7月2日 - 星期四**

玫瑰经与红衣主教弥撒。

#### **1992年7月3日 - 星期五**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我虔诚地祈祷，我只想在这天主旨意时才写下来。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写下来的，因为这是你的意愿。”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想改变时间。”我：“怎么能改变时间呢？”

救主：“我会将其缩短。”

我：“亲爱的上帝，我太愚钝了，我不明白，请用更简单的方式告诉我。”救主：“灾祸将降临你们身上。”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这又是一则威胁性的信息。”救世主：“人们不愿悔改。”

我：“亲爱的上帝，能告诉我您所说的灾祸是指什么吗？”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一场干旱灾难即将降临。”

我：“亲爱的救主，我现在又感觉到那个污秽的灵了。它在拽我的右手。是它吗，还是我自作多情？”

救主：“是的，有好几个。”

我：“我今天早上已经祷告了很久。”救主：“继续祷告。”

我：“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我并不害怕。”救主：“有我在，你无需害怕。”

我：“我怎么知道你是否一直与我同在？”救主：“我一直与你同在。”

我：“其实，我感觉自己好像从来都不孤单。我还要写点什么吗？”救主：“写下来吧。你是我的爱女。”

我：“我深爱着你，我的主、我的上帝，胜过一切，我祈愿自己永远不会停止爱你。”

救主：“去吧，平安地离开，我的女儿。”

下午4点到5点之间，我给花园浇了水。浇完10壶水后，我感到恶心、反胃和头晕，心脏剧痛。

我几乎无法呼吸。我慢慢躺到了床上。我立刻喝了盖布哈德·海德神父祝圣过的圣水，并在口腔内喷了04号硝酸甘油舌下喷雾。

我儿子想叫医生。随后，我的上腹部也开始疼痛。

心痛持续了约15分钟。我对救主说，我不该死，因为我还要把日记写完。我又喝了一口圣水。感觉好多了。

随后我走进了教堂。领完圣体后，我感觉更好了。我的救主是最好的医生。

随后，来自兰特斯霍芬的弗里多林和来自罗特的埃里希来了。我们一起阅读了芭芭拉·韦甘德的书。这是一本每个人都应该读的书。

### **1992年7月4日 - 星期六**

祈祷了一个小时后，我在与救主结合时问他，是否希望我今天写点东西。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写。”

我：“我被丈夫和婆婆打扰了。很遗憾，我无法写下来。”

当人与救主合一时，魔鬼最乐于做的事就是干扰，以免你写下任何内容。

婆婆最近生病了。这几天她甚至没去教堂，几乎走不动路。但现在，当我在家写信息时，她却拿着沉重的吸尘器在楼梯间吸尘，仿佛她是最健康的人似的。

我将上帝放在首位。如果先祈祷，之后就能带着爱做得更好，无论是打扫还是工作，都能做得更多、更好。

我刚重新静下心来，丈夫就来打扰我。

没人顾及救主正在与我交谈。在工作场所，情况几乎比在家里好。邻居的狗现在在叫，街上的汽车呼啸而过。

“亲爱的救主，我正试图与你交谈。”

大约15分钟后：我丈夫走了，我独自一人。我把电话听筒放到了旁边，以免它响起来。

一种诱惑向我袭来。我哭了一会儿。

我怀疑，跟我说话的到底是不是救主。我感到很难受。我对救主说，如果跟我说话的是魔鬼而不是救主，我宁愿立刻死去。因为我把一切都给了救主，而不是魔鬼。

随后我听见：

“写下来吧，我的女儿，通往我的道路既陡峭又狭窄。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寥寥无几。是的，我的女儿，你也在这条路上。道路越陡峭，你面临的诱惑就越多。”

我：“亲爱的救主，写下这些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没有神父能听见你对我说的话。我如此缺乏经验，觉得自己写得笨拙，而且我犯了很多错误。我不配听到你的声音。但有一件事我绝不会错，那就是我对你的爱。救主，我现在写不下去了。”

救主：“去吧，平安地离开，我的女儿。”

我：“亲爱的天主，请原谅我。我也感谢你赐予这些让我倍感艰难的试探。毕竟我只是个软弱的人，一粒尘埃。”

16:30 - 19:45：这段时间我在罗特的教堂里。我将一切，包括圣体圣事，都奉献给了圣母。随后，我又向保罗·阿丹布库拉姆神父——福格特神父的代理——做了告解。

### **1992年7月5日 — 星期日**

7:30 - 9:15：我在家面向圣体祈祷，并参与了弥撒。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会给你时间去完成你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主啊，我必须完成什么任务？这与教会有关吗？”

救主：“是的，这项任务是为了教会。”

我：“我能把这项任务与福音相提并论吗？”救主：“是的，你可以。”

我：“我不想去揣测，请您告诉我。”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等了一会儿，说道：“我不知道，主啊，我不清楚，也无法想象这会是什么样的任务。”

救主：“时机到了，你必须完成我交给你的这项任务。”我：“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就无法去做。”

救主：“把给至圣父的信交给在这里代职的神父，他必须亲自交给至圣父。”

我：“是你希望这位神父来到我们的教堂吗？”救世主：“是的，这是我的旨意。”

我：“他愿意这么做吗？”救主：“是的，他会这么做的。”

我：“我很高兴我有一封写给至圣父的信的副本。是的，我的主，我会照做的。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爱你，平安地去吧。”

我又做了一段感恩祈祷。

下午1点30分是念玫瑰经，没有敬礼。但赫德维格·H.在玫瑰经结束后，还带领大家诵念了《圣宝血连祷文》。教堂门前有两名流浪汉，正在寻找毯子睡觉。我邀请他们到我家去。海德薇也跟着来了。

我给两人准备了饭食，随后与赫德维格·H.一起诵念了玫瑰经。其中一位无家可归者立刻睡着了，另一位则跟着一起祈祷。我们送给他们两条睡毯，他们便离开了。

18:30：我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参加了玫瑰经祈祷和圣体弥撒。海德维格也一同前往。

## **1992年7月6日 - 星期一**

10:00 医生办公室：

感谢上帝，今天看病的病人不多。夏天的人比其他季节少。这样我就能有更多时间祷告，因为我不喜欢闲聊。永生并非始于死后，而是始于此刻在这世上。

因此，第一和第二条诫命如此重要。哪里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哪里就没有爱。

祷告结束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你们都将被筛选的时刻到了。要小心，撒旦很强大。许多人无法通过这场考验。他们缺乏爱。要不间断地祈祷。灵虽愿意，肉体却软弱。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必须向祂献上荣耀。”救主：“我的女儿，不要怀疑，带着平安去吧。”

我：“我现在感到内心充满温暖与爱，但我很抱歉只把那个声音称为‘声音’，因为那是一场内心的对话。

人们通常说“声音”，是指听到的响声，或是自己说话的声音。而我听到的声音来自一个难以理解的深处。因此，我的主、我的上帝，请原谅我。

我并非怀疑你的爱与你的临在，而是惊讶于其他人竟听不到这样的声音。起初我以为，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听到。

但后来，当得知事实并非如此时，我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明白，这是你赐予的巨大恩典，而非我自身所能及。我的主，我亲爱的耶稣，我感谢您赐予我这份巨大的恩典。

诵念玫瑰经，参加圣体圣事（红衣）。

20:00 祈祷小组：我们祈祷了两个小时。

## 1992年7月7日 - 星期二

10:00 医生室：

我祈祷并进入内观。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需要……”

我：“主啊，当你说‘写下来，我的女儿’时，你是谁？”救主：“你可以写耶稣。”

救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需要坚定的信徒。我的女儿，你还不够坚强。”

我：“亲爱的上帝，亲爱的耶稣，我该怎么做才能变得坚强？”救主：“完全信靠我。”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请赐予我这份恩典，让我对你充满信心。”救主：“我的女儿，我赐给你。”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你是我的慈爱之父。你已经赐予了我活泼的信心，随后是对你忠贞不渝，如今又赐予了我对你的信赖。

这些是美德吗？”

救主：“是的，这些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美德。”

我：“贝克尔夫人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位名叫R. Denninger的年轻人患有一种叫克罗恩病的疾病。”

救主：“这位先生应当满怀爱意地背负这十字架。”我：“我‘十字架’这个词写对了吗？”

救主：“是的，就是我赐予他的那个十字架。”随后：

救主：“我的女儿，我很高兴芭芭拉·韦甘德的书能给你带来快乐并帮助你。”

我：“是的，我亲爱的耶稣，这也是最棒的书之一。大家都应该读一读。”

我向救主询问了关于休假的事，因为我已将一切都交给了救主。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救主：“留在家里，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照做的。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的建议。”我：“我还需要写点什么吗？”

救主：“我爱你，我的女儿，平安地去吧。”

18:30 诵念玫瑰经，并在红衣堂举行圣体圣事。

## 1992年7月8日 - 星期三

上午10:00 在医生室：

维罗妮卡和我一起诵念了痛苦玫瑰经，随后诵念了宝血连祷文以及其他祷文。

我：“亲爱的天主，将一切交托于祢是多么美好，人便能摆脱烦恼、忧虑、怀疑和恐惧。正如祢所说的，一切都会照此实现。愿一切都按祢的旨意发生。”救主：“不久之后将发生一场大灾难。”

我：“在哪里？”

救主：“所有人都是我的孩子，必须祈祷。”

救主：“其中一座核电站将摧毁许多人。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这一切都是为了金钱。德国将参与这场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我：“那么塞尔维亚果然会爆发战争吗？”

救世主：“是的，很快。”

我：“亲爱的救世主，你的灵与我的灵合而为一，所以她才这样对我说话。”救世主：“是的，正是如此。”

救世主：“要小心，诱惑越来越强。我的女儿，紧紧抓住我的手。”

我：“我亲爱的、仁慈的上帝，我定会如此。愿我的守护天使提醒并保护我，我祈求圣母玛利亚将她的庇护之袍铺展在她的所有子女和我身上。”

救主：“我的女儿，你平安地去吧。”

下午3点45分，奥格斯海姆的约阿希姆神父给我打来电话。我和他通话了大约10分钟。他想知道我是否与联邦总理H.科尔谈过。我告诉

告诉他，我曾在慕尼黑看到联邦总理和他的夫人，当时他们正在观看芭蕾舞演出。（我是在岳母家看电视新闻时看到他们的。）

也许这比读信并遵行上帝的旨意更重要。假期期间，我们每周三也有圣体弥撒，我无需去罗库斯小教堂。

18:30 念玫瑰经，随后在红衣主教主持下举行弥撒。

#### **1992年7月9日 - 星期四**

今天早上我祈祷了一个多小时。在团契中：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被邀请去见教宗。”

我：“是在维罗妮卡度假之前，还是之后？我还能得到圣父的接见吗？”

救主：“是的，你会与他交谈。”

我：“主啊，我信你所说的。我现在相信事情会照此发生。”

救主：“我的女儿，你无需知道近期将发生什么。你的未来属于我。”

我：“是的，我的主，就照这样吧。”

我：“也就是说，我无需担心今后会怎样。你会为我消除这份忧虑。”

救主：“你写得对，我很喜欢。事情将会如此。”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去吧，平安。”

”

18:30 诵念玫瑰经并参加红衣主教主持的圣体圣事。

圣体圣事后不久，我祈求亚当布库拉姆神父能来找我，好让我告诉他救主的心意。

当我走出教堂时，神父问我明天是否要去海德堡。我来不及告诉他，我有救主给他的信息。

他告诉我，如果明天早上6点45分他不在教堂门口，他就不会去海德堡。他友好地向我道别。

安东，一位圣体分发员，看到我和他交谈。

#### **1992年7月10日 - 星期五**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我告诉救主，今天早上6点50分左右我在罗特教堂门口，但保罗神父不在那里。

随后，我和丈夫在前往海德堡的路上一起祈祷。到了医院后，我又和维罗妮卡一起祈祷了。

救主希望我写下这些。

救主：“人们应当躲避飞机。”我：“这适用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吗？”

救世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联邦德国面临飞机的威胁吗？”救世主：“是的，很快。飞机将

从东方而来。”

我：“主啊，但我必须写下的这些内容实在太沉重了。”救世主：“我的女儿，他们

都应当祈祷。”

救世主：“我的女儿，人们正面临巨大的危险。呼吁他们祈祷吧。我必须再次缩短时间。每个人剩下的时间都如此之少。”

我：“亲爱的上帝，我还需要写些什么吗？”

救主：“是的，你写下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尽快印出来。”

我：“亲爱的上帝，我恳求您赐予恩典，让玛丽昂和我能写得更快些，因为我们在写作时受到太多干扰，进展得很慢。”救世主：“我的女儿，你们必须努力。”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努力写下去的。”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去吧，愿你平安。”

在结合的时刻，我感受到了温暖和满满的爱，并获得了如此多的恩典，尤其是宁静与平安。是的，我感觉到救主就在我里面。

祂说话的语气，就像一位想要拯救所有孩子的救主。

下午3点：我拆开了一个来自米里亚姆出版社的小包裹。在一封通讯中，我读到约瑟夫·昆茨利去世了。我为他祈祷已久，因为他本应负责印刷那本书，而如今他却离世了。

我开始哭泣，为他点燃了一支蜡烛，为他洒了圣水，并立刻开始为他祈祷。

18:30：诵念玫瑰经，并在红衣主教座堂参加圣体圣事。

弥撒结束后，我将一封信交给了神父，即保罗·阿丹布库拉姆神父，并告诉他，请他亲自将这封信转交给神父。

随后，我邀请他于周一

19:45，邀请他来听我从日记中朗读救主对他说的话。我还邀请他参加20:00的祈祷小组，让他看看我们祈祷的内容和方式。他说他会来我家。

随后玛丽安来了，我们一起写日记。

### **1992年7月11日 - 周六**

我8点15分才到瓦格豪塞尔的教堂，而不是7点15分，自己却完全没察觉。伊尔玛跟我搭话，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当我说“7点15分”时，她笑了，并告诉我已经8点15分了。这种事以前还没发生过。

随后我去了玛丽昂那里，我们一起写了日记。

下午16:30至19:45，我去了教堂。我为许多事情祈祷。

### **1992年7月12日 - 星期日**

7:50 - 9:00：祷告结束后，我与主合而为一。

救主：“世界正面临巨大的危险。欧洲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来弥补过错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迷失。他们没有为永生做好准备。

人们已将意志交给了撒旦。”我：“但去教堂的人那么多

。”救主：“其中还有许多人会背离信仰。”

我：“这就是‘筛子’吗？”救主：“是的，撒旦

已经在筛人了。”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深陷罪恶之中。

这场战争将像以往所有战争一样迅速蔓延。我的女儿，祈祷吧，多多祈祷。你们可以通过祈祷弥补许多过错。”

我：“我还要写点什么吗？”

救主：“我需要大量的祈祷小组。”

我：“我们周围有很多祈祷小组。”救主：“还不够，不足以拯救如此众多的人。”

救主：“我的女儿，每天都有如此多的灵魂迷失。你带领的祈祷小组结出了许多果实，但它们还需要成熟。”

我：“他们要怎么做才能成熟？”救主：“他们必须去爱。”

我：“我不敢问了，这听起来全像威胁。”

救主：“几乎整个《启示录》都是一则警告。我的孩子们，我无法安慰你们。你们必须多多祈祷和斋戒。爱我的人将会得救。而不爱我的人，早已选择了他们的父亲——世界的君王。”我：“亲爱的耶稣，你是世界的得胜者和救主，你可以拯救所有人。”救主：“我的女儿，人类的自由意志正将他们推向深渊。我的女儿，我爱你，我也依然爱着所有人。去吧，平安。”

我：“亲爱的天主，请宽恕我们所有人。我不仅爱你，也替那些不爱你的人爱你。

求你怜悯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我感谢你赐下这些令人痛心的言语，它们是对世界的警告。”

上午10:00：我参加了红衣主教的弥撒。

13:30 在罗特教堂诵念玫瑰经，未举行讲道。保罗神父没有讲道。

### **1992年7月13日 - 星期一**

上午10:00 医生办公室：

我虔诚地祈祷，随后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我的女儿，请仔细听。所有印刷好的文件将由一位神父带走，进行审查并安排印刷。由哪家出版社印刷，将由那位神父决定。这不必由你操心。”

随后救主说道：

“要悄悄地保存你的日记，因为撒旦很狡猾。他想毁掉我写下的所有内容。只有等到书完成之后，才能让人阅读。”

我：“我还需要写些什么吗？”

救主：“是的，你应该写下来。我的灵与你相连，这样你就能更清楚地听到我的声音。”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未来几天战争会愈演愈烈。”我：“你是指波斯尼亚还是俄罗斯？”

救主：“两边都有，你可以写下来，我的女儿。为那些临终的人祈祷吧。”我：“我还需要知道什么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不要独自离开，不要离开我。”

我：“亲爱的上帝，我愿永远与你同在。”救主：“我喜悦，我的女儿，你去吧，平安。”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爱你，感谢你。”

### **1992年7月14日 — 星期二**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在聚会中：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又是因为战

争吗？”救主：“是的，为塞尔维亚祈祷吧。”

我：“我以为H. Panić会把一切都处理好？”救主：“那是撒旦设下的陷阱。”

我：“所以他不是塞尔维亚的合适人选吗？”救主：“不，他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我：“既然你说要为塞尔维亚祈祷，这场战争还能避免吗？”救主：“许多灵魂本可以得救。塞尔维亚的这场战争将导致比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加起来还要多的灵魂丧生。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

“写下来，我的女儿：圣母显现即将到来。”我：“在哪里？”

救主：“在红教堂。祈祷并斋戒。征兆很快就会出现，就在近期。”

我：“为什么你说‘近期’？”

救主：“因为时间由我决定。在这座教堂里必须祈祷。”救主：“我的女儿，听好了。不要让我失望。”

我：“<sup>0</sup>不，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求你赐我恩典，让我能坚强。”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平安地去吧。”

18:30 诵念玫瑰经，并在红衣堂参加弥撒。

约21:00，保罗·阿丹布库拉姆神父来探望我。他答应我周一会再来参加祈祷小组。

### **1992年7月15日 — 星期三**

上午10:00在医务室：

我祈祷并同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人类正处于撒旦的罗网之中。”我：“亲爱的天主，当你说‘人类’时，我想到的是所有人。”救主：“只有极少数人不在其中。”

我：“这听起来像唐·博斯科的异象。”

救主：“我的女儿，你没有说错。他们都应当悔改。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太迟了。”

我：“我还要记下什么吗？”救主：“是的，写下来，这甚至非常重要。”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那是什么？”

救主：“今年塞尔维亚将爆发战争。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教会中的巨大污秽难辞其咎。主教们必须回归回归教会的正统教义。”

我：“现在教会里最糟糕的是什么？为什么教会里会有泥泞？”救主：“是对我圣体的亵渎。必须紧急废除手领圣体。”

我：“我真是无能为力。”

救主：“确实如此。但有我在，你并不无助。”我：“我该怎么办呢？”

救主：“不断谈论此事。这项习俗引入得有多快，就必须废除得有多快。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惩罚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对我违抗，是可能降临在所有人身上的最大恶。”

救主：“继续谈论这件事。当你谈论它时，我会与你同在。我的女儿，要忠于我。我爱你，去吧，平安。”

### **1992年7月16日 — 星期四**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祷告结束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感谢你对我说话，我比一切都更爱你，因为对我来说，这并非出于好奇，想知道你会对我说什么，而是为了拯救灵魂，并且为了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说我是你的仆人。既然我将我的灵与你的圣灵结合，我就无需担心会有其他人介入。只有当你允许时，这才可能发生。”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所有人必须离开那条宽阔的道路，因为他们时间不多了。既然我必须缩短时间，那么悔改就必须迅速发生。有如此多的死者，却没有神父能为他们安葬，为他们祈祷吧。”

我：“我写的内容够了吗，还是还得再写点什么？”救主：“你必须尽快把小教堂建起来。”

我：“亲爱的上帝，请赐予建筑师沃尔夫冈恩典，让他加快设计进度，因为我目前资金也不够。”

救主：“一切都会在恰当的时候到位。”

我：“亲爱的上帝，请也派些工人来帮我建小教堂。”救主：“我的女儿，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你为什么说‘我们’？”救主：“我与你们

同在。”

我：“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会努力遵行你的旨意。求你赐我恩典。”

18:3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红衣）。

### **1992年7月17日 - 星期五**

上午10:00 在医生室：

我祈祷，并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我的女儿，我需要许多祈祷。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你说过，战争是在1992年7月1日开始的。”

救主：“是俄罗斯战争。”

我：“亲爱的上帝，你为什么把这场战争称为‘俄罗斯战争’？”

救主：“因为他们站在塞尔维亚人背后。这场战争将无法阻止。”我：“我还要再记下些什么吗？”

救主：“是的。近期会有许多死难者。”救主：“我的女儿，我需要虔诚的祈祷者。”我：“救主，您所说的虔诚的祈祷者是指谁？”

救主：“那些用心祈祷的人。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很快会见到圣母显现。”

我：“但你已经跟我说过了。”救主：“它正在临近。”

我：“‘临近了’是什么意思？”救主：“去爱她。”

我：“我难道还不够爱她吗？”救主：“你很少和她说话。”

我：“亲爱的耶稣，我向你保证，今后我会多与圣母交谈，并更加爱她。”

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写的内容。我的女儿，我爱你，去吧，平安。”

下午，我看到收到了来自联邦总理府的信件（文号：012—K—0007772/92/0()01）。——见副本，第155页

晚上6点30分，我为这件事在教堂里诵念了玫瑰经，并留下来参加了圣体圣事。

领完圣体后，我问救主我该怎么做。那时大约是19点40分。

救主：“你相信你会与他交谈吗？”我：“是的，我相信。”

救主：“为他祈祷吧，你还会收到联邦总理的一封信。”我：“是的，主啊，我会为他祈祷，也会为这件事祈祷。”

### **1992年7月18日 — 星期六**

早上7点15分，我去了瓦格豪塞尔的教堂，之后去了玛丽昂家，就像几乎每个星期六参加完圣体弥撒后那样，因为我们还要写日记。今天，我把芭芭拉·韦甘德的书送给了莫妮卡·汉布施，并告诉她，如果她读了这本书，就会更理解我。

16:30-18:30 在罗特镇的教堂：我祈祷了一会儿，随后去向保罗·阿丹布库拉姆神父告解。

刚到家，我就又遭到了攻击。这次恶魔通过赫德维格·H和我的丈夫对我发难。赫德维格坚持要我在教堂里戴头巾，因为某个受恩宠的人曾这么说过。

我对她说：“我确实相信我们应该戴头巾，但自己都不戴，也没必要拿别人说事。我相信，对救主来说，今天拥有一颗纯洁的心，比一千个戴头巾却心不纯洁的女人更重要。如果救主希望我在这酷热难耐的日子里在教堂里戴头巾，那我明天就立刻戴上。”

随后我立刻拿起玫瑰经念祷。之后一切归于平静。奇怪的是，这些诱惑总是在告解后立刻出现。

### **1992年7月19日 — 星期日**

我于凌晨4点20分至5点20分祈祷，早上8点至9点15分又进行了祈祷。

由于昨晚、今夜和今早我都受到了污秽之灵的折磨，所以在祈祷时，我向救主询问：

我：“你希望我写，还是不希望我写？”救主：“不，我希望你继续写。”

我：“我相信是你对我说话，我也意识到那污秽之灵不希望我写。”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人们正悬在一根绳子上，摇摇欲坠。”

我：“亲爱的上帝，请再给我解释一下，我实在听不懂。”救主：“人们已经无法相信了。”

我：“他们为什么如此无法相信？”救主：“因为他们不爱那位拯救了他们的人。”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救主：“问我吧，我的女儿。”

我：“这对我很难，因为我还没有神父能通读我写的东西。”

救主：“还会有一个神父。他会通读这些，并尽快送去印刷。”

随后：

救主：“战争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加激烈。”我：“我以为政客们已经缔结和平了？”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他们并没有与我缔结和平。我是这和平的君王。除了我，没有人能赐予和平。世俗的和平只是表面上的和平。这种和平不会长久。我在我的计划中早已预言了这一点。”

我：“你的计划是什么？”

救主：“我曾预言，敌基督的时代将会到来。而那个时代已经降临了。”我：“我的主、我的上帝，这可太糟糕了。”

救主：“强者将受考验。”

我：“求求您，救主，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如此软弱。”

救主：“人的骄傲必须被根除。人们必须重新学会去爱，这样他们才能认出他们的救主。我的女儿，爱我吧，去吧，平安。”

上午10点，我在罗特的教堂参加了圣弥撒，下午1点30分参加了念玫瑰经。今天没有灵修活动。

### **1992年7月20日 - 星期一**

上午10点 在医生办公室：

和每天早晨一样，我今天也先祈祷，随后与主结合。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这很重要。”

从这一刻起，阿恩特医生打断了我四次。这位医生显得相当焦躁。他总是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当救主与我交谈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医生们不会在房间里待太久。通常他们在这间屋子里记录病人的检查结果，或者打工作电话和私人电话，而且通话时间不短。如果他们进行无谓的交谈，我会为他们祈祷，因为我在这个房间里既能祈祷又能工作。我通常在这里待半个小时。其余时间我都在X光室，那是一个没有自然光的房间，我在那里给病人拍X光片。

当房间空了之后，我问救主，他想告诉我的是什么重要的事。救主：“我的女儿，不要怀疑。”

我：“主啊，我不会怀疑。我会坚定地相信您对我说的话，并将其记录下来。”

救主：“一场大地震即将到来。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它。震级会非常强烈。”

我：“这算是一种惩罚吗？”

救主：“是的，这是对人类不顺从的惩罚。是对我不顺从的惩罚。”我：“我能做些什么？”

救主：“你可以做一件事。祈祷。”

我：“我感觉没人听我的。”救主：“正是如此，我的女儿。”

救世主对我说了一些我不愿写下来的话。救世主：“要忠于我，平安地去吧。”

后来我还是决定把救主对我说的话写下来：“神父和政客们正在合作。”

既然我已经写下了这些，我便听见：

“谢谢你，我的女儿。”

18:3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红衣）。

20:00 祈祷小组：保罗·阿丹布库拉姆神父一同祈祷，之后他还进行了告解。弗里多林也在场，还有许多许久未曾露面的其他人。

## **1992年7月21日 一 星期二**

上午10:00 在医生室：

我虔诚地祈祷，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我也爱你。你完全属于我。我就是你的生命。既然你已将一切交托于我，我自会照顾你。”

救主：“我的女儿，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那是什么？”

救主：“其中之一是：神父们必须属于我。他们必须厌恶世俗之事。他们必须忠于圣父和传统。偏离圣父的道路，就意味着偏离了我。神父们必须回归教会的真道，否则神父就不是第二个耶稣。”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所有嘲笑你的人，就是在嘲笑我。你要把这些人托付给我。”

我：“是的，我的主和天主，我定会照办。”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的记号在你身上的作用即将显现。你要忠于我，并保持坚定。”

我：“亲爱的上帝，我必须再问一次，因为我向霍尔格和弗里多林提到了日记，这样做对吗？”

救主：“继续这样做吧，我的女儿。”

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提问。”

我：“你为什么总是说我要对你忠贞不渝？我难道不忠贞吗？”救世主：“是的，但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主啊，您是什么意思？”

救主：“因为你有自由意志，而我无法剥夺它。”我：“但我总是将我的意志与你的意志结合在一起。”

救主：“即便如此，你明天仍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

我：“亲爱的上帝，那我宁愿现在就死，也不愿改变主意。哦，亲爱的上帝，我知道你早已预知一切。请永远不要让我与你分离。我是你的孩子，我愿永远属于你。”

救主：“你写下的这些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爱你，我的女儿。去吧，愿你平安。”

18:3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红衣）。

### **1992年7月22日 — 星期三**

上午8:15, 在医生室:

救主:“我的女儿, 我要你写下来。”

我:“我亲爱的耶稣, 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没人把我的文字当真。”救主:“时候将到, 他们会更认真地对待你所写的内容。”救主:“写吧, 我的女儿, 亚得里亚海上的军舰已准备好, 即将与黑山开战。”

我:“黑山和塞尔维亚目前处于和平状态。”救世主:“但你们心中并没有和平。”

我:“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吗?”

救主:“是的, 那位身穿红袍的新神父很快就会到来。”我:“这是弗赖堡的意愿, 还是你的意愿?”

救主:“这是我的旨意。那位身穿红衣的新神父将在圣体弥撒前诵念圣母玫瑰经。身穿红衣的人们将意识到自己身陷大罪之中。我要拯救你们所有人。”

我想知道我是否应该去见格布哈德·海德神父。救主:“去见他吧, 去吧。跟他说说。”

救主:“我的女儿, 我爱你, 多祈祷吧。平安地去吧。”

下午, 我去Globus超市购物。当我买完东西站在车前时, 发现购物车里的卫生纸下面还有一瓶洗发水和一把梳子, 这两样东西在收银台都没被扫描。我立刻回去把它们付了钱。收银员对我说, 现在这种情况很少见了。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以前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但现在受洗之后, 我想要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因为我的良心如此要求。

如果多收了我5马克, 我也会回去投诉的。所以我说, 如果这事对我有利, 我也会回去的, 因为上帝看在眼里, 而魔鬼终将跌进他为我挖的坑里。

18:30 晚间弥撒及玫瑰经 (红衣)。

### **1992年7月23日 — 星期四**

上午9:30至10:30, 我在医务室。救主:“你听见我了吗, 我的女儿?”

我:“是的, 我听见了, 我的主。”

救主:“写下来吧, 我的女儿, 世界正面临巨大的危险。撒旦正在展现他最大的力量。世界被他蒙蔽了双眼。这次他将掠走大量的战利品。几乎所有人都服从他。”

我:“我需要知道或做些什么吗?”

救主:“是的, 为我做点事。请写下来, 我的女儿。你写下的所有内容, 都必须印出来。”

我:“你说过, 这会由一位神父来做。”

救主:“是的, 也会有一位神父来。他会做这件事。”

我:“主啊, 我担心他会把‘废除手领圣体’的内容删掉, 还有‘平信徒不得分发圣体’这一点。我担心他不会让这些内容付印。”

救主:“我的女儿, 他不会那样做的。”(他不会删掉任何内容。)

我:“那么, 这位神父将拥有活泼的信仰, 并蒙受天主的恩宠。”救主:“是的, 我的女儿。”

我:“主啊, 我的上帝, 我预先感谢您赐予这位神父。我将为他多多祈祷和斋戒。”

救主:“我的女儿, 你这样做吧。”

我:“我的主, 我想问你, 我是否应该去约瑟夫和吉塞拉居住的地方, 在那里做一次演讲。这也是你的旨意吗?”

救主:“我的女儿, 如果你去那里讲道, 我会非常高兴。”我:“主啊, 你会与我同在吗?”

救主：“是的，我永远与你同在。”

我：“亲爱的上帝，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你。”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我真是迫不及待了。”

我满怀惊讶地等待着救主接下来会说什么。救主：“征兆即将降临。”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现在不问何时。但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永远不想与你分离。我如此深爱你，以至于将你——这位活着的、充满慈爱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放在我生命的首位。”

随后，阿恩特医生打断了我。他正在打电话预订私人度假航班。在他通话期间，我为他祈祷，并将数字贴在X光片袋上。就这样，我与救主的对话中断了。

中午12点，在诊所的小教堂里。

祷告结束后，我与救主交谈：

我：“你上午跟我提到了那个征兆。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这事将发生在你身上。”

我：“主啊，我对此并不担心。我完全属于你。”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这样。”

救主：“我的女儿，要忠于我，平安地去吧。”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爱你，我会对你忠贞不渝。感谢你再次与我交谈。”

在拍X光片时：一位年轻女子摔倒了，脸先着地。我必须给她拍X光片。我告诉她，早上必须祷告。

她：“我早晚都祷告。”我：“但你必须去告解。”她

：“但我信新教。”

我看着她，她哭了。我给了她祷告单，她开心地走了。

下一位患者是一位年轻男子。有人在婚礼前夜的狂欢派对上把他整张脸都打得面目全非。我告诉他，污秽之灵是如何通过人来作祟的。我还告诉他，他必须原谅那个人，为他祈祷，并感谢上帝赐予他这次试炼。

我给了他祷告单，并让他去告解。他很高兴，又去医生那里接受进一步检查。

18:30 诵念玫瑰经，并在红衣堂举行圣体圣事。

## **1992年7月24日 - 星期五**

上午9:00，在医生室：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需要许多捍卫我信仰的信徒。”

我：“但亲爱的天主，人们既怕人，又心怀恐惧。”

救主：“你看，我的女儿，带着对人的恐惧，没有人能来到我这里。祈祷吧，我的女儿，以便你从对人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不洁之灵导致了对人的恐惧。人不能事奉两个主。我的女儿，写下来。

到目前为止，你写得都很正确。”我：“但我犯了这么多错误。”

救主：“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错误，而是我对你说的话。”

我：“你是我的灵修导师，我能给雷根斯堡的格布哈德神父读我的日记吗？”

救主：“你可以。”

我：“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救主：“是的，你可以做点什么。”我：“做什么？”

起初我什么也没听到。

过了一会儿：

救世主：“你看，你不能谈论自己。”

我：“是的，我已经意识到好几次了。但其他人没意识到。他们以为我在自言自语。”

救世主：“人总该多听听上帝的话，而不是听别人的。”

我问救世主，贝亚特能不能帮我校对日记里的错别字。救世主：“你可以这样做。我的女儿，我爱你，去吧，平安。”

18:30 诵念玫瑰经，并在红衣堂参加圣体圣事。

### **1992年7月25日 一 星期六**

我去瓦格豪塞尔参加了早间弥撒。当贝亚特走进告解室时，我为她和维尔纳·埃贡神父祈祷，因为她在告解室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晚上我们本想开车去雷根斯堡，但房车出了故障。于是我们决定第二天开车出发。

### **1992年7月26日 一 星期日**

大约9点45分，我和丈夫在雷根斯堡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教堂里。之后，我从10点45分到15点45分与格布哈德·海德神父共度时光。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导师。他查阅了日记中的几页内容。

他审视了救主启示给我的内容，并表示这些与《圣经》相符。格布哈德神父对《圣经》非常精通，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圣经学者，不仅亲自翻译过《圣经》，还对此进行了阐释。

我给他朗读了许多日记内容，对于其中某些日子的记录，他立刻指出了对应的圣经经文，

例如，1992年7月3日的日记内容与《约翰福音》第14章第23节相符。

当我告诉格布哈德神父，人们会认为我疯了时，格布哈德神父又引用了《福音书》中的一句话……

就这样，我和他交谈了好几个小时。

我感谢上帝，让我有幸与这位神父交谈。最后，他为我祝圣了圣水、蜡烛、盐和圣像。

之后，我在他面前做了忏悔。

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救世主事先告诉我的关于这个世界以及它将要发生的事情，盖布哈德神父早已知晓。

因此，这些信息对他而言是一种印证，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格布哈德神父说话非常精准且严谨。

当我们从雷根斯堡开车回家时，我丈夫再次遭到邪灵的侵扰。因此，我不得不独自驾驶约200公里，而他则在车里睡在我身边。

在此期间，我一直诵念玫瑰经和其他祷文。我丈夫在雷根斯堡也做了告解，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了折磨。我现在不再奇怪为什么了。我将一切奉献给救主。

回到家后，我本想写点东西，与救主结合。

但很遗憾，这根本不可能。有几位女士来了，她们只顾着闲聊。于是我被打扰了。我感觉到那污秽之灵正通过这些女士施展影响。要认出那污秽之灵并不难。

午夜时分，我上床睡觉了，却没听到救主的一句话。

### **1992年7月27日 - 星期一**

上午10点30分，在医生室：

祷告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战争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更加激烈。多祈祷。伊拉克将会爆发战争。这场战争将蔓延开来。我的女儿，我爱你，带着平安去吧。”

18:30 诵念玫瑰经，参加红衣弥撒。

20:00 祈祷小组。多查特神父听告解。

## **1992年7月28日 — 星期二**

10:00 时在家中：

我祈祷并同救主结合。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和天主。”

救主：“你现在也不知道该写什么。”随后我许久未闻声响。

我：“是的，主啊，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我相信您所说的话，我不再怀疑了。”

救主：“你害怕吗？”

我：“我不害怕。但如果恐惧在与你交谈后降临，那就不该是你，因为你不会让人感到恐惧。”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写下来：人们……”

就在那一刻，我抗拒着继续记录所听到的内容。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因为我在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救世主：“一字不差地写下来。”我：“是的，我

会照做的，我的主。”

救主：“人类正面临许多灾难的威胁。其中一场灾难已经近在咫尺。”我心里暗自思忖：在哪里？

救主：“你问在哪里？我的孩子们无处不在。必须为所有人祈祷。”我：“我的主，我会为所有人祈祷。”

我此刻想到了沃尔夫拉姆，并为他的心愿祈祷。救主：“一切都会好起

来的。”

我：“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吗？”救主：“他所做的，正是我的

旨意。”

救主：“你还可以写点东西。不过你要写的内容不太好。”我：“可是主啊，来自你的所有事物都是美好的。”

救主：“没错，我的女儿。”我：“那我该把它划掉吗

？”救主：“不。”

我：“你有什么要求吗？”救主：“是的。”

我：“请问，能告诉我是什么吗？”救主：“你

的健康。”

我：“什么？我不明白，请再说一遍，也许是我听错了。”

救主：“我的女儿，我要你的健康。”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不明白，但我把我的健康献给你。因为你的爱比我的健康更强大。求你让我永远不要与你分离。”

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写的内容。我爱你，我的女儿，去吧，平安。”

我：“我感谢你，我亲爱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感谢你对我说话，感谢你爱我这个罪人。”

18:30 诵念玫瑰经，并在红衣主教主持下举行圣体圣事。

领圣体后，我问救主：“亲爱的救主，今天早上您是否向我索要了健康？我理解得对吗？请原谅我再次询问。”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向你求了健康，而你给了我

。”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我的天主。”

**1992年7月29日 - 星期三**

上午10:05 - 11:45 在家：

我虔诚地祈祷，与主合而为一。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还不明白我想要你的健康意味着什么。我将按我的意愿处置你的健康。”

我：“是的，我的主，你可以随心所欲。”

眼泪从我的眼中流淌而出，这完全是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并非我主动为之。我问道：“主啊，您在哭泣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的眼泪是痛苦。从你眼中流出的，是我的眼泪。”

我：“我感觉自己仿佛与你合而为一。也就是说，我并不孤单。我内心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平安。这感觉太美好了，我内心如此自由，仿佛所有的烦恼和忧虑都消失了。我心中没有恐惧，没有怀疑，也没有负担。”

我：“我还想问问关于我赐予你的健康。我想确认我是否理解正确。我不确定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救主：“说出你的想法。”

我：“我是说，如果你赐予我一种疾病或痛苦，你不会指定时间，而是随你的意愿赐予。”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这些是赎罪之苦。”我：“通过这些赎罪之苦，我能达到什么目的？”

救主：“首先，你会与我一同受苦。你会帮助我背负十字架。这样，许多灵魂将得救。”

我：“哦，我的主，我能背负这十字架吗？因为你知道我将要经历什么。我事先就担心自己会背离你，毕竟我是一个如此软弱的人。”

救主：“若没有我，你肯定会背离我，但有我在，你就不会。”我：“我该怎么做，才能永远与你同在？”

救主：“对我忠贞不渝。”

我：“主啊，我现在对你忠贞，但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救主：“不要想明天，把今天这个早晨献给我吧。”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做的。”

救主：“你会得到我的印记。我的伤痕。”我：“在哪里，在家里吗？”

救主：“在教堂里。”

我：“身体的哪些部位？”

救主：“全部五个。在心脏、双手和双脚上。”救主：“是的，我的女儿，那些看得见的，不会化脓的。”我：“也就是说，你将在我身上再次被钉在十字架上。”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猜对了。”

我：“亲爱的上帝，我带着这些圣痕还得去医院工作吗？”救主：“未来属于我，我的女儿。”

我：“是的，主啊，我已经将我的未来交给你。亲爱的上帝，但这些圣痕带来的痛苦最为剧烈。”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确实如此。但凭借这些痛苦，可以拯救许多灵魂。”

我：“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完全属于你。”救主：“我的女儿，与我同负十字架是甘美的。”

我：“什么是甘美？”

救主：“你会与我一同背负它直到最后。”

我：“主啊，这些伤痕是否像圣方济各和皮奥神父那样的圣痕？”救主：“是的，它们与圣方济各和可敬的皮奥神父的圣痕完全一样。”我：“那皮奥神父也该被封圣了。”

救主：“是的。他很快就会成为圣人。”

我：“如果我因这些圣痕而死呢？”救主：“我的女儿，我是永生的。”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无边无际地爱你。”救主：“爱既无边界，亦无尺度。”

我：“听到这话真好。谢谢你，我和你聊了这么久。和你在一起，永远聊不完。”

救主：“我是起初，也是末后。”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我的新郎，我的灵魂导师，我愿意与你一同背负十字架。但这是为了哪些灵魂？”

救主：“是为了那些生活在黑暗中、随时可能下地狱的罪人。”我：“神父也会下地狱吗？”

救主：“是的，他们也会。”

救主：“我的女儿，你会为所有灵魂受苦。”我：“但那可是很多啊。”

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他们所有人。”

我：“这真美好，我们人类也必须这样去爱所有人。”

救主：“有我，你们就能做到。没有我，你们就无法去爱。我的女儿，我爱你，我感谢你。去吧，平安。”

傍晚，我在罗库斯小堂参加了圣体圣事弥撒，由一位来自

扎伊尔的一位神父主持。他在诵读弥撒经文时速度有些快。在分发圣体时，他没看到我，因为我跪在领圣体台前。

一位修女不得不向他示意，表明我想领受救主。他离我大约一米远，却依然没有看见我。

圣罗库斯小堂位于一栋疗养院大楼内。那里大约每四周就会更换一次神父。大多数神父是去那里疗养的，在此期间从事牧灵工作。这些神父往往来自施泰尔传教士会，因此也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神父。

#### **1992年7月30日 — 星期四**

上午9:00 - 10:45 在家：

我先祈祷，然后进入静心状态。接着我哭得非常厉害，因为我害怕自己若承受了圣五伤，是否能坚持到底。我担心自己无法坚持到最后，甚至可能会背离救主。

随后，我恳求救主赐予我这份恩典，这样我便愿意为拯救罪人而受苦。

我如此深爱救主，以至于无法想象失去祂。那将是我可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反思一下，自己与上帝以及邻人的亲近和爱处于何种状态。我现在就可以说，上帝确实就是爱，没有这份爱

，我便无法再活下去。

我愿意与祂一同背负那五处敞开的伤痕，这样我才不会失去这份爱，并能继续与救主相连，以拯救罪人。靠我自己，我什么也做不了。

此刻，我不再恐惧，也不再哭泣。这一切已被带走。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非常爱你。你将要背负的伤痕，就是我的伤痕。”

救主：“这意味着，你会与我同在，我不会离开你。我们将合而为一。”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无法理解，但我相信。”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亲爱的、仁慈的上帝。”

救主：“你将承受的赎罪之苦，很快就会降临。”我：“我需要做些什么，或者做些准备吗？”

救主：“你现在的样子就足够了。要信守你所说的话。”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向你承诺，求你赐予我恩宠，使我能信守诺言，不违背自己。”

救主：“你会得到这恩典的。我的女儿，要忠于我，继续爱我。平安地去吧。”

几周以来，我的左肩和上臂一直疼痛。这是骨炎。我将这疼痛奉献出来，为拯救灵魂。

18:30 诵念玫瑰经，并举行红衣弥撒。

福格特神父从疗养地回来了。

领圣体后，我对救主说：“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我没有怀疑，我也相信，但我想要确定。”

救主知道我想问什么，于是说道：

救主：“你会获得圣五伤。不会太久。相信吧。你没有看错。”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感谢你在圣体圣事后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整整一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喜乐与爱。这无法用言语描述。

## **1992年7月31日 — 星期五**

上午9:00-11:00 在家：

我祈祷，并与救主合而为一。

我：“我无尽的爱，我亲爱的耶稣，如果你愿意，我准备好写了。”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写吧，我需要许多忠于我、能平息我愤怒的灵魂。”

我：“你是上帝，也会发怒吗？”

救主：“我的女儿，人类是不顺从的。”我：“神父们不谈论上帝的愤怒。”

救主：“那些蒙我恩宠的司铎，已经在宣讲我启示给他们的内容。我的女儿，但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祈祷能有更多的好司铎吧。如今的司铎不再宣讲了。他们已将心门对我紧闭。”

我：“我该告诉大家，我将从你那里获得五处圣痕吗？”救主：“我的女儿，暂时还请保密。”

我：“为什么我还不可以讲出来？我可以知道吗？”

救主：“你将获得的这五处圣痕，就是我的圣痕，他们中尚无人能理解这一点。”

我：“那些曾背负你伤痕的人，比如

比如圣方济各和其他人？”

救主：“是的，教会已经明白了，但他们（那些神父）却一直在嘲弄它。”我：“你能用另一个词来形容‘嘲弄’吗？”

救主：“他们在变体时变得漠不关心了。”

我：“亲爱的上帝，关于圣伤，我也无法理解。”救主：“那时你不再是你自己，而是我在你里面。”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现在更明白了。与您相比，我不过是一粒尘埃。”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世界正处于危机之中。它已无法从中脱身。”

我：“亲爱的天主，您所说的危机是指什么？”

救主：“这场危机就是他们彻底背离了他们的上帝。”我：“这就是这股愤怒的主要原因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猜对了。”

我：“可是我的天主，还有那么多人依然忠于您。”救主：“我的女儿，他们已陷入撒旦的网罗之中。”

我：“亲爱的上帝，那么我将与你一同为谁承受赎罪之苦？”救主：“为那些身陷撒旦之网的人。”

我：“亲爱的上帝，这需要成为一位伟大的战士。”

救主：“我的女儿，与我同在，你已是伟大的。我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人类将归属于他们所选择的，以及他们想要归属的地方。”

我问自己是否写对了。救主：“这样就够了。”

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要忠于我。平安地去吧。”

写完后，我关上了通往阳台的大金属推拉门。就在那一瞬间，我的手指被夹在门缝里。剧痛袭来，鲜血涌出。在医生那里，我打了破伤风疫苗。我将这份痛苦奉献给天主，为祂赢得更大的光荣。

18:30 诵念玫瑰经，并身着红袍主持弥撒。

### **1992年8月1日 - 星期六**

早上7点15分，我到了瓦格豪塞尔的教堂。13:20至14:10在家

:

救主：“我的女儿，我与你同在。我爱你。”我：“我该把这写下来吗？”

救主：“你可以写下来。”

我：“感谢你的爱，这几个小时来我一直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它。”

我原以为，如此迫切地渴望与救主结合，以至于我几乎等不及了，这仅仅是我的意愿。

救主：“我的女儿，这是我的意愿，我要与你结合。”

我：“亲爱的天主，因为您想要与我结合，是否有什么事将临到我身上？”救主：“是的，会有事临到你身上。”

我：“主啊，上帝，我能知道那是什么吗？我恳求你赐予恩典，让我能承受即将临到的一切。主啊，上帝，即使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也愿意接受。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

救主：“我的女儿，你是被拣选的，你还有怀疑吗，我的女儿？”我：“没有，我的主。”

之后许久没有动静，我便开始思索即将降临在我身上的事。救主：“你不能说这是出于你自己。”

我：“不。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必须为即将发生的事而哭泣吗？”救主：“你可以欢喜。”

我：“那会是什么，让我感到喜乐？我现在无法想象有什么值得我高兴的。”

救主：“你会永远与圣母玛利亚相连。”我：“我不是一直与她相连吗？”

救主：“你也可以对她说话。”我：“我已经跟她说话了

。”救主：“她也会跟你说话。”

我：“也就是说，我会像听见你一样听见她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会像听见我一样听见她。”我：“当她说话时，我怎么能分辨出来呢？”

救主：“她会向你自我介绍，你会认出她的声音。”我：“是的，我的主，我现在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会是什么时候呢？”救主：“一旦征兆出现。”

我：“但你说过，她会在圣莱昂-罗特的教堂里显现。”救世主：“是的，她会。”

我：“只有一次吗？”救世主

：“不止一次。”

救主：“一切都要保密。”

我：“主啊，请赐予我恩典，让我能将这一切保密。你说，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请赐予我恩典，让我的舌头对此保持沉默。”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会得到的。”

救主：“我的女儿，至圣童贞玛利亚和我爱你。你平安地去吧。”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感谢你赐予如此多的恩宠。我感谢慈爱的圣母，她愿意与我这个罪人交谈。哦，慈悲之母，罪人的避难所，请引导我并保护我。”

15:30 - 18:15：我在罗特镇的教堂里祈祷，并在沃格特神父那里做了告解。

### **1992年8月2日 - 星期日**

8:00 - 9:20：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用我的爱来爱我。这份爱是我对你向我说‘是’的回赠。而这份爱，是我赐予你的最伟大的礼物。”我：“我感觉自己必须时刻与你相连。我总被吸引向你。我如此渴望与你合而为一。”

救主：“因为你完全属于我。”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想要你的自我意识。”我：“请用另一个词来形容它吧。”

救主：“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为你行事。”

我：“亲爱的上帝，这该如何运作或发生，我无法理解。我的主，请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救主：“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做的。”

我：“所以不是我，而是你，是你做的。”我：“我该如何知道是你做的？”

”

救主：“在你做任何事之前，先说：‘主啊，请按你的意愿去做。’”我：“那么，我就是你所使用的工具。”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正是如此。”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将照你的意愿去做。求你赐我恩宠，使我也能做到，因为这肯定不容易。”

我当时想到的是谦卑。

救主：“你说得对，我的女儿，确实如此，为此你需要谦卑。”

我：“主啊，我每天都在祈求**谦卑，这是最难修行的美德。**”

**救主：“只有与我同在，你才能获得谦卑。当你认识到你什么都不是，而我才是你内里的全部；当你认识到你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那时你就达到了我如此喜悦的谦卑。”**

我想快点，好及时赶到教堂参加圣体弥撒。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也在那里需要你。我爱你，我的女儿，去吧，平安。”

上午10:00 红衣主教主持的圣体圣事。

13:30 诵念玫瑰经——随后我向圣伤祈祷。19:00 我在家中诵念了苦难玫瑰经。

### **1992年8月3日 - 星期一**

上午8:00至10:00在医生室：

在我向救主虔诚祈祷之后。

救主：“我的女儿，我听得很清楚。你的处境以及未来将发生什么，都是我关心的。我的女儿，你的任务就是按照我的意愿来侍奉我。”

我：“主啊，但请让我明白你的意愿。告诉我你希望我做什么。”救主：“你必须完全依靠我。”

我：“是的，我的主，我定会如此。”

我：“亲爱的上帝，既然我已与您的圣灵合而为一，请别让我的精神在写作时干扰我，否则我会感到不安。”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我为你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必须实现。”

我：“亲爱的上帝，如果这个计划无法实现，我会感到害怕。”救主：“只要你时刻

与我同在，它就一定会实现。”

我：“亲爱的上帝，我愿时刻与你同在。求你永不让我与你分离。亲爱的上帝，我现在不敢再向你提任何请求了。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写下的，请你告诉我。随你对我做任何事，我完全属于你。”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别担心，我有一位会完成这项工作的人。”

我：“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这被称为一项工作。”

救主：“我的女儿，这项工作是由于我，是为了拯救灵魂。这是一项拯救灵魂的工作。我们时间不多了，我的女儿。”

我：“我的主，如果你对我说这样的话，那你是在要求我做些什么。”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就是赎罪的苦难。”

我：“我的主和上帝，我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仁慈的耶稣，出于对您和对人类的爱，我愿意与您一同受苦，以拯救灵魂。亲爱的上帝，我没有改变主意，因为您的想法现在就是我的想法。因为您所想的是对的，而不是我所想的。”

救主：“我喜欢你写下的这些话，我的女儿。”我：“我已别无所求。”

救主：“你真的没有愿望了吗？”

我：“我不敢许愿，因为我如此不配。”救主：“许个愿吧，我的女儿，我愿意。”

我：“是的，我的主和天主，那么我祈愿，能以爱与忠诚，与你一同背负你赐予我的十字架直到终末；并祈愿圣莱昂-罗特的教堂能成为教宗眼中的一座模范教堂，使其他教堂都能以此为榜样。”

我祈愿圣体能以跪领的方式分发，唯无法跪下者除外，并使用圣盘进行口领。

我祈愿，你能赐予我们神父，让他们每天都能为圣事告解和告解谈话提供服务，并且圣体能以虔敬的方式，仅由神父受过祝圣的手来分发。

此外，愿圣母、圣若瑟、圣天使及诸圣在教堂中再次受到更多敬礼。

我祈愿神父能在弥撒前与信众一同诵念玫瑰经，并在弥撒中（讲道时除外）与辅祭员一同面向圣体龛。

- 在家中建造的小堂里，要时刻为灵魂得救祈祷。

尤其要敬礼你的圣伤。

- 愿在这座小堂里，人们能通过圣母和圣若瑟的代祷，在身心上得到治愈。

- 凡在此小堂祈祷者，无人失落。

- 愿我的家人——包括现今这一代以及前三代——都能得救。

- 我恳求您特别庇佑这座小教堂，并愿我在世后，人们仍能在此持续祈祷。

- 愿在这座小教堂里，向你——哦，上帝——献上的荣耀、赞美和感谢，比迄今为止任何一座小教堂都要多

“主啊，我列举的愿望很多。但主啊，我说，若你愿意，就让这一切实现吧，不是因为我有什麼，而是因为你在里面就是一切。”

救主：“我的女儿，必将如此。”我：“我的主，我听得没错吧？”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事情会如你所写的那样发生。”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谢谢。”

此刻外面雷声大作，大雨倾盆，仿佛一场暴风雨。我的灵魂却沉浸在宁静、平安之中，对仁慈的天主和圣母玛利亚怀有深切的爱。

罗特没有圣母弥撒，我于19:30去了罗库斯小教堂。

20:15 祈祷小组。这个祈祷小组已经成立五年了。

**1992年8月4日 - 星期二**

10:55至11:55在家中。我先祈祷，然后与主结合。

救主：“有很多事情我不喜欢。”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您不喜欢什么？”

救主：“马蒂亚斯和安德烈（比利时的安德烈）一起斋戒了。”我：“但以前使徒们也这样做过。”

救主：“我的女儿，这不是我的旨意。”我：“关于马蒂亚斯，我还需要知道什么吗？”救主：“为他祈祷。”

我：“那贝亚特的情况如何？”

救主：“她不该再读你的日记了。”我：“但你说过，她可以帮我修改。”救主：“但不能改动。”

我：“弗里多林呢？他能关于我将要获得的圣痕的事告诉斯蒂芬神父吗？”

救主：“他应当对此守口如瓶。”

我：“你希望我近期去参加静修吗？”救主：“还不是时候。”

救主：“我是你的灵魂导师，你完全属于我。”我向救主询问了那个水龙头女人的情况。

救主：“告诉弗里多林，他要小心那个女人。为弗里多林祈祷。”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会为所有这些事祈祷。我会为弗里多林多祷告。”

救主：“我很高兴弗里多林有愿望在周一参加祷告小组。”我：“那我担心玛丽昂不会继续写日记了。”

救主：“她会继续写的。”

我：“如果你是我，你会为马蒂亚斯的母亲做些什么？”救主：“我的女儿，交给我吧。”

我：“你希望我再写点什么吗？”救主：“是的，我希望你再写点什么。”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

我想到了市长。

救主：“去跟他说，我会启示你该对他说什么。”

我：“亲爱的天主，我还有个问题：我八月该去斯基奥吗？”救主：“你不该去那里。要顺从我。”

救主：“我的女儿，接下来你要把这些写下来。你将要获得的圣痕，就在今年会发生。”

我：“你说的是哪一年？”救主：“1992年。”

我：“是的，我的主，我仁慈的耶稣，愿照你所说的成就。”救主：“我的女儿，不要让我失望。”

我：“主啊，求赐我恩典，让我永不令你失望。”

救主：“只听我的，不要受他人影响。你从我这里得到的这个征兆，将作为见证，使所有瞎眼的人重见光明，使所有聋子重获听力。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这个征兆——我留在你身上的圣痕——将在世上引起巨大的轰动。”

我：“主啊，但我不太明白，你能再跟我说点别的吗？”

救主：“这将是一块酵母。它将通过你的书迅速传播。他们无法抵挡你身上将要获得的伤痕，因为它们将来自我。我的女儿，我爱你，平安地去吧。”

傍晚，我去了马尔施的教堂。起初我去了明戈尔斯海姆，那里没有弥撒。于是我驱车前往马尔施，以免错过圣体圣事。

### **1992年8月5日 - 星期三**

上午10:45至12:45在家中。

我祷告后便与救主合而为一。我为自己所有的罪深感懊悔，不禁痛哭流涕。我深感自己是个罪人，而主却拣选了我，让我成为祂的器皿。哦，我在上帝面前是多么不配啊。要认清自己的罪，需要多么大的谦卑啊。我几乎每周都去告解，每天都为

，却总是重蹈覆辙。在某些人看来，我所忏悔的并非罪过，但对我而言，最微小的过错也是最严重的。这恐怕很少有人能理解，就连沃格特神父也不例外。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会相信我对你说的话吗？”

我：“亲爱的救主，你已经赐予了我信仰，所以我当然能相信。”救主：“但你仍然心存怀疑。”

我：“你能帮我消除这些怀疑吗？”救世主：“但它们总是会卷土重来。”

我：“我恳求你，再次将它们从我身上挪去。”

救主：“我的女儿，怀疑并非源于我。你必须不断祈祷：‘求祂使我们免于怀疑。’”

我：“是的，主啊，求你保护我免于怀疑，使我的信仰坚如磐石。”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要练习忍耐。”

我：“忍耐是一种伟大的美德，我以为这是从你那里获得的。”救主：“你会得到它，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是的，主啊，我会练习忍耐。请原谅我的急躁。请洁净我的灵魂，使我全然纯洁，得以成圣，好让我能与天上的众圣徒一同永远赞美你、颂扬你。”

我：“我的主，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吗？我是否会相信？”救主：“还有完全不同的事。把它写下来，一字不漏。”

救主：“我要你将你的整个存在都献给我。”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仁慈的耶稣，我将我的整个存在献给你。”我：“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吗？”

救主：“我的女儿，你所承受的赎罪之苦，就是我的苦难。”我：“但这您已经告诉过我了。”

救主：“那时你就在我里面。”

我：“那我的身体又该如何？”

救主：“你的身体是给世人的可见标志。”我：“我太愚钝，无法理解这一点。”

救主：“如果你能理解，那就不属于我了。即便是神学家们也难以理解，因为他们无法领会。”

我：“主啊，如果我是世人的标志，世人通过我能得到什么？”

救主：“那将从黑暗中涌现的光。”我：“这是说，瞎子将重见光明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那显露的伤痕将照亮所有人。就连盲人也会重见光明。正因你将承受的这些伤痕，你会遭受许多嘲弄和讥讽。请全盘接受这一切，这样许多灵魂就能免于沉沦。”

我：“主啊，我这样写对吗？我该把写错的地方划掉吗？”

救主：“不，这是我写的，不是你。你的双手是我的工具。我的女儿，我非常爱你，要忠于我。去吧，平安。”

玫瑰经与红衣弥撒。

### **1992年8月6日 — 星期四**

我在与救主结合之前，虔诚地祈祷了一个小时。我将一切都献给了耶稣。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这样就对了。”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人们必须紧急悔改。他们只剩下短暂的时间了。撒旦很强大。必须用祈祷来制服他。人们现在很少祈祷。告诉市长，他应该设法让你与联邦总理科尔联系。他不要犹豫，要这样做。”我：“我该把联邦总理科尔的信给他看吗？”

救主：“是的，你可以。如果他愿意，就让他写信给联邦总理，说你必须和他谈谈。告诉他，市长也有责任让人们生活在和平之中。”

我：“我能当面念给他听吗？”

救世主：“是的，你可以，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我不是在问你该写什么，请你直接告诉我。也许这样就够了。”

救主：“不够，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动荡不安。每个人都面临巨大的危险。我几乎想把他们全都吐出来，但我仍然爱他们。他们都是我的孩子。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得救！”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我希望你继续写。我的女儿，满足我的愿望吧。”

我：“什么愿望？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我什么都做不了。”救主：“不，有我在，你什么都能做。”

我：“主啊，你的愿望是什么？只要我与你同在，我必成就你的一切心愿。”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的愿望是把你带在我身边。”

我：“我该如何理解呢？但既然这是你的愿望，那我就满足你，这样你就可以把我带到你想去的地方。”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可以同时存在于此处，也存在于我想要的任何地方。”

我：“我的主，我将遵从你的意愿，因为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正因如此，我比任何事物都更爱你，并感谢你的一切。”

随后，我被丈夫打断了。我没有理会，因为此刻救主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救主：“我的女儿，你的心将被刺穿。”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愿照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那时，你的心将成为我的心。从你心中流出的血，就是我的血。这血是为了拯救灵魂而流的。每一滴血都是珍贵的。”

我：“哦，我的主，我无法理解。请用更通俗的话告诉我。”救主：“我的血就是你们的救赎。”

我：“哦，主啊，当圣体碎屑掉落在地时，若有人用

，让圣体碎屑掉落在地上，那该是多么可怕啊。哦，神父们是多么盲目啊。主啊，请原谅他们，当他们把圣体放在手心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正是如此。”

我：“我的主，我写这些话时感到非常痛苦。面对这些亵渎、对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藐视与冷漠，人简直该流下血泪。愿你的圣光照耀，使他们走出黑暗，并借着您宝贵的圣血得救。”

救主：“我的女儿，事情将会如此。我亲爱的女儿，你继续写信让我很高兴。爱我吧，平安地离开吧。”

大约下午4点15分，我去了市长马丁先生那里。我跟他谈到了联邦总理科尔先生。他说他会试着帮我联系科尔总理。最后，我还告诉他，不要逃课不去教堂。

18:3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体弥撒。

## 1992年8月7日 - 星期五 - 圣心星期五

上午10:00至11:30 在家：

我虔诚地祈祷，对救主说：“我会做你想要的一切，但我唯一害怕的是，在受苦时与你分离。”

救主：“当你受苦时，我与你同在。我与你一同受苦。”片刻沉默。

我哭了。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道成了肉身**，你的心将属于我。从你心中流出的话语，就是我的话语。”

我：“这是圣灵要借着我说话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圣灵将借着你说话。”我：“亲爱的救主，其他人会察觉到吗？”

救主：“并非所有人。只有那些蒙受上帝恩典的人。”我：“那么那些无法察觉的人呢？”

救主：“他们会嘲笑你，取笑你，并说你疯了。”我：“那我该怎么办？”

救主：“不是你要做什么，而是我要做些什么。我的女儿，那时你就是我的工具。”

我：“我会认出是你吗？”救主：“是的，你已经多次认出我了。”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还会经历什么吗？当你与我同有时，我还能进食吗？我是说，当我承接你的圣痕时？不过我预先声明，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我的女儿，未来属于我。”

我：“是的，主啊，我又忘了。请原谅我。”我：“我还要写点什么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还需要你做点什么。”我：“亲爱的上帝，你可以要。”

救主：“写下来吧，我需要你完全地奉献给我。”

我：“我的主，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我再次把一切都交给你。随你对我如何处置。我完全属于你。”

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你要忠于我，我会随心所欲。去吧，平安地离开，我的女儿。”

18:3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红衣）。

## 1992年8月8日 - 星期六

11:00 - 12:45：祷告结束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我问救主，是否该告诉沃格特神父，我将获得五处圣痕，且我的心将被刺穿。

救主：“是的，告诉你的神父，沃格特神父，说你会从我这里获得五处圣痕，你的心也会被刺穿。”

我：“可是主啊，他肯定还是不会相信的。我该怎么办呢？”救主：“我的女儿，等为时已晚时，他就会相信了。”

我：“亲爱的天主，那告诉他也没意义了。”救主：“不，是有意义的，我的女儿。”

我：“这有什么意义？”

救主：“他再也不能说自己一无所知了。”

我又与救主交谈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记下来。救主：“现在，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仔细听。”

我：“是的，救主，我听得 very 仔细。我知道我的理智无法理解，但我的心

会认出并感受到，因为我的心知道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但世人却不知道。因此，我永远会先听从你，因为你的爱从未欺骗过我。”

救主：“你写下的所有内容，都要好好保存。”我：“但你之前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了。”

救主：“撒但最乐意做的，就是通过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来毁掉你所写的一切。”我：“亲爱的耶稣，我会更加妥善地保管它们。”

过了一会儿，当一切归于平静与寂静时，我问写下的内容是否足够。救主：“不，我的女儿，你写下的每一字每一句，对后世都至关重要。”救主：“我的工作将得以完成。那些伟人届时必将惊叹不已。”

我：“那些伟人是指谁？”

救主：“主教们。通过这项工作，他们将认出其中的果实。在这项工作中，我是那葡萄树。我将为所有人倾洒我的血，也就是说，即使是最严重的罪人，只要他愿意，也能悔改。我来到世上，是为了罪人。每个罪人都像义人一样，我同样爱他们。我的女儿，你将与我一同完成这项工作——拯救灵魂。我已开始的事，必将完成。我要拯救我的孩子们，那些尚可拯救的人。我的女儿，你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

我：“那么，我便不会在这条路上迷失。”

救主：“你不会在这条路上迷失。你与我同在。我亲爱的女儿，感谢你来到我这里。平安地去吧。”

下午4点30分 在罗特镇的教堂里：我诵念了玫瑰经。由于今天罗特镇没有安排告解，我于下午5点45分左右前往罗库斯小堂告解。

19:00 我在明戈尔斯海姆的教堂参加了圣体弥撒。

### **1992年8月9日 — 星期日**

8:15 - 9:45：祈祷结束后，我与救主结合。

每当我与救主结合时，我总是进行精神上的领圣体，并虔诚地祈祷。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写下来的。”

救主：“我爱你，我的女儿，我必须将我的孩子们考验到底，因为我交给他们的任务必须完成。至于你所写的一切，我已经安排好了，确保一切都会实现。”

我思忖着，救主是否早已预先安排好了这一切。

救主：“是的，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不要担心事情何时发生。你的任务是爱我、爱世人，并遵行我的旨意。你从我这里所获得的爱，就像一颗珍贵的宝石，四面八方都闪耀着光芒。而光芒照耀之处，爱便会流淌。”

我：“主啊，我还会得到更多的爱吗？”

救主：“是的，如果你与我一同受苦，你将获得并给予更多的爱。你将能够给予许多爱。我的女儿，请再写下这一点：你将获得的圣痕会持续很长时间，以便拯救许多灵魂。昨天，神父（在罗库斯小堂）告诉你，圣痕是恩典的礼物。你可以写下：这是罕见而巨大的恩典。我将它赐予我愿意的人。记下来，你将能带着这些圣痕工作，并且你必须长久地背负它们。只要我愿意，就会持续下去。”我：“是的，我的主和天主，我慈爱的父亲。我现在就感谢你，感谢我将要获得的这份罕见而巨大的恩典。我已准备好，并祈愿能与你一同背负并承受这些圣痕，只要你愿意。”

救主：“我的女儿，你为圣痕忧心。将这份忧虑交托在我手中。让它成为我的忧虑，不再是你的。”

我：“哦，我的主，我现在如此渴慕你的爱。请赐予我丰沛的爱。”

救主：“我会赐予你大量的爱，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现在能承受得住吗？”我：“我现在不需要再写什么了吗？”

救主：“不，你还有些事要写下来。”我：“是的，我的主，是什么呢？”

救主：“你心中感受到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我：“我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这是一种灼烧般的疼痛。”救主：“我稍微放任一下，让你感受到我的爱。”

我：“你的苦难就是爱吗？”

救主：“是的，是对你们——我的孩子们——的真爱。”

我：“主啊，我感谢你赐予我的所有苦难，我愿永远爱你。求你让我即使在重大的苦难中，也永远不与你分离。”

救主：“我的女儿，我很喜欢你写的内容。谢谢你。我的愿望是与你同在，在你身边。我亲爱的女儿，请安然离去。”

下午13:30，在教堂诵念红色玫瑰经。今天没有灵修活动，我留在教堂参加了一个孩子的洗礼。

19:00，我参加了罗库斯小堂的圣体弥撒。

### **1992年8月10日 - 星期一**

祈祷结束后：

我本不想向救主提问，因为我不配。

我：“亲爱的救主，你想让我写点什么吗？”救主：“是的，我想让你写下来，我的女儿。”随后是一片寂静。

救主：“我的女儿，一字不差地写下来。”我：“是的，我的主。”

救主：“你所受的一切苦难，都献给我，为那些重罪人。我已将你的恐惧从你身上拿走了。”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

我：“亲爱的天主，刚才我哭泣并害怕自己无法承受圣痕时，我感受到了。然后眼泪突然止住了，我也不再害怕了。”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将愈演愈烈。邻国正处于危险之中。”

我：“我的主，我本来想问你一件事：我是否应该发传真给联邦总理科尔，问你是否愿意这样做。”

救主：“是的，去做吧。”我：“你会

与我同在吗？”

救主：“我的女儿，我要你绝对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那多哈特神父呢？”

救主：“告诉他可以，但仅此而已。当你显现圣痕时，他们都会看见。我的女儿，请像至今一样继续爱我。我们永远合一，这是我的旨意，也是你的旨意。没有人能夺走这份旨意，因为是你将它赐予了我。”

我：“哦，我的主，我的天主，你刚才对我说的话让我感到如此欣慰。我感谢你，我至爱的。我亲爱的耶稣，我还需要为赎罪之苦做准备吗？”

救主：“我的女儿，要保持警醒，永远不要对我关闭你的心。”

我：“主啊，我不太明白你说‘不要向我关闭你的心’是什么意思，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请用别的词来解释一下。”

救主：“我愿在我想的时候进入你的心中，而不是在你想要的时候。”

我：“但是主啊，你可以随时这样做，我希望你永远与我同在，永远不要离开我。”

救主：“我会永远与你同在，相信我。”我：“但有些人说，他们被

抛弃了。”救主：“上帝永远不会抛弃他的孩子。”

救主：“我的女儿，再写点什么吧。”

我：“可是主啊，如果我关闭了心门，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救主：“你经常这样做。”

我：“但我并不知道。我该如何知道你正站在我心门前呢？”

救主：“先将我置于世俗之上。”

我：“可是我还不清楚你何时站在门外。”救主：“让你的心与你的珍宝同在。”

我：“我也不太明白。”

救主：“我的女儿，以你本来的样子爱我。”

我：“主啊，请原谅我，你似乎还想对我说些什么。”救主：“实现我的愿望吧。”

我：“是的，哦，我的主和上帝，我恳求你的恩典，让我能实现你对我的愿望，即使我事先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愿你的愿望在你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救主：“我希望你戴着赐予你的圣痕，不要戴手套。”

我：“亲爱的天主，我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恕我冒昧，您是说什么？或许是我没听清，或者是我自己的思绪干扰了。请您再告诉我一遍。”

救主又重复了一遍，说我不该戴手套。我：“如果医生说我应该戴呢？”

救主：“那就照我说的去做。”

我：“如果别人说我想炫耀呢？”救主：“别听别人怎么说。”

我想到了艾滋病或感染。救主：“这些伤口不会化脓。”

我：“我应该完全露出来吗，完全露出来？”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照你所愿去做。”

我：“我的主和上帝，当我获得圣痕时，我会昏厥吗？”救主：“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获得它们的。”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明白了。”

我：“我会一次全部得到，还是先从手上开始？”救主：“交给我吧。”

我：“是的，我的主，就照你的意愿吧。”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平安地去吧。”

与救主共度的这一个半小时，在我看来仿佛只有五分钟。

在教堂里诵念玫瑰经并参加红衣弥撒。

20:00 - 祈祷小组

## **1992年8月11日 - 星期二**

上午9:00至10:00，我与弗里多林一同祈祷。

11:00至13:00，我独自祈祷并进入内观。救主：“我的爱，写下来吧。”

我想，今天他没说“我的女儿”。救主：“我的爱，你就这样写吧。”我：“谢谢您，我的主和上帝。”

救主：“你写下的所有内容，都将按照我的意愿尽快印成书。交给那位我赐予你的神父吧。他会照我的意愿去做的。写吧，我的女儿，不要在意你的错误。它们会让你忽略最重要的事情。”

我：“主啊，你为何如此急于写这封信，而且还要把它变成一本书？”

救主：“我必须再次缩短时间。人们不愿归向爱他们的天父。”

我：“这本书能帮助人们悔改吗？”

救主：“他们自会知晓。其余的尚待揭晓。你要确信，这本书将帮助许多人。”

我：“主啊，我不想对此发表意见。就按你的意愿吧。”随后：我想到了弗里多林。

救主：“你们一起祈祷，我很高兴。我时刻与你们同在。”我想，弗里多林心中或许也有一丝好奇。

救主：“我的女儿，他将成为一名神父。继续与他一同祈祷吧。”我：“谢谢您，主，我会继续这样做的。”

随后，我想到多查特神父，便思考这样做是否符合救主的旨意。

救主：“你告诉他这件事，我很高兴。”

接着我又想到了弗里多林，因为我曾告诉过他，我将获得圣痕。我担心告诉他这件事是否正确。

救主：“你可以告诉他，你知道的，我的女儿。”

我：“是的，主，你以前就跟我说过，但我还是不确定。”我继续问救主：

“既然我要显现圣痕，你为什么不让我戴手套呢？”救主：“我需要胸怀宽广的信徒，而且光要照在那些身处黑暗的人身上。”

当时是中午12点，我中断了谈话，去诵念《主之天使》祷文。祷告结束后，我对救主说：

“当我向圣母祈祷时，你会感到喜悦。”救主：“我也在其中。”

我：“是的，我的主，确实如此。主啊，我心中充满美好的感觉，我感到如此自由，无法用言语形容。”

救主：“我的女儿，你已将一切交托于我，甚至包括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明天。就该如此。”

我：“是的，主啊，请随你的心意而行。”

救主：“我的女儿，再写下来吧。我再给你一些时间去思考我对你提出的要求。这段时间是有限的。”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现在就说‘是’。我是你的葡萄枝。只有留在葡萄树上，我才能结出果实。请随你心意待我，好让我结出美好的果实。主啊，只有与你同在，我才能做到。”

救主：“我的女儿，那么你将被修剪，以便你能结出好果子。”我：“我该怎么做？”

救主：“抛弃虚荣。穿得更朴素些。把衣服送给穷人。你用很少的东西就能过得去。把你的鞋子送给穷人。”

我当时还在想，该留几双，大概两双吧。

（关于鞋子的那部分，我原本不想写。后来我还是写了下来，因为我感到必须写下来。）

我：“我想问你一个我从未问过的问题。你介意

我头上戴块头巾或围巾吗？因为我是你的新娘，这有关系吗？”

救主：“是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救主：“戴上吧，我的女儿，戴上

头巾。”我：“是在医院还是在教堂？”

救主：“无论在哪里。”

我：“但我很难习惯戴头巾。我：“为什么？”

救主：“为了不让你变得虚荣，而且，我的选民们一直都戴着头巾。”

我：“这是因为传统，还是因为你愿意？”救主：“因为我愿意。”

我：“但沃格特牧师不会理解的。”救世主：“你是我的新娘吗？”

我：“那其他人呢？他们也必须戴头巾吗？”救主：“是的，但我不会要求所有人这样做。”

我：“如果我这么做，别人会说我疯了。”救主：“照做吧，我的女儿。”

我：“是的，主啊，我会戴头巾，因为这是你的旨意，也是出于对你的爱。”

救主：“我的女儿，照我对你所求的去做吧。”

我：“亲爱的上帝，我恳求你赐予我恩典，让我能时刻明白你对我的要求。”

救主：“我的女儿，你是我的珍珠，我必须好好照顾你。要忠于我。平安地去吧。”

晚上6点30分，我和弗里多林在罗特镇的教堂里，参加了玫瑰经祈祷和圣体圣事。在领圣体前后，我对救主说，我已经深思熟虑了他对我的要求，并对此给予了“是”的回应。随后，我恳求救主，让圣母玛利亚帮助我背负十字架，并在苦难中成为我的安慰者。

我告诉祂，我永远不想与祂分离。

我重申，出于对耶稣和世人的爱，为了拯救灵魂和使罪人皈依，我愿意与祂一同承担这些赎罪之苦。圣体圣事后，救主在结合时刻对我说：

救主：“谢谢你，我的女儿，我爱你，请忠于我。我接受了。”

### **1992年8月12日 - 星期三**

我于夜间2:30至3:30以及上午9:30至11:30进行了祈祷。上午，我在祈祷中与主结合：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

我：“是的，仁慈的天父，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神。”

救主：“你从我这里领受的圣痕，将铭刻在你的双手、双脚和心中。为了那些善意之人的灵魂，将有大量的鲜血流淌。女儿啊，那将是我的血，是为了拯救灵魂。我的血必须受到极大的敬礼。当我倾洒这血时，你的任务就是遵行我的旨意。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痛苦。我会让你承受你能承受的程度。我知道你能承受的限度。要信靠我。我是你的新郎。永远与你合一也是我的旨意。有我在，你将一无所缺。”

我：“主啊，你是什么意思？说我不会缺少任何东西？”救主：“我拥有你所需的一切。”

我：“是的，我的主，我相信。亲爱的上帝，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如此爱你，愿意做你所愿的一切。”

救主：“我的女儿，伤痕将会流血，首先是在星期五。那天你不必工作。他们会让你免于工作。”

我：“那样我就能祈祷了吗？”

救主：“其他人必须多祈祷。我的女儿，你要确信，他们会这样做的。”

救主：“我爱所有的人。”我想到了荆棘冠冕

。

救主：“那还在后头。荆棘冠冕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先要经历鞭笞，随后是戴荆棘冠冕。这将如同我在加尔瓦略山所受的苦难。这是我在你内里的受难。你的痛苦将成为我的痛苦。这些赎罪之苦就是我的赎罪之苦。我在你内，你在我内。那时我们便合而为一。”

我：“求求您，我的主、我的天主，只求您消除我的恐惧，让我不再惧怕魔鬼，让他无法伤害我。如果他伤害了我，就让无数灵魂因此免于沉沦。”

救主：“我的女儿，我会照办的。”

救主：“你所受的试探比其他灵魂更多。因此，也会有许多人为你祈祷。我的旨意就是让人们多多祈祷。”

救主：“你的任务还在于永远忠于我。”

我：“至于我对你忠贞不渝，你已经赐予了我这份恩典。”救主：“是的，我已经赐予了。”

我：“但我需要一位神父。”

救主：“会有人来的。你不会缺少神父的。”救主：“亲爱的女儿，今天就到这里吧。平安地回去吧。”

19:00 明戈尔斯海姆罗库斯小堂举行玫瑰经及圣弥撒。

**1992年8月13日 — 星期四**

上午9:50 - 11:00 在家：

我虔诚地祈祷，与主合而为一。

救主：“哦，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你所写的一切都是我的旨意。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做不了。为此，你需要我在一切事上。我是众人的主和上帝。万物都必须按我的旨意安排。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必须醒悟。时候到了，你们将按你们为我带来的成果接受审判。

每个人都必须向我交账。你们无法在我面前隐瞒任何事。我赐予你们眼睛去看见，耳朵去听见。你们却既不看也不听。这一切都是疯狂。我的愤怒将降临在每个人身上。我那不顺从的儿女们，醒来吧！我是光之神，而非黑暗之神。留在我的光中。祈求那照亮你们的光。因为，当黑暗降临，你们就再也无法祈求了。那时，你们就属于黑暗之神。那时，

她的折磨将永无止境。我的女儿，呼吁所有人祈祷。我的母亲，也是你们的母亲，深爱着你们，请你们都回到她身边。她张开双臂在等待着你们。爱她吧。她会将你们的祈祷（代祷）呈献给我。

我不会拒绝她任何的代祷。我的女儿，把即将临到你的一切，都托付给玛利亚无玷圣心，因为她的心也是我的心。敌人必须从那里退却。亲爱的女儿，继续写下去。”

我：“是的，我的主和天主，我慈爱的父亲。”

救主：“不要为你的赎罪之苦如此忧虑。这是我的事，不是你的。我感谢你的‘是’，我已接受了。你不会缺少任何东西。要有信心。我是你的生命，我的女儿。我知道你的软弱。

我会在恰当的时候赐予你所需的一切。不要未雨绸缪。你将承受的赎罪之苦就在眼前。时辰到了，我会敲门。在我这里，万事皆在恰当之时发生。

“我的女儿，我深爱着你，此刻我赐福于你。”我跪在地上接受了这份祝福。

救主：“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祝福你，我的女儿。平安地去吧。”

我说：“阿门。”

随后：“感谢主上帝。”

我不知道自己说得对不对。救主：“我的女儿，我很满意。”

临近午餐时，我对儿子说，他应该更认真地对待上帝。我还告诉他，他应该去告解。

他说：“反正我都不信你。”

于是我告诉他，他就像多马一样，只有看到圣痕才会相信。我早就注意到，尽管他有时可以参加，但他却总是逃避祈祷小组。

目前，我的整个家庭都在听从那污秽之灵的蛊惑。即使我孤身一人，我仍将忠于我们的主和天主。

18:3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在红衣堂举行。

我完全不知道今天的福音讲的是多马，当其他门徒告诉他耶稣复活时，他并不相信。

领圣体后，我问救主，我是否应该去见沃格特神父，并告诉他，我将获得救主的圣痕。

救主说：“去见他，跟他说说。”

于是，我从教堂出来后去找沃格特神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微微一笑，说：“你相信吗？”

我：“是的，我相信。”

随后，我又告诉他，救主曾说，他直到为时已晚时才会相信。我向他求了祝福，然后欢欢喜喜地回家了。

### **1992年8月14日 - 星期五**

10:00 - 11:45 在家：

祈祷——与主结合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要你写下来。”我：“是的，亲爱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

救主：“我的女儿，战争正在加剧。世界一片混乱。敌人已经掠走了大量战利品。人们等待太久才与他们的上帝和解。战争已经造成了足够的破坏，但它还将带来更多。呼吁政客们悔改。他们被撒旦的面纱蒙蔽了双眼。他们将不得不向我承担巨大的责任。没有一位政客能免于此责。我将不得不将许多人吐出来。”

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悦你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我必特别赏赐这工作。”

我：“主啊，我还想问你关于圣痕的事。你说你站在门外，而沃格特神父对此评价并不高。在你敲响我心灵之门之前，我是否还需要知道或认清什么？因为必须小心，以免污秽之灵介入。”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将获得的圣痕是属于我的，很容易辨认。”

我：“那究竟是怎样的，亲爱的三位一体的上帝？”

救主：“从伤口流出的血是我的血。人身上没有那么多血，无法流出这么多。”

我：“但这对科学家来说还不够。”

救主：“这些伤口不会愈合，也不会化脓。这些伤口将放射出光芒，使盲者重见光明。我将通过你流出的这血，将成为他们的救赎。我的女儿，如果那时还有人不信，日后也无法信了。

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对某些人而言，我曾白白被钉在十字架上，对另一些人而言，我将来也将白白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灵魂早已选择了他们的父亲。”

我又与救主交谈了一会儿。然后：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当伤痕在教堂里被铭刻时，你会发出巨大的呐喊。那痛苦的呐喊是必须的。”

我：“主啊，这会那么痛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那是最剧烈的痛苦。”我：“那么很多人会吓坏吗？”

救主：“我的女儿，与你将要感受到的痛苦相比，惊恐算不了什么。这种地狱般的痛苦，与地狱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

我：“是的，我的主，我明白了。照您的意愿，就照这样办吧。”我心想，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救主是否还会对我说些什么。

救主：“是的，还有一件事。我会尽快将圣痕烙印在你身上。”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顺服于你的旨意。求你让我只爱你，与你同在，直到永远。”

救主：“我的女儿，我拣选了你。你是我的至爱，现在和永远都是。”

我：“亲爱的上帝，我该把‘最亲爱的’划掉吗？”救主：“我不能随心所欲地说吗？”

我：“谢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

我：“我只觉得自己配不上‘最亲爱的’这个称呼。”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现在为你祝福。”

- 我跪了下来 -

救主：“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赐福于你。平安地去吧，我的女儿。”

我：“感谢主天主。愿耶稣基督受赞美，现在和直到永远。阿门。”

像往常一样，我献上了一段感恩祷文，并将这灵性圣体奉献给所有世人以及炼狱中所有的可怜灵魂。

18:30 诵念玫瑰经，并参加红衣主教主持的圣体圣事。

领完圣体后，我问救主，我是否应该给联邦总理H.科尔发一封传真。

救主：“去做吧，我的女儿，这是我的意愿。”

深夜，我去了罗丝维塔家。她的儿子帮忙把一封信传真给了联邦总理。

大约23:30，我又诵了一遍玫瑰经。

### **1992年8月15日 — 星期六 — 圣母升天节 凌晨4点15**

分，我开始祈祷。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那封信是正确的。别为那封信担心。”眼泪从我眼中流淌而出，完全不受控制，无需我主动。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战争正在加剧。德国人绝不能干涉这场战争。”

我：“我必须说这些吗？”

救主：“如果有人问起。必须号召人们祈祷。通过祈祷，我可以改变很多。我的女儿，多祈祷吧。撒旦很强大。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会落入他的魔掌。

你现在写下的所有内容，都要好好保存。我会给你特别的保护。我的女儿，我爱你，平安地去吧。”

10:30至12:30，我去了玛丽安家，我们一起写东西。

16:30至19:45，我在罗特的教堂里。我在那里做了忏悔，并留下来参加了19:00的圣体弥撒。

### **1992年8月16日 - 星期日**

8:30至10:00，我进行了祈祷。

我通过玛利亚无玷圣心，将许多灵魂以及那些可怜的灵魂托付给了救主。

我发自内心地哭泣，对救主说：

“亲爱的耶稣，我愿意为所有灵魂受苦赎罪。”

突然，大颗沉重的泪珠从我的眼中流淌而出。是的，那不是我的眼泪。那是我流下的救主之泪。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会为所有灵魂受苦。我爱他们所有人。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并非所有人都愿意遵行我的旨意。你的补赎之苦就在眼前。”

救主：“我的女儿，我非常爱你。请把这句话写下来。我给予你的爱，以及将来要给予你的爱，都是我给你的爱，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主啊，但这可是最大的美德。”

救主：“是的，写下来吧。这种美德很少有人能获得。我可以把它赐予我愿意的人。凭着这份爱，你能战胜一切。”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该如何感谢您赐予我这份伟大的礼物？”

救主：“我的女儿，你已经通过将一切献给我表达了感谢。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将这份来自我的爱传递下去。

你不会缺乏爱。许多灵魂都能从你这里汲取力量。我的女儿，

你是我的圣龛。”

我：“哦，我的主，这一切我无法理解。”

救主：“若你能理解，那便不是来自我。

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也是那不可理解的爱。你曾对你的神父说，你的心能理解这一切。理智无法理解心灵所能领悟的。我就在你的心中，我的女儿。没有我，你们什么也做不了。

唯有爱能成就一切。没有爱，你们便无法生存。唯有我能赐予爱。我的女儿，你所期待的神父终将到来。对此不必担忧。不要未雨绸缪。”

我：“我的救主，请别让我在剧痛中与你分离。”救主：“没有人能将你与我分离，因为你完全属于我。”

我心想，我是否能凭自己与祂分离。救主：“凭你自己，你什么也做不了。”

我：“哦，我的主，现在我安心了，也轻松了。”救主：“正是如此，我的女儿。”

我：“那么，为了拯救灵魂，请让我与你一同受苦赎罪，直到你愿意为止。”救主：“我的女儿，你写下的这些话，我特别喜欢。”

“这是我的旨意，要你这样做。有我在，你绝不会缺少任何东西。你所说的一切，就是我。是的，我的女儿，我是你的主，也是你的上帝。你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你的祝福就是我的祝福。”

我：“主啊，我可以在这里祝福吗？”

救主：“我的女儿，你要多多赐福。”我说，赐福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救主：“我也是伟大的。”

我：“我该如何赐福呢？”

救主：“我会引导你的手。”

我：“哦，我的主，我现在写完了。我还需要写点什么吗？你希望我写吗？”救主：“我亲爱的女儿，要在你的邻舍中更爱我。”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做的。”

救主：“我的女儿，我现在为你祝福。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我：“阿门。感谢主上帝。愿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现在和直到永远受赞美。阿门。”

我：“亲爱的天主，我也提到圣母玛利亚，这样做对吗？”救主：“听到这话我很高兴。”

13:00 玫瑰经与敬礼（在罗特）

19:00 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举行圣体圣事。

### **1992年8月17日 - 星期一**

上午10:00，在医生室：

救主：“我的女儿，我比什么都爱你。”我：“主啊，我不能写这个。”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喜欢你的所作所为。继续这样做吧。不要害怕得不到足够的爱。我是爱的天主。把从我这里得到的爱，不断传递下去。你不会缺乏爱的。要谦卑温和。我与你同在。”

我：“主啊，我以为只有当我身上出现圣痕时，才算与你同在？”救主：“我的女儿，你现在就已经与我同在。我就是你的一切。”

我：“主啊，我感到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

救主：“我是爱的火焰。这火焰无人能熄灭。它在我所愿之处燃烧。”

我：“我的主，我现在快要哭出来了。我有多爱你，只有你自己知道。亲爱的救主，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吗？”

救主：“顺其自然吧。不要操心未来。”

我：“我的主，我相信没有什么比你同在爱中更美好的了。”

哦，我亲爱的耶稣，你竟来到大学医院的这间医生办公室，俯身降临到一个卑微的X光助理面前。

以前我根本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我的主，我无法用言语感谢你。我将以对你的爱以及对邻人的爱来感谢你。”

我：“哦，我的主，你是爱的源泉。我现在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爱。”救主：“我的女儿，准备好接受我对你所要求的一切吧。”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如果这样能让你满意，我已准备好了。”救主：“我的女儿，你本来的样子就足够了。”

我：“我亲爱的耶稣，那请别再迟疑了。我也渴了。”救主：“听到你说这话，我很高兴。”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平安地去吧。”我：“感谢天主，我们的主。”

玫瑰经和红衣弥撒。

20:00 祈祷小组。

## **1992年8月18日 一 星期二**

上午10:00 在医生室：

经过一段深切而虔诚的祈祷后，我又流下了眼泪。

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把这写下来。时候到了，我要完成我的工作。你完全属于我。”

我的眼中流出了不属于我的眼泪。我问道：“这是你的眼泪吗？”

救主：“是的，是我的眼泪。这是为你所受的苦难。我的女儿，让我的工作在你里面发挥作用。”

我：“主啊，你所说的‘我的工作’是指什么？”

救主：“我的女儿，那就是我在你内受的十字架之苦。”我：“这要持续几个小时？”

救主：“就像在加尔瓦略山一样。”

我：“圣母会在场吗？”

救主：“你的天上的母亲会出席每一次钉十字架。她会给你安慰。像爱我一样爱她。”

我：“在受难时，我会流很多血吗？”救主：“几乎全部。”

我：“那我还能活着吗？”

救主：“我的女儿，这对你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救主：“我能补足一切缺失。你不会缺少任何东西。我是你的生命。”

我：“那么，通过这流出的血，灵魂就会得救。”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将有无数的人因此而悔改。还会有医治发生。”

我：“那么谁能得医治呢？”救主：“每个人。”

我：“主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生病了。”

救主：“是的。最大的病，就是他们几乎都不爱我了。”我：“亲爱的上帝，但我爱你啊。”

救主：“我知道，我的女儿。”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将要获得的圣痕，这将在未来几天内发生。做好准备，我的女儿。”

我：“亲爱的耶稣，我恳求你的恩典，让我能坚持到底，保持坚定和忠贞，并且在这一切发生之后，我能更加爱你。”

救主：“我的女儿，你要确信，此后你会更加爱我。”我：“这会在教堂里发生吗？”

救主：“是的，这将在教堂里发生。”

救主：“我的女儿，一切都交给我吧，你是我的工具。”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慈爱的父亲，愿照你的旨意成就。”救主：“我的女儿，我将赐予你丰厚的恩宠。我亲

爱的女儿，平安地去吧。”

我：“感谢主天主。”

18:3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 **1992年8月19日 — 星期三**

10:00 医生办公室：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一字不漏。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圣痕，除了重大节日外，每个星期五都会流血。流出的血是圣血。”

我：“主啊，但我并不圣洁。”

救主：“那你就不是你自己。是我。你将获得的圣痕会很深。”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不明白‘深’这个词，您是什么意思？”

救主：“这些不是表面的圣痕。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因此会有大量的血流出。你不必因这流出的血量而感到恐惧。”

救主：“我的女儿，我已经为你定下了你将获得圣痕的那一天。那是令我、我的母亲以及你们的母亲都喜悦的日子。”

我：“主啊，我不想知道具体是哪一天。或者说，我必须知道吗？我全交托给你。我恳求你，当那一天来临时，请赐予我丰厚的恩典，使我勇敢无惧、毫无疑问，并且让污秽之灵远离我。”

救主：“我的女儿，事情将会如此。”

我：“我最亲爱的耶稣，我不知道是否还该写些什么。”救主：“写吧，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将这一切都静静地珍藏起来。”我：“我能知道为什么吗？”

救主：“因为篇幅有限，而且好奇的人会先看到。”我：“是的，我的主，我将遵从你的旨意。”

我：“主啊，我现在不需要再知道什么了吗？”

救主：“不，我的女儿，你必须以虔诚和爱心来承受一切。”

我：“亲爱的上帝，这方面我不会缺乏，因为你已赐予我忍耐的美德，而爱你还会赐予我。我相信，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到。”

救主：“我的女儿，我与你同在，并将永远与你同在。”

我：“主啊，当（圣痕）出现时，我事先会有预感吗？”救主：“你会感受到我的爱。我是爱，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我明白了。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将把你带在身边。”

我：“是的，主啊，你可以把我带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我：“哦，我的主，我亲爱的耶稣，我如此爱你。和你在一起，我总是那么幸福。”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平安地去吧。”我：“感谢主天主。”

明戈尔斯海姆罗库斯小堂的玫瑰经和圣弥撒。

### **1992年8月20日 - 星期四**

上午10点，在医生室：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要你的心意。”

我：“亲爱的上帝，你一开始就问过我，但我还没完全明白，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我的心意交给你。”

救主：“我决定你要去哪里。”

我：“主啊，我会去你想要我去的地方。请让我明白，我确实是在这么做。”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我是万物之主，万物皆属我。属于我的人，必须顺服于我。”

“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要你严格地顺服于我。”

我：“亲爱的上帝，我愿意照做，请帮助我。我如此软弱，求祢让我的舌头在该沉默时保持沉默。”

救主：“我的女儿，你只在我愿意的时候说话。对此不必担心。”我：“但是主啊，我不明白‘严格’是什么意思。请告诉我。”

救主：“我开始的事，必会完成。”

我：“现在我害怕自己会做错什么。”救主：“我的女儿，跟我在一起，你不会的。”

我：“你能再跟我说说‘严格安排’吗？”救主：“你的‘是’就是‘是’，你的‘不是’就是‘不是’。”

我：“亲爱的上帝，今天我比平时更强烈地感觉到，你也是位严厉的父亲。这是我的错觉吗？”

救主：“我的女儿，世上的暴行甚多。我已缩短了时间。敌人无处不在。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会允许敌人所愿的许多事情发生。人们必须悔改。”

我：“亲爱的天主，求祢赐予所有人恩典与慈悲。我已准备好与祢一同拯救灵魂。祢完全拥有我。请随祢的意愿，在祢想要的时候对我做任何事。我深爱祢，我良善而仁慈的三位一体的天主。”

救主：“我的女儿，再耐心等待片刻，直到时机成熟。我与你同在，不必为此担忧。紧紧抓住我的手。”

我：“耶稣，万王之王，我定当遵行。”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去吧，愿你平安。”我：“感谢主上帝。”

中午12点，在医院的礼拜堂里。

救主：“我想让你写点东西。我要你遵行我的旨意。”我：“我的主、我的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

救主：“你要将你所受的圣痕，一直保留到最后。”

我：“我的主，我将与你同心同行，因为我爱你，因为这是你的旨意，也因为我愿众灵魂免于沉沦。”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这些圣痕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和烦恼。把所有的麻烦和烦恼都交给我，我会解决一切。不要独自行动。你必须服从我。我的女儿，首先你要听我的。

我的女儿，我要你对我谦卑。”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恳求你赐予我顺服的恩宠。这是我迫切需要的伟大美德。”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你今天就将获得这恩典。这是我愿赐予你的。”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天主，我感谢你。”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平安地去吧。”

18:3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红衣）。

## **1992年8月21日 - 星期五。**

上午10:00，在医生室：

昨天我差点就完全停止写作了。因为我写得不好，理解得也不好，我感到很烦恼。出于对耶稣的爱，我继续写下去。

救主：“我愿你继续写。我的女儿，你再写下去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届时会有人代你书写。在那之前，你还得忍耐。”

“写吧，我的女儿，我将让你的丈夫承受十字架的苦难。”我：“我该写这个吗？”

救主：“是的，写下来。他必须接受，别无选择。”

我：“主啊，我不想知道他会遭受什么样的苦难。我只知道，如果你让他受苦，那对他是有利的。求你，别让他迷失。我知道他很轻率。”

救主：“我的女儿，我会给他一段悔改的时间。”

我：“感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

救主：“你的丈夫会照我的意思去做。管教是必要的。”我：“救主，昨天没人理解我。”

救主：“我的女儿，你属于我。能理解你的人很少，因为那不是人，而是我，而他们不愿理解我。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真理。写下吧，我的女儿，我是真理。当人们这样对待你时，不要感到惊讶。

他们当年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你要继续保持谦卑和温柔。”我：“主啊，我求你赐我谦卑和温柔。我拥有这些还不够。请赐予我丰盛的爱，好让我能将爱传递出去。唯有凭着你的爱，我才能成就一切。”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喜悦你的所作所为。不要自责说这不对。我按我的意愿与你同在。这不会让别人高兴。人人都必须顺服我。这也是我的旨意。”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随你的心意而行吧。”过了一会儿：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写下来吧。我已决定实现我的计划。我将赐予你五处圣痕。我的‘是’就是‘是’。你既不会缺乏痛苦，也不会缺乏恩典。要警醒，并做好准备。”

我：“亲爱的天主，我现在如此爱你。我现在投身于你的怀抱，并愿永远留在你的心中。”

救主：“我的女儿，你永远属于我。再也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我们现在已密不可分。我现在将我的爱倾注在你身上，使你能克服一切即将临到你的事。凭着这份爱，你将战胜一切。

我：“主啊，我感到心中火热，而且越来越热。”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救主：“我是爱的上帝。”

我：“这感觉太美好了。人不再去想那些烦恼了。我相信，是爱消除了那些烦恼。”

救主：“正是如此，我的女儿。”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感谢您赐予我这莫大的恩典。”救主：“去吧，平安地离开，我亲爱的女儿。”

我像往常一样做了感恩祈祷。

18:30 诵念玫瑰经，并在红衣堂参加弥撒。

## **1992年8月22日 — 星期六**

7:30 - 9:00 祈祷 - 结合。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一字不漏。”我：“是的，我高贵的爱。”

救主：“我的女儿，我要你全心的奉献。”

我：“主啊，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还有什么是我还没有给你的吗？”

救主：“将你的感官献给我。”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将它们献给你。一切都属于你。”救主：“我将为你看，为你听。”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会赐给你另一套感官。你会看见和听见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东西。”

我：“主啊，这属于神秘主义吗？”救主：“是的，这属于神秘主义。”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还要求你同意接受圣痕。”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亲爱的、仁慈的耶稣，我无法理解却无限的爱，我同意你将圣痕铭刻在我身上，我的身体现在就是你的身体。这是为了拯救所有灵魂，以及使那些心怀善意的人悔改。”

救主：“我的女儿，这就够了。”救主：“我必须再确认一次。”

救主：“你是我的至爱女儿。”我：“主啊，我该把这写

下来吗？”救主：“是的，写下来吧。”

我：“主啊，我无法理解，我竟是您最亲爱的。”救主：“你就是，我的女儿。”

我：“主啊，我害怕自己是个大罪人。”救主：“你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你太渺小了。”

我：“哦，我的主，我又渴慕你的爱了，我是如此贪得无厌。求你将我浸入你的爱之泉中，使我永不干渴。”

救主：“只有到了天堂，你才会变得完美，再也不会口渴。”我：“主啊，我以为在世上，只要把一切都献给你，就是天堂了。”救主：“我的女儿，你还有你的外衣。”

我：“你所说的‘衣裳’是指什么？”

救主：“你的身体。你正处于通往天堂的前阶段，正如也有通往地狱的前阶段一样。”

我：“也就是说，我还可能下炼狱吗？”

救主：“我的女儿，这事交给我吧。你只管为能与我同在而欢喜。”

救主：“到目前为止，你已遵行了我的旨意。继续留在我里面，与我同在，这样你也将完成即将临到你的其他事。”

我：“我的主，我慈爱的父亲，我如此深爱你，除了遵行你的旨意，永远与你同在，我别无他求。”救主：“

我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祝福你，我的女儿。平安地去吧，我亲爱的女儿。”

我：“感谢主天主。愿耶稣和玛利亚受赞美，现在及直到永远。阿门。”

下午4点30分至5点15分，我在罗特（Rot）的教堂里祈祷，并向沃格特神父告解。

18:15，我前往明戈尔斯海姆的教堂参加了弥撒。阿德里安娜也在场。当我跪在地上，从凯森海默神父手中领受圣体时，她目睹了这一美好时刻。

约21:00，我诵念了痛苦玫瑰经。

### **1992年8月23日 - 星期日**

8点20分：像往常一样，我在与主结合前进行了祈祷。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你的任务是引导许多灵魂归向我。要爱他们所有人。每一个灵魂我都爱，一个也不例外。不要评判任何人。”

我询问了昨天的事，当时我跪在明戈尔斯海姆的本堂神父面前时遭遇了攻击。领圣体前我内心平静，直到领受圣体并完成结合后，我才重新获得平安。

救主：“污秽之灵总是围绕在你身边，你将不断受到它们的攻击。这是你无法避免的。你无需害怕，我与你同在。”

我：“主啊，既然你与我同在，为什么在我跪下时，你却允许那些不洁的灵靠近我？”

救主：“是为了让你看到，当有人跪在我面前时，那些污秽之灵是如何争战的。”

我：“谢谢你，我的主，我希望其他人也能接受这个教导，在领受圣体时向你下跪，并作出牺牲。”

救主：“我的女儿，我想要你做一件事。”

我：“是的，我的主，即使不知道您想要什么，我也会给您的。”救主：“我想要你对一切都说‘是’。”

我：“主啊，我听清楚了吗？”救主：“是的，写下来吧。”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慈爱的三位一体的天主，我向你一切说‘是’。”我：“亲爱的天主，但请让我也能认出，当我说‘是’的时候，是你。为此，我也必须拥有分辨圣神的能力。”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将获得分辨诸灵的恩典，这不会再等太久了。”

救主：“我的女儿，你确实已将一切都交给了我。”我本不想写下这句话。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工作可以开始了。”

我：“主啊，你还能赐予我爱吗？我的灵魂渴望更多的爱。我需要大量的爱，现在的还不够。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乞讨面包的乞丐。你是爱那熊熊燃烧的火炉。我沉浸在这份爱中”

救主：“你尚无法承受。当你承受赎罪之苦时，我自会如此。我的女儿，你并不缺乏爱，我与你同在。”

我：“是的，我的主。人必须知足常乐。”我：“我该如何处理联邦总理科尔的信呢？”

救主：“我的女儿，再等等。我会启示你该怎么做。继续为政界人士祈祷吧。”

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平安地去吧。”我：“主啊，我的上帝，感谢您一切。”

上午10:00 红衣弥撒。

13:00 诵念玫瑰经并进行敬礼。

下午我头痛得厉害，但同时感受到救主给予我许多的爱。”

### **1992年8月24日 - 星期一**

上午9:45:

我：亲爱的天主，昨天我头痛欲裂，今天凌晨3点到6点之间头痛依然剧烈。

救主：“我的女儿，那是我的赎罪之苦。”

我：“亲爱的救主，我昨晚只睡了两个半小时，现在我得去工作，今晚还有祷告小组。此刻我却精神饱满，仿佛整夜都睡了一样。这是您的恩典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否则你无法坚持下去。”

我：“我想问你，这个周末我该去见格布哈德·海德神父吗？这是你的旨意吗？”

救主：“我的女儿，去见格布哈德神父吧，去见他。”

我：“我可以告诉他，我将从你那里获得圣痕吗？”救主：“你要告诉他，或者把写好的内容读给他听。”

我：“主啊，我该什么时候休假？”救主：“你应该让他安排在九月。”

我：“昨天我担心，我告诉卢森堡的克劳迪乌斯（关于圣痕）的事情是否正确。”

救主：“那不是你说的，而是我说的。别再为此担心了。你只是我的工具。”

我：“亲爱的救主，昨天是赎罪之苦的开始吗？”救主：“是的，那就是开始。”

我：“亲爱的救主，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吗？”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将从我这里获得圣痕，这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

我：“主啊，你已经告诉过我了。”救主：“我希望你做好准备。”我：“你所说的‘做好准备’是指什么？”

救主：“让我在合适的时候能够施展作为。”我：“亲爱的上帝，你所说的‘很快’是指什么时候？”

救主：“那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刻、任何一小时或任何一天。”我：“你说过要‘做好准备’，那你还认为什么才算做好准备？”

救主：“你必须胸怀宽广。”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恳求你赐予我恩典，让我胸怀宽广，并按照你的意愿做好准备。”

救主：“我的女儿，我此刻就赐予你这份恩典。但能拥有宽宏大量的人却寥寥无几。”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感谢你赐予我这莫大的恩宠。”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的心中如火焚烧。哦，我炽热的爱，我比一切都更爱你。我相信，爱能战胜一切苦难。”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爱必将战胜一切。”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期待你对万物怀有耐心与爱。你不会缺乏这些，你只需继续将它们赠予他人。”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这样做的。”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昨天能与你一同受苦，我感到喜乐。”我：“主啊，我在受苦时如此深爱着你，这对我来说难以理解。”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正是如此。我亲爱的女儿，我感谢你。去吧，愿你平安。”

我：“感谢主上帝。”

我给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患者做了X光检查。当我向他讲述上帝时，我们俩都蒙受了恩典。那位患者流着泪，满心欢喜地离开了。

另一位患者来自汉堡，生于1909年。

他告诉我上帝并不存在，并抱怨过去。我用圣水洒了他，并在他看不见的情况下为他祝福。随后他继续抱怨，尤其针对圣父。

我告诉他，如果他现在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他就会下地狱。然后我告诉他应该祈祷。

他却说，他宁可咬自己的鼻子，也不愿祈祷。我对他说，他可以咬自己的鼻子，然后走开。

就在不久前，我已经为他祈祷过，之后我想起了圣经的话：“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

还有一位来自俄罗斯伏尔加河地区的病人。他在西伯利亚工作了多年。他很谦卑，收到我给他的祈祷单时非常高兴。

18:30 - 念玫瑰经和圣体弥撒。

20:00 祈祷小组。

## **1992年8月25日 - 星期二**

## **1992年8月26日 - 星期三**

10:00 医生室：

我：“主啊，我的上帝，你能告诉我‘最快的时间’的另一个说法吗？

德语里没有这个词。”

救主：“我的女儿，但你已经明白了。”我：“是的，但其他人不明白。”

救主：“我的女儿，如果我用一种让其他人也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你，那你就不会理解了。我是在对你说话，而不是对其他人。”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你所说的去接受。”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离你获得圣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的女儿，请仔细听我说。我是你的主，也是你的上帝。其他人会试图让你放弃这一切。不要听他们的。有了我，你会认清他们所有人。真正的爱在我里面。我亲爱的孩子，把这写下来，你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嫉妒。”

我：“主啊，我必须承受这一切吗？”

救主：“我的女儿，你做不到，但我会与你一同承受。”我：“我的主，请将我的‘我’拿走。”

救主：“我的女儿，你的‘我就是我。”

我：“这还是我的习惯，我必须改掉它。”

我：“主啊，我已经等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您也没说话，我现在得回去工作了吗？”

救主：“我的女儿，我已坚固了你的灵魂，使你对一切都有勇气。”我：“也就是说，我现在有了坚强的勇气。”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特别喜爱那些心志坚强的人。我爱你，去吧，愿你平安。”

我：“谢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

19:00 — HI。在罗库斯小教堂举行的弥撒。

#### **1992年8月27日 — 星期四**

10:00 协会的医生室：

救主：“我的女儿，你听见我说话了吗？”我：“是的

，主啊，我听见了。”

随后我没听见什么，因为赫尔曼医生进来了。后来：

我：“亲爱的救主，有什么事要临到我吗？”救主：“是的，是受鞭打，你要全盘接受。”我：“是的，主啊，我会照做的。”

我：“我该如何分辨这是来自你的？”

救主：“你不会缺少爱。为那些重罪人献上牺牲吧。”我：“是的，我的主，我会为那些重罪人献上牺牲。”

救主：“做好准备，我的女儿。”我：“是在白天还

是在晚上发生？”救主：“在晚上，我的女儿。”

我：“这会是无血的鞭答，还是流血的鞭答？”救主：“是流血的鞭答。”

救主：“忍受这些痛苦吧。”

我：“是的，我会的，亲爱的上帝，因为我如此爱你。我的主、我的上帝，鞭答后的那一天，我将交托于你。

我并不担心

会发生什么。”

救主：“我的女儿，我已为你承担了这一切。”

我：“是的，我的主，愿照你的旨意成就。我爱你，我的主和上帝，比我以为自己能爱你的还要深。”

救主：“我的女儿，我将在你身上受鞭打。我们将一同感受这痛苦。我会让你承受你能承受的。我的女儿，我的轭是甘甜的。”

我：“我还要写些什么吗？”

救主：“够了。我亲爱的女儿，平安地去吧。”我：“谢谢你，我的主和上帝。”

18:30 念玫瑰经和圣体弥撒（红衣）。

#### **1992年8月28日 - 星期五**

上午10:00：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

我：“我的主和天主，我现在就说，因为我不知道你想要我做什么，或者我是否应该做些什么，我对此说‘是’。我的主，愿照你的旨意成就。一切为了你的更大光荣和灵魂的得救。”

救主：“我的女儿，我知道你的心愿。我很喜欢。我的旨意是让你在我里面。到目前为止，你已经通过了考验。还有其他的考验还在等着你。”

我：“主啊，我是否该担心自己无法通过这些考验？”

我：“哦，我的主、我的天主，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我都不愿与你分离。”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那些巨大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你会同时承受赎罪之苦，即圣母的五处圣痕。让它们在你身上发挥作用吧。”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让它们在我身上发挥作用。”

救主：“我将在你内，与你同在，与你同在。那污秽之灵不会靠近你。”

我：“这件事临近了吗？”

救主：“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发生。”

我：“主啊，你说过这事会发生在红色的教堂里。”

救主：“通过缩短时间，我可以按我的意愿决定。”我：“是的，我的主，我明白了。我的主，你总是对的。”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在我里面没有不义之事。”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为我所承受的一切，都将成为你在天堂的大赏。”

我：“亲爱的上帝，我想再问您一次，我是否应该公开展示圣痕，以及我上次是否理解正确。（我的意思是不戴手套或遮盖物。）”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当你获得这些伤痕时，就公开地展示它们。这是我的旨意，要你这样展示。”

我：“是的，我的主，我明白了，我会照做的。”我：“如果周五它们流血了呢？”

救主：“那时你要照我启示你的去做。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说，永远照我告诉你的去做。”

我：“亲爱的上帝，我还需要记下什么吗，还是可以去后面拍X光片了？”

救主：“去吧，履行你的职责，我亲爱的女儿，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的平安。”我：“我亲爱的耶稣，那我们就去工作吧。”

我：“我全心全意感谢你的一切。”

18:30 诵念玫瑰经并参加红衣主教主持的圣体圣事。

领完圣体后，我向救主询问了关于格布哈德·海德神父的事，问我是否该去见他？

救主：“去见他吧，我的女儿，去吧。”我：“他会接见我

吗？”救主：“他会接见你的。”

## **1992年8月29日 一 星期六**

上午7点15分，在罗特，家中：

我原本打算去雷根斯堡找格布哈德神父，但我感觉必须先写信。外面狂风大作。雷声轰鸣，一场猛烈的雷雨在清晨就已降临。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会有许多困难降临在你身上。其中一个困难是，你还没有一位支持你的神父。格布哈德神父是唯一的。我很高兴你要去见他。要好好听他的话。我会通过他对你说话。格布哈德神父是你最合适的神父。”

我：“亲爱的天主，我可以把您说的话读出来吗？”救主：“是的，你可以。”

我：“还有哪些困难？”

救主：“人们不信主。他们只是表面信主。你周围有许多敌人。”

救主：“我不会离开你。有我在，你会战胜他们所有人。我的女儿，请逐字记录下来。”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做的。”

声音：“你将获得的圣痕，随时都可能显现，但具体时刻由我决定。”

我：“现在的‘我’究竟是谁？”

声音：“写下来，我的女儿，现在对你说话的是天父。”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无法理解这一切，但我相信您所说话的话。”天父：“你被我、我的儿子和圣灵拣选。你属于三位一体的上帝。只要你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赎罪之苦，你的天上的母亲就会站在你这边，一直陪伴着你。我和我的儿子以及圣灵都与你同在。我的女儿，你将要面对的种种困难，你将与我们一同逐一与我们一同克服。你的苦路也是我的苦路。你必须走完它直到终点。”

我：“谢谢您，我的主和天主，我将与您一起走完这苦路。”我：“我恳求您赐予我宽容、坚忍、毅力和丰沛的爱。”

天父：“我的女儿，这些你都不会缺少。”

我：“亲爱的天主，我以为是耶稣选定了显现圣痕的时刻。”天父：“我是什么，耶稣和圣神也是什么。我们是一体。我们密不可分。”

我：“我曾担心，在受苦时，我将难以获得爱。”

天父：“我是爱，苦难即是赎罪。我的女儿，你将为罪人受苦。”

我：“我明白了，我的主、我的天主。哦，我至爱的天主，请别让我与你分离。”

天父：“我的女儿，三位一体的天主必不使你缺乏。我现在为你祝福，我的女儿：愿圣父、圣子、圣灵赐福于你。平安地去吧，我拣选的女儿。”

我：“感谢主天主。全能且仁慈的三位一体天主，愿祢受赞美和颂扬。”

#### **-雷根斯堡-**

写完信后，我们驱车前往雷根斯堡。途中，我丈夫被污秽之灵所困扰。我不得不不断祈祷。外面狂风大作。当我们抵达雷根斯堡时，我丈夫已经恢复了健康，风暴也已平息。

我与格布哈德神父会面，我们先交谈了半小时。

随后，我走进了修道院内的教堂。圣体被供奉出来供人朝拜。神父带领大家诵念了玫瑰经。之后，现场一片静默。傍晚5点15分，我在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听到了救主的声音，随后在至圣圣体前记录了下来。

救主：“我将通过格布哈德神父对你的丈夫说，让你获得我的圣痕。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必害怕。”

我：“主啊，我儿子的情况如何？”

救主：“当圣痕显现时，你的丈夫会告诉你的儿子。”救主：“感谢你来到这里。”

我：“是你希望我来这里的吗？”救主：“是的，我希望你来这里。”我：“那我就遵从了你的旨意。”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是颗明珠。”我本不想写下这些。

救主：“写下来吧。”

我：“主啊，你为什么称我为宝石？”

救主：“宝石是珍贵的，必须好好珍惜。”

我：“主啊，我在你的庇护之下，也在圣母的庇护之下。”救主：“把这句话写下来。是的，你就是，我的女儿。去吧，平安。”

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

因为我在修道院的教堂里忘了时间，我丈夫等了我一个多小时。我赶紧去见他。

我们把房车停在了多瑙河停车场。我和格布哈德神父约好在18:30左右见面。

格布哈德神父来了，我们聊了一会儿。随后，格布哈德神父回修道院的房间去了，大约两个小时后才回来。

回来时，格布哈德神父给我们带来了一尊巨大的圣母像，是准备放在我们小教堂里的。格布哈德神父已经向我丈夫讲述了他需要了解的关于我和我将要经历的事情。我丈夫也在格布哈德神父那里做了忏悔。

等我丈夫离开后，格布哈德神父和我聊了聊宗教话题，我继续给他朗读日记。大约晚上9点，我和丈夫一起送格布哈德神父回了修道院。

我在格布哈德神父身上找到了耶稣，能再次与祂同在，对我而言是莫大的恩典。他是一位谦卑的神父，充满爱与安宁。他言辞清晰明确，凡事精准，是一位优秀的圣经研究者，能很好地阐释圣经。如今，在我如此迫切需要一位好神父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帮助我。

遗憾的是，现代的神父们无法提供帮助，所以我必须去

格布哈德·玛利亚·海德神父那里去。感谢天主赐予我这位神父。

### **1992年8月30日 - 星期日**

在雷根斯堡的“Salve Regina”房车里，位于多瑙河停车场：

早上7点45分，祈祷聚会：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写下来。”我突然感到一股温暖与爱。

救主：“爱就是我。我的女儿，我没有离开你，我与你同在。”我：“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救主：“你属于我。”

我：“哦，我的主，与你在一起是如此美好。”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你昨天和格布哈德神父谈的话是对的。你将从我这里获得的圣痕，很快就会显现。那时刻近在咫尺，仿佛已经发生了一样。我与你同在，不要担心任何事。”我：“亲爱的上帝，我以后会承受鞭笞吗？”救主：“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公开展示手上的圣痕，不要遮掩。这是我对你的要求。”

我：“但这为什么这么重要？”

救主：“我将从伤痕中放射出光芒。”我：“主啊，那是可见的光吗？”

救主：“那些身处黑暗中的人将会看见。哦，我的女儿，有太多人处于黑暗之中。他们需要这道光才能重见光明。”

我：“那寒冷又该如何？”

救主：“我是燃烧的爱的火焰。有我在，你不会感到寒冷。”

救主：“我的女儿，我还想让你记下一点。一开始不要让记者拍照。这样就能避免许多好奇的目光。好奇心源于不洁的灵。我会引导人们来见你，但不要记者。不要被那些好奇的人所影响。别忘了，我是那带着圣痕的主。你是我的工具。我的女儿，有我在，你无需害怕。我爱你，我会警告你危险。要仔细听我的声音。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明白了。我感谢你赐予的所有归信者，以及迄今为止赐予我的诸多恩典。”

救主：“我的女儿，要小心，平安地去吧。”我：“感谢主天主。”

上午9点30分，我在至圣圣体露领仪式中祈祷。

9点45分，加尔默罗会修道院举行了圣体弥撒，我们也一同参与了。午餐后，格布哈德神父又来到我们的房车里。

他送给我们一个十字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家里，我们曾挂过一个大小相仿的十字架，但我不得不把它归还，因为那不属于我们。我曾深爱着那个十字架，交还时心中万般不舍。

而如今，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又得到了一座十字架，上面清晰地刻着五处圣痕。

在前往雷根斯堡之前，我曾向救主祈求，如果这是祂的旨意，请祂给我一个小小的征兆，让我知道我是否做对了。现在我明白了，我收到了

一个十字架。

我再次有机会向格布哈德神父告解。他听我朗读日记中的内容，并给予我教诲、力量与勇气，还因我即将面临的苦难而安慰我。他的安慰对我而言是莫大的鼓舞。

格布哈德神父深谙神秘主义，我很感激他教导了我。那仿佛是救主通过他向我说话，那些话语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格布哈德神父为我们祝圣了许多蜡烛和圣水。

在回家的路上，我丈夫独自驾车，一路顺畅无阻。他心情愉悦，喜悦满溢。

### **1992年8月31日 - 星期一**

上午10:00 - 医生办公室：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

我：“是的，我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

救主：“你将要获得的圣痕，就在这些天内。我的女儿，做好准备。这终将在教堂里发生。这是我的旨意。不要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已将一切忧虑都担在自己身上。你是我的器皿。你要把写下的所有内容都好好保存起来。”

我：“亲爱的天主，关于圣痕，我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救主：“爱我。凭着爱，你将能承受一切。你不会缺乏爱。我与你同在，在你身边，也在你之内。你完全在我之内。”

救主：“这些日子，你会感到心中有一团大火。那是我的爱的火焰。我的许多选民都无法承受这团火。”我：“亲爱的天主，但我能承受这团火吗？”

救主：“我的女儿，记下来。第一次之后，你将不得不卧床休养一段时间（受苦——我想，也许是指圣痕）。”

我：“那祷告小组呢？”救主：“大家正在祷告。”

我：“如果我一直躺在床上，你也会陪着我吗？”救主：“我永远陪着你。”

我：“我的主，愿照你的旨意。我如此深爱你。”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也非常爱你，去吧，平安。”我：“我写得对吗？”

救主：“是的，谢谢你。”

18:30 念玫瑰经和圣体弥撒。

20:00 祈祷小组

### **1992年9月1日 - 星期二**

在医生办公室：

救主：“我的女儿，昨天你做得很对，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

救主：“像昨天那样的诱惑，你会经常遇到。要坚强。把这些人交给我。”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做的。”

我：“主啊，我想写下您想要的，而不是我想要的。”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所说的话。”

救主：“我的女儿，我希望今后你凡事都与我商量。先与我商议。向我倾诉。你不喜欢什么，先告诉我。如果你需要什么，先问我。我能赐予你一切，也能弥补一切。你不会缺少任何东西。通过这些赎罪的苦难，许多灵魂将得救。我的女儿，你要永远快乐。”

我：“主啊，请赐予我恩宠，让我永远快乐。”

救主：“我的女儿，你必得着这恩典。我的女儿，我与你同在。去吧，平安。”

我：“谢谢你，我至爱的救主。”

18:30 诵念玫瑰经，并在红衣堂参加弥撒。

约20:30，格布哈德·海德神父来电，我向他讲述了救主今天早上赐予我的、仅属于我个人的奥秘。（救主在12:15以及教堂内领圣体后，再次向我确认了这个奥秘。）

当我向格布哈德神父倾诉这个奥秘时，他安慰了我。

### **1992年9月2日 — 星期三**

上午10:00，在医生室：

祈祷联合！

救主：“我希望你把它写下来。”我：“是的，我的主，写什么呢？”

救主：“是我安排格布哈德神父打来电话的，是为了向你证明他能听到我的声音。他还会再打给你。你要仔细听。“我的女儿，写下来，赎罪的苦难今天就要开始了。你会认出它们的，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这些苦难会是什么样的？是流血的，还是其他的？”救主：“让它们自然降临吧。”

我：“那我明天和后天还能去上班吗？”救主：“是的，你可以。”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明白了。”我：“今天我还能去游泳吗？”救主：“去游泳吧。”

救主：“我的女儿，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

救主：“让祂赐予你的礼物在心中生根发芽吧。”我：“主啊，您赐予我什么呢？”

救主：“我神圣的五处圣痕。”

我：“主啊，我会让它们在在我心中发挥作用。请赐予我力量与勇气、爱以及我所需的一切，好让你能在我心中发挥作用，因为我软弱，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救主：“我的女儿，你将得到这一切。”

我：“主啊，我不害怕，没有怀疑，我信靠你。我对你充满信心。我将忠于你，因为我知道你与我同在，在我身边，也在我里面。我以对你的爱来感谢你。”

救主：“我的女儿，保持这样吧。你成就了我的旨意。”

救主：“我赐福于你，我的女儿。现在你可以坐下了。”

（也许正因为这时一位医生走了进来，他肯定会好奇我为什么蹲在地板上，所以我才得以继续坐在那里。）

救主：“愿圣父、圣子、圣灵赐福于你。平安地离开吧，我亲爱的女儿。”

我：“感谢主，赞美三位一体的上帝。”Hi. 明戈尔斯海姆罗库斯小教堂的弥撒。

## **1992年9月3日 - 星期四**

X光科——10:30至11:05期间的记录：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的灵魂导师。

救主：“我的女儿，你必须为我做一件事。凡你从我这里所受的，都要耐心忍受。起初会非常艰难。我的选民中，没有谁走得轻松。他们都走过与你现在一样的路。你会得到我圣体的五处圣痕，你知道何时。

我：“知道是哪一天，但不知道具体时间。是早上还是晚上？”

救主：“领圣体之后。你会一次获得全部五个圣痕。”我：“那样我会痛死。”

救主：“你不会死的。我与你同在。我只会让你承受你能忍受的痛苦。”

我：“我还要去看医生吗？”

救主：“不用，之后你可以上床休息。”我：“那我还能走路吗？”

救主：“是的，你还能走路。”

我：“我到目前为止做错什么了吗？”救主：“没有，继续像现在这样做。”

我：“我能告诉一些人让他们来教堂吗？”

救主：“可以，但不要说会发生什么。只告诉少数人。今天你又要经历赎罪之苦了。今天你的手脚会流血。”

我：“你是说鞭答吗？”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求祢赐我恩典，让我能坚持到底。”

救主：“我的女儿，你不会缺少恩宠的。我与你同在，我的女儿。我非常爱你，请继续爱我。”

我：“是的，我亲爱的耶稣，我也非常爱你。我会一直忠于你。”

救主：“我的女儿，继续写吧。我在天上为你预备了一处美好的居所。”

我：“我该把这个写下来吗？”救主：“是的，写下来吧。”

救主：“因此，我恳求你，走完这条苦路。有我在，你一定能走下去。”

我：“亲爱的耶稣，我会做你所愿的一切，但前提是我必须时刻与你同在。”

我问救主，我是否理解正确，即必须铭记圣痕并卧床休养。

救主：“你必须在床上静养一段时间。必须多祈祷。”救主：“你将在家中领受圣体。我会安排好的。”我：“求祢，在烙上圣痕之前，赐予我丰沛的爱。”

救主：“我会这么做的。”

救主：“我现在为你祝福，我的女儿。”我跪倒在地。

救主：“愿圣父、圣子、圣灵降福于你。平安地离开吧。”我：“感谢主。”

我：“赞美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感谢您的一切，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

## **1992年9月4日 - 星期五**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我的灵魂导师。现在我想写下我心中所想。昨天你要求我作出牺牲，让我在夜间接受血淋淋的鞭答。我已准备好接受鞭答，但你却未允许，而今天我却要被烙上圣伤。我该如何理解这一切？我恳求你，请帮助我。但我对你的爱丝毫未减，我愿继续忠于你。”

我想到了亚伯拉罕和约伯，于是有些事情变得清晰了。

我说：“你并没有让我免受赎罪之苦。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剧烈且持续如此之久的头痛。我已将它献为牺牲，也并未拒绝再次承受它。一位现代的神父或许会说，这种诱惑来自魔鬼，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你的爱与平安从未缺席。

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毫无恐惧。我的主、我的天主，对此你会对我说什么？”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你听见我了吗？”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

救主：“你所写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你所期待的一切都将到来。时间由我决定。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今晚在教堂里的所有人，都会因所发生的事而惊奇。他们几乎都是瞎子。一盏明灯将为他们照亮。继续履行你的职责，就像至今为止那样。

他们将在我的工作中收获果实。我是那活着的树，你是我的果实。我的女儿，我爱你，去吧，平安。”

18:3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红衣）。

### **1992年9月5日 - 星期六**

8:00 — 祈祷团契

救主：“我的女儿，我爱你。我改变了我的计划。事情将按我的意愿继续进行。

我：“我以为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你所说的一切发生。”

救主：“我的女儿，你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时间由我来定。”我：“你说过，这会在领圣体之后发生。”

救主：“我可以改变这一点。”

我：“亲爱的天主，我现在无法再问你。你决定吧。我不明白这一切，所以我把一切都交给你。”

救主：“我的女儿，时候将到，你们将别无选择，只能遵行我的旨意。”

我：“亲爱的耶稣，你能说得更清楚些吗？我不明白。”救主：“更糟糕的时期即将到来。”

我：“亲爱的上帝，请告诉我，最糟糕的事情会是什么？”救主：“欧洲的大战。”

我：“那我不需要建小教堂了吗？”

救主：“不，还是建吧。它会幸免于难。战争正在逼近，并迅速蔓延。”

我心想：“我还能得到圣痕吗？”救主：“你问了。是的，你会得到的。具体哪一天由我决定。”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多祈祷吧，我的孩子们，祈祷吧。撒旦的势力难以估量。我允许了这一切。他将夺走一切背离我的人。人们就是这样选择的。他们选择了宽阔的道路。我的女儿，像以往一样，继续忠于我吧。我已将你们天上的母亲玛利亚的庇护赐予我忠实的儿女。他们身处她的护佑之下，那里没有仇敌的容身之地。多向你们的母亲祈祷吧。我不会拒绝她的代祷。她不会抛弃她的儿女。”

我：“但这场战争是可以阻止的。”救主：“唯有靠斋戒与祈祷。”

我：“我必须做些什么吗？”

救主：“不要操心。一切都会在恰当的时候发生。”

我：“主啊，感谢你的爱、你的劝诫，以及关于未来将发生之事的预告。”

救主：“我祝福你，我的女儿。”我跪了下来。

救主：“愿天父、圣子和圣灵赐福于你，我的女儿。平安地离开吧。”

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愿耶稣基督现在和直到永远受赞美。阿门。”

下午4:30至7:45，我在教堂里祈祷并做了忏悔。随后，我留下来参加了圣体弥撒。

### **1992年9月6日 - 星期日**

7:30 - 9:20:

我祈祷时又有些怀疑，心中涌现出许多疑问。随后，我虔诚地祈祷。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将获得的圣痕，就在这些天内发生。时间由我决定。”

我：“主啊，你现在是谁？”

“是我！”我的女儿，现在对你说话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不要怀疑，我的女儿，你这样会冒犯我。你完全属于我。你无需害怕。要对我忠贞不渝，坚定不移。

我：“哦，我的主和上帝，请原谅我，我永远无法理解你，但我投身于你的怀抱，像个小孩子一样拥抱你。我慈爱的父亲，就照你的意愿继续吧。”

救主：“我的女儿，这五处圣痕将由我赐予你。”

我：“我原以为会由一位天使赐予，就像圣特蕾莎·阿维拉那样。也许是因为一位神父曾这样告诉我。”

救主：“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现在明白了。不能完全依赖某些书上的记载。毕竟，您会按您的意愿行事。”救主：“是的，正是如此，我的女儿。”

我：“我还需要写点什么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的心将被一道从我而来的光穿透。这道光将贯穿你的心。你的心中将燃起一团火。这团火就是我的爱。那时你将无法再随心所欲。我就是你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我所愿的。”

我：“这听起来就像圣保罗的情况。”

救主：“我的女儿，我只是在重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仍是当年那位上帝。我的女儿，你现在是、将来也只会是我所使用的工具。”

我：“主啊，我现在必须去教堂吗？”救主：“是的，去吧，我的女儿。”

我：“已经9点15分了。”

救主：“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女儿。”我跪了下来。

救主：“愿天父、圣子和圣灵赐福于你。平安地去吧，我亲爱的女儿。”

我：“赞美耶稣基督。感谢主上帝。阿门。”

10:30 圣体弥撒（红衣弥撒）。

13:00 念玫瑰经和祈祷。

### **1992年9月7日 - 星期一**

我有三周假期。

上午8:30: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慈爱的父亲，我的新郎。救主：“你的赎罪之苦很快就要来了。”我：“‘很快’是什么意思，我的主？”

救主：“这个‘很快’，由我来决定，当时机成熟时。我的女儿，一切都会按我的意愿发生。”

我：“主啊，会按你的意愿发生什么，我能知道吗？”救主：“你的未来。”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愿一切都按你的旨意，照你所喜悦的成就。”

我：“亲爱的耶稣，我现在很难过，因为这一切难以理解，我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傻瓜。我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好像所有人都比我聪明，就像我还在上一年级一样。真让人想哭。我觉得被所有人抛弃了。甚至觉得连你也抛弃了我。医生们现在肯定会说，‘这人该去看精神科’，但我头脑清醒，正在等待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的任务是跟随我，并遵行我的旨意，即使一切看起来如此。我的女儿，我喜悦你，你所做的一切。把此刻的忧虑都交托在我手中。”

我：“这一切都难以理解。我将所有无法理解的事都交托在你手中。”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你现在经历的这场考验也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是我的旨意。你将获得的五处圣痕，将为你和他人带来光明，使你能更好地理解我。若没有我的光，你们仍处于黑暗之中。当光穿透黑暗时，你们便会看见。我是光，也是真理。

我亲爱的女儿，感谢你今天还是写了下来。我祝福你，我的女儿。

我跪下……

18:3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红衣）。

20:00 祈祷小组。

### **1992年9月8日 - 星期二**

上午：祷告后——与主结合

救主：“五处圣痕将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现，因此要时刻做好准备。我的女儿，我改变了时间，必须如此。一切都会按我的意愿发生。你不会缺乏爱。”

我：“亲爱的救主，如果人们问我是否听到了您的声音，我可以告诉他们吗？”

救主：“你可以告诉他们，不必否认。我的女儿，我对你说话，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其他人。”

我：“主啊，当我身上出现圣痕，却没有神父时，您也会以灵性的方式来到我身边吗？”

救主：“我永远与你同在，我的女儿。那时我就是你的一切，你便不再是任何东西。”

我：“亲爱的上帝，但我还活着啊。”救主：“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

我：“主啊，我会接受这一点，但我无法理解。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不过是你的工具罢了。”

随后，主赐予了我祝福。

上午9点：我和弗里多林在瓦格豪塞尔参加了圣弥撒。

18:30 在罗特诵念玫瑰经并参加弥撒，我在罗特没有领圣体，因为今早我在瓦格豪塞尔已经领受了救主。

20:30：正如救主所言，格布哈德神父打来了电话。我们通话了约25分钟。我感谢天主赐予这次通话。

### **1992年9月9日 - 星期三**

家中——祈祷——与主结合：“写吧，我的女儿。”我：“是的，我慈爱的耶稣。”

救主：“你写下的所有内容，都是我的功劳。你按照我的意愿在说话。你的任务是继续写下去，即使你犯了很多错误，我也喜欢。”

与神学家的错误相比，你的错误无伤大雅，因为神学家的错误会将人引向深渊。我的女儿，继续写吧。

我知道你的困难。我知道你对我的爱。这两点我都喜欢。你所承受的赎罪之苦，正是我对你的爱。你从我这里承受的苦难越多，你得到的爱也就越多。在苦难中，灵魂得救。我将在你身上承受许多苦难，因为我要拯救许多灵魂。”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明白了。主，请随你的意愿行事。”

救主：“再写一点。那五个圣伤，你将从我这里领受，这将在不久之后发生。当苦难来临时，让它们发挥作用。”

我：“当苦难来临时，我会提前知道吗？”

救主：“我已经为你做好了准备，你会知道的。我亲爱的女儿，我喜欢现在的你。保持谦卑，这样我才能用许多恩宠浇灌你。继续像现在这样爱我。你的爱就是我的爱。我很高兴你想要越来越爱我。我随时准备赐予你更多的爱。”

我：“我现在该做什么？”

救主：“履行你的职责，做你现在必须做的事。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女儿。”

我跪了下来，恳求救主也祝福即将到来的两位女士——玛丽安和穆勒夫人。

救主：“是的，我也祝福她们。”救主赐予了

祝福。

上午，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举行弥撒。

#### **1992年9月10日 - 星期四**

上午10:30 在家：

祈祷与结合。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要你写下来。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将会经历许多磨难。”

我：“主啊，我的上帝，会发生什么？”救主：“我要与你共同完成的事。”

我：“主啊，您想要什么？我该与您共同完成什么？”救主：“走完整个苦路，直到最后。”

我：“我必须承受这些苦难吗？”

救主：“这些苦难不是为你，而是为我，但我的愤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你将流淌的鲜血是为那些心怀善意的人，而非为那些亵渎者。”我：“可是主啊，你曾为所有人流过血。”

救主：“那时是，我的女儿，如今不再如此，那些人已经选择了他们的父亲。你不必与亵渎者交谈。”

我：“我该如何辨别谁是亵渎者？”

救主：“我会认出他们，而不是你。我的女儿，再写点什么吧。你将要承受的圣痕，将在这些日子里显现。”

我：“主啊，愿照你的意愿、在你所定的时间发生，我毫无惧怕，也毫无怀疑，我完全属于你。”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当别人责备你时，你不必理会。你看不出他们的弱点。仔细听我说，我是你的灵魂导师，即使你做错了什么，别人也看出来了，但对我来说，那依然是正确的。这就是我的意愿。大多数人都会忽视自己的过错。如果你听从每个人的教导，你就等于背离了我。撒旦很狡猾，你要当心：如果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而这让别人不高兴，那也是出于我的旨意。你不需要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在你身边。先让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去祈祷，为他们的罪孽忏悔，这样你会省去很多麻烦。”

我：“亲爱的天主，为此我需要谦卑。求祢赐予我恩宠，使我谦卑。”

救主：“我的女儿，你会变得谦卑温和，就像我一样。因为那时你将完全在我里面。”

我：“可是，如果神父们还不信呢？”

救主：“每位神父都是第二个基督，必须为每位神父祈祷。我爱你们所有人，我的女儿。”

我：“可是主啊，我也爱你们所有人，但你们并不都爱我。”救主：“确实如此，我的女儿，你们也不都爱我。”

我：救主为我降福……

玫瑰经与红衣弥撒

### **1992年9月11日 - 星期五**

上午7:40至8:30

我丈夫让我很难受。

收到了许多盖布哈德·海德神父寄来的《圣经》。

救主：“我要你写下来。我非常爱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会频繁遭遇撒旦的攻击。关于你家庭将要发生的事，我认同你的看法。他总在寻找最近的途径，正如你们通过玛利亚寻找通往我的最近途径一样，那污秽的灵也在寻找通往你们的最近途径。我的女儿，你昨天做得很对。我的女儿，那些污秽之灵对你格外愤怒，但有了我，你将战胜它们。我的女儿，为你的丈夫祈祷吧，他需要你的帮助。”

救主对我说：“继续写吧，我的女儿。一团熊熊烈火将降临在你身上。”

我：“我不会写这个。这肯定不是来自您的，亲爱的上帝。”救主：“是的！那是爱的烈火。”

我：“主啊，我现在很害怕，怕自己会被烧伤。”救主：“你将在我的爱中燃烧。借着这火焰，你将变得全然纯净。”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请使我纯洁，让我永远与你同在，永不与你分离。”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为你降福。”我：“救主为我降福了……”

玫瑰经与红衣弥撒

### **1992年9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7:30至9:00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我要你遵行我的旨意。我引领你去的地方，你就该去那里。”

我：“主啊，我该如何知道是你引导我？”

救主：“你可以问我！通往我的道路会变得更加陡峭。”我：“主啊，‘更加陡峭’是什么意思？”

救主：“这条路会更加艰难，需要很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你只能从我这里得到。为你自己和你的同胞祈求，让他们与你一同走这条路。否则，你可能会在陡峭的道路上失去他们。”

我：“是的，我的主，今后我会为自己和周围的人祈求更多的力量。”救主：“你的心已经是我了。我必须按我的心意来塑造它。从这颗心中将涌出丰沛的恩典，这颗受伤的心将成为爱的源泉。”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我该如何知道它现在已经是你的心了呢？”

救主：“你心中感受到的这灼热，就是我爱我的火焰，只要我愿意，它就会变得更强烈。”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感受到了这火焰，但我不知道这对我有何意义。我意识到，有了这火焰，我就能更深地爱你。我的灵魂强烈地渴望与你同在。我感到此刻我的心就像一个燃烧的炉子，这火焰永不熄灭。现在，当我阅读《耶稣圣心连祷文》时，我更加明白了：

祢是燃烧的爱火炉。

此前我对此尚不明白，但如今我已领悟。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感谢你赐予我这莫大的恩宠与启迪。

我还要说，我的主、我的天主，你的心是一座活生生的、燃烧着的爱的火炉。哦，愿这火焰永不熄灭，因为那样我就知道你永远与我同在。耶稣，我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地爱你，我比一切都更爱你。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很高兴你明白了这一点，保持现在的样子，紧紧抓住我的手。”我：救主赐福于我……

下午4点30分至7点45分，在罗特（Rot）的教堂里进行祈祷和圣弥撒。

### **1992年9月13日 - 星期日**

上午9:30至11:15 在家

昨晚2:30至3:30，我家门前发生骚动。有醉汉将车停在我家对面。警方不得不前来处理。

祈祷团契！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与你同在，在你之内，与你同在，你完全属于我。不要受他人影响。你已经看到了，昨天和昨晚。撒旦正不择手段地试图让你背离我。他很强大，我的女儿，但你与我同在，更强大。我的女儿，要像至今一样忠于你的祷告小组。撒旦最想做的，就是拆散你的祷告小组。”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昨天所经历的灼痛，就是我的痛苦。”

我：“我整天都感觉那种灼烧和刺痛，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救主：“我正在为你预备这些日子将要发生的事。你现在心中感到一阵灼烧。”

我：“但这并不强烈。”

救主：“但它会变得非常强烈。”我：“我能承受得住吗？”

救主：“你能承受的。”

我：“那我得叫医生吗？”

救主：“不需要，你心里有数。”我：“是的，主啊，我会照您说的去做。”

救世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在教堂里会得到圣痕。”我：“是红色的吗？”

救世主：“是的，是红色的。”

我：“那我就能看见你了吗？”

救主：“你会看见我。凭着从我身上发出的光，你会领受圣痕，而这光将伴随你，只要我愿意。我是光，驱散黑暗。我的女儿，你所领受的圣痕，就是我的圣痕。”

我：“但你以前已经跟我说过这个了。”

救主：“这世人无法效仿。就连主教们也无法解释，因为他们缺乏这光。因此你要谦卑，因为他们必须在这光中被照亮。我的女儿，我爱他们所有人。”

我：“我的主，如果他们亵渎您呢？”

救主：“那些亵渎者现在也能得救。”我：“怎么可能，我的主、我的上帝？”

救主：“通过你将他们所缺乏的爱赐予他们。”我：“我该如何将爱赐予他们？”

救主：“爱就是我。”我：“我定当如此。”

救主：“你是我的工具，由我来使用。”

我：“哦，我的主和上帝，这实在难以理解。”

救主：“我会启迪那些心怀善意的人。他们会在心中领悟，就像你领悟的那样，我就是爱。”

我：“是的，我的主，现在我明白了。科学无法用理智来理解。我们心中的爱超越了科学。亲爱的救主，世上的科学是多么微不足道，相比那等待着我们的天国之爱。”

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写的内容。我现在为你祝福。”我：“我说：请祝福全世界。”

救主：“愿天父、圣子、圣灵赐福于你。去吧，我的爱女，愿你平安。”

我：“感谢主。愿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现在和直到永远受赞美。阿门。”

中午12点45分，我在罗特诵念了玫瑰经并进行了敬礼。

14:30，我与赫特维格在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堂一起诵念了苦难玫瑰经并参加了弥撒。弥撒结束后，我与一位名叫施泰勒的神父（传教士）交谈了约30分钟。

### **1992年9月14日 - 星期一**

在家：

凌晨2:10至3:05 祈祷

上午9:30至11:15 祈祷聚会

我哭了！昨晚在罗库斯小教堂里的一位神父让我感到困惑。他为手领圣体辩护。我向救主祈求，如果这是祂的旨意，请祂给我一个答案。因为我确信，正确的领受方式是口领圣体。

我无法相信这位神父。“亲爱的救主，我是否错了？”

救主：“我的女儿，你没有弄错，那些仍然实行手领圣体的神父们犯下了大罪。因为你们还在为这种做法辩护，所以你们必须

承担起责任。所有仍在实行手领圣体的人，在我看来都无所谓。我的女儿，你至今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将要承受的圣痕会非常疼痛。”

我：“光是听到这些，我现在就感到害怕了。”救主：“我的女儿，你现在害怕了吗？”

我：“没有。”

救主：“有我在，你不会害怕的。如果祈祷太少，你将承受的痛苦会更加剧烈。”

我：“哦，我的主，那么谁会听我的，谁会祈祷呢？”

救主：“我的女儿，那些想要得救的人会祈祷。我将在你内被钉上十字架，为的是拯救灵魂。我的女儿，每个人都有短暂的时光。他们会祈祷。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只有极少数人能得救。”

我：“我会为所有灵魂受苦。”

救主：“我的女儿，几乎所有人都不想悔改。”我：“那我不需要为所有人受苦吗？”

救主：“不，这样他们就不能说我没有为他们受苦。”我：“亲爱的耶稣，写这些对我来说非常艰难，这很痛苦。”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祝福你。我将整个世界，特别是所有病人和临终者，都纳入我的祝福之中。”

18:30 玫瑰经与圣体圣事（红组）

20:00 红色祈祷小组。

最初三年，我们大约祈祷一小时。近两年来，我们祈祷约两到两个半小时

。

救主曾要求我，必须多祈祷。

**1992年9月15日 - 星期二**

10:30 至 13:00

之前我与弗里多林一同祈祷。之后独自祈祷，并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将要承受的痛苦，把它与圣母的痛苦结合在一起。圣母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把一切都奉献给天父。通过你们的奉献，许多灵魂将得到治愈。”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如此爱你，我会照你的意愿去做。你只需告诉我，让我知道即可。我现在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深沉平安。在这份平安中充满了爱，我渴望永远与之相连。我感觉自己不在身体里。我感到难以言喻的轻盈与自由，没有忧虑，也没有痛苦。世俗的一切仿佛离我远去。我什么都不是。

我的一切都是上帝。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赐予我这份确信与恩典。我现在有一个愿望，我要把它写给你，因为它对我来说如此美好：

耶稣，请让我像约翰一样倚靠在你的胸前。此刻我想拥抱你，因为我的心如此爱你。这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因为爱就自然存在。我眼中泛起泪光，只因我爱你。”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愿你永远保持现在的样子。你看，你并不缺乏爱。在受苦时，你反而会获得更多的爱。那五处圣痕就在你身边。

我：“亲爱的上帝，你以前就说过这话。”

救主：“那时你还有许多不知道的。要为即将到来的每一刻做好准备。我的女儿，你会经历许多考验。”

我：“哦，救主，我已经受了这么多考验了。”救主：“还不够。”

我：“如果神学家们不相信呢？”

救主：“你不是为神学家们牺牲，而是为所有灵魂。那些身处光明中的神学家们自会相信。我亲爱的女儿，我非常爱你。写下来吧，赎罪之苦即将开始。”

我：“什么是赎罪之苦？”

救主：“头痛和心痛，这些是预备性的苦难。药物对此无济于事。这些苦难来自我。你为拯救灵魂而受苦，因此药物无法帮助你。你必须怀着爱，耐心承受一切。我将赐予你如此多的爱，使你能承受这一切。我将完全住在你里面。你的灵魂与我合而为一，你所承受的痛苦只是我受难的一部分。因此，我的女儿，你不再是你自己，而是我。救主：“我祝福你，也祝福你身边的所有人。”

救主为我们降下祝福。

18:30，我去了明戈尔斯海姆，拜访了一位来自秘鲁的神父。我送给他一本盖布哈德·海德神父的《圣经》。我在他那里做了忏悔。海德维格和我一起去了这位神父那里，她诋毁了我。我不得不谦卑自己。我原谅了她。

18:30 在罗特诵念玫瑰经并参加圣弥撒

### **1992年9月16日 - 星期三**

9:30 至 10:20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是的，我亲爱的耶稣。”

救主：“通往我的苦路，是在光明之中。我所有的孩子都能认出它。照亮你们的这道光，就是我。我的女儿，没有人能使你偏离这条道路。如果有人认出了这条被照亮的道路，他就不再愿意

走入黑暗之路。你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是撒旦设下的陷阱。他想把你引离这条被照亮的道路，但他做不到，因为我与你同在。像至今一样，爱他们所有人。我亲爱的女儿，要准备好接受一切降临在你身上的事。

凡是让你难以承受的，就交给我。我将赐予你圣五伤，你要确信并坚信这一点。”

救主：“我绝不改变我的话。你必须通过面前的考验。我是你的灵魂导师，你定能通过。我的女儿，我喜悦你的所作所为，也喜悦你待人的方式。

那些想教导你的人，是出于嫉妒。你要保持警惕。我的女儿，你周围有许多敌人。在他们面前要三思而后言。他们会把你的一句话说成十句，以此来嘲笑你。我的女儿，把所有的忧虑都交给我。”

我：“我现在还需要写些什么吗？”

救主：“不用了，我的女儿，去你该去的地方吧。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女儿。”

我：“我对救主说，我将病患、临终者、炼狱中的可怜灵魂以及我的敌人都包含在祝福之中。”

我：救主赐福于我……

中午12点，我在施派尔大教堂诵念了《主之天使》及其他祷文。

19:30 在罗库斯小教堂参加圣弥撒。

20:30 与玛丽昂一起写日记。

#### **1992年9月17日 - 星期四**

上午10:30至11:30在家，我目前仍在休假。

今晚20:30至03:30进行了祈祷聚会：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那五处圣伤将铭刻在你心中。教堂前方的天空中将出现一个征兆，你要注视它。那将是我对这事件的确认。”

我：“如果我没看到，你的计划就会改变吗？”救主：“你会看到的，我的女儿。”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相信这事必将发生。我怀有坚如磐石的信仰，因此我深信不疑。”

救主：“我的女儿，让这力量在你内里发挥作用吧。我如此深爱你，我的女儿。我拣选了你。我想与你一同拯救许多灵魂！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时机已到，无人能改变我的时间！”

我是永恒。我亲爱的女儿，万事皆在恰当之时。

我的女儿，感谢你的应允。你的应允坚如海中磐石。你的‘是’就是我的‘是’，无人能夺去它。

P. 海德尔：雷根斯堡的盖布哈德·海德尔神父在查阅了日记后表示，我应该继续写下去，因为这是救世主赐予的恩典。

我：“我原以为，耶稣，我如此深爱着你。”

救主：“你的爱就是我的爱。你可以将这份爱传递给那些渴求爱的人。”

我：“主啊，我刚才与你深切交谈的一切，都愿照你的旨意、照你所喜悦的方式成就。我已清楚明白，也明白我必须理解这一点，其余的你还会教导我。我信靠你，我将始终忠于你。凭着你赐予我的美德，以及你已经赐予我的美德。”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感谢你，你所写的话让我非常喜乐。我赐福于你，并将恩典倾注在你身上，多如你所需。我赐予你如此多的爱，使你能承受我将要赐予你的。”

我：救主赐福于我……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天主。感谢你，我至爱的。愿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现在和直到永远受赞美。阿门。

18:3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 **1992年9月18日 - 星期五**

在家中，

凌晨4:00至5:30祈祷。

敬礼圣母的祈祷！

敬礼圣伤，为仇敌祈祷，随后与救主结合。

救主：我的女儿，我为你制定了计划。我随心所欲。请耐心等待。一切都会如我所承诺的那样发生。时间由我决定。一切都必须按照我的意愿进行。”

我：“主啊，我以为我做错了什么。”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是朵高贵的玫瑰，敌人讨厌你的芬芳。随时准备好听从我。我的女儿，你必须接受考验。我的女儿，我爱你，继续睡吧。”

上午11点45分至12点45分 祈祷团契！

我虔诚地祈祷，却迟疑着是否该将此记录下来。但救主希望我写下来。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对我的爱是真实的。我认识那些爱我的孩子。但这样的人寥寥无几。你因爱灵魂而与我一同渴慕，正如我爱他们一样。你爱我，但你尚未近距离见过我。然而，正因你未曾见过我却依然爱我，这更显珍贵。这才是真实而高尚的爱，绝不会欺骗。我感谢你将我置于首位。在天堂里，我将特别奖赏这灵魂。”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世上的局势并不乐观。一切都悬于一线，随时可能断裂。我仍在紧握这根线，以免它断裂。战争将愈演愈烈。请在所有的教堂和家中为和平祈祷，愿和平降临在所有人的心中。拯救灵魂的时间已所剩无几，除了我，无人能延长它。祈祷吧，愿更多灵魂得救。我是你们的救主，也是你们的救赎良药。

唯有藉着我的救赎，你们才能得救。”我：“主啊，我的上帝，你的救赎是什么？”救主：“是爱。爱就是一切，我的女儿。”

我：“我又写了这么多。我真的必须写这么多吗？”救主：“每天都要写。”

我：“是的，主啊，我感谢你。”

下午13:45至15:45，我在森林里诵读了《诗篇》。

18:30 参加圣体圣事并诵念玫瑰经（红经）

## **1992年9月19日 - 星期六**

上午8:00至10:00 祈祷聚会

！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 想 ！”

你是我的爱女。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将与你一同拯救这些灵魂。你流下的眼泪，献给我吧。”

我：“是的，我的主，我将这一切奉献给你，为使灵魂不致陷入永刑。想到有如此多的灵魂正在迷失，而世人却冷淡且被蒙蔽，我感到无比沉重。他们明明睁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罪恶该是多么深重啊。”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一切都将改变。”

我：“主啊，一切将如何改变？”

救主：“最后的将要成为第一。他们将成为我的子民。我是穷人的父亲。我的女儿，我要你所拥有的。”

我：“我一无所有，我微不足道，一切都属于你。”我：救主赐福于我

……

下午2点30分，布兰神父来探望我，我向他讲述了我将要获得的圣痕。我对他的教导并不满意。他否认了救主对我说过的话。

下午4点15分至7点45分，我在罗特的教堂里祈祷。最初的一个小时非常辛苦，因为当时教堂里有一个合唱团正在排练。合唱团偏偏在这个时候排练，而此时正在进行告解和念玫瑰经，这让我感到痛心。我为这些事、为神父们以及全世界的和平祈祷。

我并没有因为合唱团而离开教堂。我继续留在教堂里，继续祈祷。

## **1992年9月20日 星期日**

在家 7:45 至 8:50 祈祷团契!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将获得的圣痕会带来疼痛。这种痛苦与我的爱息息相关。你会获得谦卑的恩典。曼海姆的布兰神父对你说的话，你自己也感受到了，那不是真理。将从你体内流出的血，是我的血。你必须为这位神父多祈祷。相信我启示你写下的内容。我是你的灵魂导师。”

我：“与那位神父交谈后，我的心痛了好几个小时。这是什么意思？”

救主：“这些疼痛就是我的痛苦。如果一位神父说谎，你会感到更剧烈的疼痛。”

我：“那也许在您面前保持沉默更好。这样您就不会这么冒犯您了。”

救主：“当我愿意的时候，你就会开口。”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求您保护我，免受那些不相信您真实、实质、切实地以血肉之躯、灵魂与身体、神性与人性临在于圣体中的神父的伤害。”

救主：“你将成为那道光。再写些什么吧，我的女儿，时机成熟时，你就会获得圣痕。放心，你一定会得到的。爱我吧，我的女儿。我喜欢你爱我的方式。我亲爱的女儿，再稍加耐心，你绝不会缺乏爱。我随时都会赐予你爱，选择恰当的时机是我的权利。”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你。”

救主：“要小心那些嫉妒你的人。你必须特别懂得与这些人相处。”

我：“救主，该怎么做呢？”

救主：“让他们说，你保持沉默。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错了。”

我：“是的，亲爱的耶稣，我明白了。”救主为我降福。

13:30 诵念玫瑰经并进行敬礼。

15:30 在家诵念玫瑰经及其他祷文，祈求皮奥神父被宣福。

18:30 在罗库斯小堂诵念玫瑰经并参加弥撒。弥撒结束时，传教士的讲道不太好。我感到失望，怀着巨大的痛苦回了家。

## **1992年9月21日 - 星期一**

上午8:15至9:45 祈祷聚会!

我说：“昨晚弥撒结束时，那位传教士宣读了一封据称经某位主教和凯森海默神父确认的信。信中写道，那些只愿从神父手中领受圣体、而拒绝平信徒的信徒是错误的。

这简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我感到痛苦，也让我心神不宁。

我：“亲爱的救主，圣体圣事结束后，当我问你那位神父说的话是否属实时，你说那是无稽之谈。

我想再次问你，由平信徒分发圣体是否正确。”

救主：“我的女儿，把这写下来。我愿意且要求，圣体必须由神父那受过祝圣的手来分发。这是将圣体分发给信徒的正确方式。谁若不遵守，就必须在我面前负责。我的女儿，即使你独自一人，也要像现在这样继续做下去。我与你同在，我的女儿。”

救主为我降福。

约18:30在红厅诵念玫瑰经并举行圣弥撒。

20:00 祈祷小组。

## **1992年9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8:30至9:45 祈祷聚会

！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将获得的圣痕很快就会显现，我再次缩短了时间。做好准备吧，我的女儿。”

我：“亲爱的天主，‘它们很快就要来了’是什么意思？”救主：“不会再等太久了。”

我：“我还需要写些什么吗？”

救主：“写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要你照我的意愿接受一切。”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您想要什么？”

救主：“即将降临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

我：“我该如何辨别这些是否来自您？”

救主：“我的女儿，你要凭我的爱来辨别，无论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接受。”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的新郎，既然您这么说，我便照做！即便是我不喜欢的事，我也必须确信那是来自您的。”

我：“主啊，我还要写多久？”

救主：“再写一会儿，我的女儿。再写一些吧！”我：“是的，我的主。”

救主：“你还将面临考验。”

我：“我的主和上帝，我亲爱的耶稣，你为什么哭泣？我的右眼眼泪流得如此之快，这简直超自然。这是什么意思？”

救主：“你们面前有危险。欧洲战争正在蔓延。许多灵魂将会迷失。对我来说，我的受难对他们而言是徒劳的。你也会为许多人白白受苦。对于我来说，因他们的悖逆而失去灵魂，是巨大的痛苦。”

我的女儿，当他们来到我的审判台前时，请为他们祈祷，愿他们能深感悔恨，因为他们再次获得了得救的机会。我仍赐予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做出抉择。地狱是残酷的，我的女儿，然而仍有如此多人将进入其中。”

我：“亲爱的天主，我写不下去了，求你怜悯我。”救主：“你与我一同感受着这痛苦。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女儿。”

救主为我降下祝福。

约18:30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弥撒。

## **1992年9月23日 - 星期三**

上午8:00至12:30 在家

我：“我虔诚地祈祷，与往常不同。”

救主：“我的女儿，我要你写下来。今天你不必去圣所。我就是你的圣所。”

我：“我该把这写下来吗？”救主：“是的，写下来。”

我：“我在想公司的郊游。”

救主：“你要去那里。但请保持温柔谦卑，与他们一同欢喜。”我：“亲爱的上帝，我这样称呼你，这样对吗？”

救主：“我喜欢你这样称呼我。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你所承受的痛苦，必须以爱来忍受。”

救主：“你之前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了。”

我：“这些痛苦无法被消除。就连圣水也帮不了你。别费心去寻找解药了。”

我：“如果医生介入呢？”

救世主：“他们需要你的同意。”我：“如果他们得到了呢？”

救主：“他们依然无法帮助你。恰恰相反，那样痛苦会加剧。你要为罪人受苦。我要求你做的事，你必须去做。”

我：“亲爱的上帝，我害怕自己会感到困惑，缺乏足够的信心和毅力。我会变得畏首畏尾吗？”

救主：“这一切，你都要不断交托给我。”

我：“亲爱的上帝，我的心又在灼烧了。”

救主：“那是我的爱所燃起的烈火。除了我，无人能熄灭它。”

我：“整个上午我都很幸福，内心能像从未有过那样地祈祷。我像一位神父一样，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言语。”

救主：“我的女儿，那是我。是你的耶稣。不是你，而是我。”

我：“能如此深入内心祈祷，尤其是向天父祈祷——这一点常被人遗忘——真是美妙的感觉。我也感到惊讶，如此珍贵的祈祷竟能从我内心深处涌出。我相信，天父已经听见了这祷告。”

救主：“我的女儿，你已满怀爱意地将一切献给了我。”

我：“我的主，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已经与你相连四个小时了，但我并不觉得这太久。可惜我的假期没那么长。感谢你告诉我不要去度假。”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帮我实现一个愿望。”

我：“哦，我的主，你有愿望！既然你与我同在，而且我爱你，我定会实现这个愿望。”

救主：“是的，我会与你同在。”

我：亲爱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答应你了，尽管我尚不知该为你实现怎样的愿望。我的心并未颤抖，而是满怀喜悦，期待你此刻将对我说什么。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信赖你，相信你的愿望必将实现。”

时针指向12点，我虔诚地诵念《主之天使》和《天主经》，双臂张开——独自祈祷时，我常如此做。

祷告结束后，我再次与救主合而为一。我问：“主啊，我该为你实现什么愿望呢？”

我静静地等待，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再次与祂结合，向圣灵祈祷。求祂不要让其他灵介入，因为我信靠祂。请告诉我该写什么。”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我可以在你里面成就我一切所愿。”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你可以在我里面成就你所愿的一切，这个愿望必将应验。哦，我亲爱的父亲，人岂能拒绝爱？你曾拒绝为我们这些罪人牺牲你的独生子吗？你曾拒绝为了我们的救赎而受钉十字架之苦吗？你曾拒绝以火焰般的舌头降临在使徒们身上吗？你是爱，我向你屈服，因为你是我的永生与至福。”

救主：“你使我欢喜，好叫我能在你内成就一切。”救主为我降福。

我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与救主共度的这四个半小时，是如此快如闪电，这简直难以置信。

现在我明白了，当有人抱怨在教堂里待上一小时都嫌太久时，那仅仅是因为他心中缺乏爱。

19:00 圣罗库斯小堂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 **1992年9月24日 - 星期四**

8:30 - 9:45 与救主结合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希望你.....”

我以为我搞糊涂了。

救主：“我的女儿，你并没有困惑。我希望你为我做一件事。把你的所有困难都交给我。”

我痛哭流涕，将我的困难交给了救主。我将心头的烦恼尽数倾吐，交给了救主。难以言喻，我感到一种解脱。救主：

“你看，我的女儿，你必须时刻将你的困难交给我。我会为你解决一切。”

出于某种原因，我在教堂里求了一个征兆。救主：“我给你，我的女儿，一个征兆，你将获得圣痕。”

我：“主啊，其他人也会看到吗，还是只有我？”

救主：“其他人也会看见。这将在教堂里发生。”我：“什么时候？”

救主：“做好准备，我的女儿。”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如何知道这是圣痕的征兆？”

救主：“这事将发生在你身上。”

我：“那时我会感到疼痛吗？会感到恐惧还是喜悦？”

救主：“我的女儿，你会更加爱我。放心吧，我的女儿。我为你祝福。”救主为我祝福

18:30 诵念玫瑰经并举行红衣弥撒。

## **1992年9月25日 星期五**

我休假的最后一天。祈祷团契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我要.....”

我立刻打断问道：

“但求你让我认出是你。”救主：“我的女儿，是我，你的耶稣

。”我：“是的，我的主，你想要什么？”

救主：“我要开始你的赎罪之苦。做好准备。时候已到。”我：“现在我要去参加公司郊游吗？”

救主：“你应该去参加公司郊游。”

我：“但我下周要上班，而且我的同事现在生病了。”救主：“你不必为明天操心。”

我：“主啊，你说赎罪之苦是指头痛吗？”

救主：“我是指将烙印在你身上的伤痕。你只剩下很短的时间了。”

救主继续说道：

“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还会获得其他的美德。”我：“亲爱的救世主，是哪些？”

救主：“在苦难中坚持，以承受痛苦。我赐予你我的光，使盲者也能看见。你将获得治愈之力。”

起初我不想写下来，但随后我听见：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你会获得治愈之力。宝血将拯救灵魂。要时刻将它献给天父。这将成为拯救灵魂的最大良方。我的宝血将从你的伤口中流淌。

我的女儿，不要让我失望。我是你的主，也是你的天主。我将因你的苦难赐予你许多喜乐与爱。不要受他人影响。

你已借着宝血与我完全结合。无人能将我们分开。”

我：“我的救主，我还需要写些什么吗？”

救主：“我的女儿，革命即将到来。在欧洲，政客们将被推翻。饥荒将是即将爆发的重大灾难中最严重的一场。”救主：“惩罚已经降临。这是人类自己招致的。”

我：“我的主和上帝，是谁渴望这惩罚？”救主：“那些选择谎言之父的人。”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已准备好，赎罪的苦难可以开始了。但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愿，而是照你的意愿。主啊，请随你的心意去做吧。”

救主：“我的女儿，我如此深爱你，请始终忠于我。”

我：“我慈爱的父亲，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你。我紧紧抓住你的手。”救主：“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女儿。”

救主为我降下祝福。

18:3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红衣）。

### **1992年9月26日 — 星期六**

家中——祈祷——结合——

救主：“你流下的眼泪，就是我的眼泪。你用我的爱来爱我。你为爱祈祷，你就得到了爱。我的女儿，把它写下来。你写下的所有内容，都是给不信者的一份文件。好好保存它，直到那位合适的司铎将其公布。不要为此担心。

我的女儿，你还得写点东西。”我：“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

。”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要永远快乐。”

我：“当痛苦降临，还能快乐吗？”救主：“你所领受的爱，必须传递下去。”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照做的。”我：“亲爱的上帝

，请赐予我温柔。”救主：“我现在就赐予你，写下来吧。”我

：“我的主和上帝，我感谢你。”

救主：“我爱你，我的女儿，我赐福于你。我将所有灵魂都包含在这祝福之中。”

16:33 - 19:45 - 祈祷 - 告解 - 在教堂内举行红衣弥撒。

### **1992年9月27日 - 星期日**

6:30 - 8:15（新时间）。

（昨晚时钟已调慢一小时。）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

我：“是的，我亲爱的灵修导师，我亲爱的耶稣。”

救主：“昨天在你丈夫身上有几个污秽的灵。”

我：“主啊，当时真以为是心脏病发作。但我给他洒圣水、为他祝福并为他祈祷时，便分辨出来了。他满脸是汗。

随后他的状况有所好转。紧接着，他发出那种我曾在梦中听过的、极其难听的笑声。开车途中也发生过好几次，但我当时都全心全意地虔诚祈祷。当时他仍坐在车里握着方向盘，刚驶入院子，却无法下车。我提醒丈夫该去告解，但他不肯。”

救主：“我允许了这些攻击。你丈夫不愿悔改。”我：“他周日去教堂，谁会相信我呢？”

救主：“像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周日去教堂。我的女儿，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亲爱的救主，沃格特神父帮不了我。昨天的告解之后，我感到非常痛苦。沃格特神父认为我在看书。我告诉他，每本书的内容都不一样，而且在‘联合’期间，我从未带过书，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工作场所。我也会谨防自己这样做。”

我还对沃格特神父说，将来从圣痕中流出的血，将是救主的血。他不相信这一点，就像来自曼海姆的布隆神父一样。“我：‘请你告诉我一些关于这事的状况，也许我写错了什么。’救主：‘我的女儿，从你身上的五个圣痕中流出的血，将是我自己的血。这是我并非向所有人揭示的奥秘。

这是我将为你们流淌的血。我的女儿，这里不可理解之事源于我。事实如此。将永远如此。未来亦将如此。

如果沃格特神父能向你解释一切，那我就无需成为你的灵性导师了。我亲爱的女儿，请相信吧。我的旨意是，你要留意即将临到你的一切。”我：“哦，我的主和上帝，我毕竟是个软弱的人。我如此缺乏经验。

撒旦像一只凶猛的狗一样紧追在我身后。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因为他不能随心所欲，只能做你允许他做的事，否则他就会完全掌控世界，但世界属于你。”

救主：“我的女儿，你写得没错。你的灵魂已准备好接受我的作为。你只需再稍等片刻。要信靠我。你在我庇护之下。”我：“那圣母呢？”

救主：“我在哪里，她就在那里。”我：“我亲爱的天主，我感谢你。”

救主：“哦，我亲爱的女儿，如今世道何其艰难。任何一个世纪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如此多的盲人。异端邪说使灵魂失明。异端邪说就是蛇的毒液。只有我才是解此毒的良药，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女儿，你还得再写点东西。我需要你……”

我：“亲爱的上帝，是什么呢？”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我将我的自由献给你。但请永远不要让我与你分离。亲爱的上帝，我已将自由献给你，但我并不完全理解。你能对此给我一些解释吗？”

救主：“唯有在我里面，你才是自由的！”

我：“是的，我的主，我现在明白了。”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现在为你祝福。”

我跪倒在地，救主为我降下祝福。

上午10:00 红衣主教弥撒。

13:00 诵念玫瑰经并进行敬礼。16:00 开始

读经。

大约17:00，海德薇格来到我身边。她向我透露了“她的秘密”，这让我大为震惊。她告诉我，沃格特神父曾从背后给所有男辅祭（全是男孩）拍了裸照。据说这些照片挂在圣器室里，还有一张被一个男孩私藏在相册里。那个男孩的母亲对此非常不满，感到震惊，但她保持沉默。

随后她又提到，有人在采石湖畔目睹了沃格特神父吸吮一名辅祭的胸部并亲吻他的耳朵。

接着，这位母亲抱怨说，沃格特神父没有及时让孩子们回家。孩子们在他那里待得太久了。据我所知，他把大多数辅祭

。

因为我知道沃格特神父非常害羞且缺乏自信，所以我为他祈祷，并且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能成为一位好神父。

海德薇格告诉我，她也是从齐塔那里听说的。

海德薇格走后，我用小珠子念了50遍《圣哉经》，用大珠子念了《大天使米迦勒祷文》、《尊主颂》、《天主在至高天受赞颂》、《天主经》、《圣母经》和《光荣归于父》，接着又念了《为仇敌祈祷》和《驱魔祷文》。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伤心，随后哭了起来。

我真想立刻不再去教堂了。

我将一切交托给天主。这可能是撒旦的作为。

晚上9点，我去了维森塔尔，和玛丽昂一起写日记。我向玛丽昂坦诚地讲述了H.沃格特神父的事。她说，  
我不要告诉任何人。

## **1992年9月28日 - 星期一**

10:00 医生办公室 祈祷会!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沃格特牧师将离开。”我：“离开圣莱昂-罗特吗？”

救主：“我的女儿，有些事正向你逼近！”我：“主啊，我该如何理解？”

救主：“我将在你内工作。”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已准备好接受你的作为，并对此说‘是’；

我如此深爱你，求你赐我恩典，让我永不对你说‘不’，即使有些事我不喜欢。求你让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你。为了拯救灵魂，我愿做一切。”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会永远认出我的爱。”我：“我的主和上帝，那该怎么做呢？”

救主：“我会把你带到我想要的地方。我的女儿，写下来吧。”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

救主：“我赐予你的苦难，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你必须与这种苦难共存。即使你要求，我也不会为你消除它。”

我：“是的，我的主，我明白了，但那爱仍会留在我心中吗？”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它将永远与你同在。”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随你对我做什么，我属于你。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女儿。”救主为我降下祝福。

从今天起，念玫瑰经的时间改在18:00左右，圣弥撒在18:30左右，我身穿红色服装参加了这两场活动。

20:00 祈祷小组。

来祈祷的人越来越多。场地已经非常拥挤了。最后，我向多哈特神父告了关于福格特神父的罪。我在告解时间，我该怎么做，我想帮助他，因为有人在议论他。

多哈特神父建议我应该和福格特神父谈谈这个情况。

在与福格特神父交谈之前，我想先向救主祈求指引，因为我必须确信多哈特神父所说的是正确的。

如果救主同意，我就会照多哈特神父的建议去做。祷告会结束后，罗兰·施密特先生留下来与我丈夫交谈。我感觉到丈夫受到了污秽之灵的侵扰。丈夫向我坦白，他曾偷偷读过我的日记。听到这话，我感到震惊。我立刻告诉他，这是种罪过，不该做这种事。这不仅是出于好奇，更是对上帝的不顺服。我将这些问题交托给上帝。

从今天起，我会更谨慎地保管我的日记。我不打算隐瞒救主对我说的话，但在付印成书之前，必须先由一位神父进行审核。罗兰德已经将罗滕贝格的约翰神父的书带到了乌克兰。这些正是救主曾说过这些书是不对的。我已经告诉过约翰神父，但他不相信我。罗兰只听从约翰神父的指示。

## **1992年9月29日 - 星期二**

上午10点，在医生室举行祈祷

聚会!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请写下：你不要去找沃格特神父，因为我决定何时采取行动。我了解所有人的内心。为神父们多祈祷。撒旦现在特别猖獗，许多神父都陷入了他的诱惑。关于沃格特神父的所有传闻，都交给我处理。”

我：“我想到的是罗达尔本!

10月1日，天上的征兆将被竖立起来。圣血将在那里受到敬礼。

救主：“你负担太重了。”

我：“所以这次我不去罗达尔本了，我还有这么多要写。”救主：“是的，写吧，我的女儿。”

我：“昨天我在祈祷小组里没发言。有人问我，为什么今天也没发言。”

救主：“当你该说话时，我会启示你。人们现在必须多多祈祷。要利用这段时间来祈祷。祈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我的女儿，你们昨天祈祷得很虔诚。天国因你们而欢喜。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祈祷。我的女儿，我很喜欢你与信徒们一同祈祷的样子。我感谢你  
你的付出。”

我：“慈爱的天父，我现在感到心中有一团火。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救主：“我的女儿，那是我的爱。”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的爱。”救主：“我的女儿，你能承受很多。”

我：“‘我承受了很多’是什么意思？”

救主：“这意味着你也能承受许多苦难。”我：“哦，愿许多灵魂得救。”

救主：“哦，我的女儿，赎罪的苦难已经开始了。”我：“但我还不明白。”

救主：“凭着我的爱，你已经能承受一切了。为即将领受的圣五伤做好准备吧。”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已准备好，无论何时，只要您愿意，就请将圣痕烙在我身上。请不要让我久渴。我非常口渴。求您解我的渴。”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将解你的渴，时候到了。我的女儿，我与你同渴！”

救主为我降福。

18:00 念玫瑰经和参加圣体圣事（红衣）。

### **1992年9月30日 - 星期三**

上午10:00 在医生室举行祈祷聚会

！

我感谢救主，昨天我整日都收到了如此多的爱。直到现在，我仍能感受到这份爱。没有忧虑和烦恼，真是太太好了。我愿与天主一同真正地自由。

伟大的天主，我赞美你、颂扬你，并感谢你的国度降临于我。

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会爱一切。就连外面的阴沉天气，于我而言也显得美好。爱中没有仇恨，在爱里没有丑陋。哦，我的耶稣，爱你是多么美好。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从你那里收到如此多的爱，这是什么征兆呢？”救主：“你所领受的这份爱，是你将要经历的苦难的前兆。你必须先认识那位充满爱的上帝，然后你也会认识那位受苦的上帝，这两者都是美好的。”

我：“我犹豫着不敢写。”

救主：“写下来吧。罪恶巨大而沉重，已超越了大地所能承受的限度。许多灵魂将为世人的罪孽赎罪。所以，我的女儿，你并不孤单。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苦路要走。只有极少数人像你一样，要走这样的苦路。

我的女儿，你已为这条苦路获得了特殊的恩宠。这不是你的功劳，而是我的旨意。而我想要的，我必在我所愿之人身上成就。你至今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都十分珍视，并将在苦路结束时予以赏报。如果你坚持到底，你的赏报将非常丰厚。”

我：“如果我坚持不到最后呢？”

救主：“你会坚持到底的。再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

我：“哦，我的爱，我如此深爱着你。还有什么比与你在一起更美好的事吗？”救主：“所有人都应当如此说。你是我的赎罪之魂，是我所拣选的。”

救主为我降下祝福。

中午12点，我在小教堂里虔诚地祈祷，因有太多灵魂迷失而痛哭。救主：“把你的整个心交给我。”

我：“我将我的全部心交给你，我的主，我的上帝。”救主：“你深得我心。”

我：“亲爱的天主，您看见我，但我却看不见您，尽管如此，您仍令我喜悦，因为我爱您。”

救主：“我的女儿，你与我同行这条路，对不信者来说将是一种牺牲，因为他们不懂爱。”

我：“主啊，请赐予不信者恩典，使他们爱你。”

救主：“如果他们愿意接受的话。他们不像你那样将心献给我。”我：“我为与我共事的维罗妮卡祈求恩典。”

救主：“告诉她，她也要把心献给我。”

我：“是的，主啊，我会告诉她的。感谢您，我的主，仁慈的天父。”

18:00 玫瑰经与圣体圣事（红衣）。费迪南德神父主持了圣体圣事。

#### **1992年10月1日 - 星期四**

上午10:45 在医生休息室举行祈祷

聚会！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对那五个圣痕严格保密。”

我：“亲爱的天主，毕竟已经有那么多人知道了。”

救主：“但他们并不知道你何时会获得这些圣痕。”我：“亲爱的天主，我也不知道。”

救主：“但你会知道的。”

我：“我会对此守口如瓶。求祢赐我守秘的恩典。我愿照祢的旨意行事。”

救主：“你将在今晚获得圣痕的印记。”我：“那我明天还得去上班吗？”

救主：“不用。”

我：“我该如何辨认它们是来自你的？”救主：“当它们出现时，你就会认出它们。”

我：“如果今晚发生，我会得到你的印记吗？其实你已经给了我一个印记，那就是我现在感受到的炽热之爱，以及我此刻拥有的那份愉悦的宁静与平安。如果你愿意，我同意今晚烙上圣痕。”求你不要让我感到干渴。我感觉自己仿佛在内心燃烧。我已经认出，那是你的爱。你希望我像我爱你那样爱你。我的主，愿照你的意愿成就。”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很喜欢你写的内容。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切。我的女儿，一切都交给我吧。”

下午3点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今晚你必须与我一同承受的苦难，要将其献给天父，为拯救灵魂。我的女儿，请逐字记录。今晚你将承受的痛苦，将是剧烈的痛苦。你必须忍受。”

我：“主啊，你还在我身边吗？”

救主：“是的，我还在你身边，我爱你。”

我：“耶稣，活着的上帝之子，我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吗？”救主：“受苦就是‘爱’。”

我：“主啊，我能做到吗？”救主：“有我在，就能做

到。”

我：“求你赐我丰盛的恩典，使我能去爱。”

救主：“只要你与我同在，你就不会缺乏爱。我的女儿，我赐给你如此多的爱，使你能去受苦。”

救主为我祝福，说道：“去吧，平安地去吧，我亲爱的女儿。”

18:00 玫瑰经与圣体圣事（红）。

### **2019年10月2日 星期五 - “耶稣圣心”**

10:00 医生办公室 祈祷团契 I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今天早上醒来时，我立刻觉得自己并没有发生什么。一方面我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我又想，这难道不是那个昨晚诱惑我的污秽之灵吗？然后我又想，哪里有爱，哪里就不可能有污秽之灵。要么是天主与我同在，要么是污秽之灵与我同在，因为天主不会与他人分享一颗心。上帝只愿独占这颗心。于是我下定决心，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事情也就这样发生了。”

此刻，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我感到一股温暖与宁静，深知救主正与我同在。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请记住，我已将显露圣痕的时间推迟到了另一个时刻。这是我的意愿。不要因为事情如此发展而担心。我可以随心所欲。你已经准备好了，但时尚未成熟。这又是一次考验。不要放弃，一切都会在恰当的时机到来。”

我：“主啊，我本以为那是污秽之灵，毕竟什么也没发生。”

救主：“你们都太急于下结论了。你们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却对其他事情不加思索。”

我：“但‘其他’指的是什么？”

救主：“魔鬼的计划，你们无法看透。我的女儿，我洞悉一切。我了解每颗心，知道它距离我还有多远，才能与之建立联系。”

我：“我亲爱的耶稣，这是否意味着我不够好，或者还不成熟，无法承受这些苦难？”

救主：“这不是你的错，我的女儿。这一切都出于我的旨意。别担心，你终将获得圣痕。”

我：“我祈祷，求你让我留在你的心中，因为今天是圣心星期五。我想留在爱的源泉里，留在那燃烧的爱的火炉中。”

救主：“我的女儿，你的心现在就是我的心。你在我里面。爱我吧，我的女儿。”我：“我当然爱你，我的主。我也感受到爱之火在我心中燃烧。我感谢你赐予这份恩典。”

救主：“去吧，平安地离开，我的女儿。”我心里想，今天

没有祝福了。救主：“不，我祝福你，我的女儿。”于是救

主祝福了我。

18:0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沃格特神父和费迪南德神父共同主持了弥撒。

### **1992年10月3日 - 星期六**

上午8:00至10:00 在家举行祈祷聚会！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你写的一切都会被印出来。你写的一切都是我的作为。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不要怀疑，我的女儿。那样你会冒犯我。”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恳求您的宽恕，请对这可怜的罪人施以恩典与慈悲。我感觉被所有人抛弃，仿佛我是一个骗子。”

随后，我心中涌起这样的念头：仿佛我已误入歧途，变成了一个坏人。尽管我每天都与你结合，每周都去告解。

我感觉，所有人都比我好。随后我又回到了你身边，因为你的爱更强大，没有它我无法生存，而且我越来越渴望去爱你。我对这份爱有着强烈的渴望。我不断祈求这份爱。

这种爱就像一种瘾，或者像鸦片一样。

药物和世俗的财富都无法取代它。

我常感到心中如火焚。我深知自己如此爱你，而世俗的一切都已离我远去。

于是不禁自问：既然如此，我为何不直接在天堂呢？

既然我已认识到你就是爱，我多么希望其他人也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也愿意为他们受苦，以免他们迷失。

我的主，我的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随你对我如何处置。

请不要让我与你的爱分离。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对我的爱是如此深厚。我珍视这一点。你对我的爱坚定不移。不要担心人们所说的话。他们说的一切，都必须在我的审判席前负责。每一句发自内心的言语，都是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而他们所播下的，终将收获。

因此，我的女儿，你要确保自己能收获丰硕。到头来，人们会分辨出什么属于我，什么属于那污秽的灵。

我亲爱的女儿，我爱你本来的样子。你首先向我和你的母亲祈祷，这让我很高兴。我已听见了你对她说的一切。她非常爱你。她不会让你孤单。你要更加信赖她。”

我：“谢谢你，我的耶稣，今后我会更多地向她祈祷，并更加信赖她。我也想像爱你一样爱她。请赐予我恩宠，让我能像爱你一样爱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和女王。”

救主：“我的女儿，你很真诚。我很喜欢你。我会赐予你恩宠，让你像爱我一样爱她。我亲爱的女儿，我现在为你祝福。”

救主此刻赐予了我祝福。

上午10点15分：一位来自普兰克施塔特的年轻男子给我打来电话。他周一参加了我的祈祷小组。他告诉我，昨晚受到了魔鬼的诱惑。他向我表达了他的愿望！他想成为天主教徒。目前他还是新教徒。我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建议。请他去施蒂夫特诺伊堡找斯维特伯特神父做告解。

下午4点30分至7点50分在罗特（Rot）的教堂里祈祷。

我向福格特神父做了告解。他说我做得很对，但他无法帮我。我感谢他给予的赦罪，也理解他无法帮我。

随后，我为他诵念了整串玫瑰经。

晚上9点15分，雷根斯堡的格布哈德·海德神父打来了电话。我和他交谈了30多分钟。这让我非常高兴。我感谢天主让他给我打了电话。我约好八天后的今天晚上6点30分左右在雷根斯堡与他见面。最后，他为我和我的家人赐予了祝福。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于是我立刻为他祈祷。

## **1992年10月4日 - 星期日**

7:30 - 9:00

祈祷团契！

首先在圣母像前祈祷。随后再次在厨房里进入合一状态，在那里我收到了救主的信息：

救主：“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写下来。我已接受了你对我的爱。这不是一种虚伪的爱。”

我：“我该写这个吗？”

救主：“是的，写吧。我喜欢你今天的祈祷方式。继续这样。我很高兴你去见格布哈德神父。这也是我的愿望。我将再次通过他与你交谈。要信任他。我的女儿，你接受了这些苦难，这让我特别高兴。考验即将结束。”

我：“亲爱的天主，请给我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救主：“我的女儿，你正因即将承受的苦难而受试炼。我的女儿，请像以往一样继续爱我。我将赐予你更多的爱。你求得越多，我便给予你越多。”

我：“亲爱的上帝，我还想问您：我的肩膀和左臂已经疼痛了好几个月。无论是药膏还是盐水浴都无济于事。这些痛苦是您安排的，还是我可以去医院让医生治疗呢？”

救主：“即使在医院，也没有人能帮助你。这些痛苦是来自我的。它们是你将来还要承受的痛苦的前奏。”

救主：“我的女儿，你已将你的健康献给了我。”

我：“愿照你的旨意。我将这些痛苦献给你，为使罪人悔改，为拯救灵魂。”

救主：“我的女儿，即将到来的风暴将造成巨大的破坏。为这些事祈祷吧。将会有许多新的战争。人们变得冷淡了。他们没有认出他们的天父。他们偏爱世俗的事物，但世俗的事物无法拯救他们。大自然正在反抗这些罪人。我的女儿，即将爆发的这场大瘟疫已然开始。这场瘟疫将席卷各国。对此病无药可治。它将富人、穷人、恶人、善人一并卷走。

它会突然袭击人类。没有人能躲避它

或幸免于难。它将降临在我所指定的地方。它将吞噬地球上的许多国家。我：“这种瘟疫有名字吗？”

救主：“这是一场新瘟疫。它目前还没有名字，但终将得名。我的女儿，你们必须多多祈祷。”

我：“我能把这段话读给我的祷告小组听吗？”

救世主：“这本书必须尽快写出来，这样他们才能读到。如果你现在跟他们说，他们是不信的。他们只听信大多数人的话，只有亲眼看到才会相信。他们的信仰是肤浅的，没有根基。”

我：“亲爱的天主，我现在写不下去了。请原谅我。”救主为我降福。

上午10点在罗特举行圣弥撒，教堂里的人很少

13:00 诵念玫瑰经并举行敬礼。

## **1992年10月5日 - 星期一**

上午9点，在医生休息室举行

祈祷聚会！

从今天早上开始，我头痛得厉害。我对救主说，我将这痛苦奉献给罪人的皈依和灵魂的得救。我接着说，他不必为我消除这痛苦。

随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此刻，我感到心中有一股暖意。这是一种愉悦的感觉。能感受到主与我同在。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与你同在。为了灵魂，必须进行大量的赎罪。我的女儿，我需要你……”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我会把你需要的献给你，尽管我不知道你需要我什么。”

救主：“我的女儿，我需要你的视力。”我：“这是什么意思？”

救主：“你将有一段时间看不见。”我：“亲爱的天主，那我会失明吗？”救主：“不是灵性的失明。”

我：“哦，我的主，那一定很糟糕。”救主：“我会与你同在。”

我：“是的，我的主，你可以拿走我的视力。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是在圣痕烙印之前还是之后？我能知道吗？”

救主：“我的女儿，那将在我愿意的时候发生。”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愿照你的意愿而行。”我原以为，我身边无人照料

我。

救主：“你会有人照顾的。”

我：“这种失明会持续很久吗？”救主：“一段时间。”

我：“但你对我要求太高了。”救主：“这是为了你的进步。”

我：“亲爱的上帝，只要您与我同在，我就无需担忧。您会照顾我的。”

救主：“说得对。”

我：“是的，主啊，我同意。”救主：“我赐福给你，我的女儿。”

救主为我赐福。

11:45——亲爱的上帝，如果我失明了，请帮我消除这些担忧。我不想去想那会是什么样子。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会为你分担这份忧虑。”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

18:0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红）。

20:00 祈祷小组！

## **1992年10月6日 - 星期二**

上午9:00 在医生办公室举行祈

祷聚会！

救主：“写下来吧，我亲爱的女儿，我要你写下来。你向我说话，我很高兴。你的心现在充满了爱。我的女儿，除了你自己同意之外，没有人能夺走这份爱。要小心。”

我：“我慈爱的天父，我亲爱的圣神，我亲爱的耶稣。我恳求祢的恩典。请保全祢赐予我的爱。不要让我进行无益的谈话。让我在祢愿意的时候说话，在祢愿意的时候沉默。让我在我的灵魂抗拒的时候去爱。

让我用你那如炽热爱火般的心去爱所有人。让我在评判他人之前，先审视自己的过错。”

救主：“我的女儿，你发自内心，这颗心属于我。我亲爱的女儿，有些事即将临到你。”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会为此感到悲伤吗？但我不知道是什么。请告诉我。”随后我祈祷道：“圣神，请通过玛利亚那无玷的圣心——祢所深爱的净配——降临，告诉我该写些什么。我已准备好写下祢启示给我的内容。无论我是否会感到悲伤，我都会遵从祢的旨意。”

我依然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请说吧，我的主、我的天主，你的仆人在听。”救主：“许多悲伤将降临于你。”

我：“我亲爱的天主，‘许多’是什么意思？”

救主：“我的女儿，你必须承受一切。为你的家人祈祷吧。”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求你拯救他们所有人，我爱他们。求你不要让任何人迷失。”救主：“我的女儿，他们不愿悔改。”

我：“我的主，我愿意为他们受苦，但仅限于你愿意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心，而我却不知道。”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喜悦你所说的话。事情将按我的意愿发生。我亲爱的女儿，再记下一件事。塞尔维亚的战争即

将爆发。祈祷让敌人变得更弱。”

我：“我会为这些事祈祷。”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昨天我在祷告小组中跪在你面前向你祈祷时，心中一直有一团烈火。那火焰非常强烈。我感觉自己仿佛在内心燃烧。”

救主：“我的女儿，那是我。”

我：“亲爱的上帝，这对我有何意义？”

救主：“是为了让你能够承受即将临到你的悲伤。我必以丰厚的赏赐报答我儿女的善行。”

救主为我降下祝福。

18:0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 **1992年10月7日 - 星期三**

上午8:15 在医生室举行祈祷聚

会！

救主：“你是我的珍宝，我的女儿。”

我：“主啊，我以前写过这句话。”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的忧虑就是我的忧虑。”我：“我的灵魂真的如此纯洁，

以至于你能称它为珍宝吗？”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我内心感到如此美好。我相信，灵魂的纯净就是上帝的国度。”救主：“有了纯净的灵魂，我便能随心所欲。”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失明是这样的。你会用心灵去看见。你会比别人用眼睛看见的更多。

肉眼之光属于尘世，心灵之光属于天国。唯有我能赐予这道光。因此，没有医生会相信你。你所见的一切，都必须由你讲述。

会有神父记录下来。不是你开口，而是我将为你发声。我的女儿，你要确信：心中的光，比肉眼所见的光更为珍贵。”

我：“主啊，我现在更明白了。感谢你告诉我这些。”救主：“我的女儿，我还需要你做一件事。”

我：“是的，我的主，如果我能给您的，就给您。”

救主：“我需要你的双手。我要用你的双手治愈灵魂。”我：“哦，我的主，你对我做了这么多事。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

但若您在我里面，我便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思。既然关乎灵魂的救赎，我的双手现在就属于您了。”

救主：“我的女儿，这就是我还需要你做的。医治将在我愿意的时候发生，而不是在人们愿意的时候。”

主赐福于我，并说：

“去吧，我的女儿，愿你平安，并要信靠我。”

19:00 在罗库斯小堂诵念玫瑰经并举行圣弥撒。

### **1992年10月8日 - 星期四**

档案 10:15 祈祷团聚！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此刻一片寂静。”

我：“耶稣，永生上帝之子，我的新郎，我该写什么？”救主：“我的女儿，一字不差地写下来。”

我：“是的，我的主。”

救主：“你将获得的圣痕，会出乎意料地降临。”我：“那么，我将不知道它们降临的具体日期或时刻

吗？”救主：“我的女儿，这由我决定。”

我：“那我还能去雷根斯堡吗？”

救主：“是的，你还可以去。我的女儿，撒旦现在非常强大。如果你保持坚强，他无法伤害你。他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你

写作。我的女儿，你要努力，继续写下去。他很快就会被击败。并非所有我的孩子都听从他。

这少数几个我的孩子将战胜他。”我：“我还需要再写点什么吗？”

救主：“是的，再写点吧。当局已经准备好与你对话了。仔细听我的声音。我的女儿，坚持你写下的内容。我与你同在。我将使那些大人物蒙羞。那些大人物将被筛选。”

我：“那些权贵是指谁？”

救主：“那些政客和主教，他们要为世上的混乱负责。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要求你去见沃格特神父。告诉他，要在弥撒前带领信徒诵读玫瑰经。告诉他，我是这样要求的。”

我：“如果他说他做不到呢？”救世主：“那交给我吧。”

我：“亲爱的上帝，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去找他？”救世主：“今天就去找他。”

我：“除了让他诵读玫瑰经之外，我还该对他说些什么吗？”我没有得到回答。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今天就去见他，并转达您对我说的话。”

在前往罗特的路上，我为那位神父诵念了玫瑰经。

16:10 在罗特教堂短暂祈祷。

16:15，我到了福格特神父那里。

我向他转达了救主对他的要求。

他又重复了同样的话：“我怎么能让我辅祭们做到这一点呢？”我对他说：“在天主面前，万事皆有可能。”

我还对他说：“如果我是你们，我会去做救主要求你们做的事。”他内心很不安。他觉得这不太对劲。从他的表情上也能看出来。我又向他求了祝福，随后便离开了。

18:0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沃格特神父在弥撒结束时，在至圣圣体前诵念了一串玫瑰经。”

## **1992年10月9日——星期五**

，在医生休息室的祈祷聚会

！

救主：“我的女儿，你要当心，你写下的所有内容，都不要给任何主教看。你可以告诉他们，但这些文稿你要保存好。等这本书印出来后，他们才能读。写下吧，我的女儿，盖布哈德·海德神父会向你传达我启示给他的话。照他告诉你的去做。这是我的旨意。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照做的。亲爱的上帝，我还想问您，我对福格特神父说的话是对的吗？”

救主：“我的女儿，开端是好的。”

我：“我问救主，他是否还有什么要嘱咐我，让我转告盖巴德·海德神父。”

救主：“当然有！你可以告诉他，他迄今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旨意。还要告诉他：我喜悦他的工作。他迄今所做的工作是好的。”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我会把这一切都转告给他。”

我：“亲爱的上帝，我感觉心里有一股很炽热的东西。难道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吗？”

救主：“不，我的女儿，那是我的恩典。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亲爱的天主，既然你赐予我这样的礼物，肯定会有什么事发生。我的主，我希望能为主神父们获得更多的这份爱。”

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说的话。

为主神父们祈求更多的爱吧。我的女儿，我爱你，把这写下来。”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现在如此深爱着你。这份爱在我心中比以往更加浓烈。感谢你，我的主和天主，赐予我如此丰厚的恩宠。救主赐福于我，并继续说道：“去吧，我的爱女，平安地去吧。”

18:0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在罗特举行。

### **1992年10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7:00 在罗库斯小堂举行圣弥撒

11:30 至 12:00 在家举行祈祷聚会！

救主：“听好了，我的女儿，我将赐予你一段时间的治愈恩典。”我：“不，主啊，我是不是听错了？请再告诉我一遍。”

救主第二次重复了同样的话。我不明白。我不觉得合适，因为我微不足道。”

救主：“我将在你里面施行医治。”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这会是怎样的医治呢？”

救主：“这些医治就交给我吧。你是我的器皿，我的女儿。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待人的方式我很喜欢。”

我：“亲爱的上帝，有些人说我太严厉了。”

救主：“我的女儿，不要听信他人，我希望你保持本色。”我：救主赐福于我。

### **1992年10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8点 多瑙河—雷根斯堡 露营车停车场《万福圣母》。祈祷团契！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写下来。”

我：“我不知道救主现在想对我说些什么。我在等待祂的话语。话语并没有立刻传来。我静静地待了一会儿。”

救主：“格布哈德·海德神父今天还与你同在。然后他会来见我。”我：“那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在一起了吗？”

救主：“是的。”

我：“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哭了。我的主、我的上帝，那我以后就没有神父了。”

救主：“我的女儿，会有一位神父来到罗特。”

### **1992年10月4日 - 星期日**

7:30 - 9:00

祈祷聚会！

首先在圣母像前祈祷。

随后大家又回到厨房，在那里我收到了救主的讯息：救主：“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写下来。我已接受了你对我的爱。这不是一种虚伪的爱。”

我：“我该写这个吗？”

救主：“是的，写下来吧。我喜欢你今天的祷告。继续这样下去。我很高兴你要去见格布哈德神父。这也是我的心愿。

我将再次通过他与你交谈。要信任他。我的女儿，你接受了这些苦难，这让我特别高兴。这场考验即将结束。”

我：“亲爱的天主，请给我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救主：“我的女儿，你正因即将承受的苦难而受试炼。我的女儿，请像以往一样继续爱我。我将赐予你更多的爱。你求得越多，我便赐予你越多。”

我：“亲爱的上帝，我还想问您：我的肩膀和左臂已经疼痛了好几个月。无论是药膏还是盐水浴都无济于事。这些痛苦是您安排的，还是我可以去医院让医生治疗呢？”

救主：“即使在医院，也没有人能帮助你。这些痛苦是来自我的。它们是你将来还要承受的痛苦的前奏。”

救主：“我的女儿，你已将你的健康献给了我。”

我：“愿照你的旨意。我将这些痛苦献给你，为使罪人悔改，为拯救灵魂。”

救主：“我的女儿，即将到来的风暴将造成巨大的破坏。为这些事祈祷吧。将会有许多新的战争。人们变得冷淡了。他们没有认出他们的天父。他们偏爱世俗的事物，但世俗的事物无法拯救他们。大自然正在反抗这些罪人。我的女儿，即将爆发的这场大瘟疫已然开始。这场瘟疫将席卷各国。对此病无药可治。它将富人、穷人、恶人、善人一并卷走。

它会突然袭击人类。没有人能躲避它

或幸免于难。它将降临在我所指定的地方。它将吞噬地球上的许多国家。我：“这种瘟疫有名字吗？”

救主：“这是一场新瘟疫。它目前还没有名字，但终将得名。我的女儿，你们必须多多祈祷。”

我：“我能把这些读给我的祷告小组听吗？”

救主：“这本书必须尽快写出来，那样他们才能读到。如果你现在告诉他们，他们不会相信。他们只听信大多数人的言论，只有亲眼所见才会相信。他们的信仰是肤浅的，没有根基。”

我：“亲爱的天主，我现在写不下去了。请原谅我。”我：救主赐福于我……

上午10点在罗特举行圣弥撒，教堂里的人很少

13:00 诵念玫瑰经并进行敬礼。

### **1992年10月5日 - 星期一**

上午9点，在医生休息室举行

祈祷聚会！

从今天早上开始，我头痛得厉害。我对救主说，我将这痛苦奉献给罪人的皈依和灵魂的得救。我还说，他不必为我消除这痛苦。

随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此刻，我感到心中有一股暖意。这是一种愉悦的感觉。能感受到主与我同在。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与你同在。为了灵魂，必须进行大量的赎罪。我的女儿，我需要你……”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我会把您需要的东西献给您，尽管我不知道您需要我什么。”

救主：“我的女儿，我需要你的视力。”我：“这是什么意思？”

救主：“你将有一段时间看不见。”我：“亲爱的天主，那我会失明

吗？”救主：“不是灵性的失明。”

我：“哦，我的主，那一定很糟糕。”救主：“我会与你同在。”

我：“是的，我的主，你可以拿走我的视力。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是在圣痕烙印之前还是之后？我能知道吗？”

救主：“我的女儿，那将在我愿意的时候发生。”我：“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

愿它在你愿意的时候发生。”

我以为，我身边没有谁能照顾我。

救主：“你会有人照顾的。”

我：“这种失明会持续很久吗？”救主：“一段时间。”

我：“但你对我要求太高了。”救主：“这是为了你的进步。”

我：“亲爱的上帝，只要您与我同在，我就无需担忧。您会照顾我的。”

救主：“说得对。”

我：“是的，主啊，我同意。”救主：“我赐福给你，我的女儿。”

我：救主赐福于我……

11:45——亲爱的上帝，如果我失明了，请帮我消除这些担忧。我不想去想那会是什么样子。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会为你分担这些忧虑。”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

18:00 玫瑰经与圣体圣事（红衣主教主持）。

20:00 祈祷小组！

## **1992年10月6日 - 星期二**

上午9:00 在医生办公室举行祈

祷聚会！

救主：“写下来吧，我亲爱的女儿，我要你写下来。你向我说话，我很高兴。你的心现在充满了爱。我的女儿，除了你自己同意之外，没有人能夺走这份爱。要小心。”

我：“我慈爱的天父，我亲爱的圣神，我亲爱的耶稣。我恳求祢的恩典。请保全祢赐予我的爱。不要让我进行无益的谈话。让我在祢愿意的时候说话，在祢愿意的时候沉默。让我在我的灵魂抗拒的时候去爱。

让我用你那如炽热爱火般的心去爱所有人。让我在评判他人之前，先审视自己的过错。”

救主：“我的女儿，你发自内心，这颗心属于我。我亲爱的女儿，有些事即将临到你。”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会为此感到悲伤吗？但我不知道是什么。请告诉我。”随后我祈祷道：“圣神，请通过你所深爱的净心新娘——圣母玛利亚降临，告诉我该写些什么。我已准备好写下你启示给我的内容。无论我是否会感到悲伤，我都会遵从你的旨意。”

我依然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请说吧，我的主、我的天主，你的仆人正在聆听。”救主：“许多悲伤将降临于你。”

我：“我亲爱的天主，‘许多’是什么意思？”

救主：“我的女儿，你必须承受一切。为你的家人祈祷吧。”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求你拯救他们所有人，我爱他们。求你不要让任何人迷失。”救主：“我的女儿，他们不愿悔改。”

我：“我的主，我愿意为他们受苦，但仅限于你愿意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心，而我却不知道。”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喜悦你所说的话。事情将按我的意愿发生。我亲爱的女儿，再记下一件事。塞尔维亚的战争即将爆发。祈祷让敌人变得更弱。”

我：“我会为这些事祈祷。”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昨天我在祷告小组中跪在你面前向你祈祷时，心中一直有一团烈火。那火焰非常强烈。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内心燃烧。”

救主：“我的女儿，那是我。”

我：“亲爱的上帝，这对我有何意义？”

救主：“是为了让你能够承受即将临到你的悲伤。我必以丰厚的赏赐报答我儿女的善行。”

我：救主赐福于我……

18:0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 **1992年10月7日 - 星期三**

上午8点15分在医生休息室举

行祈祷聚会！

救主：“你是我的珍宝，我的女儿。”

我：“主啊，我以前写过这句话。”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的忧虑就是我的忧虑。”我：“我的灵魂真的如此纯净，

以至于你能称它为珍宝吗？”救主：“是的，我的女儿。”

我：“我内心感到如此美好。我相信，灵魂的纯净就是上帝的国度。”救主：“有了纯净的灵魂，我便能随心所欲。”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失明是这样的。你会用心灵去看见。你会比别人用眼睛看见的更多。

肉眼之光属于尘世，心灵之光属于天国。唯有我能赐予这道光。因此，没有医生会相信你。你所见的一切，都必须由你讲述。

会有神父记录下来。不是你开口，而是我将为你发声。我的女儿，你要确信：心中的光，比肉眼所见的光更宝贵。”

我：“主啊，我现在更明白了。感谢你告诉我这些。”救主：“我的女儿，我还需要你做一件事。”

我：“是的，我的主，如果我能给您的，就给您。”

救主：“我需要你的双手。我要用你的双手治愈灵魂。”我：“哦，我的主，你对我做了这么多事。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

但若您在我里面，我便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思。既然关乎灵魂的救赎，我的双手现在就属于您了。”

救主：“我的女儿，这就是我还需要你做的。医治将在我愿意的时候发生，而不是在人们愿意的时候。”

主赐福于我，说道：

“去吧，我的女儿，平安地去，并信靠我。”

19:00 在罗库斯小堂诵念玫瑰经并举行圣弥撒。

### **1992年10月8日 - 星期四**

档案 10:15 祈祷团契！

救主：“写下来，我的女儿，这是一片宁静。”

我：“耶稣，永生上帝之子，我的新郎，我该写什么？”救主：“我的女儿，一字不差地写下来。”

我：“是的，我的主。”

救主：“你将获得的圣痕，会出乎意料地降临。”我：“那么，我将不知道它们降临的具体日期或时刻吗？”救主：“我的女儿，这由我决定。”

我：“那我还能去雷根斯堡吗？”

救主：“是的，你还可以去。我的女儿，撒旦现在非常强大。如果你保持坚强，他无法伤害你。他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你写作。我的女儿，你要努力，继续写下去。他很快就会被击败。并非所有我的孩子都听从他。这少数几个我的孩子将战胜他。”

我：“我还需要再写点什么吗？”

救主：“是的，再写点吧。当局已经准备好与你对话了。仔细听我的声音。我的女儿，坚持你写下的内容。我与你同在。我将使那些大人物蒙羞。那些大人物将被筛选。”

我：“那些权贵是指谁？”

救主：“那些政客和主教，他们要为世上的混乱负责。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要求你去见沃格特神父。告诉他，要在弥撒前带领信徒诵念玫瑰经。告诉他，我是这样要求的。”

我：“如果他说他做不到呢？”救世主：“那交给我吧。”

我：“亲爱的上帝，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去找他？”救世主：“今天去找他。”

我：“除了让他诵念玫瑰经之外，我还该对他说些什么吗？”我没有得到回答。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今天就去见他，并转达您对我说的话。”

在前往罗特的路上，我为那位神父诵念了玫瑰经。

16:10 在罗特教堂短暂祈祷。

16:15，我到了福格特神父那里。

我向他转达了救主对他的要求。

他又重复了同样的话：“我怎么能让我辅祭们做到这一点呢？”我对他说：“在天主面前，万事皆有可能。”

我还对他说：“如果我是你们，我会去做救主要求你们做的事。”他内心很不安。他觉得这不太对劲。从他的表情上也能看出来。我又向他求了祝福，随后便离开了。

18:0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沃格特神父在弥撒结束时，在至圣圣体前诵念了一串玫瑰经。”

## **1992年10月9日 - 星期五**

在医生休息室举行祈祷聚会！

会！

救主：“我的女儿，注意，你写下的所有内容，都不要给任何主教看。你可以告诉他们，但这些文稿你要保存好。等这本书印出来后，他们才能读。

写吧，我的女儿，盖布哈德·海德神父会向你传达我启示给他的话。照他所说的去做。这是我的旨意。”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照做的。亲爱的上帝，我还想问您，我对福格特神父说的话是对的吗？”

救主：“我的女儿，开端是好的。”

我：“我问救主，他是否有话要吩咐我转告盖巴德·海德神父。”

救主：“当然有！你可以告诉他，他迄今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旨意。还要告诉他：我很满意他的工作。他迄今所做的工作很好。”

我：“我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我会把这一切都转告给他。”

我：“亲爱的上帝，我感到心中有一股炽热。难道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吗？”

救主：“不，我的女儿，那是我的恩典。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亲爱的天主，既然你赐予我这样的礼物，肯定会有什么事发生。我的主，我希望能为神父们获得更多的这份爱。”

救主：“我的女儿，我喜欢你所说的话。为神父们祈求更多的爱吧。我的女儿，我爱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现在如此深爱着你。我心中的爱比以往更深了。感谢你，我的主和上帝，赐予我如此多的恩典。”

我：救主赐福于我，并继续说道：“去吧，我的亲爱的女儿，愿你平安。”

18:0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 **1992年10月10日 - 星期六**

07:00 圣罗库斯小堂举行圣弥撒

11:30 至 12:00 在家举行祈祷聚会！

救主：“听好了，我的女儿，我将赐予你一段时间的治愈恩典。”我：“不，主啊，我是不是听错了？请再告诉我一遍。”

救主第二次重复了同样的话。

我：“我不明白。我不觉得合适，因为我微不足道。”救主：“我将在你内施行医治。”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那会是怎样的医治呢？”

救主：“这些医治的事就交给我吧。你是我的器皿，我的女儿。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非常喜欢你待人的方式。”

我：“亲爱的上帝，有些人说我太严厉了。”

救主：“我的女儿，不要听别人的，我希望你保持本色。”我：救主赐福于我……

### **1992年10月11日 - 星期日**

上午8点，多瑙河-雷根斯堡停车场，在“Salve Regina”房车内。祈祷聚会！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写下来。”

我：我不知道救主现在想对我说什么。我在等待祂的话语。话语并没有立刻传来。我在静默中待了一会儿。

救主：“格布哈德·海德神父今天还与你在一起。然后他会来见我。”我：“那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在一起了吗？”

救主：“是的。”

我：“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哭了。我的主、我的上帝，那我以后就没有神父了。”

救主：“我的女儿，会有人来接替他。”

我：“我不需要告诉盖布哈德·海德神父，你要带走他。”救主：“不，他心里清楚。”

我：“亲爱的救主，昨晚我就感觉到他将面临这样的事。亲爱的上帝，你希望我再写点什么吗？”

救主：“是的，再写点：格布哈德神父今天对你说的一切，你都要牢记在心。不要怀疑，我的女儿。对格布哈德神父露出友善的笑容。”

我：“如果我忍不住要哭，该怎么做呢？”救主：“我会赐予你这份恩典。”

我：“我约好下午1点30分在‘萨尔维·雷吉娜’房车里见他。他答应过我会来的。”

救主：“这是我的旨意。我的女儿，我很高兴你如此喜爱格布哈德神父。告诉他，我爱他。”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告诉他的。”随后，救主赐福于我

。

格布哈德神父如约而至。我在房车里与他共度了四个多小时。最后，我向他做了忏悔。我向他朗读了救主启示给我的日记。他向我证实，这些确实来自救主，并告诉我一定要继续写下救主启示给我的内容。与他告别对我来说非常艰难。我告诉他，我将再也见不到他了，因此今天上午我在教堂里就已经哭了。我像他鼓励我那样鼓励了他。我们彼此依依不舍地告别。

我内心仿佛有人撕下了一块心。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为他祈祷。

我在加尔默罗会教堂参加了弥撒，讲道很精彩。

## **1992年10月12日 - 星期一**

上午8点30分，在医生休息室

的祈祷聚会！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我爱你。昨天没有错，一切都是对的。不要担心，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格布哈德神父这两天还会来见我。这是我的旨意。你对他说的话让我很高兴。他今天会思考并理解的。他非常喜欢你。昨天你给他带来了许多喜悦。”

救主：“我的女儿，继续写吧。下一次大灾难就在眼前。许多人将受到影响。没有人能阻止这场灾难。它将留下荒芜。为那些临终的人多祈祷吧。我的女儿，你将面临一些事情。”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在听。”

救主：“圣痕将铭刻在你身上。做好准备，它们就在眼前。你的勇气令我欣慰。这是我的恩典，我的女儿。”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感谢你赐予的这份恩宠。你能告诉我吗？当你对我说‘做好准备’时，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救主：“你必须赎罪，以便拯救许多灵魂。”

我：“是的，我的主，我明白了。凭着您的恩典，我定会去做。”

救主：“赎罪的苦难起初会难以忍受。必须如此。没有人能以圣痕为荣，也没有人喜欢它们。唯有我的爱能支撑你。即使许多人说你因不戴手套而炫耀圣痕，你也不必理会他们。是污秽之灵在耳语这些话。”

救主：“格布哈德神父之所以知道你会获得圣痕，是因为我赐予了他我的光。没有我的光，无人能看清任何事。”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将要遭遇的一切，都藉着玛利亚无玷圣心交托在你手中。随你的心意而行，我是你的婢女，愿照你所说的成就于我。”

救主：“我祝福你，我的女儿。”

救主为我降福。

18:00 圣体圣事及玫瑰经（红衣）

20:00 祈祷小组

## **1992年10月13日 - 星期二**

上午8:30 医生室祈祷会！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起初你必须默默珍藏你所获得的圣痕。我会引导人们来到你身边。并非所有来找你的人都是祈祷者。

其中许多人将会离开。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一段时间内你的祈祷小组里的人变少了，不要担心。”

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你起初所说的去做。起初我会默默地珍藏这些圣痕。”

救主：“起初你需要很多安静。世人的喧嚣会伤害你。我的女儿，要为即将临到你的事做好准备。我喜悦你对我的爱。

再记下一点，我的女儿。圣痕是我的印记，只有我能将其铭刻。无人能仿效。它们可以在我愿意时消失，也可以在我愿意时留存。你将获得的圣痕，会留存到我愿意为止。这些圣痕有特定的大小和深度。

它们与我在各各他所受的伤痕一致。刻印之时，你会感到剧痛。祈祷你能承受这痛苦。面对即将临到你的一切，要有耐心。耐心是一种伟大的美德。”

我：“主啊，请赐予我丰厚的恩典，让我有耐心和毅力，与你及他人一同承受这一切。

救主赐福于我。

18:00 红衣弥撒及玫瑰经。

### **1992年10月14日 - 星期三**

上午8:30 在医生休息室举行祈

祷聚会!

救主：“我的女儿，你渴求大量的爱，我将赐予你。大量的爱意味着大量的苦难。你愿意吗，我的女儿？”

我：“我至爱的，与你同在，我愿意，因为我比一切都更爱你，而且你就是我的一切。

我极渴望拯救灵魂。通往你的道路，是通过十字架走向光明。在十字架上有救恩、希望和生命。在十字架上有世界的救赎。

主啊，我完全属于你，随你处置我吧。”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将承受许多苦难。”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亲爱的新郎，我也会深深地爱你。因为与你同受的苦难将化为爱，而爱比世上所有的苦难都更强大！”

救主：“我的女儿，将会有这样的时候，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受苦。那些抗拒接受我的十字架的人，不能成为我的门徒。唯有通过我的十字架，你们才能获得永生。要爱每一座十字架，这样你们才会被接纳。你们将不得不承受许多十字架。”

我：“我此刻想到的是我左臂和肩膀的疼痛。”

救主：“那是为我赎罪的苦难。你可以将任何苦难奉献给我，次数不限。这会结出果实。你们必须向我奉献许多，才能收获丰硕的果实。”

我：“我的上帝，我还需要写点什么吗？”救世主：“是的，你将承受的痛苦是无法治愈的。”我：“主啊，您是什么意思？”

救主：“医生无法治愈它们。若没有这些痛苦，你将会在另一个世界了。”我：“也就是说，你会与我一同受苦，在我里面受苦。这样我就不会与你分离。那么，你就是在我里面的受苦的耶稣！”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正是如此。救主赐福于我。”

19:00 圣罗库斯小堂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 **1992年10月15日 - 星期四**

在医生休息室举行祈祷聚

会!

我虔诚地祈祷，对救主说：

我：“主啊，我想用你的爱去爱他们所有人。”

救主：“爱就在这里，你们应当这样做。你们可以汲取大量的爱。源泉尚未枯竭，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汲取。爱是无穷无尽的。”

我：“哦，我的主，请赐予我大量的爱，好让我能将它传递出去。我现在感到心中有一团火。”

救主：“那是我的爱。”

我：“最近我经常感受到这炽热的火焰。救主随时都会来到我身边。即使我没有与救主合一，我也感受到这爱的火焰。那时我便知道救主就在那里。重要的是，灵魂要始终保持纯净。”

救主：“我的新娘，我爱你。再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你在我里面，我的女儿。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你。”

我：“是的，我的主、我的天主，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待我，我对此表示同意。”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请记住：流血的苦难即将开始。我必须现在就开始，因为我口渴了。你是我的工具，我将借此行事。请

请忠于我。”

我：“哦，我的主，请赐予我恩典，让我能对你保持忠贞。因为我凭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若没有你的恩典，我无法对你忠贞。我的主，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忠于你。因为你赐予了我忠贞的美德。”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想知道你是否已经忘记了这一点。”

我：“可是主啊，你的话语活在我里面。只要时刻与你同在，你那活泼的话语就不可能被抹去。”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正是如此。要更爱我，我的女儿。”

我：“我会这样做的，我亲爱的新郎。我的愿望就是深深地爱你。救主赐福于我。

19:00 在罗库斯小堂诵念玫瑰经并举行圣弥撒。

### **1992年10月16日 - 星期五**

上午8:30 在医生休息室举行祈

祷聚会！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这很重要。”我：“是的，我亲爱的、仁慈的上帝。”

救主：“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将你将要承受的一切苦难，都献给我，为我那些迷途的孩子，好让他们能回到天父的家中。”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照做的。”

救主：“这些苦难已经近在咫尺，仿佛已经发生了一样。我的女儿，要做好准备，因为它们随时都可能降临。”

我：“可是主啊，我现在正在工作。我什么都不懂了。我怎么可能理解呢。”

救主：“我的女儿，你无需理解什么。只要你爱我就足够了。你的心意就是我的心意。”

我：“是的，我的主，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非常爱你。”

救主：“写下来吧，我赐予你丰沛的爱。这份爱将使你刚强，你便不会惧怕。我的女儿，我开始的事，我必完成。我愿住在你里面，我将常与你同在，因此你不会孤单。我不会离开你。我将常与你同在，与你一同受苦。要对我怀有极大的信心。”我：“亲爱的上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救主：“不必说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这对我来说会非常艰难，因为我现在没有神父，也不会再见到格布哈德神父了。而且，我再也没有像格布哈德神父那样的人了。但我有你。你一人就足够了。你比所有神父都伟大。

我将以此来安慰自己。”

救主：“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位神父。他会在我愿意的时候，在时机成熟时到来。”

救主：“我的旨意是让你有一位灵修导师来照顾你。”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感谢你，我终究会有一位灵魂导师。”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听见我了吗？”

我：“是的。”

救主：“继续写吧。我爱的烈火将使你洁净。让这火燃烧吧。这就是我爱的火焰。”

救主赐福于我。

那天我充满了喜乐。我的心因满溢的爱而燃烧。救主赐予了我如此多的恩典。但那污秽的灵多次试图引诱我。

18:00 玫瑰经与圣体圣事在罗特举行，

### **1992年10月17日 - 星期六**

上午7:00，我参加了罗库斯小堂的圣弥撒。弥撒结束后，我又祈祷了约半小时。

16:30 至 17:45 在罗特教堂祈祷。今天没有写下任何信息。

### **1992年10月18日 - 星期日**

6:30 至 9:00 祈祷团契！

救主：“我的女儿，感谢你与我交谈了这么久。你向你的天上的母亲所求的一切，我都从她那里接受了。

通过她，是通往我的最快途径。正是她，最迅速地将我赐予了你们。要深爱她，因为她的孩子们很少爱她。”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

我：“耶稣，永生上帝的儿子，我该写些什么呢？现在我信一切，因为我知道我已在你里面。一种无尽的宁静、平安，是的，温暖正照耀在我心中。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写什么。我在等待那在我心中回响的声音，因为这与我的理智无关。因为我完全专注于我在心中所领受的。我会一直等待，直到我再次听到什么。”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写下的正是如此。你凭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的女儿，请写下：我的女儿，艰难的时期即将降临你们。

敌人想要带走比以往更多的灵魂。巨大的灾难正在逼近。德国正面临一场大灾难的威胁。这次将有许多灵魂迷失。几乎所有人都会迷失。因为他们不再祈祷。这些灵魂已经冷漠。就连主教们也会迷失。

我：“亲爱的上帝，我肯定写错了。”

救主重复了一遍，再次说了同样的话。他再次告诫我，让我把这些写下来。

救主：“你们使我的教会陷入混乱，并将我的羊群驱散。你们已无力将它们重新聚集。那些迷途的孩子正走在宽阔的道路上，他们飞快地向前奔去。撒旦已将他们全都俘虏。那宽阔的道路就是毁灭之路。我的女儿，要对这苦难保持耐心。时机尚未成熟，但已近在眼前。为我的作为做好准备。一切必须照我的父、我以及圣灵的意愿而行。凡事皆需我们的旨意。我的女儿，你渴望与我一同受苦，这令我欣慰。这正是你从我这里领受的爱所成就的。而你正是凭着这份爱来爱我的。”

救主：“我的女儿，再写点什么吧。你不会在精神病院工作太久了。这是我的旨意。你将在家中接待朝圣者。许多人会向你寻求建议。对每个人都要和蔼可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无助的。许多人已经对神父失去了信任。他们必须重返教堂。重返圣彼得的教堂。为他们祈求大量的爱。唯有爱才能拯救他们。”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明白了。我感谢你。我将凭你赐予我的恩宠和力量，竭尽所能。”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爱你。你身上有强大的护佑。要信赖这份护佑。

我：救主赐福于我。

上午10:00 圣弥撒

13:00 念玫瑰经与祈祷。

## **1992年10月19日 - 星期一**

在医生休息室举行祈祷聚会！

会！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请记住：只有当你与我结合时，你所承受的苦难才具有巨大的价值。”

我：“主啊，但我总是与你结合在一起的。”

救主：“但你可以背离我。我的女儿，你有自由意志。”

我：“可是主啊，如果我将我的意志交托给你，我就不会背离你。”救主：“如果你将你的意志交托给我，那就不会。”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的三位一体的天主，我亲爱的耶稣。我将我的意志交托于你，愿我永不背离你，与你相连于你的爱中，并永远遵行你的旨意。我如此祈愿，也相信我将把我的苦难与你结合在一起。”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写下的这些令我欣喜。写下来吧，三位一体的上帝爱你。”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先告诉我。”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做的。”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这很重要。我亲爱的女儿，你要按照我的意愿承受这些苦难。”

我：“我的主，我完全不明白。”

救主：“会有一些日子，你会多多少少感到疼痛。这种痛苦是由我引导的，所以你不必期待它会减轻。”

我：“亲爱的天主，现在我开始感到事情变得严肃了。求祢，当那时刻来临，赐予我恩宠，让我能好好地受苦，并因此获得坚忍。哦，我的主和天主，请照祢的意愿去做吧。我如此深爱祢。我已无法用言语表达，但祢自己心里清楚。我已准备好与你一同受苦。我怀有巨大的希望。在天堂里没有苦难。能与你一同在世上受苦，我感到无比喜乐。”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听到你说这些，我很高兴。”我：救主赐福于我。

18:00 念玫瑰经和参加圣弥撒（红）

## **1992年10月20日 - 星期二**

在医生办公室 祈祷聚会！

救主：“我的女儿，你迄今为止写下的所有内容我都十分满意。

我的女儿，你写的不只是你自己的意愿，而是我所期望的。你所听到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我的女儿，你无法说服人们

，因为他们自己什么也听不到，但通过你所说的话，他们会认出那就是我。他们将无法否认这一点。我的女儿，做好准备吧，因为你将在地上承受的长期苦难，那时刻已近在眼前。我是主，是上帝。我必完成我的工作。你是我的工具，我借你行事。我的女儿，你将获得我丰盛的爱，因为我就是爱。你的苦难就是我的爱。”

我：“救主赐福于我。”

18:00 念玫瑰经和参加圣弥撒（红）

## **1992年10月21日 - 星期三**

在医生办公室 祈祷聚会！

救主：“我希望你写下来，因为将来你会需要这些。”我：“我亲爱的耶稣，我该写些什么呢？”

救主：“我的女儿，还有这么多要写下来的。”

我：“主啊，我会写下来的，但请赐予我恩典，让我能写得更多，也请为玛丽昂赐下恩典，因为我们写下的实在太少了。”

救主：“我的女儿，你们必须努力写，因为我的旨意是要尽快写下来。你们已经领受了写作的恩典。我的女儿，我需要你做点事。”

我：“又来？我以为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我能知道是什么吗？”

救主：“你必须将所有灵魂托付给我。他们都应当得救。你将为所有灵魂受苦。”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你说过许多灵魂已经不再活着了。”

救主：“我的女儿，这些灵魂也赐给我吧。我的女儿，我能使他们从死里复活。”

我：“但他们选择了谎言之父。”救主：“在十字架上有救恩，在十字架上有生命。”

我：“因你在我内受难，连大罪人也能得救！”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正是如此。”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想到要受苦，我就害怕。”救主：“与我同在，你便不会害怕。”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照你的意愿去做。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救主：“照我说的去做。”

我：“是的，我将在你的恩典中照做。”

我想起了那个星期天，当时救主告诉我，几乎所有的灵魂都将因一场灾难而失落。

救主：“不要担心会发生什么。那是我的事。你的任务是把这些一切都写下来。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我掌管一切。没有我，你们什么也做不了。我的女儿，要忠于我。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我的计划。

它必须得以实现。”

我：主赐福于我。

中午12点 小教堂

救主：“我的爱是永恒的。世上的苦难是短暂的。我的女儿，你要写下：与我一同受苦是一大恩典。因此，你要献身，与我一同受苦。这些苦难将与我的爱结合在一起。”

下午4点30分，我去了耳鼻喉科诊所，是梅尔医生邀请我去的。

有几场讲座。迈尔医生的讲座大约在19:10结束。我离开了礼堂，以飞快的速度奔向明戈尔斯海姆的罗库斯小教堂。

19:35我已抵达小堂。路面湿滑，我一路祈祷着赶来。我如此渴望领受救主。圣祭结束后，我与一位新来的神父交谈了约30分钟。这位来自菲律宾的神父今天是第一天到这里。我相信，与他交谈是救主的旨意。耳鼻喉科诊所的听课室距离明戈尔斯海姆/巴特舍恩博恩的罗库斯小教堂约30多公里。

#### **1992年10月22日 - 星期四**

上午8:30，在医生休息室举行

祈祷聚会！

救主：“我的旨意是，你要写下的内容应当被印出来。我要你与所有与你交谈的人保持距离。所有人都会试图影响你，让你认为你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并非来自我。对他们说必要的话。爱他们所有人。我的女儿，将会有有一个时候，所有人都会离开你。那时他们也会离开我。但你与我同在。要始终信靠我。

我和我的母亲不会离开你。坚持你所写下的内容。”我：“我的主，我的上帝，但这种被遗弃的感觉太沉重了。”

救主：“我的女儿，这将拯救许多灵魂。每一种牺牲都会结出果实。”

我：“我的主，我现在感到心中有一团火。这是否有什么我必须知道的意义？”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这就是我对你的爱。我将永远用这火焰来坚固你。我的女儿，你永远不会孤单。你完全属于我。”

我：我在想，那些圣痕今年还会显现吗？救主：“写下来吧；今年还会显现。”

我：“会发生什么？我想到了两件事！”

救主：“圣痕！你不会被免去。这是赐予你的恩典。借此，你便在我里面。我的‘是’永远是‘是’。”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现在如此深爱着你。我愿永远这样爱你。除了你的爱，我别无所求。”

救主：“与我同在的人，除了我以外，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我就是一切。”

我：“亲爱的天主，请不要让这些灾难降临德国。你可以避免它们。”

救主：“我的女儿，灾难终将降临。因为人们不愿悔改。我的女儿，我现在为你祝福。”

我：救主赐予了我祝福。

18:0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 **1992年10月23日 - 星期五**

上午8:30和9:30在医生室

在第二次结合时，救主对我说：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再次与我交谈，我感到很高兴。这是我的旨意。”我：“是的，主，有一种力量引导着我，将我吸引到你身边。”

救主：“你的生命完全属于我。”

我：“是的，主啊，我明白，因为我已将一切都献给了你。”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要你将你白天所说的一切都献给我。”

我：“其实，我整天都在谈论你。我会照做的，我的主和上帝。”救主：“继续写吧，我的女儿。神父阿贝·沃德克在关于加拿大马特·约先生的录音带中所说的话，今年就会应验。降临德国的灾难，今年就会发生。你将获得的圣痕，也将在今年显现。多祈祷吧，我的孩子们。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是灾难先来，还是我的苦难先来？”

救主：“你想知道吗，我的女儿？”

我：“是的，主啊，如果你认为这样合适的话。”

救主：“灾难降临之前，你先要经历苦难。”

我：“是的，我的主，我明白了。谢谢你。但是主啊，我不能警告任何人吗？”

救世主：“我的女儿，他们中有人会相信你吗！”

我：“我感觉大家都会听，但没人会相信我。”救世主：“我的女儿，他们都是信德薄弱的人。”

我：“亲爱的上帝，有些人一听说灾难要来，就会生气。”救主：“是的，这样他们就不必祈祷了。等到为时已晚，他们才会相信。我的女儿，那些信德薄弱的人还带着骄傲。他们必须悔改。谦卑的人会接受信仰，骄傲的人却无法理解。信仰

是我赐予你们的礼物。”

我：救主再次赐福于我。

下午6点，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 **1992年10月24日 - 星期六**

上午11:00 在家

上午7点15分，在瓦格豪塞尔的教堂。

弥撒开始时，我们离开了教堂。我和弗里多林坐在圣体龛前祈祷。

当维尔纳·埃贡神父看到我们时，他对我们说：“你们想参加弥撒吗？”我回答说“是的”。他接着说：“请到另一边来。”

那是看不见圣龛的一侧。因为早上圣弥撒总是在这边举行的。他第二次问我：“你们想一起参加圣弥撒吗？”我说：“是的，但要在圣龛前。”

他第三次重复了同样的话。于是，我们在圣体龛前俯身祈祷，随后便离开了教堂。我们去湖边散步，一路上为维尔纳·埃贡神父以及留在教堂里的信徒们诵念玫瑰经和其他祷文。

因为救主告诉我，我应该留在圣体龛这一侧。到目前为止，所有神父都同意，唯独埃贡·维尔纳神父不同意。

上午11点 祈祷团契！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的女儿，我是主，是上帝，我掌管万物。”

我 我：“亲爱的上帝，现在他们肯定会说我们的坏话。”

救主：“我的女儿，所有说你们坏话的人，都必须在我面前交代。因为你们是正确的。”

我：“我为卢森堡的克劳德祈求。”

救世主：“我的女儿，撒旦依然强大，为克劳德祈祷吧。”

我：“我向救世主打听了一下赫德维格丈夫的情况，因为她经常哭泣，还抱怨他。”

救世主：“我的女儿，撒旦已经附身在他身上了。必须为他祈求驱魔。”

我：“我必须告诉赫德维格吗？”

救世主：“是的，你必须永远说实话。我的女儿，把这些写下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多祈祷。大灾难正在逼近。”

我：“那我的苦难也快到了吗？”

救世主：“我的女儿，你的苦难就在眼前。”

我：“我又问救主，弗里多林告诉我的儿子我会遭受苦难，这话是对的吗？”

救主：“我的女儿，让他知道这一点是我的旨意。我亲爱的女儿，不要受世人的影响。照我告诉你的去做。我是你的灵魂导师。你完全属于我。我永远与你同在，我的女儿。继续像现在这样。我爱你，我将永远赐予你我的恩典。我祝福你。”

我：我跪倒在地。救主为我降下祝福。

16:30

弗里多林和我继续在罗特的教堂里祈祷。我在沃格特神父那里做了忏悔。

19:00

弗里多林和我参加了明戈尔斯海姆的弥撒。领圣体时，我们两人都跪在了地上。弥撒结束后，一位女士对我们说：她很高兴看到有人跪着领圣体。她说她也很想这样做，但不敢。我对她说，她应该祈祷，求天主使她摆脱对人的恐惧。

21:00

来自雷根斯堡的盖布哈德·海德神父给我打来电话，给予我安慰和鼓励

## **1992年10月25日 - 星期日**

7:30 - 10:30 在家 - 祈祷聚会！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要意识到这一点。”我：“是的，主啊，我已经明白了。但诱惑总是存在的。”

救主：“只要你与我同在，你就会面临诱惑。所有属于我的人都会面临诱惑。重要的是你要抵挡诱惑。

我很喜悦你不断去告解。这样，仇敌就会不断被削弱，你也会识破他的诡计。我的女儿，仇敌在这个时期特别强大。

我无法让你免受来自他的诱惑。我所有的拣选之子都曾与他搏斗。只要与我同在，你总能战胜他。

“我的女儿，继续写吧。我希望你的日日夜夜都属于我。”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耶稣，我灵魂的引导者，愿每一天、每一夜都属于你。因为如果没有你，这些日日夜夜于我又有何益？我慈爱的父亲，只愿我常在你的爱中。”

救主：“你是我的爱女，你正处于我的爱中。”我：“我该把这些告诉弗里多林吗？”

救主：“我的女儿，你已经告诉他我想要对他说的话了。”我：“谢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我要赐给你一份礼物。”

我：“我并不好奇你要送我什么，但我会从你那里接受。不过请告诉我，我该把你要送我的东西写下来。”

救主：“我将我受苦时的坚忍赐予你。”

我：“我为此非常高兴，我感谢你，我仁慈的上帝。哦，我的主，这将拯救许多灵魂。在苦难中的忍耐对我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你赐予我的巨大恩典。”

救主：“写下我如此欣赏你的一点。”

我：“主啊，那是什么？”

救主：“你把祢放在我心里的那些话告诉人们。”我：“祢放在我心里的是什么？”

救主：“生命的话语。我喜悦你将这些话语赐予众人。”我：“可是主啊，我的德语说得如此糟糕，其实我哪种语言都讲不好。”救主：“但这些话语源自内心，而非来自世俗。”

我：“我的主，我将凭着你的恩典说话，圣灵会赐给我恰当的话语。”

救主：“我愿你开口。我的神父们也应当听见。他们在聆听时也会领受恩典。我可以在我愿意的时候赐下恩典。我的话语就是生命、爱与光。”

我：“亲爱的天主，我写不下去了。”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写下这些让我很高兴。我祝福你，也祝福你今天向我推荐的所有人。”

我：救主赐福于我。

大约下午4点，我受邀去喝咖啡。我再次用两种语言谈论了上帝。

18:30 在明戈尔斯海姆诵念玫瑰经并参加圣弥撒。我和丈夫一起去的。讲道很好！

### **1992年10月26日 - 星期一**

上午8:30至9:30，在家举行祈祷聚会！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听见了你所说的一切。

你现在所受的赎罪之苦，是来自我的。这份恩典，我可以赐予我愿意的人。”

我：“可是左臂的头痛和肩痛非常剧烈。”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

沉默了许久。

随后救主说道：“现在你必须写下来。”

救主：“我要你答应我，这样我才能将五处圣痕印在你身上。”我：“可是主啊，我已经答应你了。你之前就说过。”救主：“我还要再确认一次，我的女儿。”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现在立刻向你说是，你可以将圣痕刻在我身上，以拯救灵魂。”

我：“我慈爱的天父，我的‘是’现在就是你的‘是’，我再次重申：请别让我与你分离，因为我比一切都更爱你，我想属于你，因为你是我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慈爱的天父，我的耶稣，上帝的圣灵，永恒的爱之烈火。”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将把我的爱大量倾注在你身上，使你能承受圣伤。不要拒绝这份爱。你必须承受它，这样你才能好好地受苦。我亲爱的女儿，为这五处圣伤做好准备吧。”

我：“我该把这些写下来吗？”救主：“你必须写下来。”

我：“我亲爱的耶稣，我还没有神父。”

救主：“我的女儿，我是你的灵魂导师，对我多一点信心吧。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缺。我的女儿，你的苦难也将是我的苦难。”

我：“我问：我还需要写点什么吗？”救主：“不需要。”

我：救主为我降福。

18:00 玫瑰经和圣体圣事（在Rot举行）。

20:00 祈祷小组：

有许多信徒在场。来自瓦格豪塞尔的贝特霍尔德神父也在场。

他是一位好神父。他们已经把他从瓦格豪塞尔调到了达姆施塔特。真可惜，因为他是一位敬奉圣母的神父。多哈特神父也在场。他主持了告解。

祷告小组结束后，我在来自新乌尔姆的约瑟夫和吉塞拉以及我丈夫的陪同下，与多哈特神父交谈了一会儿。

我对多哈特神父关于勒菲弗尔主教的言论感到不快。他对勒菲弗尔主教的评价让我非常痛心。

## **1992年10月27日 - 星期二**

11:55 - 13:15

祈祷联合会！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请写下来。手领圣体会导致小碎屑掉落在地，被人踩踏，这些碎屑就是我。”

我：“亲爱的救主，昨天我向多哈特神父提出了一个问题：莱费布尔总主教祝圣主教，与手领圣体时掉落在地面上的碎屑，哪一个更严重？”

多查特神父说：

‘勒菲弗总主教祝圣主教更严重。’

主啊，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这位神父必须悔改。”

我：“但他还在主持弥撒。”

救主：“如果这位神父不悔改，他将不得不承担我赋予他的重大责任。”

我：“哦，我的主，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我：“亲爱的耶稣，你会代替我告诉他，让他悔改吗？”

救主：“我的女儿，把这事交给我吧。我还会给他一些时间去思考。我的女儿，你要不断谈论口领圣体，让瞎子重见光明，让聋子重获听力。”

我：“我问救主，我是否该去听德里斯（Deris）的演讲。多查特（Dochat）神父也会在那里。”

救主：“为这些事祈祷吧。”

我：“亲爱的救主，我想为你代祷，为福格特神父，因为上周六他在告解室对我特别和蔼，和平时完全不同。那之后我感到非常幸福。”

救主：“沃格特神父会照我吩咐的去做。”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整个上午直到12点，我一直头痛，但现在和你说话时，头痛已经消失了。”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随时可以让你感到疼痛。”我：“我还需要写点什么吗？因为我已经写不下去了。”救主：“你很累了，这样就够了。”

我：救主赐福于我。

下午6点，在红衣主教主持下诵念玫瑰经并举行弥撒

我上前领圣体，但因为是由一位修女分发，我便俯身致意，没有领受圣体，然后回到了座位上。我感觉到救主在灵性上来到我身边，我甚至获得了比领受圣体圣事时更多的恩宠。因为救主不愿我通过未受祝圣的手领受圣体！

## **1992年10月28日 - 星期三**

11:00 - 12:30

祈祷团契！

我：“我现在问救主，我昨天在教堂所做的是否正确，还是我本该做些别的？”

救主：“你所做的正是我的旨意。那是对的。”

我：“今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之间，魔鬼出现在一幅耶稣画像前。”

这幅画像是受过祝圣的，来自比利时的玛格丽特。我非常喜欢这幅画，经常亲吻它。我只看到魔鬼的头出现在画像前。他丑陋地冲我咧嘴笑。

但他戴着假牙，让人觉得他好像是从牙科诊所拿来的。脸上毛发很浓密。左脸颊上有大块的抓痕，还流着血。头发卷曲蓬乱。他只露了一会儿，随后就消失了。他想模仿耶稣，但没成功。

我问救主，这难道只是我的幻觉吗？救主说：“他只是想惹你生气。”

我：“在魔鬼出现之前，我正在读一本关于圣人的书。他甚至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打扰了我。”

救主：“我的女儿，我要你写下来。我需要你的许可，等待恰当的时机，好让我能在你身上烙下圣痕。”

我：“主啊，你可以随时选择你想要的时间。”救主为我降福。

18:00 在罗特诵念玫瑰经并参加圣弥撒。

#### **1992年10月29日 - 星期四**

上午8:00至10:00 在家举行祈祷聚会！

我对那位来自菲律宾的神父（斯泰勒传教士）感到非常失望，他竟为手领圣体辩护。我为他祈祷，因为他此刻是明戈尔斯海姆罗库斯疗养院的住客。救主说：“我的女儿，写下：你要不断宣扬，手领圣体是亵渎之举。所有为手领圣体辩护的人，都在做撒旦所愿之事。

这位神父身处黑暗之中。那位来自菲律宾的神父是我的问题，交给我来处理。你要坚守你所写下的内容，保持坚强。”

救主：“我的女儿，艰难的时期就要来了。”

我：“亲爱的天主，我亲爱的耶稣，您所说的艰难时期是指什么？”

救主：“一场大饥荒即将降临。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对世人的愤怒不会减弱。人们必须悔改。如今下地狱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他们相信了魔鬼，并选择了魔鬼。我的女儿，真正属于我的人寥寥无几。我的愤怒将降临在所有人身上。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自己属于谁。我的女儿，远离无益的闲谈，因为它们会阻碍你的进步。时间无多。你们必须优先祈祷。

我：“我还该写些什么？”救主：“要忠于我。”

我：救主赐福于我。

19:00 在罗库斯小堂诵念玫瑰经。

#### **1992年10月30日 - 星期五**

上午8:30至11:20 祈祷聚会

！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听到了你的话，你是我的仆人。你与神父们交谈，这是我的旨意。他们虽不听你的，但会在心中思考。神父陷在泥潭越深，就越不愿倾听。我亲爱的女儿，不要为神父们感到悲伤，因为他们目前正处于困惑之中。糟糕的是，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困惑之中。因此，我恳求你与他们交谈。”

我：“哦，我的主，这对我来说真是一记重击，因为我感受到他们身上有如此多的骄傲。”救主：“祈祷他们能谦卑下来。必须为神父们多祈祷。他们必须把迷途的孩子带回来。”

我：“可是主啊，如果迷途的司铎带领迷途的孩子，他们岂不是都会掉进深坑里吗？”

救主：“正是如此。”

救主：“我的女儿，把这写下来。你对我的爱是真实的。你用我的爱来爱我。你渴望与我一同受苦，而我正满怀渴望地等待着那一刻，因为我比你更爱你。只有真正爱我的人，才能理解与我一同受苦的意义。我的女儿，我感谢你愿意与我一同受苦。自愿的苦难，对那些与我一同受苦的人来说，是一份巨大的赏报。我的女儿，我必须进一步洁净你。”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该如何做呢？”救主：“用

我爱的火焰。”我：“哦，主啊，请继续洁净我吧。”

救主：“你的心又会感到疼痛。”我：“哦，我的主，我现在不明白。”

救主：“那将是一团烈火。你将借着这火被洁净。我的女儿，你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我：“谢谢你。”

救主：“我的女儿，我希望你将你的痛苦奉献出来，以拯救灵魂。任何与我如此结合的痛苦，都会结出果实。”

我：“我慈爱的父亲，我别无所求。请随你心意向我索求吧。”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我确实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你能与我一同走完苦路。”

我：“主啊，愿你的愿望得以实现。我亲爱的耶稣，我现在不想停笔。我想留在你里面。这感觉太太好了。我爱你，我的主和天主。我无法形容这种感受。我无法理解，人们怎么会拒绝你。”

救主：“所有拒绝我的人，都选择了谎言之父。人不能事奉两个主。我的女儿，请像至今一样继续爱我。”

我：“我虔诚地祈祷，并通过圣母无玷圣心，将耶稣基督的一切苦难、苦路、自被钉十字架以来流下的每一滴血、祂神圣的五伤、祂的功德以及祂的死亡，全都奉献给天父。随后，我将我们亲爱的圣母的七苦、她至今为我们流下的血泪、她与我的祈祷所结合的一切，以及一切为拯救灵魂、为将污秽从教会中清除、为使真正的伯多禄教会重现而献上的祷告，全都奉献给了天父。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我的女儿，你所写的内容令我欣慰。

愿全能且仁慈的天父、圣子和圣灵赐福于你。去吧，我的亲爱的女儿，愿你平安。”

我：“感谢主天主。愿三位一体的天主，现在和直到永远，受赞美、受爱戴、受敬拜、受光荣。阿们。

18:00 玫瑰经与圣体圣事（红衣）。

## **1992年10月31日 - 星期六**

上午7:00 在罗库斯小堂举行圣弥撒。

圣弥撒结束后，我祈祷了半小时。我坐在小堂里，正对着圣体龕，非常高兴能在这里祈祷。今天早上，除了修女和几个病人外，几乎所有人都跪在圣体前。看到这一幕，我非常高兴。我经常独自跪着，因为其他人不敢跪。终有一天，每个膝盖都会在我们主上帝面前屈膝。

上午11点20分，祷告结束后，我与主结合。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

我：“耶稣，亲爱的天主，我该写什么呢？”

救主：“你将从我这里领受的圣痕，就在眼前。时机已到。要信靠我。关于圣痕的考验即将结束。”

我：“关于圣痕，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吗？如果你知道我应该知道的，请告诉我。”

救主：“是的，你还需要知道一些事情。你要带着这些圣痕去讲道。

我：“在哪里，我的主和上帝？”

救主：“凡需要你的地方。”

我：“如果主教们禁止我呢？”

救主：“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为你说话。如果他们拒绝你，就等于拒绝了我。你会去我指引你去的。”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为了爱你，为了拯救灵魂，我将遵行你的一切旨意。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的主、我的君王，我慈爱仁慈的天父，我将竭尽全力，因为我如此深爱你——三位一体的天主。”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我将印在你身上的圣五伤，是给全世界的标志，因为你要为全世界的灵魂受苦。凡拒绝你的灵魂，都交给我。每个灵魂都必须在我面前站立，并向我承担责任。因此，你要爱他们所有人，包括那些不会爱你的人。

因为，为了这些灵魂，你也将为我流血。我亲爱的女儿，我们面前有艰巨的任务。”

我：“哦，我的主，我原以为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救主：“这只是开始，我的女儿。当我们被高举时，我们将吸引所有善意的人。我的宝血是你们的救赎与良药。它将使你们脱离永死。唯有当我的圣血受到广泛敬礼时，我的宝血才能洗净你们的罪过。你将成为圣血的源泉，每周五将有圣血从你身上流出。我亲爱的女儿，我感谢你的耐心。”

我：“我该写这些吗？”

救主：“是的，你应该写下来。”

我：“主啊，我已明白一切，并愿与你同心，遵行你的旨意。就照你所说的成就吧，因为我已将我的意志交托于你。”

救主为我降下祝福。

12:45 - 罗丝维塔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让她儿子沃尔夫拉姆协助我撰写日记。我对此非常高兴，因为救主此前已提醒我，要加快写作进度。我告诉她，我会先征询救主的意见。

12:55 —— 我问救主，让沃尔夫拉姆来写是否合适。救主说：“是的，我的女儿，他应该来写。”

13:30 至 18:00，我与沃尔夫拉姆一起写了日记。他非常勤奋，写了 8 页 A4 纸。感谢上帝赐予这份恩典。

18:15 至 21:30，我做了家务。

22:30，我将日记从便签纸誊写到笔记本上，这样明天早上圣弥撒结束后，沃尔夫拉姆就可以继续写了。

23:30，我诵念了痛苦玫瑰经。随后，我去了两次桑拿房。

凌晨1点15分，我虔诚地祈祷。直到2点30分，我读了一本书。我睡了大约三个小时，然后在5点50分左右起床。我先祈祷，然后领受了救主的信息。

## **1992年11月1日 - 星期日**

在家中

祈祷联合会！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巨大的危险近在眼前。战争正在愈演愈烈。”

我：“主啊，联邦德国也面临威胁吗？”救主：“我的女儿，整个欧洲都面临威胁。”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请拯救我们，因为你还能阻止这一切。求你不要让你的愤怒降临在我们身上。主啊，求你饶恕我们。”

救主：“我的女儿，艰难的日子即将降临在你们身上。”我：“哦，救主，那我还要建那座小教堂吗？”

救主：“尽快建造吧。我的女儿，写下来，革命正在逼近。它将带来混乱。基督徒将与共济会混杂在一起。

将有大批基督徒背离信仰。多祷告吧，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你们昨天所做的是好的。”

我：“你是指和沃尔夫拉姆一起写的那件事吗？”

救主：“是的。你们履行了我的旨意。继续写下去，因为我会好好奖赏这项工作。我的女儿，我将赐予你们我的恩典。”

我：“我还需要写些什么吗？”

救主：“写吧，我的女儿。首先，你的心将被刺穿。”

我：“亲爱的上帝，你说过我会同时获得这五个圣痕。”

救主：“我稍后可能会改变决定。”我：“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我的女儿，必须如此。做好准备吧，我的女儿。我爱你们，我的孩子们。”我：“我现在一个人了。”

救主：“就这么写吧。我的女儿，我祝福你 and 所有亲近你的人。”我：救主祝福了我。

上午8点，我参加了弥撒。

9:30 至 12:30，我与沃尔夫拉姆一起写日记。

13:30 静修。

19:00 至 20:00 —— 祈祷聚会！

救主：“我的女儿，我很高兴与你交谈。我的女儿，我要送你一份礼物。”

我：“是现在，还是等我受苦的时候？”救主：“现在。”

我：“我可以为此感到高兴吗？”

救主：“你可以高兴，因为我将我的爱赐予你。”

我：“这是多么美好的礼物。我为此感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把它写下来。你从我这里得到的这份爱，将成为你心中的火焰。”

我：“请让这火焰燃烧吧。”

救主：“我会让它燃烧。我的女儿，你也必须承受我的爱。”我：“我会做的，我的主、我的上帝。这是预示我的心将被刺穿吗？”

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明白了。只有凭着我的爱，你才能承受这痛苦。”

我：“救主赐福于我。”

### **1992年11月2日 - 星期一**

上午10点45分，在医生室，祈

祷聚会！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要写下来。”我：“我亲爱的耶稣，我该写什么？”

救主：“你写下的所有内容，都要好好保存。撒旦对我启示给你的内容非常愤怒。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应验。今天你的工作让我很满意。我：“主啊，您是指我今天几乎向所有病人讲述了您，分发了祷文，赠送了奇迹圣牌，还是指我把他们全都送去告解了？”救主：“是的！我的女儿，你在我的葡萄园里是个好工人。我亲爱的女儿，我对你有一个请求。”

我：“亲爱的天主，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即使我尚不知该献上什么！”救主：“时间。”

我：“亲爱的天主，时间一直都属于你。”

救主：“我的女儿，你说得对。我的女儿，我想要你的语言。”

我：“我将我的语言献给你。但我该如何理解这一点？那我该如何说话呢？其实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你正在使用我的语言。若非你赐予我这些话语，我又怎能对患者说出任何话呢？我的语言本就是你的语言。”

救主：“我的女儿，这也是对的。你看，我的女儿，我正在你里面做工。”我：“谢谢你，我的耶稣，因为现在我明白了你所说的在我里面做工的意思。”

救主：“我将继续在你里面工作，我的女儿。只是，这种工作会更加痛苦。”

我：“亲爱的上帝，您是指我的心吗？”救主：“是的，我指的就是这个。”

我：“我的心完全属于你。那么我们俩都会感到痛苦。”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正是如此。”

我：“亲爱的救主，求祢在我心中动工，使灵魂得救。亲爱的上帝，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望。”

救主：“那是什么？”

我：“愿我永远与你同在，因为你就是爱。”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你就在我里面，与我同在。你不能没有我，否则你会渴死。你的代祷令我喜悦。请永远不停地祈求。我的女儿，我会为你派一位捐赠者来资助小教堂。”

我：“我该把这写下来吗？”救主：“是的，写下来吧。”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乐，因为我希望每天都能在这座小教堂里祈祷。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在此先向您致谢。”

救主：“让玛丽昂写下来。你们俩都要写。”

我：“我感谢您，我的主和上帝，我会告诉她和他的。如果她不想再写下去了呢？”

救主：“她愿意继续写。”

我：“这让我很高兴，亲爱的耶稣，因为我不想失去她。所以，亲爱的救主，你需要三个人来继续写。”

救主：“必须尽快写完。”

我：“是的，亲爱的上帝，我们将凭着你的恩典来写。请赐予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写下去。”

救主：“我祝福你，玛丽安和沃尔夫拉姆。”

我：“感谢主上帝。赞美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

附注：救主说：“圣父、圣子、圣灵赐福于你。”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他在祝福时没有说“你们”。

救主：“我已经祝福了她，我的女儿。”

中午12点30分——我在医院小教堂里虔诚地祈祷：

救主：“我女儿，我爱你，胜过你爱我。”

我：“我眼中涌出了泪水，因为我渴求着爱。从这泉源中喝得越多，渴求就越强烈。”

救主：“我赐给你一样东西，我的女儿。那就是医治的恩典。”我：“怎么说？”

救主：“你可以治愈，无论是心灵还是身体。”我：“我什么都做不了啊！”

救主：“我将在你里面施行医治。”我：“亲爱的上帝，什么时候？”

救主：“你可以开始了。”

我：“亲爱的上帝，我的灵魂导师，我将凭着你的恩典去做。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救主：“把关于治愈的事，我告诉你的都记下来。”

下午1点45分，维罗妮卡和我喝了咖啡，吃了罗丝维塔做的蛋糕。

一位负责安排检查的医生来了，带了一位病人来做X光检查。我给那位医生分了一块蛋糕。他问我：“这蛋糕是你烤的吗？”

我说：“这是上帝的安排。人只需信靠上帝。”他说：“你们说得对。”

我对他说：“我为你们祈祷，愿你们都能上天堂。”他说：“天堂已经满了。”

我说：“不是天堂，而是地狱。”他笑了。

我指给他看贴在柜子上的祷文。并告诉他，即使在值班时，也要抽出几分钟来祷告。他开心地走了。

## 1992年11月3日——星期二

，在医生休息室 祷告团契

！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因为我喜欢你昨天所做的。”我：“那不是我，是你在我里面行事。”

救主：“你认出了我的旨意。我的女儿，你要时刻将你的苦难献给我。”

我：“我以为是献给天父的。”

救主：“我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你是在向三位一体的上帝祈祷。把一切都献给我。”我：“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

还有什么我没给你的？”

救主：“你的爱。”

我：“主啊，我将我的爱献给你，为拯救灵魂。”我以为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难以

理解的。

救主：“我的女儿，我不介意你无法理解一切。一个小孩子会接受一切，并不是因为他理解一切。”

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所承受的苦难将使许多人陷入困惑，因为他们缺乏我的光，却宁愿留在黑暗中，以免他们的恶行被发现。猪喜欢在粪堆里打滚。”

我：“哦，主啊，我不能写这个。”

救主：“不，写下来吧。放心吧，我的女儿，有些动物比某些没有我的人还要好。”

我：“哦，救主，我写不下去了。”

救主：“我的女儿，我将消除你的疲惫。”我：“我感谢你，我的主，我的上帝。”

救主：“我能弥补你所缺乏的一切。我的女儿，塞尔维亚将爆发内战。将有巨大的破坏。巴尔干地区将发生地震。将有大量人员死亡。我的女儿，无人能逃脱我的愤怒。每个人都要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负责。

“我的女儿，你要忠于我。我喜欢你对我的爱。我的女儿，请继续爱我。”我：救主赐福于我。

18:00 诵念玫瑰经，在红衣主教主持下参加弥撒。

晚上10点30分，我在婆婆的房间里看了新闻，随后看了一部电影。我已经很久没看电影了。但看完电影后，我遭遇了一场折磨/试探。我发自内心地哭泣。我以为天主已经离弃了我。我曾多次责怪天主，说我只能听到祂的声音，却看不见祂。我甚至怀疑，也许是魔鬼在对我说话。我感到如此孤独，仿佛被所有人抛弃。我哭着想要放弃一切，但随后我跪在了卧室里那座巨大的十字架前。

我拥抱着十字架，哭泣着。眼泪流淌，那是许久未有的痛哭。过了一会儿，我再也哭不出来了。救主止住了我的泪水。我平静地入睡了。

## **1992年11月4日 - 星期三**

上午8:30

祷告联合!

昨天深夜,我经历了试探。今天我献上了许多牺牲的祷告。随后,我与救主合而为一:

救主:“你对我的爱很好。”我:“有多好?”

救主:“确实。我会赐予你更多的爱。写下来吧,我的女儿:你的心就是我的心。”

我:“但你已经跟我说过了。”救主:“你在其中感受到了我的痛苦。”

我:“我觉得我的心好像要病了。”

救主:“我是你的医生。我无需药物就能治愈。我将用爱的火焰熄灭一切痛苦。我的女儿,我允许了昨天的试探。你不该看电视电影。你完全属于我。”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请原谅我。我再也不会看了。”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我需要你做点事。”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会给你的,尽管我已无物可献,因为一切都已属于你。”

救主:“我的女儿,请逐字写下来。我需要你对‘铭刻圣痕’说‘是’。”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向你献上我的‘是’,好让你能在我的身上烙下那五处圣痕。我爱你,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回答。”

救主:“我的女儿,你是我的爱子。我将在今年将圣痕刻在你身上。”

我:“也就是说,就在1992年。”

救主:“是的!正是如此。当我将圣痕烙印在你身上时,你会看见我。”我:“我该如何认出是你呢?”

救主:“我是爱。我是驱散黑暗的光。照我吩咐的去做。我亲爱的女儿,要更加信赖我。远离世俗的闲言碎语,那只会伤害你。你在我和天母的庇护之下。

你的守护天使时刻守护着你。不要怀疑,要坚信。”我:“亲爱的上帝,我写不下去了。”

救主:“我知道,我的女儿。”

我:救主赐予了我祝福。在这祝福中,我将世间所有灵魂都包含其中。

19:00 圣罗库斯小堂诵念玫瑰经并举行圣弥撒。

## **1992年11月5日 - 星期四**

在医生休息室

上午7点55分,我和维雷娜一起把收集到的衣服和鞋子搬到我的车里,准备送给无家可归的人。

8:30——在为大学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进行了虔诚的祈祷和代祷后,我问救主:“你希望我写下来吗?”

救主:“是的!请写吧,我的女儿。”

我:“仁慈的上帝,我该写些什么呢?”

救主:“你不必担心写什么。你写的内容是我的旨意。继续写吧,我的女儿,你的任务就是照我启示你的去做。”

我:“即使神父们反对我呢?”

救主:“我的女儿,我是真理。我在你内的工作近在眼前。但在那之前,还会有一些不顺心的事。”

我:“请告诉我详情。”

救主:“这些麻烦将来自教会方面。”我:“亲爱的上帝,这对我很不利。我该怎么办?”

救主:“只说我启示给你的话。其余的交给我吧。”

我：“救主，我会被审问吗？”

救主：“我的女儿，你已经从魔鬼手中夺走了许多灵魂。他对你怒不可遏。他正利用一些人来给你制造困难。要小心！不要那么着急！他受不了你的耐心。你会战胜他的，我的女儿。要勇敢，要坚强。

我的女儿，再写些什么吧。你所期待的那位神父很快就会到来。放心，他一定会来的。你不会没有神父的。你需要一位谦卑的神父。他能领悟我的旨意。我的女儿，继续写吧。你很累，需要休息。写这些很快就会结束。我欣赏你的勤奋，也欣赏那些协助你的人。我会为此好好奖赏你们所有人。这份工作将获得百倍的回报。请放心。”救主：“我的女儿，你必须变得更加纯洁。我将用我爱的火焰使你更加纯洁。你将感受到的这团火焰，就是我在你内里的作为。”

我：“哦，主啊，那我就放心了。我曾以为有时我的心在燃烧。”救主：“我用这爱的火焰拯救许多灵魂。许多人已无法承受这火焰。”

我：“哦，我的主，我让这爱的火焰在我里面发挥作用。请使我纯洁，让我毫无瑕疵。”

救主：“必将如此。你将如我所愿般纯洁。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已全心全意地预先感谢您赐予这份纯洁。”救主像往常一样为我降福，并说：“去吧，我的亲爱女儿，愿你平安。”

18:00 在罗特参加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20:30 至 23:15 与沃尔夫拉姆一起写日记。感谢天主赐予如此多的恩宠，让我们能写下这么多内容。

### **1992年11月6日 - 星期五 - 耶稣圣心**

上午8:45 医生办公室

今天早上我已经祈祷了一个半小时。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吧。我需要……”我：“你需要什么？”

救主：“你写下的所有内容都必须整理得井井有条。你写下的内容还必须印出来。”

我：“主啊，请赐予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快点写，因为我们受到了恶者的许多干扰。”

救主：“我的女儿，我已经赐予了你们恩典。”

我：“我问救主，沃尔夫拉姆写的是否正确。”

救主：“我的女儿，他写的就是我要的。我的女儿，做好准备吧，圣痕即将显现。”

我：“亲爱的天主，我不明白。请告诉我，您是什么意思。”

救主：“我的女儿，你时间不多了。几乎所有我的孩子都不愿悔改。我必须管教他们。我的愤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所有的孩子都属于我。”

我：“你今天不像往常那样。在我看来，你像是一位施行惩罚的上帝。”救主：“没有任何好事能呈现在我的审判席前。

他们就像枯木，只能被焚烧。我的女儿，祈祷吧，求我的怒气得以平息。”

我：“亲爱的天父，求你不要让你的愤怒降临大地。父亲，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求你宽恕我们。将恩典倾注于我们，使夏娃的子孙都成为玛利亚的儿女，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也是地上所有孩子的女王。

圣母，求你成为罪人的避难所，并在天主面前为我们代祷。我们，你的子女，爱  
你。

请用你的护佑之袍将我们全都遮盖起来。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要不断祈祷，罪孽太重了。我的女儿，照我迄今所吩咐的去做。捍卫我的真理。我与你同在。”

我：救主赐福于我。

18:00 诵念玫瑰经并举行圣体圣事。由于有追思弥撒，未举行圣心庆典，也未将至圣圣体供奉出来。

## **1992年11月7日 - 星期六**

12:10 至 13:10 祈祷聚会！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

我：“你想让我写什么？”

救主：“写下来，这很重要。我的女儿，你的任务是忠于我，即使痛苦没有减轻。”

我：“亲爱的天主，你已经赐予我恩宠，使我在受苦时能有毅力。”

救主：“我的女儿，如果你还记得这一点，那就更好了。”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您所说的‘重要’是指什么？”

救主：“那时，你便完全在我之内。”

我：“哦，我的爱，那我就在你的丰盛之中。我别无所求，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永远与你同在。”

救主：“我的女儿，重要的是我作为你的主和上帝，并且你的‘是’将永远是‘是’。”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求祢赐予我恩宠，使我给祢的‘是’能如祢所愿般坚定不移。”

救主：“我想要你做一件事，我的女儿。”

我：“又来了？请原谅我。是的，我亲爱的耶稣。”

救主：“我要你的心、你的手和脚，这样我才能开始。”

我：“这些我早已献给你了。我不会改变主意。你随时都可以开始。”

救主：“你让我非常高兴。”我：救主赐福于我。

下午1点35分至5点05分，我与沃尔夫拉姆一起写了日记。

下午5点20分，我来到教堂告解。里面一片漆黑，空无一人。我走进告解室，因为我以为里面没人。

随后，沃格特神父出现了。

我先忏悔了自己的罪过，随后向他倾诉了教会中那些令我恼火的事情。我请求神父，希望他在圣体圣事后能把灯多亮五分钟。他说，教堂管理员必须回家。我告诉他，应该把钥匙收走，这样他自己就能锁门了。然后我告诉他，不要在圣体圣事结束后立刻带着辅祭员去练习敲钟，因为教堂里还有好几个人想祈祷。

我对他说，我们领受的不是面包，而是三位一体的天主。

我向他抱怨说，圣心星期五没有庆祝，而且他也没有将至圣圣体供奉出来。他说，因为要举行安魂弥撒，所以无法做到。

于是我告诉他，既然他能把周六的弥撒推迟到周日，那么圣心星期五的弥撒也可以推迟。

然后我告诉他，周六念玫瑰经时，教堂里的唱诗班在里面排练，这不太妥当。告解期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告解结束后，我为他

诵念了痛苦玫瑰经。

19:00 至 20:00，我写了日记。

20:45 弗里多林来了。

我和他聊了聊宗教话题。他还向我提到了施派尔手领圣体的问题。

11:00 至 11:45 再次写日记。

## **1992年11月8日 - 星期日**

上午6:30至7:45, 在家参加祈祷聚会

!

救主：“我的女儿，你这样祈祷很好。你对我的爱是真挚的。为你的同胞祈求真爱吧。我亲爱的女儿，请写下：沃格特神父是我的司铎。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领悟你现在已经领悟到的道理。

继续为他祈祷。人们为神父们的祈祷太少了。神父在我面前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请为他们祈祷。

“我的女儿，沃格特神父已经接受了你昨天在告解室里对他说的话。其余的就交给我吧。”

我：“我为斯派尔的一位主教祈祷，他强迫一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自己领受圣体。”

救主：“那位主教并非遵行我的旨意，而是遵行谎言之父的旨意。”我：“如果主教做出这种事，那位学生该怎么办？”

救主：“我的女儿，他们必须为这些事祈祷。”我：“亲爱的天主，你希望我再写点什么吗？”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你对我的爱是持之以恒的。这种对我的爱之恒久，是来自我的恩典。请在我的爱中保持这种恒久。这是伟大的美德，我的女儿。”

我：“天父，我全心全意感谢你，我会像珍视珍珠一样珍藏这些话。”

救主：“我的女儿，再写点什么吧。大战迫在眉睫。它将从东方而来，我的女儿。人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奔向深渊。撒旦已将他们困在网中。他们瞎了眼，浑然不觉。他们不愿悔改，因为这条路对他们来说太安逸了。

承受即将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所有苦难。这是我的旨意。这样，你们才能挽救那些尚可挽救的。”

我：“哦，我的主，这很难写下来。”

救主：“对我来说，看着我的孩子们奔向那条永无回头的深渊，这要艰难得多。是的，我的女儿，今天就到这里。”

我：救主赐予我祝福。

上午8点在罗特参加圣弥撒。

9:30 至 11:30 与沃尔夫拉姆一起撰写日记。

13:00 诵念玫瑰经并进行敬礼。令我惊讶的是，沃格特神父补办了圣心庆典，并将至圣圣体供奉出来。

教会通讯上写着有祈祷和降福。

14:15 埃里希来找我。

我丈夫告诉我，一小时内有位女士打了四次电话，声称多哈特神父有位女朋友，而且他的车此刻正停在她家门前。我心想，连祈祷小组的神父，撒旦也要从我身边夺走。我不相信这个女人，因为她可能已被恶魔附身。

## **1992年11月9日 - 星期一**

5:15至6:15 在家举行祈祷聚会!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你将在教堂里获得那些烙印在身上的圣痕。你的心首先会被刺穿。”

我：“但你说过，我会一次性获得所有的圣痕。”

救主：“我可以随心所欲。我可以改变我的计划。你会从心上的圣痕中流很多血。将这血献给世上所有的灵魂。”

我：“那可可怜的灵魂呢？”

救主：“也为了炼狱里的可怜灵魂。”

我：“我问救主，我写‘炼狱’这个词是否正确？”

救主：“那是净化之地。

当圣痕烙印时，你会感到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无法与你至今所经历的痛苦相提并论。那将是我在你内心的痛苦。”

我：“向福格特神父告解后，我感到心痛不已。福格特神父没有庆祝耶稣圣心节，这让我很痛心。这种痛苦也是来自你的吗？”

救主：“我的女儿，每当神父们冒犯我时，你都会感到痛苦。”

我：“亲爱的天主，最近我饭后总是感到恶心。甚至在教堂里我也感到不适。”

救主：“只要我住在你里面，你就无需进食。”我：“主啊，我对此还不太明白。”

救主：“我是你的生命。我能取代一切。”我：“但魔鬼也能带来邪恶。”

救主：“但他无法夺走你对我的拥有，因为我与你同在。你的恶心感，是你内心的世俗之物。”

我：“那是什么？”

救主：“你背负着世上的罪孽。罪孽是沉重的负担，就是邪恶。”我：“但在教堂里，我经常感到恶心。”

救世主：“教堂里的邪恶比外面更严重。祈祷让邪恶从教堂中被清除吧。”

我：“你是指圣餐时，那些圣体碎屑掉到地上被踩踏，那算不算基督的身体？”

救主：“也是，我的女儿。”

我：“还是指那些怀着不洁之心领受你的人？”救主：“是的，他们因此招致了惩罚。”

我：“还是因为那些未经祝圣的手在分发圣体？这种漠不关心也是一种罪恶吗？”救主：“是的，我的女儿，正是如此。”

我：“那么，这种恶行必须尽快从教会中清除。”

救主：“我的女儿，我要求所有神父都这样做，否则我的愤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

我：“是的，我的主和上帝，我明白了。”

救主：“你起得这么早来写作，我感到很高兴。你没有被任何人打扰。”

我：救主赐福于我。

中午12点15分，在耳鼻喉科诊所的小教堂里

在《主之天使》祷文之后，我向救主祈祷。我想知道是否该告诉多哈特牧师，有位女士打来匿名电话，对他说了些不好的话。

救主：“告诉他，让他为那位女士祈祷。”

今天上午我也遭遇了恶魔的多次攻击。感谢天主赐予的恩宠，让我们能在恶魔潜入时识破它。这次，恶魔通过婆婆来作祟。

18:00 在罗特诵念玫瑰经并参加圣弥撒。

那位修女不听话，又给我递来了手领圣体。

我向救主鞠了一躬，没有领圣体，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救主在灵里来到我身边。我获得了极大的恩宠。

20:00 祈祷小组

有两三人站在至圣圣体前抱怨，因为今天我们用拉丁语祈祷了太多。

**1992年11月10日 - 星期二**

8:00

祈祷团契!

这是我们在祈祷小组中第一次大量使用拉丁语祈祷。23:00过后，我向多哈特神父告了罪

。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僵硬。

救主：“我允许了，那是撒旦。既然你知道，我的神父们正面临威胁。”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只是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的。现在一想到昨天，我仍感到不适。我真希望自己再也没去过教堂。但因为我爱你、忠于你，我愿意与你一同对抗魔鬼。”

救主：“我很高兴你明白了这一点。我的女儿，必须继续下去，因为你已获得了克服这一切的恩典。与我同在，你将战胜他。”

我：“我问，昨天我们用拉丁语诵念玫瑰经，这样做对吗？”救主：“写下来吧，我的女儿。必须多用拉丁语祈祷。我为我的子民选择了拉丁语。教会必须继续用拉丁语祈祷。我会特别奖赏那些用拉丁语祈祷的孩子们。我的女儿，继续像昨天那样做吧。”

我：“可是主啊，他们抱怨说听不懂。”救主：“我的女儿，这是我的要求。”

我：“亲爱的天主，主教们已经废除了大部分拉丁文。”救主：“教会里将会再次用拉丁文祈祷。”我：“是的，我的主，我会照您所说的去做。”

救主：“我会把信徒引到你这里来，他们会用拉丁语祈祷。就连那几个抱怨的人，也必须顺应你，而不是你顺应他们。通往我的那条狭窄之路，要求为所有孩子共同祈祷。不必所有的祈祷都用拉丁语，只要照着一直以来的方式祈祷，我就满足了。”

救主：“我的女儿，我需要你做一件事。”

我：“我的主，我会给你的，我答应，即使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救主：“我需要你的许可，让那些可怜的灵魂能够向你显现。”

我：“这对我来说并非无关紧要。但如果我能与你一同帮助他们，使他们能更快地从炼狱中获释，我立刻就给你许可。我的主、我的天主，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但你必须让我认出他们，否则魔鬼也会伪装成可怜的灵魂。”

救主：“我的女儿，你会认出每一个来自我的可怜灵魂。为此，我将赐予你我的恩典。你已经为这些可怜的灵魂做了很多。”

我：“主啊，我为她们献过许多圣祭，我不断为她们点燃那支受过良好祝圣的蜡烛，每天多次给这些可怜的灵魂施洗圣水，并为她们献上许多赦罪祷文。您是指这个吗？”

救主：“你这样做确实帮了他们很多。”

我：“亲爱的天主，当那些可怜的灵魂向我显现时，请消除我的恐惧。”救主：“你不会害怕的，因为那些可怜的灵魂正为你祈求许多。”

我：“哦，我的主和天主，请祝福他们所有人，今后我会为他们祈祷得更多。我爱他们所有人，因为他们终将进入天堂，在那里赞美你、颂扬你，并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救主：“我的女儿，你写下的这些让我特别高兴。我——救主——为自己祝福。”

18:00 在罗特举行念珠祈祷和圣弥撒。

今天大约21:30，我准备上床睡觉。但就在我准备上床的那一刻，魔鬼猛地将那座两米高的十字架和桌子摔到了地上。桌子上放着来自罗达尔本的宝血天启圣像。

桌上还有圣母“永援”像和法斯蒂娜修女绘制的慈悲耶稣像。他把所有东西都摔到了地上。

那幅宝血圣像并没有损坏。他再次显露了踪迹，表明他又在我身边了。

后来，我在整个房间撒了圣盐。我整晚都睡着了。

耶稣与我同在，他无法伤害我。

### **1992年11月11日 - 星期三**

上午8:30至9:20 祈祷——

结合！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我要你写下来。”我：“耶稣，永生上帝的儿子，我该写什么？”救主：“我的女儿，我想要你给我点什么！”

我：“你想要我做什么？还有什么是我还没给你的吗？主啊，我不会拒绝任何事，因为我非常爱你：如果我的爱对你不够真挚，那么请赐予我恩典，让我永远不会对你说‘不’。因为我会做你想要我做的任何事。愿你的旨意成就，无论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既然我已经向你说了‘是’，现在我便可以知道这一点了。”

救主：“我的女儿，我想要你的许可。我要让你焕然一新。”我：“主啊，请让我焕然一新。请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因为我不明白。”救主：“你内里的旧我将死去。你不再有旧日的罪了。”

我：“主啊，你会让我从所犯的一切罪中得释放吗？”救主：“我的女儿，你将从一切罪中得释放。”

我：“哦，我的主，这是什么意思？”

救主：“我能做到，我的女儿。没有人能指责你的罪。我已经使你焕然一新。”

我：“主啊，但我受洗前犯过很多罪。”救主：“我的女儿，我已使你焕然一新。”我：“亲爱的上帝，‘焕然一新’还有别的说法吗？”

救主：“我的女儿，你已经脱去了旧人。在你里面是新人，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他。”

我：“主啊，请随你心意使用我里面的新造之人，因为作为新造的人，我完全在祂里面，与祂同在。”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我非常赞同。我将按我的意愿，从这个新造的人开始做起。我的女儿，你现在还不明白。但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一切。不可理解之事，唯有在天堂才能领悟。

你对我的爱，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的女儿，你写下的这些，已经非常重要了。”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灵魂导师。感谢你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将自己作为新造的人献给你。”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就这样吧。”我：救主赐福于我

。

17:55 至 19:05，我与沃尔夫拉姆一起写了日记。

19:30 与罗丝维塔在罗库斯诊所参加圣弥撒。

20:30 至 22:00，我再次与沃尔夫拉姆一起写日记。

### **1992年11月12日 - 星期四**

上午8:00

祈祷团契！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写下来吧。”我：“是的，我的主，我的上帝。

救主：“你将获得的圣痕，将使许多人确信那就是我。许多神父将会皈依。

将会有一大批属于我的新神父涌现。

我已将成为司铎的权柄赐予我的宗徒，而非妇女。妇女并非被拣选担任司铎职务。我的女儿，让妇女承担司铎职责是撒旦的意愿。这些妇女将必须在我面前承担重大的责任。她们所做的并非遵行我的旨意，而是遵行撒旦的旨意。

要提防这些女人。

我的女儿，那些迷途的司铎中，许多人将重返天父之家。与他们一同欢喜吧！”

救主：“惩罚将更加严厉，好让我的孩子们认识到我依然存在。所有不忠于我的人，都是我的背叛者。

我的女儿，对能拯救他们的上帝不忠，是巨大的罪恶。必须紧急铲除这种罪恶。”

我：“亲爱的天主，我写不下去了。这世上对祢不忠的人如此之多，让我提笔写字都感到无比沉重。”

仁慈的上帝赐福于我。

我实在无法继续写下去了。救主还对我说了很多，但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世上的罪恶让我感到如此沉重。我感到如此恶心，仿佛随时都要呕吐。

上午10点30分，我离开了工作岗位。我忍着疼痛去看了医生。

施陶弗医生认为，这些疼痛源自脊柱。我的右侧靠近肾脏处也有剧烈的刺痛。这些疼痛蔓延到了整个背部。恶心感依然萦绕在我体内。下午，疼痛剧烈到我无法行走。

临近傍晚，疼痛有所缓解。

下午6点，我忍着疼痛去了教堂，因为我的真正医生是救世主。今天，我很高兴看到圣体弥撒结束后，教堂的灯亮得更久了。沃格特神父接受了我告解室里对他说的话。

感谢天主赐予这份恩典。

从19:45到22:45，我与沃尔夫拉姆一起继续写日记。从23:00到23:45，我将笔记写进了日记

。

### **1992年11月13日 - 星期五**

上午10:30至下午1:00 在家参加祈祷聚会

！

首先，我在圣母像前祈祷。我向圣母倾诉，泪流满面。我通过玛利亚将自己托付给救主。我与玛利亚和救主的心合而为一。随后，我虔诚地向救主祈祷。

救主：“我的女儿，写下来吧。我今天还希望你，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献给我。”

我：“我的主，我的天主，我一无所有。一切都属于你。你就是我的一切。我来到这世上时一无所有，离世时也无法带走任何东西。我至今所做的一切，是善是恶？我期待在天上领受我的赏报。我对这份赏报充满信心。我现在就已经满心期待。我每天都感到喜乐，因为每一天我都离天堂更近一步。这样我才能在那里继续与圣母、圣若瑟、所有天使、守护天使和圣人们一同爱你、赞美你、颂扬你。

知道自己活在这世上的意义，是多么美好啊。”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是你的拥有。你在我的里面就是一切。我是你的未来，我是你的永恒。我的女儿，我很喜欢你今天的写信。我亲爱的女儿，这封信也快写完了。虽然还有很多话可以写，但你写的内容已经足够了。这让我很高兴。你很勤奋。你做出了许多牺牲。

我的女儿，去休息一下吧。”

我：“现在是怎样的呢？我的主和上帝，我亲爱的灵魂导师，明天我不再需要写信了吗？”

救主：“你可以与我交谈，但不必再写下来了。我亲爱的女儿，请继续忠于我。”

我：“亲爱的天主，我现在心如刀绞，心痛难忍。”

救主：“这是我在你内的工作。我已在你内开始了我的工作。我亲爱的女儿，我在你内，我将永远在你内。

请牢记这一点。即使你感到被遗弃，你也永远不会孤单。”

我：“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相信你对我说的话。事情也必如你所言发生。我是你的孩子、你的女儿、新娘、姐妹、仆人，也是你所使用的器皿。我的主、我的上帝，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你的爱，为了你的大荣耀，以及为了拯救灵魂。”

救主：“我亲爱的女儿，我感谢你。你将始终在我的庇护之下。我祝福你，我的女儿。”

我：“主啊，我将所有灵魂都包括在内，包括那些在炼狱中的灵魂，以免有人说他没有领受这祝福。”

救主：“愿圣父、圣子、圣灵赐福于你。去吧，我的亲爱的女儿，愿你平安。”

我：“感谢主天主。愿三位一体的天主受赞美、受爱戴、受敬拜、受感恩的颂扬。愿耶稣基督和玛利亚现在及直到永远受赞美。阿门。”

下午13:30至16:00，我根据笔记将内容写入日记。

17:00 至 18:15，我与沃尔夫拉姆一起撰写日记。

18:30 在罗特参加圣弥撒。

19:30 至 21:00，我与沃尔夫拉姆继续撰写日记。

21:30，雷根斯堡的格布哈德·海德神父给我打来电话。

他告诉我，他今天已经完成了他的重要工作。他还说我也该停笔了，因为写得已经够多了。我说，救主今天上午就已经告诉我了。格布哈德·海德神父对此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已经从救主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因为这证实了救主是通过他来施展神迹的。

我对他说，今天也将是我最后一天写日记。格布哈德神父通过电话为我和我的丈夫赐予了祝福。他用拉丁语为我祝福，这让我感到很高兴。我向他道别。感谢上帝赐予这份恩典，让格布哈德·海德神父给我打电话，并再次与我交谈。

在写日记时，我从未参考过《圣经》或其他宗教书籍。我的德语词汇量非常有限。我几乎不使用外来词，因为我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书写，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

本日记于1992年11月14日写完。署名：尤利雅娜·埃伯特

本日记由玛丽昂·汉布施和沃尔夫拉姆·贝勒曼用打字机打字。

## 日记的两则补记：

### 1993年11月5日——圣心星期五

前一天晚上（11月4日），尤利雅娜接到一位男士的电话，该男士曾向瓦格豪塞尔（朝圣教堂）对面的神父透露，圣母希望口领圣体。

那位神父回答道：“那是魔鬼在通过你说话！”

最后，神父对这位来自布鲁赫萨尔的男子说，他可以跪着领圣体。

朱莉安娜随即得到了正确的启示：如果魔鬼借那人的口说话，神父怎么能允许他那样做呢？！

11月5日约10点，尤利雅娜向圣母求问。

她向圣母祈祷，如果这是天主的旨意也是她自己的意愿，请圣母告诉她，在口领圣体的问题上，圣母希望她怎么做。

圣母：“我告诉你，我的女儿！我要求在所有教堂实行口领圣体，就像圣父一样。”

尤利安娜：“亲爱的圣母，感谢您告诉我这些！”

随后，她就马尔平根的事询问托马斯是否该写信，并向救主请教。

救主：“你写信是正确的！凡来自天主的一切，都必须传播出去，以便天主的计划得以实现。”

朱莉安娜接着问救主：“那些去过梅杜戈耶的司铎为何也要负有责任？（指战争，参见11月4日）

救主：“起初梅杜戈耶充满谦卑，后来却不再如此。他们将我的圣体交到了世人手中。

我的女儿，写下：我要求神父们宣讲对我的圣体的崇高敬畏。哪里有敬畏，哪里就有爱。

哪里缺乏爱，他们就只能收获仇恨。

写下，我的女儿：我赐予神父们悔改。他们必须给信徒们分发口领圣体。我的女儿，我将自己赐予灵魂。”

朱莉安娜问救主，他们是应该还是必须给予口领圣体。救主：“他们必须，因为我是自有永有的。因此，我只允许我的司铎们这样做（用手触摸祂至圣的圣体）。

凡是现在就开始不再施行手领圣体礼的司铎，我必赏赐他们。我的爱与恩宠将丰沛地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必须将所有的骄傲都献给我。我亲爱的女儿，感谢你记录了这些！

### 1994年11月5日 - 星期一

21:45

圣母：“我的孩子们，我爱你们。你们都从主那里领受了恩宠。

即使你们觉得诵念这串关于主圣伤的玫瑰经很困难，也要每天诵念。

并非所有人都能诵念这串玫瑰经。通过它，许多灵魂将得

救。

我的孩子们，感谢你们虔诚的祈祷。

[www.gnadenvolle-gebete.de](http://www.gnadenvolle-gebete.de)

2026年3月11日

摘自原始日记——伯恩哈德

## 最充满恩典的祈祷——《天主经》——为所有人——

愿每个心灵都得喜乐，许多灵魂得救

† (我们以所有人的名义，为所有人祈祷)

(德语)

2025年6月19日

† 奉全能的圣三一上帝之名，

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恳求并邀请与我们一同祈祷和守护：圣母玛利亚，我们的母亲和女王，圣约瑟，所有圣人，天堂里的圣天使，以及始终与我们同在的守护天使。我们恳求炼狱中的可怜灵魂成为我们的代祷者，为我们祈祷。

圣三一的上帝，† 圣父、圣子和圣灵，你是唯一、不可分割、良善、全能且无所不在的上帝。

你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你在天上——天堂和地上——作王。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堂一样。仁慈的永生上帝，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正如我们也赦免了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谦卑地恳求你：愿你带着你的光、力量和爱，活在并常驻于我们的心中。

求祢赐予我们和全人类恩典，使祢的平安住在我们和世人的心中，好叫我们归属于祢、侍奉祢、忠于祢，并永远与祢同在。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谦卑地恳求你；

求祢洁净我们，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过。

求祢赐给我们每日的食粮，愿它经由罗马天主教司铎的祝圣，化为有生命的圣体。祝圣之后，圣体便是我们眼前有生命的神、万民的君王和救主。我们在教堂里怀着谦卑和纯洁的心领受祂，并期待永生。

全能的圣神，我们恳求祢，

将魔鬼永远打入地狱，使世人与我们不再听从、侍奉、犯罪，使他们不再攻击我们、发动战争、肆虐、杀戮，不要引诱、干扰、影响我们，也不要将我们和世人推入地狱。

圣洁的上帝，求祢不要让我们和世人背离祢，停留在致命的罪中，而是愿我们遵照祢的旨意，现在和永远与祢同在。

圣三一的上帝，凭着您的恩典和旨意，我们将在天堂中得享幸福。

永恒、信实、圣洁的上帝，我们尊崇、赞美、爱慕并敬拜祢，信赖祢，并为一切向祢致谢，如今、直到永远。阿门。

今日圣人——圣朱莉安娜·法尔科尼耶里

德国福尔巴赫，埃尔伯斯布

龙 朱莉安娜·埃伯特，伯恩哈德·科彭哈根

**附言 (PS) ——关于阅读并遵行上帝旨意的重要说明：** (德语) 罗马天主教神父并非指罗马人，而是指罗马的第一任教宗圣彼得。

我们只能写我们所能承受的。因此，救主赐予我们更强有力的话语，当战争不断蔓延，许多人死去时。

含义——Transformāta——转变。Consecrata——“祝圣”或“神圣化”。Belohnen——praemium dare

古典拉丁语中没有字母 J。名字 Julijana 写成“I”，这个“I”代表 J，因此是 Julijana!

Giuliana – 意大利语 Julijana 的发音与英语 **Juliana** (Dsch) 相同

列日圣朱莉安娜——比利时。圣体节的先知，她对圣体圣事怀有深厚的爱。教宗乌尔班四世于1264年为整个教会设立了至圣圣体节。列日圣朱莉安娜与意大利的朱莉安娜·法尔科尼耶里一同于6月19日受到敬礼，她可以作为代祷者。尼科米迪的朱莉安娜在天主教会中于2月16日受到敬礼。

**圣体节 (2025年6月19日) 修改的《天主经》：**

灾祸 - Tribulationes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ne inducas in tentationem

也不要让我们坠入地狱 - et ne nos in infernum praecipites

万民的君王与救主——Rex et Salvator pro omnibus hominibus在天堂——天堂

圣护天使，常与我们同在

天堂与圣护天使，他们永远与我们同在。

**(2025年6月19日) 科隆——在圣弥撒中：**

在分发圣体时使用黄色和红色的伞，这是异端——救主不会使人患病，祂也是医治者。

所有领受或曾经领受手领圣体的人，都应去告解！

因为手领圣体在天主眼中是可憎之事，而且，这并非普通的面饼——在化为圣体之后，圣子耶稣基督与圣父及圣神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以血肉之躯、身体与灵魂、神性与人性，真实、确切、实质、活生生地临在，且全能。

(约翰福音 14:8-11: 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基督回答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并说：“……父常在我里面……”。

**正确的做法是仅由神父分发口领圣体。**

**(2025年6月19日 – 14:10) 《天主经》已圆满**

《天主经》今日已臻圆满，整个天堂都欢欣鼓舞，与我们一同祈祷。在救主学校三十余年的学习中，我们学会了如何

更好地诵念《天主经》。我们应当在弥撒前和弥撒后祈祷，如果每天多次祈祷，将有更多灵魂得救！救主说：“这是我的旨意，要诵念这篇祷文！”我们恳请你们，也请在祈祷中记挂我和朱莉安娜、伯恩哈德，我们感谢你们——圣三天主必将赐福于你们。

**愿圣三一的上帝——**

**† 圣父、圣子、圣灵！**

**圣日——圣朱莉安娜·法尔科尼耶里 2025年6月19**

日

www.gnadenvolle-gebete.de

**圣体节** www.gnadenvolle-gebete-

und-erlebte-wunder.de

德国福尔巴赫，埃尔伯特

龙 www.vater-unser.net

朱莉安娜·埃伯特，伯恩哈德·科彭哈根

日（拉丁文）

*（让我们以全人类的名义，为全人类祈祷）*

**† 奉圣三一之名——圣父、圣子、圣灵——**我们邀请以下圣人同我们一同祈祷并庇佑我们：**圣母玛利亚，我们的母亲和女王；圣约瑟；所有圣人；天堂中的圣天使——天上的圣天使和守护天使，他们也永远与我们同在。愿炼狱中的贫苦灵魂成为我们的代祷者，为我们祈祷。**

**圣三一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祢是唯一、不可分割、全能且无所不在的天主。你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你在天上——天堂——和地上作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堂一样。

**仁慈的永生天主**，我们恳求祢，宽恕我们的过犯，正如我们也宽恕我们的过犯者；我们谦卑地祈求祢：愿祢与祢的光、祢的德能和祢的仁爱一同活在我们心中，并常驻其中。

求祢赐恩于我们及全人类，使祢的平安存于那些属于祢、侍奉祢、忠于祢并永与祢同在之人的心中。

**我们的天父，我们恳求祢：**

求祢洁净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过。

求祢赐给我们每日的食粮，这食粮经由罗马天主教司铎，在圣体中化为活的圣体。变体之后，圣体就是我们的圣神

**，祢是活着的、临在的，是全人类的君王和救主。**

我们在教会中怀着谦卑和纯洁的心领受祢，并期待永生。

**全能的圣神**，我们恳切地祈求祢：将魔鬼永远打入地狱，使世人及我们都不听从它们

，不侍奉它们，也不犯罪；免得它们攻击我们，挑起战争，带来苦难并杀害我们；求祢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免得它们扰乱、煽动我们，更不要将**我们和世人**投入地狱。

**圣洁的天主**，我恳求祢，不要让我们远离祢，也不要让我们陷在致命罪中；但愿我们能遵照祢的旨意，现在和永远与祢同在。

**圣三一的上帝**，因你的恩典和旨意，我们将在天堂得享幸福。**永恒的圣洁上帝**，我们**忠信地**尊崇、赞美、爱慕并敬拜你，我们信赖你，并为你的一切恩典向你致谢，现在、永远，直到永恒。**阿门。**

[www.gnadenvolle-gebete-und-erlebte-wunder.de](http://www.gnadenvolle-gebete-und-erlebte-wunder.de)

[www.vater-unser.net](http://www.vater-unser.net)

德国福尔巴赫，埃尔伯斯布龙

朱莉安娜·埃伯特，伯恩哈德·科本哈根

## 后记 (PS) ——谨遵上帝旨意，谨此记录并践行：

(拉丁文)

罗马天主教神父并非向罗马人负责，而是向罗马的第一任教宗圣彼得负责。我们只能写下我们所能承受的内容。

因此，若战火蔓延、众多生灵涂炭，救主将赐予我们更坚定的言语。

### 《天主经》在圣体节 (2025年6月19日) 的变体

灾难 - 苦难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也不要让我们坠入地狱——et ne nos in infernum praecipites

全人类的君王与救主——Rex et Salvator pro omnibus hominibus乐园、天堂与我们同在——  
Paradiso - caelum et apud nos

### (2025年6月19日) 科隆——在圣弥撒中：

金黄与猩红的伞状物乃是异端。

主教在圣体节弥撒中说道：耶稣基督就是圣体和圣血！祂是神也是人，真实、切实、活着、临在且全能，三位一体的唯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

手领圣体——恳请你们，承认吧！

### (2025年6月19日——14:10) 《天主经》已诵祷完毕。今日《天主经》已诵

祷完毕，整个天堂——天国都因与我们一同祈祷而欢欣。

三十 (30) 多年来，我们在救主学校学习了如何更好地祈祷。我们应当在弥撒前和弥撒后祈祷，如果我们每天多祈祷几次，就会有更多的灵魂得救！

救主曾说：我愿这祷文被诵念！

恳请各位将我、朱莉安娜和伯恩哈德纳入你们的祈祷中，我们向你们致谢——愿圣神赐予你们奖赏。

。

### 愿圣三——唯一的天主——

† 圣父、圣子、圣灵。

www.gnadenvolle-gebete.de  
www.gnadenvolle-gebete-und-erlebte-  
wunder.de  
www.vater-unser.net

德国福尔巴赫，埃尔伯斯布  
龙 朱莉安娜·埃伯特，伯恩  
哈德 科彭哈根

## 我们敬礼圣母玛利亚，并纪念她的诞辰

2025年9月9日

**奉圣三一之名，即+圣父、圣子及圣灵之名。阿门。**

圣母玛利亚，和平之后，我们爱你并赞美你，

你是我们的无染原罪，天主之母，未染原罪受孕，

祢爱我们，并以来自天堂的上帝之爱在我们心中施展作为。

求祢，圣教会之母，张开双臂，让祢的圣天使环绕我们。

引导我们并与你的圣子——我们的君王和救主——和好，使我们能在圣神的光照下生活。

圣母，求你为我们祈求谦卑、温良、忠信和恒久的祈祷，

使和平与爱在所有人的心中掌权。

我们感谢你，大能的圣母，你是罪人的避难所，

基督徒的帮助，一切恩宠的大中保。

随着您的诞辰，我们将在您的光照、庇护和安宁中，开启更美好的生活。

愿你的圣子，我们的圣神，与你同在，常伴我们左右，赐福于我们，拯救我们，并护佑我

们远离罪恶。

永恒全能的圣三一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赞美、感谢并颂扬你，如今直到永远。

**阿门。**

马斯帕洛马斯 - 大加那利岛 - 2025年9月9日

朱莉安娜、塞繆尔、伯恩哈德